目録

南天忠義實録……一
人物志……一七一
科榜標奇……二八九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拾捌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天忠義寶録書

丁朝四人

寶國公阮匐、陳郡公張甲與郡公丁佃、輔郡公范盍皆大黃花閭人，與先皇同閈，年同甲子，微辰以蘆花左右引導，象天子儀衛，共國叔丁殞，怒擊之，諸公支吾，帝乃得走脫。後諸公與帝出師，平十二使君。帝即位，皆爲大臣輔政。帝在位十二年，夜宴醉卧，內人杜釋弒帝及南越王璉。祇候內人杜釋天本大堤社人，夜卧橋上，忽夢見流星入口，以

《南天忠義寶録書》書影

為休祥遂萌異志諸公聞變闔城門捕賊益急繹潛伏宮竇踰三日渴甚遇雨引手承天水而飲宮女見之以告乃収殺之碎其骨國人爭啖其肉四公共扶少子璩即位時黎桓為十道將軍總國兵柄出入禁中楊太后遂與之私后令桓居攝行周公事桓挾后寵凌侮同列節等不平相與謀曰太后內亂桓將不利吾等受國厚恩苟不早清君側之賊以絕亂本何面目以見先帝於泉下乎遂相率

《南天忠義實録書》書影

科榜標奇卷之三

國朝狀元考下目錄

阮扶軫 北寧慈山東岸

阮月薔 河内常信青池

鄧扶董 山西廣威不拔

劉芳烈 河内常信青池

阮懷德抱 北寧慈山仙遊

鄭綿山 清華紹天永福

舊 　 靖嘉廣昌

《科榜標奇》書影

科榜標奇卷之四、

後學雅軒潘輝溫和甫輯

陳朝狀元、陳初取士、僅有三甲之分、未賜狀元、賜狀元自阮公始、九員、

三山阮公、

公姓阮諱觀光、東岸三山人、

陳太宗應天政平丙午大比、預賜狀元、

是科大比取士、始定進士科以七年爲準、公狀元、錦江人范文俊榜眼、丹鳳人王有鴻探花、太學生四十四人、出身有差、

《科榜標奇》書影

范丕建等◇撰

南天忠義寶録

楊曉藹、胡大浚◎校點



提要

胡大浚　楊曉靄　撰

《南天忠義實録》，范丕建等撰。今知存抄本六種。有四種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一本題作《南天忠義實録書》，編號A.261，兩册共131葉，首殘，末葉書「《南天忠義實録》卷畢」。頁面尺寸爲31.5×21.5公分，每半葉10行，行15字。字體端方清晰，首尾劃一。内容包括：（1）《南天忠義實録》，69葉。（2）《黎朝節義録》，包括原序和「前黎節義事略」，計7葉。（3）《前代節義詩集》，含殘句共57題72首，佚失頗多，計54葉。

一本題《南天忠義實録》，編號爲VHv.1741，兩册共160葉，頁面尺寸爲31.5×21.5公分，半葉11行，行26—28字，行書較潦草。内容包括：（1）《南天忠義實録》，正文前含「皇黎永祚五年癸亥科進士丹鳳楊柳范丕建序」一篇。（2）《黎朝節義録》，3葉。（3）《前代節義詩集》，含殘句共122首，蓋後續補録之作，計44葉。（4）《北行叢記》，計74葉，爲諸本所無。

一本題《南天忠義實録》，編號爲VHv.1730，兩册共172葉，頁面尺寸爲27×15.5公分，半葉7行，

行20字。内容包括(1)《南天忠義實録》：有范丕建序。分前後集。書寫工整。前集末有補遺兩條，爲它本所無，共計56葉。後集爲「昭統元年録後黎忠臣」，計7葉。(2)《全黎節義録》：共52葉，有序，較前二本内容詳明豐富。(3)《黎朝造士登科録》。

一本衹存前册，亦題《南天忠義實録》，52葉，頁面尺寸爲29×17公分，每半葉8行，行20字。楷書工整清晰。僅有前集。

二本今藏於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一原爲馬伯樂藏書，編號H.M.2131，138葉。一本編號爲Ms.b.15，爲阮仕學抄本，共139葉。

據諸本狀況，本書共以下内容，而依A.261本末葉可知，統名爲《南天忠義實録》：

一爲范丕建所撰《南天忠義實録》，紀録越南丁、李、陳、前後黎諸朝忠義臣僚的事迹。范丕建，丹鳳楊柳人，生於正治八年(1565)，卒年不詳。據《南天忠義實録》序後人注謂：「公年五十九歲，登黎神宗永祚五年癸亥科會元。庭試日，文理應置及第第一名，因弘化人阮秩殿試對咸白故，不果賜第；但竝賜同進士，公名在第一。後仕至憲察使。」A.261本末綴有後黎朝一節，述及昭統(1787—1789)年間事，其時范丕建已過世多年，應爲後人補入。

二是作爲《南天忠義實録》續編的《全黎節義録》，分前後黎兩部分，撰人不詳，悉據官方搜集之資料編入。先是黎朝太宰范公著(1600—1675)等奏準於前朝節義之臣「加頒封贈，立祠祭祀，以表其忠」，遂由阮能紹等查出奏覆，此即本書之《前黎節義事略》。

三爲《前代節義詩集》，乃阮朝嗣德年間，都察院有摺請進録黎末徇義諸臣，翼宗因命禮部咨查，又

命越史局彙集前代節義諸臣詩集，並輯其「忠憤感激」者百餘首上呈，皆録入。詩前有作者小傳。其奏本言搜採前代節義諸臣之詩共102首，以見「忠義諸人」「忠憤感激」之情。然今所見佚失頗多。

三爲黎朝忠臣長派侯黎侗著《北行叢記》，記述後黎西山之亂，黎太后、昭統帝及從行諸臣入清避難，至黎帝靈柩歸國、黎朝滅亡前後經歷事件。附阮堅甫爲黎侗所撰墓碑文。本節之末爲禮部、工部關於建黎末節義諸臣祠之奏摺。爲是時官方調整黎末節義諸臣之報告。篇幅頗多，而無小題，混爲一體，眉目不清。

四爲《黎朝造士登科録》，記録「裕宗保泰五年至顯宗景興四十六年共拾玖科前後六十二年登科總一百九十九員」。

本書文學性並不强，然所載越南諸代名臣事迹，甚可寶貴。其中尤以黎末諸臣爲多，且載黎侗(1751—1811)《北行叢記》於黎愍帝維祁流亡中國及清朝如何對待事，記録甚詳，此爲當事人之證言，乃研究黎末史事及當時清朝、黎朝、阮朝之關係者需重視之資料。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謝明勳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故本次整理，亦將此書列入集成。

今因其相對完備工整，而以A. 261爲底本，以VHv. 1741(稱甲本)、VHv. 1730(稱乙本)和VHv. 1731(稱丙本)參校，並在底本基礎上補入所缺，主要有乙本《南天忠義實録》之「後黎忠臣」、乙本《全黎節義録》中底本所未收部分、甲本《前代節義詩集》較底本多收的50首詩、黎侗《北行叢記》及其附録、乙本《黎朝造士登科録》，是將各本拼合成爲比較完備的一個新本。在整理過程中，孫遜教授審讀了校樣。

目録

南天忠義實録序……八

南天忠義前集

題記……一一
丁朝四人……一二
李朝五人……一四
陳朝二十五人……一六
胡朝……二五
黎朝……二七
前黎節義……三一

莫僞朝……四〇

南天忠義後集

黎朝節義録序……四三
前黎節義事略……四五
後黎節義録……四八
昭統元年録後黎忠臣……六〇
前代節義詩……六三
黎侗北行叢記……一〇七
黎末節義祠……一二六
黎朝造士登科録……一四六

南天忠義寶録序〔一〕

夫越南肇自上古，成於涇陽，其來尚矣。第以陰陽始判，荒服遐遠，茫茫桂海，杳杳蓬林，文明固後於中國。其間雖有英傑之主，忠義之臣，而乍合乍分，紛紛不定。迨至前後二吳，元會運開，翼箕得歲，南北竟分於地氣，疆陲自別於天書。西天瑞應，南海靈鍾，丁先皇挺生於其間，爲千古英雄之主；平十二使君，統一海內，太平建號，巍巍乎與宋朝竝帝。由是黎、李、陳、黎，正統相承，遂爲萬世文獻之國。夫有英雄之主，必有忠義之臣，世治則盡心而輔國，世亂則殺身以成仁，乃天地之正氣，邦家之大寶。今論南天正統，以丁朝爲首，因閲歷朝忠義之臣，筆以記之，爲後世賢臣事君之明鑑云。

皇黎癸亥科進士、丹鳳楊柳范丕建序〔二〕

【校勘記】

〔一〕「南天忠義寶録序」，首頁原缺，據乙本補入。

〔二〕甲本序末有注：「公年五十九歲，登黎神尊永祚五年癸亥科會元。適試日，文理應置及第一名，因弘化人阮秩殿對曳白，故不果賜第，但並賜同進士，公名在第一。後仕至憲察。」

皇黎朝

南天忠義前集

癸亥科三甲進士丹鳳楊柳范丕建編輯

題記[一]

此本得之大要弄田金城尹武翁，原名派，後改吉。因抄寫傳後，亦一寶也。前録是前黎進士范公所輯，後録是後黎青池月盎阮公所輯。然前録須稍潤訂，後録須一番稽考、刊改、訂正方得。且此外遺漏尚多，姑存之，閲録以見古人之節烈也。

曲江進士吴陽亭謹識

【校勘記】

[一]「題記」，此篇原無，甲本亦無，據乙本補。「題記」二字爲校者所擬。

丁朝四人

寶國公阮匐、陳郡公張甲、與郡公丁佃、輔郡公范盍，皆大黄花閭人，與先皇同閈，年同甲子。微時，以蘆花左右引導，象天子儀衛。其國叔丁預怒擊之，諸公支吾，帝乃得走脱。後諸公與帝出師平十二使君，帝即位，皆爲大臣輔政。帝在位十二年，夜宴醉卧，内人杜釋弑帝及南越王璉，祇候内人杜釋，天本大堤社人。夜卧橋上，忽夢見流星入口，以爲休祥，遂萌異志。諸公聞變，闔城門，捕賊益急。釋潜伏宮霤，踰三日，渴甚遇雨，引手承天水而飲。宮女見之以告，乃收殺之，碎其骨，國人争啖其肉。四公共扶少子璿即位。時黎桓爲十道將軍，總國兵柄，出入禁中，楊太后遂與之私。后令桓居攝，行周公事。桓挾后寵，凌侮同列，匐等不平，相與謀曰：「太后内亂，桓將不利。吾等受國厚恩，苟不早清君側之賊，以絶亂本，何面目以見先帝於泉下乎！」遂相率起兵，分水陸二道[一]，向京師以誅桓。楊太后令桓率兵與匐等戰於西都，匐等戰敗走；又以舟師再戰，桓乘風縱火焚其戰船，佃、甲死于陣，執匐檻歸京師。盍見匐敗[二]，軍氣沮喪，奔北江，桓要執之，與匐殺于京師。忠義之臣既盡，桓無忌憚，簒位，丁祚遂亡。

【校勘記】

〔一〕「分水陸二道」，「二」原作「之」，據甲、乙、丙諸本改。

〔二〕「盍見匐敗」，「盍」原作「闔」，據前文改。



李朝五人〔一〕

侍内李仁義，廷臣郭盛、李玄師、黎奉曉爲東京侍下。一本有楊手〔二〕。李太祖崩，帝子東征、翊聖、武德三王謀篡位，乃率三府兵入禁城，分伏在龍城及廣福門，俟太子入，襲誅之。有頃，太子自祥符門入，至乾元殿覺變，命内竪閉諸殿門，及宫中衛士防守，謂仁義等曰：「吾豈不知周公、唐皇之所爲，若是其出於不得已也歟？吾欲掩晦其罪惡，使自逭伏，以全骨肉爲上耳。」移時三府兵攻益急，太子度不能制，乃曰：「勢既如此，我何面目見三王乎？吾但成服奉侍先帝柩前〔三〕，此外一委卿等。」仁義、奉曉泣拜曰：「死君之難，臣子分事。今殿下既得死所，臣等又何辭？」乃令衛士畢門出戰。人樂赴難，無不一當百。既接戰，奉曉怒奮拔劍〔四〕，直至廣福門，大呼曰：「武德三王，窺伺神器，蔑視嗣王，上忘先帝之恩，下背臣子之義。今日之事，奉曉惟有劍耳！」乃直犯武德王，擊殺之。三府兵敗走，追殺殆盡，翊聖、東征王走免。奉曉、仁義等奏捷于太祖柩前，又詣乾元殿奏知太子。太子執奉曉手曰：「吾所以克荷先帝之丕基，全父母之遺體，卿等之力也。吾嘗觀唐史，見敬德匡君之難，自謂後世人臣無可比者；今

日遭變，乃知卿之忠勇，過敬德遠矣！」奉曉等拜謝曰：「殿下仁感天地，孝動神人，敢有異圖者，天地神祇，皆效其靈而滅之。臣等何力之有？」拜爲侍中，掌府事，没後，贈太保平郡公，賜謚雄勇烈義大王，立廟於弘化縣陽山社。仁義等並進封公爵，没後均贈福神。

蘇憲誠，當李英宗世爲太保，受遺命輔少主。太后欲廢立，廢太子龍昶。誠不從。太后以金銀賂誠妻呂氏，誠正色曰：「吾以大臣受顧命，今受賂而行廢立，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太后以百端告誘之，誠固執不從，事乃寢。時人稱爲南國伊、周。後人鄧鳴謙咏史詩云：

大節堂堂可托孤，百端利誘寂如無。平生疾惡心仍在，肯上陳家四輔圖。

四輔：周公、霍光、諸葛、蘇憲誠。

【校勘記】

〔一〕「李朝五人」，「五人」乙、丙本作「四人」。甲本題下亦有注：「一本又有楊手」。按：底本、甲本「蘇憲誠」一人，乙本入補遺。

〔二〕「一本有楊手」，乙、丙本無此注。

〔三〕「吾但成服奉侍先帝柩前」，「柩」原作「樞」，據甲本改。乙、丙本無「柩前」二字。

〔四〕「既接戰，奉曉怒奮拔劍」，「既接戰」三字原脱，據甲、乙、丙本補。

陳朝二十五人〔一〕

保義王陳平仲，原姓黎，大行皇帝之後，賜國姓。當仁宗紹寶六年，元人入寇，帝詔王與興道大王率兵以禦之。時駐天幕江，王棹船往赴之。元人見王兵少，悉衆以戰，王大敗，被執，數日不食。元人將問以國事，王不答而罵之。賊曰：「爲北王乎？」王厲聲曰：「寧爲南鬼，不爲北王！」遂遇害。上皇聖宗聞之震悼。及元人還國，仁宗念其忠，追贈爲旌義保美智力定勝威武大王〔二〕，立廟於幔幬洲社以祀之。村民有祈即應，頗著英靈。

中輔人何特，清化之豪傑也。仁宗時，元人入寇，遊兵至扶寧縣，特率衆及鄉兵上峙山，築城固守。元人素聞其名，不敢與戰，夜潛引去。特追戰于河臘，酣戰而死〔三〕。弟彰爲賊所獲，竊得旗幟而還，率兵夜襲，人士怒激，大破元兵。平元後，仁宗贈特爲統制大將軍，賜謚全忠，仍令中輔立廟祀之。弟彰賜爵關内侯。

鐵户將軍杜元覰，平樂和安人。爲人忠勇，嘗謂人曰：「男子須當於國事！我今生逢平世，

安得違吾之心乎？」及憲宗征占城，覰大喜，時方卧病，即命家人舁詣永安門外，固請扈駕，曰：「寧死于國事，不願死于家門。」上皇許之，令其子携藥師以從。覰不許，曰：「弗吾願也，何病可醫！」已而奮志向前，大破占城，及回，卒于道。帝嘉其忠，贈太尉，賜謚安忠，詔民立廟祀事，賜田三十畝。

皇國叔名曉，明宗第十三子也。爲人明達純行，帝愛之，欲立爲嗣。見國步漸衰，奸臣肆虐，固讓位于其兄。及後睿宗征占崩，上皇立帝子晛爲帝，建元昌符。帝雖年少，爲人英達夙成，慨然有平治之志，乃尊爲皇太叔，用以國政。日夜與帝謀扶社稷，以誅季犛。已而事覺，季犛密謀誣陷，逼奏上皇，廢爲靈德大王，囚于資福寺殺之。叔乃挈家走占城，以圖恢復。過大安縣，大安父老號泣迎拜，叔亦爲之墜淚，因留宿一夜，慰安父老，厚賜之。五鼓起行，謂父老曰：「我今後返旆，不忘父老之情。事若不成，勿忘今日。」即戴星而行，道旁聞父老遮道拜送〔四〕，皇叔多謝而去。至占城，其主制蓬莪聞皇叔至大喜，發兵以迎，築館以處，呼爲爺保君，即我稱上父也。以賓禮待之。皇叔乃與占主道其故，欲賴他兵威，以圖恢復。占主許之，方爲之料理，事未集而卒。病亟時，謂其徒曰：「今我志雖不遂，然其心暴白於天地之間，我無愧於我祖宗天下矣！可歸祔葬于太宗陵旁也。」占人痛惜，厚禮殮之，使其徒負骨歸葬。途經故處，鄉人聞之，無不號哭，遮道吊祭，感其厚澤，各民立廟祀之，稔有靈應〔五〕。黎太祖順天二年，加封祀典〔六〕，民上其事，帝嘉其忠義，追封爲仁惠忠義大王。

上將軍陳渴真、太保陳沆，於陳朝少帝建新二年，季犛弑順宗，二公陰相謀曰〔七〕：「我兄弟受國厚

恩，不可不報。今季犛弒逆，普天同惡，况兄掌兵權，弟侍帷幄，而弒逆之賊不誅之，禍必延及。」乃出盟誓，禮于頓山。沆請季犛幸第，坐于花樓下，奏樂以觀之。遣刺客家人范牛膝按劍在季犛側〔八〕，露見劍帶。季犛望見，沆瞪目止之，季犛驚起下樓，牛膝擲劍于地曰：「舉衆從死矣〔九〕！」季犛收沆殺之。真登頓山上，仰天呼曰：「我不能斬逆臣，天也！」季犛執真至，謂曰：「公能服我，我不害公矣。」真罵曰：「汝罪通天，我恨不能殺之耳，何服之有？」遂遇害。季犛又赦牛膝曰：「壯士也，亦可收用。」牛膝叱罵曰：「臣死忠，子死孝，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義。」乃自刎而死。

按：真、沆乃黎大行之後，保義王平仲之孫。及爲季犛盡屠其親屬，黎族自是絶矣。後皇黎太祖定天下，登秩百神，民上其事，帝嘉其忠義，封真爲湘梅大王，沆爲香梅大王。今廟在，黄梅、紅梅二社奉祀事。封牛膝爲外郎將軍，廟在勸郎一作勸功。社。

阮用甫，清化古藤今爲弘化。人。有機警，爲陳順宗大行遣兼侍中，見季犛暗干，乃上書曰：「章皇何號？蒲黄何色？奈先帝委任何如！」季犛召問，謂曰：「我國之大臣，豈知有何人哉！」季犛囚數日，赦，又召問，公即擊首頸于大安陛而死。季犛召其子平許歸葬。

黎桶，少帝時爲安撫使，治乂安。占人入寇，率衆拒之，爲占人所執，迫令下拜，桶罵曰：「我大國之重臣〔一〇〕，何肯拜汝爲？」罵不絶口。占人殺之。帝贈爲罵賊忠武侯，以其子柄爲侍中〔一一〕。

陳伯者，陳之宗室也，時爲侍中衛士。嘗憤季犛僭竊，謂其子元曰：「吾生原爲陳親屬，受君厚恩，今坐視國祚衰微，强臣放肆，不能誅除，以扶社稷，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乃挾匕首〔一二〕，伏于龍橋樑

上，待季犛至刺之。頃之，果至橋頭，馬長鳴不肯上橋。季犛索之，果得伯，執叩之，曰：「我是陳人，伏此以殺逆賊，尚何問乎？」季犛即殺之。

阮畑，清化潭州安平人，陳英宗世爲內書正堂大行遣判乂安阮輔國之子。年二十，以父蔭補東山縣尹，六年滿考。藝宗紹慶二年，爲太子書記；睿宗隆慶元年，爲金龍殿知殿事；二年帝征占城，畑請行，許之。至占境，帝陣崩。時畑守行在，乃托爲行人，潛入占國圖回，爲占人所得。問之，乃以情告。彼嘉其忠義壯志，許負帝躬回。廢帝得報，心深嘉之。後扶帝柩回京，渡平化江，卒被暴風，畑抱帝柩慟哭，舟壞而亡。廢帝聞而哀之，追封爲福神，詔民主祀事。

黎亞夫，陳昌符中爲御史大夫。時陳顀爲太尉(一三)，坐黑交椅，季犛爲平章，亦坐黑交椅。亞夫請去季犛几椅不得，又與太尉謀殺季犛，事泄，與學生劉常俱被殺。劉常，昌符中大學士，生見賊得專肆，與黎亞夫同謀誅之，事泄，反爲所殺。臨死有詩云：

年殘四十又餘三，忠義逢誅死正甘。抱道生前應不怍，暴尸原上更何慚！

陳宗室陳日章，與衆謀殺逆臣，事覺，爲季犛所殺(一四)。

裴伯耆，清化筆山人，爲陳少帝侍中。及陳爲胡賊篡，傳位于漢蒼，求封于明，詐稱陳氏以絕，漢蒼即陳之外孫。明封爲國王。時伯耆在家，詣闕上書告難，言逆胡篡奪，請立陳後。明皇帝怒，安置陝西。籍者家，得陳舊臣黎景詢作萬言書，辨季犛之奸，寄伯耆上書請立陳後。明人見而惡之，捕送金陵，下錦

衣獄〔一五〕，與子太顛俱死。

裴夢華，清化平和人，監生。順宗世大旱，詔求直言。華上書言〔一六〕：「臣聞讖云：『深哉黎帥。』以此觀之，季犛必有謀篡。上皇以示，季犛深憾之。」後季犛專政，夢華隱於安祈山〔一七〕。及季犛篡位，夢華飲藥而卒。

黎獻甫，京北人〔一八〕。於睿宗隆慶二年二月，上皇御天長重光宮，大試進士。公中第一甲第二名，年方三十歲，爲大學士，又知審刑院事。公爲人忠直，不畏權豪。方季犛專肆，常於政事堂，與太尉陳顛坐黑椅几。公入見曰：「黑椅坐矣，金龍朱椅亦將坐乎？」季犛曰：「請公易此心也。」公曰：「吾心天予，安可易乎？《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是吾之心也！」季犛深惡之。廢帝知公與季犛抗，深嘉信重之，遷爲獻簡大夫。公日夜與帝謀誅季犛。會季犛入府〔一九〕，公令門客挾匕首刺之，爲季犛所得。季犛令執公，公仰天嘆曰：「寸刃除殘天地白，一心報國鬼神知。」

公死於昌符三年〔二〇〕，廢帝深痛之，具銅棺儀物，厚以予之，然畏季犛，不敢宣贈，密令社民奉祀。同年黄甲陳俊青林縣上都人。以詩哭之：

子止孝兮臣止忠，光岳鍾兮今古同。千載休談成敗事，滿襟灑淚想英雄〔二一〕。

探花阮公輔，御天今興仁縣。敬塘人，爲司業入侍經筵，升刑部參知。公爲人公正，深嫉季犛之僭横，嘗有詩云：「甚嗟王莽謙恭日，深慨唐玄委政年。」

季犛奏誹訕不道，上召問，對曰：「季犛之推讓，即王莽之謙恭；季犛之輔政，即林甫之專權。」季犛怒，迫之死。

鄧國公鄧畢、參謀軍事阮景真等，立陳簡定帝，簡定帝，藝宗之次子也。天長人，陳肇基迎立之，即位于長安州模渡，有衆數千餘。明將沐晟率兵萬餘襲破之。大將陳珉、監軍王勇、副軍事伯升與二皇子請拒戰，軍士數百餘人皆溺死，餘軍大潰。帝奔入乂安。同心輔政。興慶元年，略定演州，收取清化，破沭晟百萬兵于逋姑，又破張輔於東關，國勢方張。帝信内人阮蕡、阮莊之譖，言畢、真陰謀不軌，乃殺二人。由是畢子鄧容、真子景異乃迎陳季擴至乂安立之，即位於支離，建元重光。以阮帥爲太傅，景異爲太保，鄧容爲平章事，阮章爲司馬，諸臣宣力，共圖國事。二年，遣行遣阮日孜、黎銀求封，爲明人所殺。事聞，帝贈二人爲大司徒。三年，幸化州，命藩臣阮表充求封使，賫金銀及方物以貢。至乂安，張輔留之，表怒罵輔曰：「内圖攻取之計，外揚仁義之名；既許立陳宗，又設立郡縣；不惟掠取貨寶，抑且殘害生民。汝真虐賊也！」輔怒殺之。帝贈太傅，以三子爲郎中。五年，帝走老撾，輔追執之〔二二〕，併異、容歸乂安。異罵輔曰：「我不能殺汝，天也！何事而問？」輔怒殺之，而啖其肝。太傅阮帥在東關聞之，謂其妻曰：「臣子事君，死生與之。昔享其恩祿，今又同死於國，豈非忠義之道哉！」乃求見帝〔二三〕，相持而哭。明將士見之大驚，稱「南國忠臣義士無二焉〔二四〕！」帝後爲明人送歸北，帝投明江而崩，容隨入水死。帥聞帝亡，日與監守指揮圍碁〔二五〕，浸相狎比，以碁秤擊殺之，赴水死之〔二六〕。後黎朝聖宗録後陳忠義士，自鄧畢以下，並封爲福神。

又補遺

朱文安，清潭今青池縣。人。陳文宗朝，中第一甲第二名。性剛介，清修苦節，不求利達。明宗以爲國子監司業，授太子經。裕宗怠于政，權臣多不法。先生諫不聽，乃上疏請斬佞臣七人，皆權臣也。疏入，不報，乃辭歸田里。及藝宗立，謁見不仕。後復還至靈安子山隱居，沒後從祀文廟。後學鄧鳴謙咏史詩云：

七斬章成便挂冠，至靈歸老有餘閒〔二七〕。清修苦節高千古，士望岩岩仰斗山。

【校勘記】

〔一〕「陳朝二十五人」，「二十五人」乙、丙本作「二十四人」。按：底本、甲本有「朱文安」一條，乙本入補遺，是爲二十五人。

〔二〕「追贈爲旌義保美智力定勝威武大王」，「旌義保美」甲、乙、丙本作「推忠保義」；「大王」「大」字原無，據甲、乙、丙本補。

〔三〕「酣戰而死」，「而」原作「殊」，據乙、丙本改。

〔四〕「道旁閭父老遮道拜送」，「道」原作「送」，據甲、乙、丙本改。

〔五〕「稔有靈應」，四字原脫，據乙、丙本補。

〔六〕「加封祀典」，「典」原作「事」，據乙、丙本改。

〔七〕「二公陰相謀曰」,「相」原作「與」,據乙、丙本改。

〔八〕「遣刺客家人范牛膝按劍在季犛側」,「膝」原作「膠」,據甲、乙、丙本改,下同。

〔九〕「舉衆從死矣」,「死」原作「子」,據甲、乙、丙本改。

〔一〇〕「我大國之重臣」,「重臣」原作「重治」,據甲本改。乙、丙本此句作「我大國之臣」。

〔一一〕「以其子柄爲侍中」,乙、丙本文末有注:「黎桶,黎適之子也」。

〔一二〕「乃挾匕首」,「匕」原訛作「上」,據諸本改,下同。

〔一三〕「時陳顎爲太尉」,「時陳顎」原訛作「陳頻」,據甲、乙、丙本改補,下同。乙、丙本「顎」下有注:「音咢,嚴敬也」。

〔一四〕「爲季犛所殺」,「爲」下原衍「其所誅」三字,據諸本删。

〔一五〕「下錦衣獄」,「錦衣獄」原訛作「緑鏁衣獄」,據甲、乙、丙本改。

〔一六〕「華上書言」,四字原脱,據甲、乙、丙本補。

〔一七〕「夢華隱於安祈山」,「隱」字原脱,據甲、乙、丙本補。

〔一八〕「京北人」,乙、丙本作「西真上牢人」。

〔一九〕「會季犛入府」,原作「會公入府」,據乙、丙本改。

〔二〇〕「公死於昌符三年」,「公」字原脱,據乙、丙本補。

〔二一〕「滿襟灑淚想英雄」,乙、丙本詩後有注:「今南真上牢及毳上等社奉爲福神。」

〔二二〕「輔追執之」,「執」原作「捕」,據甲、乙、丙本改。

〔二三〕「乃求見帝」,「求」字原脱,據甲、乙、丙本補。

〔二四〕「南國忠臣義士無二焉」，「二」原作「之」，據甲、乙、丙本改，下同。

〔二五〕「日與監守指揮圍碁」，「監守」原作「監軍守」，據乙、丙本删。

〔二六〕「赴水死之」，「赴水死」後，乙、丙本有「忠義之臣盡也，陳遂亡」九字。

〔二七〕「至靈歸老有餘閑」，「歸」原作「隔」，據甲本改。

胡朝

明黄中明大將。將兵來侵，一衛大將軍范元瑰振剛、統水軍將軍朱秉忠、三輔將軍陳元暄、左翊將軍陳大樸皆敗死，漢蒼均贈伯爵〔一〕。

阮希周爲北江安撫使，爲明張輔所執。周不屈，凌罵輔爲殘賊，輔怒殺之。事聞，贈太尉，以其子興爲大行遣。

掌侍衛將軍阮平，與沐晟戰于横山，兵敗死之，贈大司徒。

神武將軍吴順成，乘潮擊張輔於膠水，陣陷，投水死。贈衛騎上將軍，以三子爲郎中。

漢蒼被擒時，胡括、范大才、阮彦光、段孽從之，爲張輔所殺。

明兵至乂安，胡枚、胡滿、胡射、陳段將步兵、水兵，將軍杜人鑑、陳克莊、阮公極伏在海岸。明兵兩面交擊，將士盡皆溺水死。

吴勉直、長橋表相友，俱爲内閣大學士。胡爲明人所執，二人相謂曰：「我等生受君禄，今君亡國破，而妄自求全，豈臣子忠義之道哉！」皆投水死。勉直妻阮氏聞之曰：「吾夫事君食禄，而今死義，得其所矣。夫既全忠，妻豈忘義，以忠臣之婦而貪生取辱，死何面目見夫乎？」亦投水而死。至黎朝聖宗，令民立祠祀之，賜「節義」金扁二字。

左司郎中范耕如明求和，胡漢蒼時。通判劉光庭副之。明人問以國事，耕不對。明人劫之，耕曰：「今來求和，許與不許，自在北朝，何必竟問南朝事？」明乃許光庭回而留耕如〔二〕。事聞，漢蒼封耕子二人爲郎中令。後二胡至金陵，耕來省哭拜，明人怒殺之。

【校勘記】

〔一〕「漢蒼均贈伯爵」，乙、丙本此句下有「録用其子」四字。

〔二〕「而留耕如」，四字原無，甲本作「而留耕」，乙、丙本作「而留耕庭」，今參酌諸本據前後文意改。

黎朝

黎來，與太祖同里，共起兵，爲大司徒。時帝初稱爲平定王，居藍山〔一〕，兵尚少，明人索求不已。王自念勢寡不敵，欲遁其迹，會將佐謂曰：「誰能以身代我，使我得以晦迹，陰收士馬，以圖後舉，則與國同庥，其子孫相繼録用。」來請自當。帝仰天祝曰：「黎來以身代主，後日若忘其功，願宫殿成山林，寶印成銅錫，神劍成刀。」來乃引兵至西城，大呼挑戰，自稱平定王。明人圍執之，寘之極刑。後帝封二子伯、瑗爲中郎將。即位，贈來太上國公元勳功臣，賜謚曰「忠勇大王」，從祀太廟。至嘉宗陽德元年，給祭田百畝。

黎石，帝之侄也，爲相國。帝使進攻哀牢，中毒矢陣亡，後贈平郡公，謚曰「義烈」，從祀太廟，再加封爲福神。

黎禮，與帝同里，起兵時爲司空，與大將黎熾以鐵騎軍擊明兵於湄洞。王通見我兵少，盡率精兵擊

之，禮、熾被象陷陣中，爲明人所獲。禮不屈，遂遇害。熾後逃脱。帝即位後，追贈郕國公，賜謚曰「忠懷」，從祀太廟。世宗加封福神，賜祭田三十畝。

黎篆，爲明將方政圍於慈廉，力戰而死。後贈太尉上國公，賜謚「武定」，封子陵爲上位侯。世宗封福神，賜祭田三十畝。

阮宗偉，乂安人。從太祖起兵，定清化時，爲兵部員外郎。帝即位，爲大行遣。爲人剛正不阿，朝士多惡之。時帝求人往使占城，諭國王修好。廷臣舉之，帝使數十人俱。及回時〔二〕，乂安李平、王慶等聚黨數千，掠破小民，横行數郡，道路不通。帝命大將軍黎世泰將兵數萬，平定乂安。泰引兵至乂安六羊城駐營，偉聞之，即與行人就道，欲赴泰營。至安慶平沙，賊見之，遮道掠取。偉拔刀刺一校尉及數人，賊怒，盡殺之，畢取財物，投尸於道旁而去。及夜，泰夢見一人衣白衣，來謂曰：「我大遣阮宗偉，爲賊所殺，將軍有厚情於我，我亦以大德報之。」平旦，軍至安慶社沙堤處，見一死尸，衣白衣，暴露卧於道旁。泰視之，乃夢見之人也，備禮厚葬之〔三〕。既而引兵至平沙夜駐，賊引兵暗至。泰方睡，見白衣搔首曰：「賊至，賊至！將軍起。」泰大驚起，即麾兵列陣，賊果至。官軍大戰，忽有火自上覆于下，盡燒賊營。賊大驚敗走而死，斬獲甚衆，乂境以平。將軍立廟尊爲布路大王，令民祀事之。及回奏聞，帝嘉其忠義，封爲上等福神〔四〕。

亞侯黎備，爲人强壯。帝與明戰敗走，公在後，爲方政所執，駡賊不止，被害。帝哀悼，賜謚「忠愍」，子襲封亞侯。世宗贈福神，賜田三十畝，爲祭田。

阮膺，上福藥溪人。二十七歲中胡朝庚戌科二甲進士，仕至都臺御史。胡亡，太祖起義，上平吳策，運籌帷幄，爲開國元勳。後見一少女賣席西湖，名氏路，公納之〔五〕。内監允亢言氏路之美於太宗，帝令召見，以爲宮中學士，悦而幸之，夜暴崩，公因此得慘禍。聖宗念其忠誠，召其子鸚鵡襲封，贈爲太保、濟文侯，賜謚「貞愍」。立廟故鄉，封爲上等福神，賜田五十畝，以供祭祀。

阮光弼，嘉定今嘉平縣。平吳人，年二十歲中洪德甲辰科第一甲第二名，仕至御史大夫。受顧命，立肅宗。威穆帝恨不立己，貶廣南，迫殺之。襄翼帝即位，追贈吏部尚書，賜謚「貞定」，封福神。

范阮寶，大安興富人，三十二歲中洪德丁未科第二甲進士。公善武藝，帝改除武階，掌侍内。洪德二十八年，興化源頭玉樓寨主爺多里，誘哀牢林郎蠻兵萬餘，攻興化倶下。公請行，帝許之。與大將軍陳祥，將兵數萬討之，至境略平，數月回。奏聞，帝嘉其能，以爲乂安鎮守。後帝征盆蠻，公請扈駕，帝許之先行。率兵進，三日，病死。帝痛惜之，賜贈少尉，賜謚曰「武成」，詔本鎮兵護送還葬，令民祀之。

【校勘記】

〔一〕「時帝初稱爲平定王」，甲本「初稱」六字作注文，乙、丙本作「時平定王」。

〔二〕「及回時」，原作「及回李平王時」，「李平王」三字涉下衍誤，據諸本改。

〔三〕「備禮厚葬之」，「備」原作「被」，據諸本改。

〔四〕「封爲上等福神」，原「等」下衍一「神」字，今删。乙、丙本無「上等」二字。

〔五〕「後見一少女賣席西湖，名氏路，公納之」，乙、丙本作「後爲蛇所怨，化爲少女，賣席西湖。公見而娶之，後見腹有鱗，惡而去之」。

前黎節義

世宗毅皇帝光興十八年，平莫亂，詔録前黎節義諸臣，令所在方民以事上聞，並封福神，詔民立廟祀之。其節義諸臣列後：

阮紹知，立石春雷人。三十歲中洪德九年戊戌科進士，仕至侍中兼户部尚書，致仕。年九十一，聞其子元崇從僞莫爲都督，公呼元崇弟囑以後事，不許元崇爲子，入向藍山廟拜禮畢，自刎而死。贈春郡公，賜謚「忠正」，後人有咏詩云：

累朝輔國受皇恩，九十餘年齒德尊。富貴功名如草芥，國存便是與身存。

武睿，山圍程舍人。少有神童名，年二十三中洪德二十一年庚戌科第一甲進士，狀元及第第一名。仕至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侍經筵，加少保、程溪侯。僞莫篡位，光紹皇帝出城日，公率鄉兵固守地方，節義諸臣多從之。後知勢力弗敵，從帝回清化，起義兵不成，詣藍山陵廟瞻拜，禮畢，自刎而死。贈

程郡公，賜謚「忠宣」。有咏詩云：

一舉登科年少時，名儒事業世間奇。凌凌少保心如鐵，不負皇王昔簡知。

吴焕，青林上谷人〔一〕。三十歲中洪德二十一年庚戌科第一甲及第第二名。預騷壇，仕至户部尚書。後從光紹帝幸哀牢，謀事不成，自刎而死。追贈推忠功臣、春郡公，賜謚「忠懷」〔二〕。有咏詩云：

價重騷壇位践臺，先生榮進已安排。兩間俯仰心無愧，是是非非定後來。

阮敬篤，山圍春隴人。以光紹皇帝戊寅科進士及第第二名，仕至侍書。從光紹皇帝出城日，與業師、狀元武睿率鄉兵拒守。及後决志從君，諸臣多往從之。夜宿客館，多有思歸者，敬篤駡曰：「犬豬不可與居！人各有心，抑又誰禁？爾等何不速歸，以取富貴！」扈從至清化，瞻仰拜山陵，自刎而死。贈山郡公，賜謚「忠順」。有咏詩云：

厄遭陽九勵扶危，師訓無忘患難時。笑殺榻邊豬犬輩，滔滔富貴果何爲？

范道富，大安興富人。二十八歲中洪德二十一年庚戌科進士，預騷壇，仕至刑部左侍郎。恭帝統元七年，莫篡位，棄官歸家，教授生徒，爲世儒宗；莫召不出，自終于家。贈刑部參知，賜謚「忠懿」〔三〕。

譚慎徽，東岸翁墨今改香墨。人。二十八歲中洪德二十一年庚戌科進士，預騷壇。奉使，仕至竭節翊運功臣、禮部尚書，知昭文館，兼知翰林院事，入侍經筵，臨川伯。僞莫篡位，從光紹皇帝出城日，公受密詔歸北江，糾率鄉兵拒守，諸臣多從之。後知勢力弗敵，走入安世縣，飲藥而死。追贈東郡公、太保，賜

謚「忠完」〔四〕。有咏詩云：

學問家庭將相科，爲藩升坐帝恩多。竭誠報國吾能事，天意難回且奈何！

黎俊懋，一作茂。安豐春雷人。二十四歲中洪德二十一年庚戌科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兼都御史。光紹皇帝出城日，與譚公受詔，率鄉兵拒守。莫篡位，召入朝。公袖石投之，罵曰：「我不能殺汝，又肯臣之乎！」自刎而死。贈太師春國公，賜謚「忠顯」，上等福神，賜田三十畝。有咏詩云：

龍虎烏臺不負名，終始報國一忠誠。帶中記取天祥咏，生也榮兮死也榮〔五〕。

《家譜》：公原縣内安阜人，爲春雷社人養子。過房子也。少有膂力，善食，好讀書。及贅妻家，夜無讀書，岳父怪之，告養父曰：「竊聞令嗣好學，是以賤女妻之。今更寂然，不聞讀書，何也？」養父笑曰：「他饑耳！君侯所許飯食若何？」岳父曰：「我家雖貧，豈不能飽食一婿耶？」養父曰：「饑甚饑甚，安能讀書！」岳父回飭岳母，每飯私整一斗米飯，以食新郎。是夜，相公讀書得一更而已。來日，岳父又飭厨人，煮二斗食之。至夜，相公讀書至二更。自是厨人日增之，一飯至五斗米，相公讀書達旦，遂成大成，馳名京邑。以洪德庚戌科舉正進士第，仕至尚書兼都御史。時莫登庸以交跌起家，權傾中外，朝野多歸心焉。相公諫曰：「登庸起身微賤，頗有反相，不可使在帝左右。」帝曰：「卿能與彼交跌否？」相公對曰：「臣雖出自儒流，未嫻武藝；然有君命，死不能辭。倘若幸而得勝，登庸有傷，願無見罪。」帝許之，期以來日交跌。相公回家飭厨人，於是夜烹一大鍋飯〔六〕，再炒乾，至太早，飽食入朝，凡髮髻並藏飯針。至朝罷，帝命相公解朝服，與登庸裸身交跌。日已中，相公炒飯未消盡，頗兼忠憤所

激〔七〕，氣力倍加，向望登庸直來； 相公一握，仆在地面。 公扼其腕，揉其喉，大罵曰：「反賊命休！臣去君邊之賊，絶後日之憂，在此舉矣。」舉朝震慄，莫敢動者。 帝望見相公頭勢甚惡，登庸命在斯須，降階救解之，曰：「卿之忠勇，朕知之矣，朝廷知之矣，國人知之矣。 但登庸朕之愛臣，若今見殺，朕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請活一命，以付朕心。」相公重違君命，只得放手，上前奏曰：「國之存亡，天也。 登庸不死，必簒黎家！ 小臣愚昧，不忍坐視登庸之簒竊也，請歸里以終天年。」帝許之。 相公辭歸，佯爲失明，田園安養。 及登庸僭位，以相公爲國之重臣，即招致之，以收人望。 公應召而至。 登庸大喜，設賓人臺迎之。 公入，分賓主而坐，從容言曰：「曩者朕與先生比肩，不圖今日至此。 敢煩尊體，顧辱舊情，以天下爲重，救生民之命，如何？」公佯爲應曰：「老父田野棄人，今蒙見召，不幸目昏，不識龍體，請得近前，詳認龍體，能如舊日否？」登庸許之。 相公近前，即唾登庸面，以石投之，張目大罵曰：「反國之賊，狗彘不食其餘，況我堂堂大黎之臣，豈肯作汝之臣僕耶！」乃投柱而死。 登庸感其義烈，草敕封贈。 飭送至春雷地頭，忽風雷大作，燒盡僞敕，人人大驚異之。 黎中興景治間，録節義臣，公榮封大王上等神。 今祠在春雷社地分，月德江之岸東。

杜絪，細江今改文江。 賴屋人。 年二十歲中洪德二十四年癸丑科第二甲進士。 奉使，仕至禮部尚書兼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入侍經筵。 莫僭位，召公入朝，訪問。 公告聾，請入近對。 登庸許之，延坐。 公啖芙蕾唾其面，罵曰：「奸賊，殺我矣！ 何事問我？」登庸揮左右扶去〔八〕。 公擊頭於門柱而死。 贈賴國公太師，賜謚「忠貞」，封上等福神，賜祭田三十畝。

阮自强，東岸三山人。以洪順六年甲戌科舉正進士第，仕至憲察使。莫僭位，光紹皇帝出城日，與譚公率鄉兵拒戰于亭榜李朝陵，後勢力弗敵，兵敗歸家，閉門自刎而死。有咏詩云：

路經古廟樹連天，慷慨忠臣報國年。誰謂得忠斯失孝，得忠便是孝兼全。

阮和衷，東岸三山人。二十三歲中光紹三年戊辰科第二甲進士，仕至翰林侍制兼御史大夫。莫將篡位，公求刺客往誅之，事覺，爲莫所殺。贈太保山郡公，賜謚「忠烈」〔九〕。

阮文運，錦江軸安人。二十六歲中威穆帝端慶元年乙丑科進士，仕至御史大夫。莫篡位，從昭統回清化，爲莫所殺。贈户部尚書，賜謚「忠安」〔一〇〕。

張孚説，青沔金兜人。四十歲中端慶元年乙丑科第二甲進士，仕至侍中大學士。莫篡位，召公令草禪詔，公張目大叱曰：「此何義也？我今有死耳，安得有詔書！」不拜而出。歸家，飲藥卒。贈吏部尚書，賜謚「忠誠」〔一一〕。

鄧鼂齡，東山日舍人。三十六歲中端慶元年乙丑科進士，仕至侍中大學士，奉北使，及回，莫已篡位。公大罵，至龍耳橋，具衣冠拜天，投江而死。贈大司馬山郡公，賜謚「忠靖」〔一二〕。

阮維祥，安朗理海人。二十四歲中端慶四年戊辰科舉進士，仕至參政。及莫篡位，光紹皇帝出城日，率鄉兵拒守，與戰不利。公仰天長嘆，即自斷左臂寄其母，又與賊戰，力屈，自刎而死。有咏詩云：

科第重登四海聞，捐生義肯負爲臣？子孫奕世登儒選，天理昭然肯在人。

黎無疆，安朗天禄人。二十二歲中洪順三年辛未科進士，仕至禮部左侍郎。從光紹皇帝出奔，爲莫

所獲，不屈，自刎而死。有咏詩云：

一生忠義借文章，兄弟聲名累世光。臣子事君如事父，從亡則死死何妨？

阮瑀，青威耕蕿人。三十二歲中洪順六年二甲進士，仕至侍中承旨太尉。鄭惟㦃襄翼帝，時公從帝行，抱尸而泣，賊并殺之。光紹年中贈侍郎、大學士，賜謚曰「完節」〔一三〕。

阮有嚴，東岸福溪人。今改壽溪。年二十八中端慶四年戊辰科進士及第第三名，仕至翰林侍書。莫篡位，光紹皇帝出城日，與譚公率鄉兵拒守，勢窮不屈，自刎而死。有咏詩云：

世變風移恨未禁，夙期圖報是臣心。老天不識曾知否，一個忠誠禍更深。

《家譜》：公乃香墨相公譚慎徽之門弟子也。僞莫僭位，公從譚相公起義，不克，譚相公死之。公以老母在，未敢死，亡命入山西鎮〔一四〕，匿姓名爲主飯奴。主家有男子從學，公代他草文一卷，他覺之，訴於僞官來拿。公大怒曰：「吾不避死，然不肯爲他鄉鬼也！」乃且戰且走，北回家貫，與老母相見，他兵追至，四面圍駐。公泣拜老母，就擒，駡不絶口。僞莫車裂之。黎中興景治年間録節義，公榮封大王、中等神，立祠，春秋祭焉。今香火祠在本社地分，五縣溪之西岸。

賴金榜，錦江金蘭人。年三十八中光紹戊寅科進士，仕至都察御史。莫氏篡位，從光紹皇帝出城日，當患難中，上食不忘朝廷上下之分。卒爲莫所獲，駡反賊不肯屈，自刎而死。有咏詩云：

成仁取義聖賢書，當日偷生愧不如。千里錦江橋上路，風雲長蔭護儲胥。

阮泰拔，錦江平浪人。二十二歲，中光紹庚辰科進士，仕至翰林學士。帝出城日，從義而死。有咏詩云：

虎榜名高早致身，好將忠義答君親。生三事一真無愧，羞殺黄金玉帶人。

嚴伯驥，安豐良琴人。有材力，舉造士，爵至平湖伯。光紹出城日，受密詔，率鄉兵拒守東南，諸臣多從之，同謀討賊，不克。後勢力弗敵，走入安世縣，自刎而死。贈良郡公。有咏詩云：

武臣材略幾平湖，凜烈忠誠報國秋。千載北南橋上路，回看事業使人愁。

明山伯阮壽，宋山嘉苗人，爲侍内掌府事。莫僭位，謀誅登庸，事覺，爲登庸所殺。贈太尉、侯爵，賜謚「忠正」〔一五〕。

黎宏，黎之宗室也。爲大夫，見莫簒位，伏兵誅之。登庸馬至橋，長嘶不行，命索之，果得。爲莫所殺。贈關内侯，賜謚「忠昭」〔一六〕。

阮文郎，宋山嘉苗人。丁朝定國公阮匐之後，長樂皇后之弟。爲肅宗朝統制掌侍内，後爲威穆帝所謫，回清化。與宗室大臣黎公謹起義於清化，立襄翼帝，封義國公，帝尋加封顯忠功臣義勳大王。王生阮弘裕，襲封清化，兼順、廣。裕生阮淦，恭帝世，領乂安鎮左衛將軍、安清侯。及莫簒位，淦率弟子奔哀牢，其主乍斗以爲唇齒之邦，給以岑州人民及土地歸之。由是畜養士卒，陰使人歸國中〔一七〕，求得昭宗之子黎寧，立爲帝，建元光和，是爲莊宗〔一八〕，國統復正。帝拜爲國師。定乂安、清化二處，封太宰。後爲莫丁公監詐降，置毒於瓜中，公誤中毒手，卒。帝贈爲昭勳靖公，謚「忠憲」〔一九〕。英宗以其子阮潢爲

端郡公，鎮乂安、順、廣等處。阮潢生阮福源。初，潢夫人鄭氏有孕時，夢見人與一紙，滿著福字，覺而生子。潢曰：「此吉兆也。今日夫人生，或男或女，以福爲名。」夫人曰：「否。若以爲名，得一福耳。不若以福爲間字，如此則萬福攸同，乃可以售一紙之字矣！」潢曰：「正善。」乃號福源。自是以後，舉族皆以福字爲間號。

【校勘記】

〔一〕「青林上谷人」，「谷」原作「答」，從乙、丙本改。

〔二〕「賜謚『忠懷』」，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無「咏詩」。

〔三〕「賜謚『忠懿』」，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四〕「賜謚『忠完』」，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五〕「生也榮兮死也榮」，「死」字原作「生」，據甲本改。

〔六〕「於是夜烹一大鍋飯」，「夜」字原脱，據甲本補。

〔七〕「頗兼忠憤所激」，「兼」原作「益」，據甲本改。

〔八〕「登庸揮左右扶去」，此句原作「登庸左右扶出去」，據甲、乙、丙本改。

〔九〕「賜謚『忠烈』」，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一〇〕「賜謚『忠安』」，「忠安」乙、丙本作「忠順」，下有「封福神」三字。

〔一一〕「賜謚『忠誠』」，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一二〕「賜謚『忠靖』」，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一三〕「賜謚曰『完節』」，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一四〕「亡命入山西鎮」，「鎮」原作「省」，據甲本改。

〔一五〕「賜謚『忠正』」，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一六〕「賜謚『忠昭』」，乙、丙本下有「封福神」三字。

〔一七〕「陰使人歸國中」，「歸」原作「往求」，據甲、乙、丙本改。

〔一八〕「是爲莊宗」，「爲」字原無，據甲、乙、丙本補。

〔一九〕「謚『忠憲』」，此句下，乙、丙本有「後世宗使阮茂宣賫詔，敕封位昭勳輔哲靖公」十八字。



莫僞朝

莫光寶六年〔一〕，大將關内侯阮伯啓，與黎將鄭檢戰于清化，敗績，啓子將相十七人，皆投于河而死。

莫崇康六年，大將范輝與鄭兵戰于襄陽，敗死。阮正與鄭柞於高蒲戰敗，死之〔二〕。

阮教方，東岸咏橋人〔三〕。中莫端泰二年第一甲進士，仕至大學士。奉使，入侍經筵，太傅兼御史臺，後從少帝。

武賢，青林墨橋人。中莫進士，仕至刑部侍郎，從廢帝。

陶麟角，青堂黄鄉人。中端泰二年進士，仕至刑部參知，從廢帝。

阮國用，錦江長涇人。中洪寧二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從廢帝。

阮寧師，四岐東橋人。中洪寧二年進士，仕至刑部參知，從廢帝。



阮仁馥〔四〕，文江如鳳人。中洪寧二年進士，仕至户部參知〔五〕，從廢帝。

范家門，大安陽回人。中崇康六年第一甲進士及第第三名，仕至東閣大學士，入侍經筵，兼御史大夫。莫亡，隱居嚴光寺。鄭累次召之，不出。鄭人怒，殺之。

【校勘記】

〔一〕「莫光寶六年」，「寶」原作「順」，按天順爲黎聖宗年號，據各本改。

〔二〕「死之」，此條後，乙、丙本有「茂洽被執時，廷臣從之，爲鄭所殺」一條，底本、甲本均無。

〔三〕「東岸咏橋人」，「岸」字原脱，據甲、乙、丙本補。

〔四〕「阮仁馥」，「仁」，原作「仕」，據甲、乙、丙本改。

〔五〕「户部參知」，乙、丙本作「刑部參知」。

皇朝嘉隆五年

南天忠義後集

昭統制科第三甲，青池月盎黎春僚書齋録記

黎朝節義録序

君臣天地之大義，亘古今而不可易。是以士君子立身而爲世所重者，莫大乎綱常。當國家無事之時，而守正奉公，建勳立業者，爲易能也。於國家搶攘之日，死生利害、得喪存亡，實關乎大節，而能安心守節，毫不可奪者，爲難能焉。故《春秋》一經，其節義之臣，雖微必録；所以發潛德之幽光，樹風聲於來許。我越文獻之邦〔一〕，歷自丁、李、陳之肇造，漸以文明；建夫黎家立國，郁郁乎文，涵養培植，四百年間，而忠義之臣，於是乎出。前黎中否，莫氏暗干，文武諸臣，或討賊，或從君，死於國事者，固不乏人，然其最著者，十有五人，可謂不負於國矣！其後中興，宰臣范公著遼川人也。等，奏準加頒封贈，立祠祭祀，以表其忠。另録其事，集成一卷，付伊諸族各守一本，偉迹芳名，至今不朽。及後黎家末造，西賊弄兵，時臣有死於覊鞠之中，有死於封疆之外者，亦有守節不屈而死者，雖志不克就，而節義可嘉，一場轟烈，萬古如存。考其心迹，較與前黎忠義，若出一轍焉。與其節婦一、二人〔二〕，貞烈尤偉。但經亂後，孤忠大節，猶多埋没，未見宣揚；而世之好品評者，頗多失實，予竊有感焉。願學《春秋》之志，因其心而

不泥其迹，責其實而不徇其名，訪取遺稿，集成一編，顔曰《黎朝節義録》，以示觀者，爲忠臣義士之一助，而於世道庶少補云。是爲序。

時皇朝嘉隆拾肆年拾壹月穀日〔三〕

【校勘記】

〔一〕「我越文獻之邦」，「我越」原作「我國」，據乙本改。

〔二〕「與其節婦一、二人」，「一二」原作「之」，甲本作「二」。

〔三〕「時皇朝嘉隆拾肆年拾壹月穀日」，此句原無，據乙本補。

前黎節義事略〔一〕

左侍郎楊郡公臣阮維紹〔二〕、右侍郎江道伯臣阮宗體等謹奏〔三〕：爲臣等奉將原參從太宰范公著等禀知，奉查前朝節義諸臣，封爲福神，其睿號美字，上等六字，中等四字，付翰林撰其敕命，付該衙門送行諸祀典。禮部著：仍差官督本總造作祠廟，在本社地分。武睿、吴焕、阮敬篤，確有從君死節，應封爲上等福神。其阮紹知年已九十，聞長子受僞莫職，不許爲嗣，以後事付少子，夜向藍山而死。譚慎徽受詔，率鄉兵拒守，後以勢力弗敵，入安世縣飲藥而卒。黎俊茂率鄉兵固守，不屈而死。阮自强率鄉兵拒守，後勢力弗敵，入安世，潛歸閉户，自縊而死。阮維祥率兵固守，不屈而死。凡五員，雖非從君死節，然義氣並皆可尚，亦應封爲上等福神。其黎無疆、阮有嚴、賴金榜、阮泰拔、杜絪、韶龜齡、嚴伯驥等〔四〕，守節死義，亦皆可嘉，應封爲中等福神。餘諸人亦應撰録事狀，續奏封贈〔五〕。其睿號、敕命、祀典、廟祠，請依原奏所擬。其祭物，付縣官照縣内分補，如各神例祭祀。其後裔應行録用者，付吏部照例除用。其在項者，應付本社脚註明爲節義子孫，饒除官役，以表節行，勵風俗。臣等謹奏。

一應封爲上等福神八員〔六〕

武睿山圍程舍人　吴焕青林上谷人

阮敬篤山圍春隴人　阮紹知立石春雷人

譚慎徽東岸香墨人　黎俊茂安豐春雷人

阮自强東岸三山人　阮維祥安朗理海人

一應封爲中等福神七員

黎無疆安朗理海人　阮有嚴東岸福溪人

賴金榜錦江金蘭人　阮泰拔錦江平浪人

杜絪細江賴屋人　韶鼂齡東山日舍人

嚴伯驥安豐良琴人

【校勘記】

〔一〕「前黎節義事略」，底本、甲本作《前黎節義事略》，乙本作《前黎節義録》。此處所録奏本，底本、甲本與乙本文字略有差異，凡無關緊要者，不一一出校。

〔二〕「左侍郎楊郡公臣阮維紹」，甲、乙本均作「阮能紹」。

〔三〕「右侍郎江道伯臣阮宗體等」，「右侍郎」甲本作「左侍郎」，「江道伯」乙本作「道江子」，「阮宗體」乙本作「阮尊禮」。



〔四〕「其黎無疆……嚴伯驥等」，乙本作「黎無疆、阮有嚴、賴金榜、阮泰拔、嚴伯驥等五員」，無「杜絪、部龜齡」。

〔五〕「續奏封贈」，乙本無此句。

〔六〕「一應封爲上等福神八員」，此處「上等福神八員」、「中等福神七員」名册，乙本無。乙本於上文奏本後，有「上等福神八員事狀」、「中等福神五員事狀」兩部分，叙諸人事跡，與《南天忠義寶録》中《前黎節義事略》所載相同。

後黎節義録[一]

阮奎，真福鄧田人，昭統丁未科進士。是年西賊陷京城，翠華北幸，駐蹕于安世和睦社之土山。時平寇將軍俊武侯將兵迎駕，賊卒至，我軍皆披靡。公奏曰：「事急矣[二]！願陛下先行，再圖恢復之計，社稷幸甚！」乃身自後，與賊拒戰，力盡自剄[三]。

李陳瓆，慈廉雲耕人，景興貳拾柒年丙戌科進士。丙午間，西賊入寇，奉命撫諭山西，次于安朗之夏雷。時京城失守，鄭端南王出奔，至伊社，惟有近侍數人扈從而已。聞公在此，密使召至，言語之間，事機頗露。瓆門人名巡莊知之，率惡黨縻駐，馳訴西賊。賊奄至，鄭王拔刀自刎而殂。瓆飭亭主治棺，從容穩卧，使蓋之而死。昭統貳年，追封節義大王。今長子李陳璯爲上洪知府。

附録：公慈廉雲耕人，景興丙戌進士，歷仕海陽憲察，清華協同參知官。己亥丁毋憂，謂兩妾曰：「我今守喪制，三年不入内。汝可歸父母家。」兩妾泣乞留，公月給錢三緡，令自養，而廬於墓側，教授生徒。服闋，起爲山西協鎮，又召還知兵番。景興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端南王聞諸鎮失守[四]，西兵日

逼，御青龍樓，分命諸將按禦，百官戎服列侍。二十六日，碩郡公敗績于翠靄，京師亂，王走三江上路，過酣江，文武從者不滿三十人。二十七日，至石室下留社。先是王命公召諭三江樂州，是日聞變，公謁之，謀歸北江。村人巡莊與其子率衆謀執王，雲恬既賞，第三子侍仍某預其事。公知事不濟，促令傍邑弟子具棺斂，并指示墓地，召其子謂之曰：「我死後，便埋我於此，毋再易。」遂至王前跪拜畢，自刎而死。王見公死節，亦拔刀自刎。昭統元年，皇上即位，詔贈死事之臣，朝議以副將體郡公黄廷體陣前死節爲上，公次之。皇上覽之，御筆批云：「慷慨搜忠易，從容就義難。」遂以公爲第一，體郡公次之，並封大王上等神。初，公參政清華，公暇逍遥山水間，至農貢古定社，見山水環聚，愛之，遂捐俸，命村人鬻田築室爲生祠，石刻「一全臺」大字。人初不解其意，及追贈大王，人始知「一全」爲「大王」二字云。

阮廷簡，弘化永治人，景興叁拾年己丑科進士。爲人剛直慷慨，有大節。遇國變，收兵勤王，保衛京城，授兵部尚書。及西賊再來，鑾車北幸，公後從不及，亡匿山西之立石。公有愛女，爲僞主所獲，納於後宫，有寵。僞主命其女，使家人賫僞詔與手書來覔，諭以禍福，欲生致之。公大罵來人曰：「不孝女不死，辱我門户，罪不容誅。安敢以兒女之情，亂君臣之分！誓不與僞主同冒天。若天不祚黎，有死而已。」賊知其大節不可屈，恐爲後患，密詔遣生致之。僞主以房闈之親，意有未忍。公罵不絶口，朗誦詩曰：

邇來爲國爲身耶？國破身存且奈何！只覺綱常雙大擔，寧知官府兩纍枷。
恨無王燭忠臣劍，剩有天祥正氣歌。紅日擡頭遺廟在，此身原已屬皇家。

賊斬之。今其子阮廷璧爲青威知縣。

附録：公弘化永治人，景興己丑進士。性鯁直敢言，不避權貴。初爲京兆憲察使，甫下車，即劾領守閑忠侯。時閹寺進用，布滿朝廷，朝士畏其勢燄，莫敢言。公獨舉正其失，人稱其峻峻之風。督同洞海日，上疏言：「嘉定逋寇，宜以時定，毋使賊勢滋蔓，以貽他日之憂。臣雖書生，願執鞭爲諸將先。」朝廷置而不問。景興四十四年，端南王初即政，朝議以宦者出領。公與時宰争言治亂之幾，係君子小人之消長，意欲退宦豎而用儒臣。時宰惡其直，出爲乂安參協官，復召還以爲高平府督鎮。四十七年六月，京師失守，公在高平，音問阻絶，每令人間道探問信息，輒爲蠻酋所害。長處與土酋謀害公，一日就公所居室，欲逼取官印。公正色曰〔五〕：「印朝廷官所守，汝藩臣焉用印？若欲得印，先殺我，然後印可得。」長處懼而退，遂與土酋合兵圍公第。舊制領官無兵。長處一人，用土豪爲之，權在領官之次。土酋十三人，環居鎮官之左右前後，有事徵發。長處、土酋各隨差撥。公命開外門，露立中庭，謂之曰：「我啣朝廷之命，來鎮此土。今國内有變，我以一書生殺之容易，他日國家再造，如我者百餘輩，必爲我問罪於汝，汝無遺類矣！」酋長聞之，懾不敢動。九月，公托言有旨召還，酋長即以夫馬送公還京。丁未年九月，奭赴試，與縣士入謁，親聞公言在高平時如此。昭統元年，拜爲御史臺副都御史。時顯宗喪未踰年，阮整該謟自矜，肆爲聲樂。公疏劾整居國戚，聲妓滿前，非人臣禮。皇帝以疏示整，整陰敬憚之。二年正月朔，節制任兵入京師，皇帝北幸，阮整被擒。領江巡官以兵迎戰，奉皇上居陸岸龍龕。公避居華溪東園，陰結納舊臣義士，打探動静，輒密以聞。文臣陳名案、嘉定實篆人，名寀之子。武臣長派侯趨類大卯人，阮允伸之子。奉太后，求救於天朝。廣東總督孫士毅表奏其事〔六〕，天皇帝御批云：「安南之事，一以委卿。」士毅得命，十月與富大人參謀、田

州刺史烏大人以兵四萬，過同登關，送皇上還國。公自華溪以勤王師，由三江還京。十一月二十一日，皇上入御正殿，拜公兵部尚書。孫富既入京城，遂按兵不動。公屢言於二將曰：「今天兵一臨，狂蠻落膽，宜乘破竹之勢，直抵清乂，使彼智不及謀，束身歸命，則可收萬全之功。」二將不聽。三年春正月初五日，北兵敗於湘竹。初六日，揀多屯田州刺史烏大人拒戰不敵，死之。屯中軍校皆自刎死。二將走還，上皇復北居廣西、貴州。公托爲風水老師，周遊清波、華溪之間，結納豪傑，陰圖恢復，推第三皇弟黎維祁爲盟主。辛亥九月，聚龍土酋郡演謀執皇弟，械歸昇龍城，土酋柴中寬死之。冬，公在山圍程舍，都督雪獲之於旅舍，械還昇龍，使公自作表文。公書「黎朝罪臣阮某食黎朝之食，衣黎朝之衣，而不能保黎朝之社稷，實爲黎朝罪人。」餘無所言。壬子年三月，命殺之。某都督素重公名，遺公藥，勸其自盡。公毅然曰：「男兒死即死耳，死則天下共知之，豈可暗昧而死？」臨刑時，顏色不變，素筆書官御曰：「皇黎朝賜己丑科三甲進士、兵部尚書兼御史臺都御史、筆峯侯阮公字忠諒。」書畢，投筆受刑。時壬子年三月二十六日也，年五十七。觀者莫不泣下，四方來吊，殆無虛日，始令禁之。初，節制任入京，公避居林谷間，西兵出，公之妾父阮侻以公小女獻之。及天朝援兵至，皇上還京，阮侻入朝，公厲聲責之曰：「公世受國恩，高官厚禄，無與爲比。今年踰七十，何惜一死？而乃低頭□□(七)，俯仰於人，貽千萬世之羞乎？」阮侻默然。公在獄時，有詩二首云：

昔日爲官今日囚，一生曾占兩風流。立朝未足酬吾志，在獄誰能寫我愁？

底事榮枯非禄禄，此身行止任悠悠。從來興廢尋常事，但得吾心無怨尤。一首

邇來爲國爲身耶？國破身存且奈何！但識綱常雙重寄，寧知官府兩欒枷。

恨無王燭忠臣劍，浪誦文山正氣歌。紅日擡頭遺廟在，此身原已屬皇家〔八〕。

其忠義之志，至死不變，人皆比之文山云。

陳名案，嘉定今嘉平。寶篆人，刑部尚書岫岳侯之子，名森。昭統貳年丁未科正進士。西賊入城，從駕播遷於外，周旋不離左右。日者受命如清乞師，辭極懇切，詩章酬應，聳動北人。清以我國有人，爰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將兵來援，克復京城，乘輿反正，以功封靖難功臣，陞御史臺副都御史，賜爵定嶺侯。未幾西賊復來，鑾車北幸，倉卒之間，追隨弗及，流落於北寧之村野。西山聞其名，欲生致之，以收人望，使吳時任以書招之，其書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君蓋善養者矣，我豈敢奪之，亦豈能奪之！每懷翰墨之遊，雲樹之想，嘗憶君『隱約舊山雲〔九〕，依稀天德樹』之句，欲相訪而未能也。今我與瑞巖公共處一室〔一〇〕，談詩論文之外〔一一〕，更無別冗。如不相棄，辱垂一顧可也。」案復書曰：「荷二公高情，人非木石，豈不相感。顧某之見疏且隘，至於今猶不自知其非，故其詩云：『此生何幸更逢君，神彩依稀入夢頻。羈靮但知今世分，山河管屬阿誰人？北窗處士猶書晉，東海先生不帝秦。身後路旁人點指，黎朝進士姓名陳。』又曰：『枉作青編笑罵人，癡冥何暇顧冠紳。彈輪隨化非由爾，蜂蟻雖微尚有君。葵草欲枯猶向日，蓬根已斷豈知春？新朝縱好非吾分，矧是盈輪夢未真。』其往而不返、滯而不化有如此。蓋與君侯情分，不是泛然比，雖興喪存亡，非吾之所能料，然既以休戚許之矣，國亡君播不能相從，而苟活於窮閭陋巷中，時望黎城掩淚嗚咽，嗟乎！豈與二公談詩論文之地哉？多謝故人，勉行其志，以濟斯世，澤斯民。某得以一介布衣，耕於北江之野，而復時時吟『隱約舊

山雲，依稀天德樹』之句，是二公之賜也。身既不死，相見有期，雲樹之懷，兩地如一。」他見書大怒，以兵脇之，案神色自若；他又以高官誘之，案心終不變，吟詩以自誓，詩中有「此生雖陷豺狼吻，縱死難爲狗彘心」之句。他知其不可屈，乃義而釋之。時清人已受西賊降，案潛與俊郡公、名巡令。挺武侯、名張瑶。等謀起義，不克，尋卒。

阮輝濯，文江丹染人，景興叁拾年己丑科進士。西賊僭國，濯累召不至。吴時任逼之，濯發忿，飲藥而死。

附録：公文江丹染人，景興己丑進士。己酉年，召文武舊臣至昇龍。公至京，自刎於軍房。或云遇暴病死。

阮仲瑠，清漳忠勤人，景興叁拾年己丑科進士。奉命督視廣、順等處。西賊攻富春營，大將造郡公出降，副將黄廷體率本部兵出戰，瑠爲後拒。及廷體兵敗，瑠以孤軍不敵，乃自刎而死。

黄國珍，南定南真人，景興肆拾年己亥科進士。奉命京北督同。西賊陷京城，鎮守廉武侯將兵救援，珍出老弱居守。賊黨名史蜀來攻鎮營，珍拒守一日夜。賊蟻附而上，城潰。珍力戰負鎗，被擒，不屈而死。今其子黄國璆爲金英知縣。

黎阮瑞，上福平望人，景興叁拾叁年壬辰科進士，仕至京北左參政。丙午間西山僭國，瑞亡匿僊遊懷抱間，潛與挺武侯起義，不克，死之。今其子黎阮璵爲青池縣知縣，黎阮瑋爲嘉平縣知縣。

陳公燦，東安安瑋人，景興叁拾叁年壬辰科進士。奉命如西山，爲講和正使。西山欲降之，姦計百端，終不肯屈。及回國，西山陰使都督月光侯中流沉船，公遂死於海。

吴儒，富川知止人，景興肆拾陸年乙巳科進士。奉命與公燦如西山，爲講和副使。西山欲降之，終不肯屈。及回國，與正使同船，俱死於海。

黄廷體，淳禄河上人。以白地起身，有勇力，精武藝，中造士。從征伐累有戰功，官至廣順副將、體郡公。景興丙午間，西賊大舉入寇富春，大將造郡公出降，體與其子造士叁人廷德、廷睿、廷圭等，率本部出戰，使督視阮仲瑠爲後拒。自寅至酉，殺賊甚衆。然外無救應，軍疲力盡，體與三子各騎馬，並投江而死。

附録：平南副將軍體郡公黄廷體，淳禄河上人。原姓阮，黄五福養爲子，改姓黄。景興丙午五月十七日，西兵出，公得洲買屯信，即將中匡軍營及本道兵，出富春江岸，畫攻禦之計。時大將阮吴俅老鈍無所措，量屯外將士所需者萬彈，必待外詞，得給發。二十日西兵水步齊進，公悉力攻禦，抵敵不住，身被二十創，殺得裨將二人、戰卒六人，駡不絶口，遂自刎投尸江中。男子春武、伯堅、金伯、黄廷四司，管左勝隊，隨公陣前力屈遇害。又義戰家屬百餘人，並死陣前。富春破，其妻妾子孫二十二人被拘，惟男子二人先得脱歸。其事記緣陳阮坙得於西人掌一之言。後西人官楊舍屯，嘗對我人言，稱嘆公之才略曰：「若得數人如此，則富春未易破也。」其爲西人所憚如此。昭統元年，追贈大王。

黄義湖，金洞黄雲人，造士黄義交之後也。箕裘世閥，材力過人，又長於馬戰，累奉征伐，大有殊功。

奉將兵守廣南明農屯。景興丙午間，西賊來侵，先攻此屯，湖攖城固守，賊攻之不下。及富春潰，賊又大舉來攻。湖以援絶計窮，孤城難保，乃與其子義石率本部軍數百，開門騎象出戰，殺傷甚衆。然衆寡不敵，自知難脱，乃以象斧自刎其喉而死，子義石亦從死焉。

丁文壤，錦江邯江人，文佐之後，文担之子，世爲名將。壤精通韜略，善騎射，尤長水戰。景興丙午間，西賊來侵，奉將水師，據山南與西賊遇。時賊鋒甚鋭，而我軍氣沮，望風披靡。壤親帥戰船十餘艘，與賊死戰，自寅至戌，殺傷甚衆。賊稍退。已而藥彈俱盡，使人就山南鎮官討取。時鎮守杜世胤中賊姦計，棄營先遁，軍資糧藉無由討取，左右江兩道步兵亦已奔北。公内無糧草，外無救應，勢不能支，乃回京城，面陳機宜。上嘉納其言，加爲壤郡公，統領水軍討賊，戰於翠靄之津。時賊勢方張，且深入之兵甚固，將以死抵；而我軍累敗，氣勢沮喪，戰且不利。及京城失守，壤東歸，收兵赴難。時西山已掠其貨寶而歸，鄭槰襲封爲晏都王。壤提兵赴城保衛，奉命經略東道，被叛民所攻，隨戰隨勝；而叛民既散復集，閲數月間，地方未平。姦臣阮有整，以扶黎爲名，再陷京城，晏都王出奔。整挾黎皇之命，以致討爲辭。壤以君命不敢拒，乃携老母奔播東南洋面。及西賊再來，使人招之。壤不肯降，出没安廣地方，收兵衆，治戰船，再圖恢復之計。爲賊都督任所襲，被擒遇害。

陳光珠，嘉平扶涇人。俗號張瑶。民間富家子，倜儻有大志，精通兵書武藝。景興丙午間，西山擾亂，縣内父老相謂曰：「今國内無主，羣雄並起，各自争長，東有邯江，北有桂塢，我縣在二强之間，徵草兵糧殆無虚日，民弗堪命矣。若得一人爲主張，方能保全。」人皆畏縮不敢當。珠猛然應諾，衆推之，乃北

破桂塢於天德江，東拒邯江，殺東海僞渠統領，遂地方寧帖，羣盜不敢擾。昭統二年，西賊再來，帝北幸。珠受密詔，率親兵大戰西賊，殺獲甚衆，常以孤軍出没，多致克捷，名震京國。戊申清人來援，乘輿反正，特命爲京北鎮守、挺武侯。己酉西山復陷京城，帝從北軍入内地。珠復收兵起義，以孤軍横行東北，四五年間，攻賊屯，破賊兵，殺賊渠帥甚多，賊皆驚怖。後中賊姦計被擒，不屈，賊殺之。

巡令，安世楊林人，地方之豪右也。景興丙午間，羣雄並起，各擁兵劫掠，令獨安集境土，文武舊臣及豪目歸附日衆。事聞，帝封爲平寇將軍、俊武侯，使保守地面。丁未年，西山再陷京城，鑾車北幸。令受密詔，提兵迎駕。時帝次京北鎮營，追隨不滿百人。鎮守識武侯謀叛事露，帝乘夜渡月德江，駐蹕於和穆山。令將兵迎接，壘壁未完，俄而賊兵躡至，兵鋒甚鋭，我軍勢不能當，望風奔北。令使其子將一支兵，與侍臣阮奎繼後，身自扈駕先行，得脱。潛隱於右隴武崖，經一年間，未嘗離帝左右。戊申年，清人來援，牒報俊武將兵扈駕，迎清人先回討賊，克復京城，特命爲大將軍、郡公、掌府事，保護京城。已而西山再來，清人敗績，帝入内地。時俊郡卧病於京邸，聞變，其部曲扶歸本地面潛匿，與挺武侯同謀起義討賊，不克，終不屈而死。

正妃楊氏團〔一二〕，良才琵琶人，有姿容。昭統元年，納爲後宫，立爲妃，生子爲元子。昭統貳年，從駕北幸，至和穆山。帝命長派侯先送太后及妃與元子赴高平鎮，西賊躡至，鎮官護遞投内地，乞師來援。纔至京城，西賊復來，北兵敗走。帝與太后、元子並從北師，投内地安插。時兵亂之間，妃倉卒不能從，流落民間。及本朝滅西山，帝已晏駕於燕京，太后、元子亦殂。嘉隆間，從亡諸臣迎玉骨回本國，安頓於

黎後延嗣公489，治喪。妃料理喪事已完，召黎舊臣就柩前，謂曰：「我奉事先君，幸而有子。不幸國變，我不得從君，流落至今。所以苟全不死者，以音信不通，未知先君存没故也。今先君已没，我子亦死，靈柩已回故國，事已悉矣，我何以生爲？當從先君於地下。」乃飲酖而死。北城總鎮阮文誠以事奏聞，嘉隆皇帝加旨稱奬，下詔封贈，給祀事田，蠲復其本村，立石以旌之〔一三〕。

潘氏舜，石河爪牙人，乃本朝管前擇隊吴福收之妾也。景興丙午間，西賊入寇，吴侯督水軍討賊，陣於青池之翠靄江，陣亡。家人回報，妻子皆喪服。氏顔色不變，衣服一如平日紅紫，人皆以不義笑之。至終七旬，氏行齋壇三日夜，擇日時，謂其夫族曰：「妾願以身從家長。」族人亦未之信。至日，氏整備傭船，棹於翠靄津次，從容謂親屬曰：「妾死之後，願無收葬，使妾之形骸，得與家君共浮沉於雲水鄉，妾之願也。」言訖，慟哭一場，震動四顧，乃投水而死。觀者莫不驚異。騷客有詩云：「從一而終義薄雲，古今貞烈許誰倫。珥河鋒鏑綱常淚，翠靄波濤節義身。激濁一時江有色，揚清千古水無塵。可憐三百餘年國，天理民彝一婦人。」後人改落句云：「昂昂正氣千秋在，羞殺浮沉不死人。」

嗣德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内閣臣欽奉

上諭〔一四〕：前者都察院臣摺請追録黎末殉節諸臣一款，經命禮部臣咨查事狀，候旨旌表。兹據奏上，朕詳知加披覽。這係旌忠大典，追録既往，以勸將來，不可不慎也。必其人精忠壯烈，迥出倫輩，如

黎烱、名案、阮曰肇、阮廷簡、阮廷院、陳光珠、阮文涓、陳名偶、陳珽、阮氏金、潘氏舜之類，方可旌表，以發潛光。若只忘身詢難，無甚異狀，此係人臣分事，未足多也。況册内間有事狀朦朧，姓名差異，必須稽究，十分確實，方得預諸旌表。與夫所當旌表之人，當如何恩典，均著交廷臣，詳查妥議，具奏候旨裁定。欽此。

【校勘記】

〔一〕「後黎節義録」，底本無《後黎節義録》，甲本于《前黎節義事略》後附録《後黎節義》一十一人，補遺二人，共一十三人事跡。乙本録一十七人，部分紀事尤詳，今據乙本迻録。

〔二〕「事急矣」，「急」原作「去」，據甲本改。

〔三〕「力盡自刭」，「刭」原作「頸」，據文意改。

〔四〕「端南王聞諸鎮失守」，「鎮」原作「領」，據文意改。

〔五〕「欲逼取官印，公正色曰」，「印公正」三字抄本殘損不可識，今據前後文義補。

〔六〕「廣東總督孫士毅表奏其事」，「毅」原作「議」，下一條「陳名案」中又作「誼」，今皆從史實改。

〔七〕「而乃低頭□□」，「低頭」下，抄本殘損，脱二字。

〔八〕「此身原已屬皇家」，此詩與前文重出，且個別文字有異。

〔九〕「嘗憶君隱約舊山雲」，「舊」原作「究」，據文意改。下同。

〔一〇〕「今我與瑞巖公共處一室」，「瑞巖公」，旁注「即潘輝益」。

〔一一〕「談詩論文之外」，「詩論」二字漫漶不可識，今據文意補。

〔一二〕此條（正妃楊氏圖）眉批曰：「越史總咏及，他書皆云阮氏金，候考」。

〔一三〕「立石以旌之」，甲本「旌之」下有「兵部尚書鄧陳瑞詩云：『當初早及風塵駕，中土應留粉黛香』云云」。

〔一四〕「嗣德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追録黎末殉節諸臣」上諭，乙本未收。底本、甲本雖收録而置於阮有孚《元日賜宴》、阮天錫《天祐門待曙》二詩之後，《前代節義詩集》之前，顯見編次錯訛。現别出，附於《後黎節義録》卷末。阮有孚、阮天錫二詩内容不涉「節義」，與前後文均無關，今删去。

昭統元年録後黎忠臣〔一〕

皇公密，討鄭不克，死。贈懷義忠貞大王〔二〕。

陳公輔，清華嘉定人，以不擊皇公自死。贈大司徒，賜謚「忠烈」。

宗人權忠侯守隘雲，於景興丙午三月，南人至堅金，侯守不下，戰死。贈太尉，賜謚「義勇顯忠」。

端南王、左威將軍霑武侯〔三〕，安朗富華人。舉武進士。與王謀誅驕兵，爲驕兵所殺。王封爲忠勇壯烈大王。西山王弟上公嶺，丙午四月攻富春。副將體郡公，東城安定人，戰死，及二子、家將手下數百人。監鋒侯允元，太平華明人，不肯下戰，死。

督視阮仲瑺，進士，清漳忠勤人，死之。僉兵范撝謙，真福鄧田人，中景興十八年己亥科第二甲，率兵遮戰于横山，兵敗，公登山仰天嘆曰：「已矣！英雄無用武，哀哉！今日喪斯文。」死。統制黎前擇戰于水溪，敗死。其妻碩郡之子，嘆曰：「夫已全義，妻豈貪生！」投水死。

統領水軍韓勇，遮戰敗死。端南北走，爲巡莊所執。李陳瓆，慈廉雲耕人，中景興二十八年丙戌科

第三甲。公不能解，乃仰天嘆曰：「臣今殺王，請天地照之！」又口占云「三年之孝已完，十分之忠未盡」而死。端南自頸殂。巡莊將丁王大興，門内監陳和、黎德、允誠、阮貞、武良，從奉王尸，西山人以王禮葬之。畢德良自刎而死，西人嘉之，令人禮葬王墓旁，曰「義陵」。廷臣上表，議以體郡第一，陳瓚次之。昭統皇帝御覽，於體郡批云：「倉卒成仁易。」於李陳瓚批云：「從容就義難。」以瓚爲上，體次之。廷臣、天下皆驚，稱帝評品人物明達。贈李陳瓚爲兵部尚書，賜謚「全忠」。體爲大僕射，賜謚「完義」。二子中郎將，將佐皆録封贈。堅金侯爲太尉，賜謚「剛烈」。督視阮仲瑠贈侍中，賜謚「安清」。僉兵撝謙贈少傅，賜謚「文明」。統制黎前擇贈大司徒，賜謚「忠勇」。妻爲貞正夫人，詔民立廟江津，賜匾「貞正」二金字。統領韓勇贈太尉，賜謚「安忠」。贈德良爲少尉府監事。贈監鋒侯允元爲殿中統制，賜謚「昭烈」。

昭統二年，南兵復北寇。碩郡戰於珥水，敗被執，極罵不食，子婿同死國事十六人。掌府事王通率衛士戰於盛烈，敗死。統兵韓川，韓勇之弟；闞内侯范大，監軍黎弼，掌殿中范白化，侍衛百餘人，從帝之北，大清封昭統爲桂郡王。帝在北十三年，崩，三十五歲。

皇朝嘉隆二年，表求帝與從臣，北帝許之。至三年，大清還帝梓宫與從臣六柩，及所在官軍，悉許歸國。昭統走時，有妃李玉珠，慈廉雲耕人，回貫。至是聞報，遮就諒山，奠帝而死，年三十二。以后禮斂之，與帝同歸厚葬。皇朝尊昭統爲恭順皇帝，妃李玉珠爲貞德皇后。

【校勘記】

〔一〕「昭統元年録後黎忠臣」，底本、甲本均無此《後集》，僅于《前集》後附録後黎朝忠義臣「皇公榕」、「黄公度」、「陳公輔」三人事。此據乙本補。

〔二〕「贈懷義忠貞大王」，底本、甲本此條作：「皇公榕憤鄭主專權，皇家失柄，聚衆討之。經年不克，死之。至昭統年間，追贈懷義壯威忠貞大王。稔著靈應。」

〔三〕「左威將軍霑武侯」，底本作「左威將軍霑武侯黄公度」，甲本「度」作「廉」。

前代節義詩[一]

嗣德十年九月日，越史局臣等奏，月前接内閣臣恭録硃批黎炯諸人述懷之詩，一片丹心，悲壯激烈，發乎情文，止乎禮義，觀之可以感人勵世，非如風雲月露之辭也。惜其不見全篇，但得一二句而已。此等有關於世道，誠不可缺。著越史局諸臣，稽檢我越前代諸詩，凡似此類者，抄録進覽者，如鄧畢詩之類。欽此欽遵[二]。

臣等奉查我越前代節義諸臣，詩集間有忠憤感激，似此類者，或全篇，或一二句，現得三十二首，經奉進覽。

再欽奉硃批，鄧鳴謙諸作，均系咏史，非出於忠憤，混列不是，宜省之。再詳檢忠義諸人詩，有遺逸補入，諒不止此。欽此欽遵。

臣等商同咨訪河内、北寧諸省，搜採前代節義諸臣詩集，兹已覆交。臣等謹奉，畢心稽檢，續得七十三首，與前次二十九首，共一百二首。輒敢具將姓名、詩篇，臚列進呈。計開：

鄧容

乂安省德壽府天禄縣左天禄社人，鄧畢之子。陳末迎立重光帝與明人相拒，經百戰，後爲明人張輔所執，公不屈而死之。

《感懷》

世事悠悠奈老何，無窮天地入酣歌。時來屠釣成功易，事去英雄飲恨多〔三〕。致主有懷扶地軸，洗兵無路挽天河。國讎未復頭先白，幾度龍泉帶月磨。

劉常

陳昌符中學士。憤胡季犛專肆，與御史大夫黎亞夫謀殺季犛，事泄爲其所害。鄉貫失詳，或云月盎人。

《臨死自述》

年殘四十又餘三，忠義逢誅死正甘。抱道生前應不怍，暴尸原上更何慙。

黎獻甫

海陽省荆門府東潮縣致安社人。陳隆慶二年中第一甲進士第二名〔四〕，官至大學士。爲人忠直，與陳帝謀殺季犛，乃密令門客挾匕首候季犛入府，因刺殺之。事不果，爲季犛所殺。

《臨死感作》

寸刃除殘天地白，一心報國鬼神知。

阮公輔

興安省先興府興仁縣敬塘社人，陳朝官至刑部參知。嫉胡季犛專肆，作詩諷諫，被季犛迫死。其詩只見一句。

甚嗟王莽謙恭日，深嘆唐玄委政年。

黎景詢

海陽省平江府唐安縣募澤社人〔五〕。有氣慨，陳末作萬言書，勸舊臣裴伯耆如明，請立陳後。明人捕送金陵，不屈而死。

《途中感作》

無意於知便相知，此生行止豈人爲。身雖老矣心仍壯，義有當然死不辭。

躡磴捫蘿經萬險，上灘下瀨涉千危。四方自是男兒事，踏遍江山也一奇。

武睿

山西省臨洮府山圍縣程舍社人，黎洪德庚戌科中第一甲進士，狀元及第第一名。官至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程溪侯。光紹末，從黎帝幸山西，受詔招集鄉兵討莫登庸，不克，再從帝幸幸清化，拜謁藍山陵廟，仰藥而死。中興後，封上等福神。

《扈駕幸寶州感作》

旖旎旌旗挂夕陽〔六〕，兩宫泛泛駕飛艎。函犀戰士淹江上〔七〕，服豸忠臣死道旁。

萬里隱菁林有盜，三軍捋穗稟無糧〔八〕。昇龍自古興王地，何不雌雄決一場。

忠臣死道旁：謂文江人御史大夫杜絪，以直言爲莫登庸所殺於春杜社云。

阮廷簡

清化省河中府弘化縣永治社人，景興己丑科進士。爲人剛直慷慨，黎末收兵勤王，保衛京城，授兵部尚書、筆峯侯。及西賊陷昇龍，黎帝北幸，廷簡奔山西起義。西賊使人賫書來諭，廷簡怒罵其使曰：「吾誓不與爾賊並生，使天不祚黎，有死而已〔九〕。」賊知其不可屈，募生致之。廷簡罵不絶口，卒爲賊所殺。

《自述〔一〇〕》

遁來爲國爲身耶？國破身存奈我何！不帶巖鰲撑海島，那堪杜宇泣山河。

恨無王蠋忠臣劍，浪誦文山正氣歌。回首龍城宫闕在，此身榮辱有皇家。

陳名案

北寧省順安府嘉平縣寶篆社人〔一一〕，昭統丁未科二甲進士。戊申西賊犯昇龍，黎帝播遷于外，案受命如清乞師。詩詞慷慨，聳動北人。清帝嘉其義慨，即命兩廣總督孫士毅提兵來援，克復昇龍，以功封靖難功臣〔一二〕，陞御史臺副都御史。未幾兵敗，黎帝如清，案不克從，乃遁迹于京北海陽林藪間。西賊多方購求，欲授以官，以收人望〔一三〕，使其臣吴壬、潘輝益以手書招之。案復書，辭極激切。賊知其不可屈，乃使人密捉之。案至賊諭强以高官，終不肯屈，復遁去。與陳光珠、楊廷俊起兵討賊，不克，飲藥而死。自號了庵，有詩行世。

《奉和御詩》

莊誦宸翰泪潸然，孤臣心事付蒼天。苟生縱負文丞相，潔死無慙魯仲連。

報國未酬臣子責，無家敢爲女兒牽。尋常自不關隆替，結證今生邂逅緣。

《過古抛城》　案奉命如清乞師，途經古抛城感作。

古抛城上莫城荒，回首微忹是故鄉。處世可無奇舉動？謀家何必重思量。

但言宇宙皆吾事，不許江山屬彼疆。萬古應傳奇絶事，敝衫殘笠使臣裝。

《諒山道中》二首

别時天語記丁寧，社稷存亡繫此行。花草對人如話怨，江山似客不知名。

三千征路嵐烟老，一片孤忠日月明。跋涉勤勞臣子分，國家恩重故身輕。

瑟瑟寒風送晚秋，溪頭纔過又山頭。人心可恃猶思漢，天命應知未絶周。

暝草自含興廢恨，流泉如咽别離愁。江山信美無佳句〔一四〕，行客何心寫勝遊！

《自述》二首

獨有羈臣淚暗流，國情家思兩悠悠。他鄉豈必逢青眼，逆境誰能不白頭。

許國孤忠蜀丞相，報讐寸舌張留侯。男兒不做轟天事，虛度浮生死便休！

五朝三世四拖紳，蹤跡雖貧業未貧。患難處慙無倚柱，死生中幸有緇磷。

等閒得喪吾儒事，許大彝常君子身。清夜焚香點羲易，乾坤開卷有君臣。

《新寧道中》

飄零萍梗窮遊子，跋涉關山賤有司。許主無才惟口舌，酬人一話失鬚眉。

行藏出處有分定，南北東西無險夷。廟社幸安臣責塞，湖山好與病相宜。

《南寧病中示阮葆堂》

床褥淹淹不出門，旅愁消得幾黄昏。弱軀伎倚三分瘦，正氣維持一點存。無藥可醫憂國病，有關難阻夢家魂。相憐幸有同心侶，時啓柴扉慰一言。

《答寧明知州李》

不忍從頭説盛衰，孤燈寂寂客懷悲。寸心憂愛三千路，尺札文章百萬師。生帶鬚眉慚范蠡，死留面目見包胥。老爺應解來人意，那有工夫憶製詩。

《北歸過古抛城》

六頭江上莫城荒，斷壁殘碑暮照蒼。花草幾經春代謝，江山猶笑古興亡。烟迷遠浦鄉情重，雲斷孤村旅思恾。南望鑾輿何處是？曦輪一片湧滄浪。

《夜泛藥山江》

早發浮灘渡，夕泛藥山河。遠山含落日，古樹噪寒鴉。一輪當虚空，萬景生光華。隔竹認村人，移棹混漁歌。

賊舸先還後，殘舟整復斜。堅員蹈白刃，忠信涉風波。
美人在一方，遊子天之涯。世事尚如此，浮生當奈何？

《旅夜感懷》案至關上，時清人已受西山降，不許入，不得已返回，感作。

美人宛在白雲鄉，我欲從之阻且長。全杖秋風吹短夢，落楓一夜到吴江。

《聞清使來封西山賊感作》二首

興亡一夢付悠悠，萍逐滄浪水面浮。巾幗可憐成女國，風塵最苦在房州。
匹夫莫詑臣周恥，共主猶含納衛羞。堪笑窮途逋御史，汪汪不敢向人流。

有花不解我心憂，有酒不消我心愁。四百年來宗國地，三千里外客鄉秋。
錫圭有命封桓叔，秉筆無心恕紀侯。瘠越不堪充餓螯，龍編故事説閩甌。

《僑居述懷》

齒少才疏骨氣驕，擬將隻手挽青霄。朝衣著體香猶濕，手詔銘心墨未消。
猛記姓名銘海國，可能蹤跡混漁樵〔一五〕。憐才只有江頭月，常傍寒牕慰寂寥。

《過珥河感作》二首

圓傘雲如黛，江心水似藍。江山雙過客，天地一孤帆。

舊主殊方北，遺臣故國南。壯心消薄盡，應是老烟嵐。

涓涓東月爲誰秋？無限繁花掃地休。黃葉叢中昭穆廟，白雲深處帝王州。

賫封使館新丹堊〔一六〕，賜綬兵營舊土邱。萬里天涯何處住，山容寂寞水聲幽。

《秋江夕泛》

蕭蕭天色入初秋，秋本無愁我自愁。堂陛笑談如在目，穹垓俯仰重回頭。

枌榆舊夢隨流水，萍梗生涯寄酒甌。却羡江山簑笠子，月明風細一漁舟。

《冬夜羈懷》二首　案方掩門坐，户外聞人言：「案爲虎所傷。」不覺失笑，偶成。

才小未能維短日，義明不忝照長庚。人心有欲臨機變，虎尾雖危履順亨。

落魄人皆傳既死，羈懷我亦厭餘生。北風只解吹愁鬢，肯爲江山怨不平？

衣冠改目成南北，花草無情自古今。蝴蝶夢中天未曉，芙蓉池上月應沉。

此生寧喪豺狼腹，雖死難爲狗彘心！ 獨愧匡時無一策，殷憂祗自托孤吟。

《歲暮感懷》

往事榮枯逐暗塵，浮生蹤跡寄行雲。 越西客臘祈恩使[一七]，江北今冬躲死臣。
斷續殘燈捫虱漢，凄涼孤枕聽蛩人[一八]。 一年三百六十日，又著征衫過早春。

《題香墨譚愼徽節義祠》 愼徽，洪德庚戌科進士，歷仕六帝，官至吏部尚書、少保。光紹年間，莫登庸篡位，黎帝西幸。愼徽受密詔，糾率北江鄉兵，討賊不克，奔入安世地分，飲藥而卒。

皤皤白髮六朝人，國變君危敢有身！ 慷慨北城緘密詔，凄涼南岸泣征塵。
一天不共漁簑子，重壤無慙豸服臣。 今古興亡歸逝水，獨留紅日照蒼筠。

《春日感作》

花陌新鶯柳拭烟，柴扉鎮日枕書眠。 同心故舊各千里[一九]，改目山河又一年。
却幸晨光猶借日，豈應海國獨無天？ 此生未了桑蓬志，敢占廬山結白蓮。

《復吴壬寄書因賦詩以見志》二首

枉作青編笑罵人，癡真何暇顧冠紳？ 彈輪隨化非由你，蜂蟻雖微尚有君！

葵草欲枯猶向日，蓬根已斷豈知春。新朝縱好非吾分，刻是嬴輸局未真。

此生何處更逢君？神采依稀入夢頻。覊靮但知今世分，江山管屬阿誰人！

北窗處士猶書晉，東海先生不帝秦。身後墓傍人指點，黎朝進士姓名陳。

《舟行感作》

流水遊人兩不情，憑虚正好濯塵纓。樹横浪面依微碧，渣入雲根蕩漾青。

沙鳥欲棲驚棹躍，汀花無語弄潮生。誰將一掬春江水，爲洗山河萬里腥〔二〇〕？

《囚中自述》

新國中書院，前朝御史囚。忠讐分順逆，生死决須臾。

於義得所安，此心復何求！餘生敢自愛，故主在中州。

《過故宫有感》時爲西山所執，檻在昇龍，過黎朝故宫，見故老宫人，叙亂離之苦，因此感作。

閒花無主逐風飛，白首宫人獨自悲。耳目已移新服語，衣冠不覩舊威儀。

木棉枝上寒鴉老，金字門前戰馬肥。最是不關興廢事，上林春色正依依。

木棉枝上：蓋黎朝故宫，傍有木棉樹。

《因永治尚書阮廷簡倩人來訪作詩寄示》

吾身何足繫興衰？行止惟憑義所之。落寞孤忠心匪石，殷憂一點鬢成絲。

康王不死天難測，臣靡猶存國未知〔二二〕。共陟烟臺公更老，北風回首淚霑衣。

《復護澤人汝述齋》二首

工夫那得貴芳時，回首西京泣黍離。已把羸輪消蝶夢，暫將蹤跡寄鷦枝。

此間宇宙無非分，何處烟雲有所思！可幸與君俱未老，江山千里共襟期。

算得清光未幾時，妖氛漠漠翳重離。客身客境飄孤葉〔二三〕，春雨春風著別枝。

冷落三更遊子淚，凄凉一曲美人思。眼前宇宙猶如此，應是吾生未了期。

《寄心友》

萍水匆匆君又别，江山皓皓我何歸？三年聒目人猶昨，半世回頭事已非！

君子有憂非一日，丈夫無淚泣分岐。山圍遊子如相問，爲道逋人鬢似絲。

《復納言汝公瑀》二首

秋風釣艇夕陽橋，鴻自冥冥燕自飄。漸見偷民閑異俗，幾聞遺老説先朝！

月明巴峽人何在？雲密岐陽天亦遥。弧矢初心消蕩盡，一聲霜杵鬢花彫。

冬去春來去未還，淡醪苦茗强分歡。罵時落得牙空折，憂國寧知鬢自班。

滿眼已成人宇宙，羈身況屬客江山。愁深自是無閒淚，羞對東皇一解顔。

《示同年姥段阮循理北寧督學，教育多人才》

慙無寸效報君恩，天理維持七尺存。陰實難消乾復垢，陽非易長泰生坤。

出門見鳥枝頭逐，臨水觀魚浪面奔。魚鳥不知浮世態，貪機戀餌自昏昏。

涓埃未答海山恩，顧此區區七尺存。天道不能無剥復，吾身原自有乾坤。

愁中白鬢争花發，客裡青雲逐電奔。旅況可堪長寂寞，一輪明月破黄昏。

《夜雷無雨》

今夜雷從何處起？殷殷一響碾青穹。神光繞月窺疏牖，礉響驅雲入遠峯。

百里祇能驚蟄燕，九霄不爲起潛龍。閒人掩耳眠方穩，笑殺荆州落箸雄。

《元旦偶題》

過了殘冬又始春，旅衫消盡客中塵。可能隻手覊南月，常把孤忠掛北辰。

義定不知來日少，時窮應有一陽伸。憑君莫問吾年紀，説到年光笑殺人！

《小影自題》〔一二三〕

煙閣雲臺事已非，頽然只合坐松磯。本來面目人難悟〔一二四〕，如許頭顱我亦疑。

九尺交身惟食粟，三分皤鬢半成絲。莫言方寸描難就，一塊頑頑不合時。

《和裴翰溪》

君臣大義重如山，行止須隨所遇安。宇宙莫非儒者事？江湖未許此身閑。

九霄紅日清光近，萬里青雲羽翮寬。國恥幸酬臣責塞，不妨相訪水雲間。

《見昭統錢感作》

我無白玉盤〔一二五〕，又無黄金錠。縱有非吾寶，所樂非吾性。

我愛昭統錢，體大輪如鏡〔一二六〕。面記舊君年，背字鐫小正。

君子不忘君，守正心常定。心欲比爾堅〔二七〕，節欲比心瑩。
留情遍揀覽，萬選得其三。時移物亦換，悲涕濕殘衫。
拭磨代龜蔡，珍重當瓊琛。生常在吾手〔二八〕，死去入吾唅。
大義無興廢，吾心良不慙。

黎烱

北寧省順安府超類縣大卯社人〔二九〕。黎朝進士，黎允倜之子。丁未年西山兵至，烱護送黎太后、元子如清求援。及復國，以功封平章事、長派侯。己酉西兵再至，黎帝入清乞師，留烱招諭豪傑，以圖恢復，不遂。七月，烱與堂弟黎允值，國人鄭憲、李秉道十餘人，續往求見黎帝。清人强以薙髮改裝〔三〇〕，烱怒曰：「吾輩頭可斷，髮不可斷！」不肯受。乃解送燕京，刑部提審官多方開諭，亦不肯屈。付令拘禁，在獄十三年，威脇利誘百端，終不能奪。北人稱爲義士。庚申放出獄，移于藍廠外火器營安插。迨皇朝嘉隆三年，清人咨交回國。烱與從亡諸臣，奉黎帝玉棺回葬清化。後居住寺〔三一〕，尋卒。

《復出駐隘店候命經旬未起感作》

客年過此不留行，今已經旬未起程。三宿遲遲非出晝，獨行踽踽爲存荆。
權衡大義千金重，萍梗微軀一葉輕。大厦幾時撐得住〔三二〕，角巾私第慰平生。

《從隘店到寧明州》 時烱風聞師期已定，又聞阮惠已降，皆未準的，因作。

不煩兵刃誕敷文，張弛神機妙處分〔三三〕。肯屑戎車勞萬里，且將干羽舞經旬〔三四〕。

麽麽小醜爲何物？蠻貊遐陬亦我民！時雨王師如再舉，願殫駑鈍效從軍〔三五〕。

《中秋在寧明州感作》 烱聞帝在桂林城。

去年今日在東洋，慘雨愁雲滿水鄉〔三六〕。遮斷歸程雲萬軸，望回去路水千洸。

今年此日明江庯，月朗風清千萬户。嘈雜新衙勸賞秋，紛忙國事難成趣。

風前月下枉傷悲，酷似新亭對泣兒。拭我終宵雙盡淚，思君一日十多時。

想來在昔天香閣〔三七〕，君宰肅雍和且樂。君念民艱最可憐，臣言兵事難遥度〔三八〕。

而今君在桂林城，蹤跡浮沉風打萍。駕卒蒙塵非獲已，夢回復物亦難醒。

伊誰苟作眼前計，不爲綱常還爲己。鍾鼎冠裳莫念酬，鬼神天地那知畏！

君臣大義重千金，何乃滔滔狗彘心。頭裹紅巾冠已毀〔三九〕，頸懸白刃劍將臨。

君不見，嚴頭嵇血常山舌，荆匕張錐蘇武節。在昔轟轟做好場，至今嘖嘖稱英烈！

又不見，出師二表日星懸，擊楫中流壯志堅。莫測在天成素局，當爲自我著先鞭。

昭昭往蹟芳千古，仔細思量胡不悟？却爲身家徇利名，不圖社稷思君父。

我君今日且如何，使我秋風興轉賒。漠漠罩頭塵翳起，濛濛轉瞬日星斜。

折膠弓矢茲堪用，甚日桓桓熊虎衆。咨彼貔貅掃彼氛〔四〇〕，復我山河存我統〔四一〕。

儻雖駑鈍願從軍，鬱鬱行將夙志伸。再造乾坤欣復午，三宜庭院慶長春。

《柳州暫住因作》 烱時到柳州，訂期往梧州見總督福康安，因此喜作。

關山萬里自馳驅，莫怪時移事亦殊。騏驥難爲長繫柳，鳳凰會見早棲梧。

寸誠果得蒙均照，千慮終能展一愚。直到時來機每中，也知天有俟於吾。

《奉賚御詩原韻》 烱時解到燕京，黎帝遺國棟賚賜紋銀十兩〔四二〕，茶一斤，詩三首。烱奉賚原韻，寄遞進呈。

經霜鱗羽且杳杳，一日千愁萬苦招。火鍊剛腸鎔曲曲，梭抛愁緒逐朝朝。

神馳桂海茫然夢〔四三〕，身在槐廳闃若寥。義梏忠牢如可脱，肯爲漁也肯爲樵？

右情況之極。

蟻明一點本良知，弓子偏慙不會箕。韓國鼎鍾何日報，洛都荆棘幾時披？

山河社稷雙眸淚，霜雪風塵一首詩。誓志南旋攄宿憤，鯨鯢高築彼凶尸〔四四〕。

右想念之至。

困危憂戚玉于成，奮發何愁不得名！石室坐薪能自勵，田間拜土有誰輕？

龍需雲雨鬐鱗鼓，鳥出樊籠翮翅生。早策歸鞭重整頓，毋淹旅邸嘆丁零。

右期望之深。

拜土〔四五〕：《左傳》：晉文公出奔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乃出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土一塊，文公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拜而受之，載于車下。

《四月又奉御詩慰問恭和》

霧鎖塵遮又暑侵，居諸傳驛送愁吟。風雲不測仍嘗膽，雷雨當亨且誓心。

謀脱虎關難唱早〔四六〕，虔裝劍課石痕深。一成可發重興迹，直到時成闊我襟。

右道上意。

石痕深〔四七〕：劉備見寺前有一石塊，遂拔劍仰天祝曰：「能回荆州成伯王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果然。見《三國志》江左求婿、孫劉卜劍。

風塵飈起空侵侵，觸景撩愁枉浪吟〔四八〕。恨破詩囚衝墨地，怨穿雪窖涌丹心。

驥程早趂情彌篤，龜玉重昌望轉深。向日顧身慙對影〔四九〕，屢蒙過獎敢披襟。

右寫下情。

《丁巳除夕感作》　時年四十九。

讀書偏恨昧春秋，頗爲綱常錯用謀。但把寸心持漢節，却差一髮築燕囚。

身罹業菓三三滿，指屈年華七七週〔五〇〕。冬去春來欣復旦，陽回能澈涸陰不？

三三滿：言炯在獄，自酉至巳經九年。七七週：言炯年四十九歲。

《咏榆樹》二首　三年戊午三月，刑部北所獄椒山楊忠愍公廟落成〔五一〕。

昔楊明繼盛以劾嚴嵩，繫獄于此，手植榆樹，三百餘年既枯而後復發芽，今大如傘。獄官銘石以誌其跡，又募貨立楊公祠于榆樹之傍。

聞之先生遺囑，有曰：「心者一身之主，如樹之根，最不可先壞了。心裡若存的是人欲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譬如根衰則樹枯」等語。今又見先生所植榆樹，經二百餘寒暑矣〔五二〕，樹既枯而枝直茁，幢幢然蒼蓋緑雲，明明其樹之不衰矣。觀斯樹而繹斯言，可以想見其人之心〔五三〕，閱千古而不壞者也。後之人或描其復生之形〔五四〕，而伸其説，以壽之于石，更與鄒栢、齊檜而並垂名于不朽；或廠其故基，而創立祠宇〔五五〕，以傳香火于無窮。審此，則榆樹之所感，比之雷陽之竹，異而同歟！因而銘曰：

維岳降神，蹈義由仁。居心正，立志真。踐虎尾，批龍鱗。直凌烏府，恩報紫宸。剛腸鐵石，勁節松筠。未死寒奸骨，猶生氣潤身。精誠堪貫日，姓字不污塵。疪蔭發生枯木，風聲聳動後人。永勳磈磊宛舊，重更棟宇仍新。噫！一腔天理昭今古，根本長存不計春。

三百餘年正氣培，欝然再發已枯荄。霜凝老幹銀苔見〔五六〕，春蔭嬌枝翠傘開。

圓英鎔成高價寶，直根留得久香材。除非本柢鍾英秀，定是靈楊灑露來。

靈樹誰移到福堂，枯榮迭耐幾風霜。幹粧白雪心凝素，枝暢青春氣捋蒼。
壯節凌松千古茂，直根欺檜九泉長。莢錢買得留芳寶，昂價騰名久愈香。

《初登五拾歲感作》

瞬息青年已白頭，吁嗟日月急如流。嬉遊未脱垂髫習，癡蔽曾爲帶髮囚。
倏過十年登半百，况將一日度千秋。己庚倍却喬彭壽，光景還於福地幽。
忠孝無同皆桎梏，臺殤雖異總蜉蝣。何須戀戀爹娘國，亦莫耽耽社稷仇。
刻木每期緘口對，鍊金盡挈妄心收〔五七〕。頤情養性能無礙，返本還原得自由。
黿水鴻林常穩穩〔五八〕，鼠肝蟲臂付悠悠〔五九〕。一朝厚薄隨鷹蟻，萬古稱呼任馬牛。
謾道有來還有去，敢云無愧亦無羞？夢中説夢知如夢，世事非徒一筆勾！

《獄中偶成》　順逆格，得心南二韻。

心自坦然安若命，素行能事幾多慙？陰房寂處慳吟咏，暗室愁餘懶笑談。
忱慎雀從難駐北，思牽鳥念在還南。深情觸遣縈魂夢，困處窮時那得堪〔六〇〕！

《在獄閒坐感作》二首　呈提審官轉呈左侍郎熊老爺〔六一〕。

浮沉萍梗遇時窮，且戴南冠傲北風〔六二〕。身困十年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

倘能合義無慚愧，只爲求仁肯怨恫？五十年來成一夢，幾多辛苦總還空。

時彼不準往還，即在安插，因偶感成詩。

知幾爲達士，徇髮豈人情！大義千金重，微軀一葉輕。

丹心如盡死，白首枉虚生。合我春秋義，饒他月旦評。

《出獄感作》嘉慶五年，放出獄，移于京城之西，西頂藍靛廠外火器營安插，頭髮服色，聽其自便，主墳聽其展拜，兒子家人聽其往來。公即感成詩一首。

南冠有縶十餘年，優渥鴻霑降自天。擢髮難酬新雨露，回頭恐負舊山川。

忠魂他日深恩補，苦節如今夙志全。紅日方升高燭照，肯教冀北有啼鵑！

《展謁故主墓回感作》故主，黎帝也。園寢在京城之東，墳在北新莊之北。

黑暗重犴似九幽〔六三〕，移郊仍是築燕囚。身西頂大愁雲罩，目北津冰淚雨流。

此日綱常黄絹底，何年骸骨大刀頭。烏牙黑髮堂堂去，惟有丹心爲我留。

《六月霖雨絶糧又見諭不許進城偶作》

纔抵藍橋早作霖，沮洳場裡度光陰。近郊匪洞幽還邃，旅舍如僧寂又岑。

僊不攀槳難潤喙，佛非懷餅易空心。玉京何必崎嶇上？但望南車指有針！

《十月恭值故主忌日往拜園寢偶作》

一髮千鈞力不隨，敢稱男子亦鬚眉。綱常風捲鴻毛去，羈旅霜催白髮垂。

雲擁龍髯無覓處，雪封馬鬣有歸期。首邱若謂絲毫補，擢髮餘辜可諉誰？

《復丁公連衡耶江人原韻并引》

十年處困，冀覩青天；一旦蒙霑，想完素願。乃化機莫測，皂染難新；纔違黑白之中，又遣藍靛之外。寸丹未白，生死輕毛；隻影無聊，綱常掃地，孤負我仁兄之期望，羞恥已無顏矣！顧奉惠賜佳章一首，文寶數串，尤以見相憐相愛之情。仍奉步原韻，成詩四首，以供笑柄。

其一

遡自雲雷霜雪後，芝蘭零落幸俱存。身輕萍葉隨風打，頭滿蘆花逐歲奔。

山北錮陰松自茂，籬東荒徑菊仍蕃。斷金移玉如相看，兒女之情不可言。

其二

郊外愁今居寂寞，園中憶昔語温存。數聲似鳥嚶嚶喚，十載如駒駃駃奔〔六四〕。

保赤更蒙陵爲武，垂青尤感穉於蕃。自慚身上彝倫斁，孤負知交豈待言！

其三

髮膚有利君何愛，衾影多慙我苟存。經以視權雖異遇，近而笑遠亦同奔。
剛金鍊就心無二，異木撐回類自蕃。易地皆然奚間髮，當年長短不須言。

異木：指黎家也。

其四

萬變不渝非愛死，多艱無咎豈徒存。争天未盡督中瘁，追日猶遲鄴下奔。
一出福堂蒙已脱，再移仙窟困尤蕃。憂疑似此繇天玉，今後如何未易言。

《復清人趙晦亭》 出獄日，有詩一首。至是趙晦亭倒其韻，復而贈之，仍復賡原韻以答。

鷄棲鳳食幾多年，豈是依人要自全？ 心鍊剛金應貫日，手撐異木欲回天。
出籠時可溯南海，遊釜機同縱巨川。且待明朝傾睿聽，越枝有鳥洛無鵑！

鷄棲鳳食〔六五〕：文天祥《正氣歌》：「鷄棲鳳凰食，牛驥同一皂〔六六〕。」故云。

《和答膠西人琴可氏見贈原韻》六首〔六七〕

故國綱常四百年，敢拋重荷仰于天。風雲變在斯須際，日月流如過續川。
劇痛北轅雙未返，豈貪周粟獨求全！ 請看越鳥歸巢後，不似江南帶血鵑。

厭聞烏里鼓鼙聲，氣滿西山欲踏平。一敗乾嘷需上國，重來江北復全城。
無端出塞熊羆旅，空怯蔓山草木兵。藩屬綱常從此紊，伊誰爲作不平鳴？
烏里：故烏州，今之廣治富春地也。

留侯佐漢術非疎，機變雅防意外虞。維係興亡由彼造，肯因成敗改初圖。
昭猿是獸總無愧，跖犬於人可不如。且問自家終與始，丹心照得汗青無？
丹心照得汗青無〔六八〕：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樂天安郭敢咨嗟，長短徒昭物議譁。責實饒人加衮斧，求名於我等泥沙。
衣冠改否惟恩典，毫髮虧無顧自家。行事之情非獲已，肯隨行伍作生涯。

處變何妨自守常，可憐去國十餘霜。望回桑梓雙眸赤，傲盡風塵兩鬢黄。
急難伊人青有眼，凝愁自己斷無腸。生還天若從人願，視宋羞稱李侍郎。
李侍郎〔六九〕：宋欽宗如金，金人迫令易服，侍郎李若水駡賊而死。金人相言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天假閑時心未甘，公私俯仰當多慚。龍韜丑屯切雪擁燕之北，雁羽雲遮嶺以南。
但盼春陽薰淑氣，爲開瘴霧現晴嵐。到兹養送均無憾，饒彼旁觀縱劇談。

又句云： 立人有道仁而義，候鴈依時往必歸。

《十二月雪後日出偶作》

透牖寒光冷逼人，雪和月朗影仍新。初升桂暈墉懸碧，海市梅花院沃銀。
屋脊光浮金瀲灩，樹杪影射彩紛繽。鑼梆響歇人囂靜，覺照塵心樂趣真。

《贈乂安人潘氏》 乂安天祿縣人潘氏，以洋匪家眷，收監在獄。見他言我本國同狔主〔七〇〕。我世祖高皇帝與西山兵戰于洋面，未分勝負。西山復造船鑄銃，括民爲兵，以圖再戰。國中頻年凶荒，盜賊四起，民不聊生。聞之感作。

棘垣闃寂念榆枌，説起形骸駭聽聞。輕浄山河無一寸，鼎成南北已三分。
燕巢甘上春迷徑，龍鬭洋中浪接雲。梭織光陰纔七歲，桑田滄海遽云云。
右感故國紛攘。

毋論孤臣固守經，裙釵何至嘆伶仃。一條裊娜迎風柳，萬里浮沉逐浪萍。
皺損春山懷傘嶺，望穿秋水顧瀘汀。朔風吹醒昭君夢，懶調琵琶倦倚屏。
右嘆紅顔漂泊。

他又言： 海雲山以東屬景盛，廣南之西屬泰德。同狔屬舊國阮主，仍題景興年號，西山與阮主決戰。同狔即今嘉定邊和以南。

《過公母山作》

雙峰峻峙宛分茅，别廠乾坤最邃嶆。蓊鬱椿萱容並茂，嶙峋岵屺仰彌高。
迎風花舞斑斕色，瀑布泉飾旨美醪。使遠遊人瞻望處，解將竹石感劬勞。

《喜子見訪偶成》 聞道路傳言，安南今改爲越南，貢使月底必到。與季秉道告假上路問信，聞有兒子黎元倬充行人來尋，現在涿州，因到見子，偶成一律。

十五春秋鴈信稀，無端到涿遇豚兒。纔聞疑是人欺我，及見驚呼汝是誰？
旅邸通宵言若夢，家情逐欵聽如癡。侵晨分手匆匆去，父子情深不自持。

《和書兼山原韻》 兼山名書紳，惠錢并詩。

棘圍邂逅藝林英，詩茗攀談徹夜明。絶口不顯懷土念，捫心惟感斷金情。
少需幾日瓶生乳，多憶處年鼠上檠。一貫幸由夫子道，半文不值愧餘生。
「半文不值愧餘生」〔七二〕： 張子錢謝枋得詩：「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

《寄年誼慈烏陳中式》

斗燦天門世誼隆，如今迹異却心同。浮萍蕩漾身隨國，落葉飄飖孝比忠。

淚灑水天零若雨，髮批雪鬢櫛酸風。丈夫不改凌寒操，可對吾翁與若翁。

《偶感》

迢遥萬里傲風塵，徑不知權誤此身。北所十年行素位，西郊一旦逬皇仁。鶉懸卉服裝仍舊，鴃弄南音語轉新。國莫能酬家莫顧，蓬頭似葆枉爲人！

葆：音保，草木叢生貌。前漢燕王旦傳：「頭如蓬葆。」

《禪院納涼夏熱乘凉。遇隨來舊家人於萬壽寺相見仍作》

一紀風霜萬里身，偶遊梵宇遇鄉親。擡頭覩面疑行客，側耳聞聲審舊人。犬尾頻摇誠戀主，馬頭或問托言賓。酒闌茶歇東西去，頃刻難明是幻真。

阮輝宿

河内常信府青池縣金縷社人。黎朝進士阮公宋之子，儒生中式，再中司馬十科試法第一名，授高平鎮督同。西賊兵至，輝宿與黎佪護送黎太后及元子如清，上表乞援。清命總督孫士毅率師來援，克復昇龍，以功授吏部左侍郎、同平章事、蘇派侯。及西兵再至，黎帝北轅，輝宿不及奉靮，挈家潛遯于不拔縣傘圓山下。迨皇朝嘉隆元年，我世祖聖駕北巡，輝宿恭詣瞻拜，自陳願守所志。後尋卒。

《丁未十二月聞變往迎慈駕》

諒誠音報正斜光，纔展緘封五内忙。狼子果然諳故道，虎臣誰是截横崗？驚聞翠指今西蜀〔七二〕。翠華旗名，唐明皇翠華西指。願學鷹揚古朔方。連帶四州完險地，誰云自昔不興王！

《戊申正月出太原道》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

孤忠何處叩君閽？戎服綏旌向太原。誠趂嵐煙狂焰失，氣衝冰雪鐵袍温。潮州長技應無敵，輝宿募北客人爲兵，多潮州人。中土同心必有存！河朔電鷹臣子分，可能寸效報君恩。

《四月往武崖州名，屬太原。扈隨慈駕》

匆匆齎志往孤岑，塏煤地名。圍城地名，即今諒山。忽報音。竊恐武崖狂焰逼，莫如高閫地形深。再思望允移鑾請，一向方甘誓檄心〔七三〕。矢志靡他如此髮，皇天后土願照臨。

《五月扈慈駕渡弗迷津》急保宫眷渡江。

擲空一喊滿山旗，按劍隨鑾出水湄。五竹編槎撐國眷，一繩絙水濟官隨。

可無魚肉污强虜，原有鱗鴻訂夙知。驟雨終宵寒剥骨，早看江次水遄飛。

《喜清兵出關來援》

閉户纓冠詎必人？從來疑信此方真。貔貅百萬人增氣，馹驛三千地帖塵。轟烈嫖姚憑壯膽，么麽惠岳隘容身。義師指日韜戈後，我國山河萬禩春。

《聞清師潰，悵然有感》

電掃狂蠻一月餘，且看政事更何如！施施我已乖軍誌，汲汲人猶畏簡書。義旅未應空喪馬，將軍胡乃不閑輿？《易·大畜》：「日閑輿衛。」靠人耻我徒無算，空縱豺狼孰爲除？

雷轟電掃捷音來，喜一回餘惱一回。上國有情僵仆植，吾人無意覆傾培。縱云北赴非吾將，曷念南逋有彼魁。廊廟誰云無遠算，豈天未欲治平開！

《追雲桂援兵不遇》 時雲、桂援兵由雲南來，及至山西，聞士毅大兵已潰，即引還。輝宿追之不遇，因此感作。

城隅乍聽炮連鳴，倉卒西馳請援兵。緘牘安排謀戰局，綏車只管快歸程。不同西道支吾力，以致南關潰敗形。倦我又逢雲桂將，還孤數轂遠徂征。

《馬童贊并引》　前侍衛親軍阮文涓，東山布衛人也。昭統二年黎帝幸京北，逆徒謀陷，文涓挺槊喝退，手麾侍衛兵至，逆謀遂沮。二年黎帝北轅，文涓奉靮以從。至燕京，黎帝騎馬過花園，清衛士以犯蹕擁駐其馬。涓抛却馬輿，以石打殺之。事聞，清義其爲主，赦之，因呼爲馬童。後病死于燕京。

忠哉馬童，壯哉馬童！犬心戀主，豹尾隨戒。寸丹猿象，一隙蟻蜂。赴命如鵠，迪毅如熊。鷙擊不避，虎履不凶。螳螂怒臂，虎豹當鋒。馬革酬素，駿譽銘鴻。彼何人？螟蝨人國，禽犢章縫。營蠅諂媚，指鹿奸雄！盍使之？充馬厮役，搏馬蝨蟲。敢命渠名，曰「忠壯公」。

《庚戌元年春北望感作》

去春寶殿罷花筵，不覺逡巡又一年。多少風光需北塞，有無和煦似南天。六龍鹵簿巖煙迥，五鳳鈞韶夢寐纏。願學仙方翰羽化，乘風飛到紫雲邊。

《琵琶夫人殉節行》〔七四〕　夫人良才縣琵琶社人，黎昭統帝之妃也。黎帝北轅，潛遯于山西綱羅社。及帝玉棺自清回，夫人往迎泣拜，即飲藥而死。

順安良才古月德，古人命邑號琵琶。琵琶古曲知何意，大堤軋彼貌如花。英花悉萃簪纓閥，景興乙酉佳時節。望門誕育女中豪，言行工容無玷缺。越從十七入青宮，纔登丙午夢呈熊。日高影重天恩厚，海潤星輝福澤濃。丁未猖獗西山賊，捲地風塵驚不測。羽葆隨鑾出鳳城，御林星散長江

北。落荒匹馬文峯還，別跟慈幰武崖山。湘裙羅襪悲踰險，柳質蒲姿苦耐寒。遠徼望龍音寂寞，閒庭泣涕淚闌干。忽然何處淵淵鼓，高平閫將拜迎鑾。駕回牧馬暫休歇，御舟隨進弗迷關。賊兵聞信來追躡，箭落火飛鋒刃接。數株大竹過危灘，蕩覆顛傾還利涉。緣崖攀木上高巔，雨沱瘴重色迷天。士人踴躍前途送，山嶺崎嶇小徑穿。路盡有山山有洞，洞中有井水清漣。想來此洞何年鑿，早知今日有神仙。泉水山芝將度日，鳥啼花落撩愁鬱。信通內地判司來，詳問根由聲詰屈。都司火速撥輿擡，送到龍川權駐驛。供需品物既豐盈，守護兵丁尤慎密。撫臺旋派進南寧，內外莊嚴廠旅亭。南北辛酸經幾遍，不曾造次錯儀型。雖承慈訓嚴規範，自是椒宮禮度明。越從上國允來援，萬里凱歌聞捷信。翠華仙杖指南還，上苑青春故宮殿。友琴樂瑟奏新聲，擁翠看花酬夙願。無端虐焰再焚穹，憂喜喜憂翻手變。萬貔急擁天龍飛，少海慈宮着緊隨。提携轉眼成相錯，鋒鏑交橫莫奮揮。覓條西上網羅貫，幽獨一方腸欲斷。媚妹虞草豈無時，何苦捱延空惹怨。誰知夏鼎久微煙，旅成再造在遺編。上國同袍修戟日，君王嘗苦卧薪年。假使雄才優復社，能無遺恨一嬋娟。迨夫癸丑龍髯絕，底事信疑聞傳說。豈其民望故君深，此謀恐墜西山譎。秦亡有漢命更新，封使來時語亦云。若把連城先碎了，未必香魂伴紫雲。一十六年曾鄭重，肯輕孫妹漢江身。孫權之妹爲劉先主夫人，及回吳問寧，聞蜀與吳戰於猇亭兵敗，人訛傳漢先主死於軍中，遂驅兵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節委一二胞兄弟，直來北闕叩原因。內投誓到三陵所，黎帝及太后、元子所居。便將性命委羅巾。從古營生勞且苦，誰知謀死更艱辛。詎意天機相湊巧，宰臣扈蹕先題奏。大清皇帝允南還，序逢甲子中秋候。消聞惶遽便親迎，常殮頓減花容瘦。迢迢舟楫渡瀘江，轎傘笙鏞入祀嘗。士庶凝愁瞻鹵簿，臣僚拭淚獻

瓊觴。閨中況味猶難盡，薄將禮服滌香湯。啓厥厥音衿。一覩冠袍樣，斂淚凝眸拜玉床。帳裡回身拜女主，甘將鴆毒沃肝腸。說到黄髫皆駭異，言聞省署亦凄傷。紅錦青蚨錢也。榮賵賻，艷辭綺句迭稱揚。妙哉一死求而得，死得聲名萬古香。緊彼春閨如玉好，暮雨朝雲無足道。黄金横帶是何人，諂媚平時恣奸巧。一朝世變鐘簴移，拜虜獻諛如故套。醉中一喝覺寒心，冷處加鞭應靦貌。幾曾粉黛弼皐刑，怪得璝琚裨契教。上比葩詩樛逮葛，旁稽湘嶺竹生斑。既有古人行所易，詎無今日得其難。

黎允值

北寧順安府超類縣大卯社人。黎朝進士黎允伸之子，黎侗之堂弟。仕至都督指揮使、超嶺侯。己酉西山兵至，黎帝北轅，值與兄侗如清求援。清人迫以薙髮授官，終不肯屈，被監十三年。迨皇朝嘉隆三年，清送回國，值得存髮以歸，護遞黎帝至梋回葬清化。後以病死于家。

《奉和御詩原韻》三首

救敗扶衰古事杳，無涯世故恨空招。翻雲此怨彌天地，向日微忱亘夕朝。

萬里關河心似搗，半窗囹圄趣還寥。如今跟得回南駕，故道何須向問樵。

咫尺宸居不得知，雙揮珠淚掬盈箕。兩通鴈信憂還喜，一捧龍箋掩又披。

寤寐通宵頻入夢，推敲竟日不成詩。此身有幸酬知遇，誓碎仇家萬段尸。

信有危機必有成，中興多少古人名。蛟龍未雨鬐雖縮，鴻鵠乘風翼更輕。

后羿王莽如不死〔七五〕，少康光武豈虛生？天工陶鑄非無意，今古何曾爽一零。

鄭憲

清化省紹化府永禄縣汴上社槊山鄉人。昭統三年，黎帝北轅，憲與黎侗等如清乞援，以圖恢復。清人迫以薙髮，不肯屈，拘禁十三年。迨皇朝嘉隆三年，清人許送回國，憲得存髮以歸。護黎帝玉棺回葬清化〔七六〕，後以黎朝義臣録用，授北城兵曹參知，尋卒。

《恭和御詩原韻》三首

北塞凝眸隻鴈杳，此來豈直爲誰招？每思天理昭千古，詎料人情幻一朝！

故國深情雙淚落，新堂幽趣五更寥。樊籠早晚償初志，江友漁翁山友樵。

漢室當興已可知，何須狂遯作商箕？不驚朔土塵埃染，惟望南天雲霧披。

報國有心曾運甓，蒲正切。晉陶侃朝夕運百甓。對時無興懶吟詩。老天早早從人願，一舞龍泉劍名。斷虜尸。

大志期於事果成，豈徒虛慕古人名？萬鐘可當爲人制，一旅雖微敢我輕。
但願譬金無一失，何憂異木不重生。試看建武中興幹，端在劉根十葉零。

《過公母山感作》

蹈危履險不辭難，一着工夫過此山。岑寂深林從鳥道，嵯峨絶頂只猿攀。
嵐煙霖雨交蒙昧，障獠癡儂冗阻攔。剩喜有人前向道，直從徑路出重關。

《高樓隘宵行》

高樓險道最難行，喜得知音共趁程。四顧無聲人寂寞，重山有路我縱橫。
綱常一念心仍重，風月雙清步覺輕。日出三竿那得住，前來已是到寧明。

《因憶會友行》

裴子逢仙成道處，宋郎悟佛在心年。嚶嚶忽聽何方唤，期會無違風雨天。

《答隘店目潘伴送》

君居北地我南州，有幸心心對月秋。君志肯甘人駕馭，我身原爲國馳驅。
思君顧我情難既，愛我蒙君念每周。旅次風清何以報，願賡瓜瓞祝君侯。由他挽嗣。

《寧明城水月宮》

臺高承露閣迎風，爭似明江水月宮。雕檻曉開蓮吐馥，畫窗宵玩桂飄紅。皇華遠納憑瀟灑〔七七〕，玄牝光開滿望顒。有幸此秋身此地，清吾塵慮白吾衷。

《明江津次進行感作》

一秋兩度過明寧，水陸逶迤萬里程。扶國心勞身不倦，撐天骨健步常輕。層巖曲水知吾節，黄耆緇童慣我名。早早願謂輿載返，回頭此景肯忘情？

《自寧明州到南寧感作》

歷寧明境到南寧，觸目江山兩有情。山疊疊層延水插，水灣灣曲繞山行。未消夙恨山如瘦，將雪深讐水未清。幸假一拳滋一勺，封伊函谷洗伊醒。

《過上林地名。地頭》

披星沐雨幾光陰，纔過思陵州名，屬廣西省。又上林。最惡江山空着意，那堪風雨肯關心。不同天壤情彌切，幾斷網疇念每深。莫怪我儕勞且苦，包胥此日亦如今。

《自慶遠到桂林暫舍》

柳州未到每兢惶，纔到伊吾喜倍常。松節經霜持我志，桂林指日見吾王。

撑扶大厦條彌茂，垂顧殊恩絜愈長。風過柳邊知得意，月來梧上又重光。

《自桂林又往廣東》

歷廣西城又廣東，舟車迢遞路重重。奇山秀水描難盡，明月清風興不窮。

世事局棋難轉易，人情盃酒淡還濃。到頭始覺天機巧，往復平陂在眼中。

《到刑部北所獄感作》

雪霜萬里自馳驅，百鍊之鋼也不逾。從古豈能天命强，此身庶免後人羞。

綱常在念應如許，富貴知恩做得不？自有生來誰不死，死而得所我何尤！

李秉道

一名嘉猷，河内里仁府金榜縣瑞雷社人。黎朝鄉貢。己酉黎帝北轅，秉道與黎侗等俱入清求援，以圖匡復。清人迫以薙髮改裝，終不肯屈，拘禁十三年。迫皇朝嘉隆三年，清送還國，秉道得全髮以歸，欽遞黎帝玉棺回葬清化。後以黎臣録用，授侍中學士，出協鎮。尋卒。

《奉和御詩原韻》三首

義舉春秋迹已杳，招人誰料被人招。莫言如此從今古，且說當然在夕朝。土地人民寧可棄？歲時香火豈容寥！愚言早願圖歸計，毋使藍山有採樵。

人非甍楚豈無知，冀軫何墟錯望箕。客地塵埃庸我浼，故郊荆棘待誰披？有心句踐當嘗膽，何事文山枉築詩。但願君心無少縮，行看西逆作僵尸！

投危天意玉于成，會際屯如得令名。建武重興蛇祚衍，晉文再返馬蹄輕。國家多爲艱難定，聖智都從念慮生。驗古夏圖終不墜，只緣碩菓未嘗零。

阮倘

北寧順安府嘉林縣嘉瑞社人。黎朝儒生中式，七中會試三場。年六十補安勇知縣。西賊兵至，黎帝幸京北，爲鎮守阮景爍所拒。倘聞之，糾率轄民迎駕，又請誅景爍，保昌江以圖恢復。黎帝嘉其忠，即拜倘吏科掌印給事中，扈駕至目山。西兵躡至，倘奉命督戰，兵敗瘖中，抑病歸家，月餘死。

《臨死感作》

殲仇未泄三生恨，冒矢空賫一死歸。已笑孤忠無地白，殘魂願傍五雲飛。

丁迓衡

海陽平江府錦江縣邯江社人，太保丁文復之子。武試中三場，官至鎮守。己酉西山兵至，黎帝北轅，迓衡由萬寧州求達于清。庚戌年隨黎帝至清燕京，清以驍騎校職縻之，在清國凡十四年。後以病死于燕京。

《聞西山賊亡感作》只見一句。

掀天才乏三人晉，捲土仇空二世秦。

《臨死感作》

無能忝出將門來，一劍馳驅到北臺。仇國已亡魂早去，歸家有夢鬼先催。

名隨芳臭留殘史，骨入幽冥化劫灰。一語莫窮千古恨，総乏不及晉人才！

范阮攸

乂安英山府真禄縣鄧田社人。景興己亥科進士，官至乂安督同。西山兵至，爲檄徵傍郡兵拒賊，卒無一人應者。阮攸不得

已避隱，憤死。

《過雲山感作》

國破家亡百願違，招兵買馬更難施。休將萬事古今較，剩有孤忠天地知。

松栢那驚霜雪候，蛟龍還待雨雲期。信同水折同金練，心自惺惺有主持。

又嘗自吟云：

故主今何在？ 悻悻掛不平。天工如有眼，西賊豈全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翻翻如懸旌。

晉臣能慎守，夏鼎豈憂傾！ 念舊人人共，於余誰與行？

陳名儁

乂安石河縣玉田社人，黎朝進士陳名倣之子。丙午西賊兵至，儁率鄉兵起義，與西賊戰敗，被執不屈，卒爲所害。

《述懷二首》

地覆天翻六載除，故家公子又何如？ 衷腸暗積乾坤恨，面目明懈日月居。

剩得有身貞苦節，不辭無米煮甘藷。分同蔚音尉，蒿也。藤音美。長彫沮，莫向春風幸發舒。

滄桑底局太分支，苦節終逢此百罹。河漢不曾淪弱骨，雲山漫似鎖愁眉。

寰區荼苦三生在，鼎鑊飴甘一死歸。義斷在前天在上，景純晉郭璞名〔七八〕。一命訂何期？

《臨行口占》五言一首。

出門知究竟，臨事有號咷。報國無長策，隨身有短刀。擡頭有鴻嶺，九十九峯高。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

【校勘記】

〔一〕「前代節義詩」，原無標題，今自擬之。

〔二〕「欽此欽遵」，原重「欽此」二字，作「欽此欽此欽遵」，據甲本删。

〔三〕「事去英雄飲恨多」，「事去」原倒作「去事」，據甲本改。

〔四〕「陳隆慶二年中第一甲進士第二名」，「隆慶」原作「龍慶」，據甲本改。

〔五〕「唐安縣慕澤社人」，「慕」原作「募」，從甲本改。

〔六〕「旖旎旌旗挂夕陽」，「旖旎」原作「旂旄」，據甲本改。

〔七〕「函犀戰士淹江上」，「函」原訛作「亟」，據甲本改。

〔八〕「三軍捋穗棗無糧」，「捋」原訛作「將」，據甲本改。

〔九〕「有死而已」，原脱「死而」二字，作「有已」，據甲本補。

〔一〇〕詩題《自述》原脱，據甲本補。
〔一一〕「北寧省順安府嘉平縣寶篆社人」，原脱「順安府」三字，據前後文例，依甲本補。
〔一二〕「克復昇龍以功封靖難功臣」，原脱「功」字，據甲本補。
〔一三〕「以收人望」，原脱「望」字，據甲本補。
〔一四〕「江山信美無佳句」，「信美」原訛作「信義」，據甲本改。
〔一五〕「可能蹤跡混漁樵」，「漁」原作「魚」，據諸本改。
〔一六〕「賫封使館新丹墨」，「賫封」原訛作「賁封」，據甲本改。
〔一七〕「越西客臘祈恩使」，「臘」原作「臈」，異體；臘月也。
〔一八〕「凄凉孤枕聽蛩人」，「蛩」原作「蛬」，據甲本改。
〔一九〕「同心故舊各千里」，「各」原作「如」，據甲本改。
〔二〇〕「爲洸山河萬里腥」，「腥」原訛作「醒」，據甲本改。
〔二一〕「臣靡猶存國未知」，「臣靡」原訛作「臣靡」，據甲本改。按：臣靡，夏之遺臣，扶立少康。
〔二二〕「客身客境飄孤葉」，「客身」原作「容身」，據甲本改。
〔二三〕「小影自題」，「影」原訛作「題」，據甲本改。
〔二四〕「本來面目人難悟」，「悟」原訛作「悮」，據甲本改。
〔二五〕「我無白玉盤」，「我」原作「職」，據甲本改。
〔二六〕「體大輪如鏡」，「大」原作「上」，據甲本改。
〔二七〕「心欲比爾堅」，「堅」原作「賢」，據甲本改。

〔二八〕「生常在吾手」，「常」原作「事」，據甲本改。
〔二九〕「北寧省順安府超類縣卯社人」，原脱「人」字，據甲本補。
〔三〇〕「清人强以薙髮改裝」，原脱「人」字，據甲本補。
〔三一〕「後居住寺」，原脱「寺」字，據甲本補。
〔三二〕「大廈幾時撑得住」，「撑」原作「持」，據甲本改。
〔三三〕「張弛神機妙處分」，「張」原作「振」，據甲本改。
〔三四〕「且將干羽舞經旬」，「干」原作「平」，據甲本改。
〔三五〕「願殫駑鈍效從軍」，「殫」原作「彈」，據甲本改。
〔三六〕「慘雨愁雲滿水鄉」，「滿」原作「在」，據甲本改。
〔三七〕「想來在昔天香閣」，「想來」原作「想成」，據甲本改。
〔三八〕「臣言兵事難遥度」，「遥度」原作「遥達」，據甲本改。
〔三九〕「頭裹紅巾冠已毁」，「裹」原作「裹」，據甲本改。
〔四〇〕「笞彼貔貅掃彼氛」，「笞」原訛作「苔」，據甲本改。
〔四一〕「復我山河存我統」，「山河」原作「江河」，據甲本改。
〔四二〕「黎帝遺國棟賫賜紋銀十兩」，「賫」原訛作「賁」，據甲本改。
〔四三〕「神馳桂海茫然夢」，「茫」原訛作「從」，據甲本改。
〔四四〕「鯨鯢高築彼凶尸」，「高築」原作「焉築」，據甲本改。
〔四五〕「拜土」，此二字原無，據文意依前例補。



〔四六〕「謀脱虎關雞唱早」，「雞唱」原作「鳴唱」。據甲本改。甲本句下有注：「孟嘗君」。
〔四七〕「觸景撩愁枉浪吟」，「撩愁」原作「撩然」，據甲本改。
〔四八〕「向日顧身慙對影」，「顧身」原作「轉添」，據甲本改。
〔四九〕「石痕深」，此三字原無，據文意依前例補。又，此段注釋原在題下，今移於此。
〔五〇〕「指屈年花七七週」，「七七」原作「九九」，據甲本改。甲本句下注云：「年四十九」，蓋即「七七」之義。
〔五一〕「椒山楊忠愍公廟落成」，「椒山」原訛作「梅山」，據甲本改。明・楊繼盛别號椒山。
〔五二〕此句原作「經二百餘年寒暑矣」，衍一「年」字，據甲本删。又按：前後文均言手植榆樹「三百餘年」，此言二百餘年，當有一誤。考之史實，繼盛死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清乾嘉之際不足三百年。
〔五三〕「可以想見其人之心」，原脱「其」字，據甲本補。
〔五四〕「後之人或描其復生之形」，「後之人」下原衍「復欲」二字，據甲本删。「復生」，甲本作「復榮」。
〔五五〕「而創立祠宇」，「創立」原作「創之」，據甲本改。
〔五六〕「霜凝老幹銀苔見」，「凝」原訛作「癡」，據甲本改。
〔五七〕「鍊金盡挈妄心收」，「妄」原作「忘」，據甲本改。
〔五八〕「黿水鴻林常穩穩」，「穩穩」原作「穩隱」，據甲本改。
〔五九〕「鼠肝蟲臂付悠悠」，「蟲臂」原作「蟲擘」，據甲本改。
〔六〇〕「困處窮時那得堪」，「困處」原作「閑處」，據甲本改。
〔六一〕「吴提審官轉呈左侍郎熊老爺」，「熊」原作「羆」，據諸本改。
〔六二〕「且戴南冠傲北風」，「北風」原作「似風」，據甲本改。

〔六三〕「黑暗重犴似九幽」，「犴」原訛作「奸」，據甲本改。
〔六四〕「十載如駒駃駃奔」，「駃駃」原作「駛駛」，據甲本改。
〔六五〕「鷄棲鳳食」，此四字原無，據文意依前例補。
〔六六〕「牛驥同一皂故云」，「皂」原作「牢」。按《正氣歌》原作：「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
〔六七〕此首以下，底本原無，今據甲本迻録，共得詩三十七題五十首。
〔六八〕「丹心照得汗青無」，此七字原無，據文意依前例補。
〔六九〕「李侍郎」，此三字原無，據文意依前例補。
〔七〇〕「見他言我本國同犯主」，原文如此，姑録以存疑。其中同犯爲地名，本書《黎侗北行叢記》「予巳十一月」條下曾叙及此乂安天禄人潘氏，可參閲。
〔七一〕「半文不值愧餘生」，此七字原無，據文意依前例補。
〔七二〕「瞥聞翠指今西蜀」句，原「翠指」下注「旗名」；「西蜀」下復注：「翠華，旗名。唐明皇翠華西指」。今删去前注。
〔七三〕「一向方甘誓檝心」，「誓檝」原訛作「誓揖」，據理校改。蓋用東晉祖逖中流擊檝事。
〔七四〕「琵琶夫人殉節行」，「琵琶」原乙作「琶琵」，據詩正文改。
〔七五〕「后羿王莽如不死」，「莽」原音近而訛作「郎」，據文意改。
〔七六〕「護黎帝玉棺回葬清化」，「護」字原無，「清化」原作「禮清」，據文意改。
〔七七〕「皇華遠納憑瀟灑」，「華」原作「花」。爲越南避諱字，今統改爲正字
〔七八〕「晉郭璞名」，「璞」原作「朴」，據《晉書・郭璞傳》改。

黎侗北行叢記(一)

北行叢記自序

故黎忠臣長派侯著

余姓黎諱侗，江北順安府超類縣大卯社人也。世家本儒，年二十一，補昭文館儒生，以父蔭爲顯恭大夫。年二十五，丁父憂，時國中多故，遂居家養親。丙午年，阮文燦黎朝鄉貢，乂安人。招廣南之西山寇，今屬平定。以平内難爲名，直犯京城，主帥鄭棕又諱楷，稱端南王。死之。余即以家丁三百入衛，會西山將阮惠又名光平。尚公主氏欣。就藩。古烏州地也。未幾，黎朝皇帝晏駕，嗣孫維祧。繼治，改元昭統。余奉命撫諭江北，規措事宜。既還，授伯爵，時年三十七矣。丁未年，阮惠僭號光中，委裨將武文壬犯闕。余奉差隨平寇將軍丁迓衡，將奇兵禦之。時諸道兵皆潰，惟奇兵一支堅屯於山南之武川，攖持孤壘閲月，大小三十餘戰，西兵不敢近。武文壬乃分兵從别路進偪黎城，帝逃于富良江之北。侗獨率本部及家人北上，追及于文峯之駐驛，仍翊駕轉戰，自北而南。舊臣世族，藩目土豪，稍稍復集。戊申年，帝在渭潢行在，



文武殆千員，水步兵幾四萬人，大小戰船五百餘艘，軍聲稍振。㑻奉封爲長派侯。日者太后與元妃、琵琶人。元子並在太原，帝憂之，乃命㑻與阮國棟爲坤儀宫左右護衛使，自渭潢北往太原之武崖。暨至，見兵卑將寡，又爲西山兵逼，仍請慈駕往高平，遂有北行之事云。

北行叢記 是記凡歲首均記清國年號

戊申乾隆大清年號。五十三年正月，帝在江北。二月東幸，遂如山南之渭潢，時太后與元妃、元子並在太原，㑻奉命北往護衛之。四月抵太原，見兵微勢逼，仍奉慈駕往高平之牧馬鎮。五月西兵卒至，藩目黄益曉，承督同阮輝宿委以商船，奉國母順流抵水口關，暫駐關旁之弗迷津村河中之小阜。九日西兵大至，㑻與益曉分頭堵禦之。督同阮輝宿、鳳彩侯阮國棟、長秋令范廷懽等，奉太后渡河，從斗隩隘入内地。晚晌，㑻與益曉保弗迷河中之小阜，西山兵圍于西南，内地守隘兵禦于東北，進退路窮，只得死戰。會暮大風雨，昏夜乘雷涉河，越入内地斗隩之塗山，家丁剩有七人。黎明見太后及元妃、元子、諸從臣於山洞間，糧絶，尋得玉蜀黍數包以進，其餘卒餘人，皆以生骨碎補根及山菓充饑。家人阮怎病瘴舌胎，偶食骨碎補立愈。居數日，北國守隘黄城鳳轉報龍州通判陳老爺名松等，到查姓名委原，送入龍州轉呈太平府陸大老爺名有仁，再轉呈道鎮臬、藩、撫、督，承命移駐南寧府。六月，兩廣總督孫大人名士毅，詳究事情顛末，黎㑻與輝宿具以實對，且祈許太后及宫眷留在内地，㑻與國棟、輝宿回國跟主，以圖恢復。督撫以事奏聞。欽奉大清皇帝渙起宸衷，發兵救援，以伸大義於天下，扶綱常于屬國，奉賞㑻等銀五百兩，并綢緞等項，許先回國探國王消息，並探國情。七月，㑻與國棟從廣東海路回國。九月，見帝于海陽之

四岐，再奉命同與翰林侍讀香派伯黎亶、安豐香羅人，進士。翰林校理定岳伯陳名案，嘉平寶篆人，進士。從徑路往隘店入内地謝恩并報信。十月，謁見孫總督于太平府。時大兵已集，是月二十四日啓行，十一月朔出鎮南關，取諒山城，僞督鎮潘啓德投降。孫大人命啓德率士兵前往開路，倜與亶在軍中備訪問。大軍直抵江北之保禄，三戰皆捷，擒僞都督陳名焕斬之。孫大人請謂本部堂，出塞已八百里，何故未見國王動静。倜以路阻對，且願車騎尋主。許之。倜與黎惟亶商議，出塞以來，敵兵屢敗，彼必盛兵于市梂山，阻水以拒。然彼之用兵，但知向前，常不顧後，當用奇兵襲其後，必破矣。市梂營兵既敗，故都唾手可復。及大兵進到三層山，與敵阻水而陣，黎亶言于孫大人，孫大人從其計。二十日渡市梂江破賊營，進到富良江北，西賊乘昇龍城南走。二十一日，帝謁孫大人于江之北岸。二十二日，克復京城。捷聞，天朝頒下勅印，封帝爲安南國王，命黎倜總督兵餉，刻期追勦。奈何孫總督主招捒之計，促國王追取劍印，改授平章事，領兵户等事務。時倜瘡痰大作，不能理事，遂抱病回家貫服藥。二十七日，阮國棟、黎值奉迎慈駕至自南寧。

己酉昭統三年，乾隆五十四年。倜病稍起，聞知昇龍城失守，孫大人已於正月班師北還，帝亦北幸。舉目看破碎之山河，恨空抱天長地久；奮臂糾散亡之將士，勢難支瓦解土崩。倜自念曰：國事如此，當復奈何？然人臣委貫事君，必須於竭力所當爲而已。於是糾集同志，以俟王師恢復。五月，見喪兄黎輝珵奉兩廣總督福公老爺名康安。命，回催黎倜詣關前問話。時倜病已痊。七月，倜往南關竚命。八月，倜從隘店到明寧州。九月，奉廣西左江道宋大爺名文型。諭以薙髮改裝，暫爲安置。倜等陳備此來只爲候福公命，本非避投以爲一身之計。兹仰承上司密納之恩，非倜本心，未敢從命。如今願回來爲嚴將軍頭，爲顔常山舌，在所甘心。縱奉許以復讐，則剃頭如國人之昌可也。如只爲安插，則決不敢從矣。

及右江道臺再三逼勒，凡倜之僚朋行隨十三四人，將居别處剃髮，惟倜與協鎮阮茂儞、金山人。知府阮喟、佛跡人。鄭憲、汴上人。指揮黎值、翰林供奉李秉道名嘉猷，河内瑞雷人。等以死抗，乃送慶遠府居駐。九月二十四日到明寧。阮喟病死于明寧州。十月往柳州。二十二日阮茂儞病死于柳州。十一月往梧州，竭福公老爺，仍再以原脚豬首尾也。備陳。又承委員請以阮氏西山賊。輸誠納款，福中堂辦理受降的事：是奉大清皇帝意也。「儞等徒以『綱常』二字今古昭明，希爲狡詐，摇惑人心，欲變天朝定局耶？」倜等具對：「竊以爲禮以範人心，而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以西山之强，其分當得，又奉與封以定其分、正其名，倜豈復干名而犯分者乎？然國之興廢，自古有之，而所謂『綱常』，亘千古而不可易者。倜等臣事黎朝，不幸國破君奔，則其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乃我分内事，即張良籌漢幄，包胥泣楚廷，古人亦曾盡心於所事矣！今倜等爲綱常謀，蓋亦遵聖化而因人情也。前者詔書所謂爲屬國扶綱常，是非大皇帝意耶？然則前之定局，一變而成受降之定局，以致人心之摇動，是非倜等難惑之乎？倜等此來，本無一毫狡詐，不待辨而自明。定局之變否，不過挨於實理而已，照臨之下，幸無微而不察。」又奉諭：「爾等必無出關之理，姑留待此，俟我提奏，將爾等比照潘啓德用之，爾等願否？」倜等竊以爲：「啓德乃西山之人，原無國仇之可報，一能向順立功，仰荷包容，可以在此効用也。如倜等係黎氏之孤臣，非潘啓德比。留居内地，非所願也。蓋留居于此，則國事付之不問，爲不忠也；棄之家先而不顧(二)，爲不孝也；負同心徇國之人，爲不義也；辜拯溺救焚之望(三)，爲不仁也；爲國翻成賣國，爲不智也；挺身反以藏身，爲不勇也。備此六者，安得齒爲人？中國雖至廣，亦無地而容此狗彘之流也！況倜等只因竚命，非係越塞踰關，希圖托納，若謂既來則不得出，而必以此關爲鈎鉅，則倜等死生之關，全憑造命。總之破巢之

下，安有完卵！　黎氏之不復，侗等不敢以圖存，寧死於黎氏故土，以見餘忠，侗等之願也。倘枉死於內地，則非其所，且負上司全活孤臣之仁，大人其諒之。」居數日，奉諭：「今已將爾等志向轉奏，應就桂林府以俟命。」十二月到桂林，月底又解就廣東省城。

庚戌乾隆五十五年正月，聞國王在桂林奉命進燕京，侗等從廣東路解回進京。三月到兖州，聞車駕東巡，即往泰安行宮，中堂查問訖，初四日見奉上諭：「爾等不以盛衰爲去就，嘉其忠義之誠，朕不忍置之罪譴。」又承軍機大人面諭：「爾等進不能爲包胥，退必爲西山所害，殊可憐憫。且須進京，待回鑾後辦理。」二十三日到刑部。五月，提審官在雷神廟號，中堂列位大人諭以「薙髮改裝，賜以隸旗，汝主既賜以三品官，亦賜汝等五六品官，爾等願否？」侗等對以：「君親雖不同，忠孝無二致。時而猶爲子，則移孝爲忠，慷慨扶崑崙之志；勢而已無奈，則失忠存孝，慇懃陟岵屺之瞻。進不能以存忠，則願退而思孝。侗等四人皆老親在堂，鄭憲、黎值未有子女，李秉道與侗全無兄弟，今奉天朝諭以忠孝治天下，如蒙恤及，放之歸農，倘阮惠不容，則亦何怨悔！　若侗等只圖便已而留此，則忠孝全無，心同鳥獸，天朝又安用，乃從而官祿之乎？　且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爵以酬功，祿以勸忠。侗等不能捍主于艱，不惟非賢非能，且無功焉，且不忠焉，爵祿非敢望也，亦非所願也。」又諭以：「汝主在此，汝不之從，得爲忠乎？」仍對以：「觀諸黃口之雀，猶慎于從；則從宋高爲忠乎？　從徽、欽爲忠乎？　故不能托以故主爲當從，而昧事君之義也！　相彼丘隅之鳥，且知所止；則爲臣子止於忠孝，故不敢藉以王畿爲當止，而圖利己之私焉。此則忠與不忠不敢多辨，惟憑大人鈞鍳。」霎時，見故主黎帝來，諸大人諷黎帝諭以薙髮，侗等泣拜曰：「侗等生爲黎臣，死爲黎鬼，其他非所願也。」又奉諸大人諭以：「汝主之命，汝亦不從，是豈

人臣之道？」俩對曰：「人臣委質事君，固惟命之從。然亦不從之從，苟可以不辱王命，是亦從其命也。今薙髮之命，口則是而心則必不然，俩等願從敝主之心命，此亦不得已而行其所事之情耳！」仍奉付刑部北所嚴禁，分關每處二人，不得往來。六月，又見扈從故主諸臣丁迓衡、范如松、阮國棟即獄中存問。丁迓衡告俩，謂「今奉大人命，告公等剃頭。」然我等昔曾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其肯爲衛律之言，取子卿之罵乎！此不過應伯顔之固索，而書「但取丹心」之句以相告，且乘其便來相省耳。俩仍答之曰：「爾我迹異而心則同。丁公以封疆大臣，百戰力殫，則挈家浮海。范侯、阮侯以侍衛大臣，一朝城陷，則執輿隨蹬，皆未缺人臣之義。如我者受命於顛沛流離之際，莫展一籌，更以病劇還家，既不能從亡，又不能死事，暨病醒之後，攘臂一呼，難號召人心之既散；泣血七日，難挽回天意之不昌。不得已而留頭髮，以表衷旗，雖苦節不可貞，亦甘心無所憾。使皆爲我等，誰其執纓？皆爲諸公，誰其守節？所遇雖異，易地皆然，但欠一死，厥罪惟均耳(四)！雖然，善自保重，他日返晉文之駕，狐偃趙衰，未必非諸臣之力。若愚等上不能爲包胥，下不能爲子房，已羞見諸公之面，而堅持一節，鼎鑊不能怵，軒駟不能移，庶幾可以明其志。所贈《丁零》之末句，敢不服膺？如我等之用心，君何須贅。諸君之重責，我不能分，希夷希蠡，自有經權；誰衛誰蘇，休岐彼此。惟願等閒新景，謹守初心，勿替糞傍侍立之恭，益憤酒後舁犴之計，愚等深有望焉！不然愚等必爲溝中之瘠，而公輩亦不免爲他鄉流落之人。勉旃！幸將愚言以聞，俾我主釋然，無罣念此不智之臣，以重煩聖慮矣。」丁迓衡等遂去。十一月，漢軍鑲黄旗官帶黎俩之子黎允佺來獄中，同與刑部司官皆告俩以「剃髮，則君臣父子相聚相歡，何乃一向癡蔽而不近人情如此？」俩答以：「文山之詩有曰：『我爲綱常謀，有家不得顧』云云，我固不敢以身家之私，而頓忘公

義。列位其諒之。」侗又顧允佺，教之以「我既許汝剃髮以跟吾主，汝能盡心服侍，是猶汝長在膝下，吾無憾矣。須聽我言，去之，休啼泣。」十二月，部堂官提審尚書胡大人季嘗。諭以：「爾等若不薙髮，則老死獄中，填尸牢户，噬臍何及？」侗等又哀祈，且言：「此而出自大人之命則可，若是侗等之願，則萬萬不敢。至如老死填尸之事，侗等亦不敢以『莫須有』三字而深望於大人也。」仍見付監禁，四人同監一所。

辛亥正月，聞故主在東城國子監之傍，已授鑲黃旗漢軍佐領。三月，奉差阮國棟賫賜銀茶，但獄中嚴禁不得入。五月，風聞跟隨諸臣並行發遣各處安插，黃益曉于伊黎，范如松于黑龍江，阮國棟于吉林，黎忻于奉天府，其餘阮輝璀、阮日肇等皆在熱河，但音信難通，未審真的，而嗣後亦絕無信息矣。

壬子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奉軍機大人呼侗等入內務府，問以：「前者爾來，志圖恢復，如今同去，尚有幾人？汝主之弟黎惟祇其人可輔否？」仍對以：「黎氏得國，四百餘年，深仁厚澤，及人久矣。其亡也，人心憐之。又聞天朝聲義扶黎，于斯一國之民，咸稱黎氏，不謀同辭，此可見國人皆同志也。自故主北行之後，侗奉王妃命，糾合舊臣、世族，員目、土豪，無慮二百餘員；每員手下多者千餘，少者數百，從之不爲少矣。到今已經三、四載。阮惠既王，天命有在，人心可知。即此世殊事異，人各有心，如來亦不敢必其尚有幾人也。若夫故主之弟惟祇，於故主出奔之始，尚能以三四十人保守一方以抗武，似有可爲，然齒淺而其他無足觀者，惟恐其未必不爲阮惠之所害，縱或尚在，亦未必能與天争也。」

癸丑五月，刑部秋審官提問：「安南有黎惟治，又一名惟溥，是汝主何親？黃文相、儂福瑠是汝國何人？」侗等答以：「黎惟溥想是敝主族叔，但黎氏子孫繁多，名字不詳記憶，須見貌面，便知真的。黃文相係世襲土司，守隘在平彝關。儂福瑠亦係世襲平樂州知州。這等人名，如今何故問及？」秋審官

說：「是他自薙髮來投者。」十月，聞我故主病崩，在獄不得臨哭。

甲寅乾隆五十八年。五月，有本國津門人阮阿妹，爲從廣東洋匪發遣黑龍江過部，收監在此所，因得問國情。彼言阮主爲喬郡公所弒，始聞其略，未知是否。

丙辰嘉慶元年。二月，刑部秋審官來問，侗具禀。其略曰：「前者昏愚，不能自量，欲將一髮而引千鈞，且牢於事君無二心之常套，而不知苦節不可貞，遂致一念毫髮之差，自陷於『蒙』之梏。七年圜棘，兩鬢皆霜。今奉見天恩浩蕩，窮髮霑濡。如蒙觀過知仁，釋纍歸骨，俾蟻生狐死，得遂鄙懷，則擢髮蒙恩，雖碎骨粉軀，不能報其萬一，矧於薙髮何愛乎？」

丁巳嘉慶二年。十一月，見本國乂安天禄今干禄。人潘氏，係以洋匪家眷緣坐，收在女監，問之，始知海雲山以東屬阮光平，號景盛；廣南以南屬阮岳，號泰德；同狔地即今嘉定邊和地。屬舊阮主孫，即阮福也，三分鼎足。上年景盛與同狔兵會戰于洋面，未分勝負，方當造船鑄銃，括民爲兵，以圖再戰，志與同狔再戰定局。再值頻年凶荒，民不聊生，正所謂公感詩(五)。「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沉風打萍」者也。十二月，呈提牢司獄官等，其略曰：「侗等萬里孤臣，八年囹圄，多蒙列位照顧，事事含容，使螻蟻得以遂其性，已不勝感佩之至矣！爲此陳情，仰憑玉炤。侗以亡國之大夫，固不可以圖存；若李秉道等三人，於國於家，情分猶有所慊，乃跟侗同難，心有未安。今而後倘於言語居處之間，或有未到處，願將侗一人是問，禮以齊之，法以置之，可也，另外何須？且侗等雖係化外之人，然怕天下後世罵辱名教罪人，故甘心在此，本不貪生以賊義，亦不肯枉死以傷仁，從來秉赤行素，惟求庶幾無愧足矣，豈顧夫小小事件哉？輪丸隨所化，牛馬任其呼，而積威之約，固已有削木之期，不待聲以色而後帖聽矣！」司牢列位咸

嘉其氣概。

己未正月上元節，陰房闃火，月久無燈，對影生情，述懷寫悶，因書三百八十四字，名曰《北所叙情》云：「世事浮雲，飽見狗衣變態；剛腸熱火，空教蟻悃成灰。但斯黎氏弛綱，致彼西渠構難。乍聽烏州鼓動，踴躍驅逐虎之羣羊；倏聞龍肚鐘移，間關跟渡河之匹馬。蚊欲奮眉山之力，狐擬揚托虎之威。存孤初學晉程嬰，轉作包胥服楚；佐漢後希韓孺子，翻成信國囚燕。誤機之變靡常，行事之情何暇。萬里曾經冬雪沐，頭未剃而自髠；十年無奈朔風吹，冠弗毁而自裂。心彷彿吐泥之蚓，身依稀投燭之蛾〔六〕。沮洳場狗塒鷄栖，安問有地；幽囚境鼠肝蟲臂，賦予隨天。方寸中惟慎于從，職分内不能無憾。北海未生馬角，絲縈桂嶺九回腸；鼎湖莫逮龍髯，珠滴冰天雙串淚。公義已非敢望，私情夫復何言！白雲鎖樹指枌榆，空矚繫書之鴈；紅日含山瞻岵屺，偏慚反哺之烏。致令忠孝字之兩虧，爲欠逋播臣之一死。嗟自古誰能無死，欲了分恐或傷仁；且爲人孰不樂生，欲從權恐尤害義。明白但循天理，雌黄奚管人言。牛馬任其呼，無羞心即無愧色；龍蛇安所遇，不怨天亦不尤人。嗚呼！獸有首邱之狐，禽有南枝之鳥。宋珍裴伯耆在昔，拱北見丹衷；惟僚黎光賁何人，指南完素節。而今餘生猶未泯，白首究何歸？悠悠彼天，曷其有極！」寫完，粘之屋壁。月底，刑部郎中金光地見而嘆息。

二月，刑部秋審官阿、金二位老爺，承堂官委來審問，仍有稟文遞呈：「稟爲恭望炤燭事。乾隆五十四年，承福公康安命，跋涉前來，本期仰仗天威，幸酬國澤。詎料輿止有命，陶鑄由天，罄竭愚衷，已無可奈。此際仰蒙天朝大德，格外施恩，命以薙髮，隸名旗籍，並生至德，感前無涯。但念懵憧侏離，不嫻法紀；徒然尸素，義有未安。兼以老親無依，先墳欠守，永念闗山萬里，痛深罔極之恩。所以累次哀

嗚，只願獲全孝道。下愚蔽錮，鄙念難忘，囹圄十年，捫心知罪。今奉大皇帝如日方升之政，遍照陰崖；體天好生之仁，普覃率土。萬望列位大人，仰體洪慈，俯垂矜恤，原情赦過，釋纍歸骸，侗等免致五倫俱喪。不惟螻蟻餘生，深蒙厚澤，而全家老少，存没均霑」云云。是月十四日，承堂官提審，再有禀詞，略云：「阮惠得封，已經一紀。天命已定，人心已安，勢異時殊，萬無可爲之理。惟思親念切〔七〕，故以鄙情哀鳴。如今大皇帝懋德至仁，原情赦過，爲開一條生路，釋歸骸骨，用脱蒙昏；萬荷成全之德，雖碎骨粉軀，不能報其萬一。侗等請薙髮以謝天恩。且念故主乃天朝之臣子，侗爲之百姓，不惟義理當然，且免阮惠之民，寸心無愧矣！仗望天覆地載，春育海涵，準許侗等歸爲兩粤之邊氓，往還商賈，不在安置之例，俾得省侍老親，養送無憾。倘力能搬運家眷就居内地，亦得隨便辦理。」奉左侍郎熊大人名枚不準「往還商賣」四字，又諭以：「願剃髮許在安南營邊，如不願則安置熱河，爾等何願？」侗等仍對以「奉釋纍歸骨，情願剃髮，以謝天恩；倘或不能，即願留髮，以求天理」等語。時四人各以主意另寫，侗所説簡略。乃閒坐，仍感激詩成二首，七言律有「身困十年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之句。其二五言律有「大誼千金重，微軀一葉輕」之句。遞呈二位老爺看畢，轉呈大人。六月十五日，忽見漢軍鑲黄旗樊老爺，名景賢。帶侗之子允佺來獄中省視，即有禀謝，略云：「十年幽禁，音信不通，不知兒輩流落何所；至是一見，恍若夢中，始覺天恩浩蕩，不以愚父故，尚許其子跟主當差，不勝感激之至。」自是纔通音信。後允佺與阮嚴、杜率三人來探，因便附寄一書于安南東西營列位云：「重犴寂寂，動閲十年，夏鴈遲遲，不通一字。兹因順便，承候興居。敬惟列位貴臺，緣諧睽遇，義迪坤從。或執轡附蹤，間關覊旅；或梯山航海，跋涉艱屯；正氣凌霜，忠心貫日。雖程嬰、袁術等輩〔八〕，不得專美於前；然猶未成偃衰、范蠡之名者，天也。如仆

者，受命於顛沛流離之際，不爲不重，乃力曷勝於蚊負？ 義有味於蟻從！ 無論七日血不能叩于秦庭，三寸舌不能掉於漢幄； 而蒙塵倉卒，罔預追隨，旅況寂寥，莫趨左右，已得罪於我先君，擢髮不足數。追夫不得已，將一髮表寸心，何益於國之秋毫？ 雖九死不移，不過鴻毛之輕也已！ 及至鴈羽不通，但築愁城於園土； 龍髯莫逮，徒零涙雨於冰天。 上不能如李若水之忠，下亦羞對列貴臺之面。 慚負天地，愧怍古今，非惟不足齒於僚朋，即慈主之犬馬，亦必唾之而不肯顧矣。 今者屢蒙貴臺垂情顧問，驚承拋玉，蓬髮增輝，駭見垂青，南冠生色。 久繫之身，不勝感激之至。 惟望慎自珍重，耐聽玉成，隨遇而安，泰來不遠。 會見天恩浩蕩，雨露霑濡，雖陰房錮冱之中，亦得沐其餘波矣。」八月十三日，刑部尚書漢軍鑲黃旗都統成大人名成德。 委樊老爺帶允佺來〔九〕，諭以父子團聚之意，仍有禀文，恭謝殊恩，歷陳愚悃：「侗等漂萍萬里，圜棘十年，只因難改易之癡心，致有不可貞之苦節。 君臣父子之睽隔，誠人情之所難堪。 兹蒙格外包含，數月之間，父子再得相見。 廣大洪慈，曷勝感激！ 雖碎骨粉軀，不能報其萬一矣。 惟天朝曁南之化，百五十年，深且久矣，侗等惟率循德教之中，故不敢以私情而虧公義之重。 至今已經一紀，世異事殊，倘蒙許以復讐，未必有讐可復； 亦蒙許以從主，又無故主可從。 公義既無可得行其所事之由，又不敢以家門父子之私而背天朝忠義勸人之化，故争留一髮以表忠旗，初不敢暇顧夫他矣。 兹豚兒具道大人恩意，山海高深，謂如欲父子團聚，一意誠求，亦有一條活路。 侗等竊念恩不易邀，時難再得，固當乘此機會，祈爲出籠之鳥，舐犢之牛。 然以皓首之餘生，豈肯改素心於未死？ 如蒙鈞照，法外施恩，使狐死蟻生，得完鄙願，實賴大人成全之德矣。」十月二十三日，樊老爺帶允佺來，又奉大人諭意如前，家人阮嚴、杜率亦得跟來。 樊又説：「獄中禁地，不敢多帶人來，尚有吴書、范曰庚、鄭德培三人在

外，改日且亦帶來。」仍有轉禀達仰祈聖鑒事：「竊以黎佪等遠徼孤臣，圜扉十載。玆蒙大人體恤，既寬禁錮，俾伸舐犢之情；又許生途，獲脱重犴之地。照微燭隱，冬日春風，佪等翹首承休，曷勝感戴。爲此冒瀆，備述鄙懷。乾隆五十四年，佪等進入上國，本欲仰仗天威，以圖恢復；適值福爺辦理封阮惠之事，以致縻留解遞。當此，幸蒙大行太上皇帝淵鍳微情，不加譴責；累奉列位大人諭以改裝，當邀曠典。佪等惟以便安國服，永久弗諼，慚負皇恩，自貽伊戚，陷身囹圄，以至于兹。今年二月，又奉部堂大人面諭以『薙髮則許住安南營，留髮則安置熱河，爾等何願？』佪等竊以爲羈旅之臣，幸得寬宥，普天之下，皆可棲遲。無論安南營猶今之北所，熱河猶古之冷山，然以逋播之戾臣，尚得以投閒授食，是皆天朝含容之德，無得名言。惟家有老親，無人倚靠，心有所向，義亦未安；既蒙寬宥之仁，又遂思歸之願，則雨露之餘，葉根並茂；河海之潤，遠近同蘇。若只爲身謀而留此，則忠既不全，而孝亦併失，不惟抱終天之恨，且更違聖皇孝治之心。佪等所以惓惓願歸故土者以此，别無他故也。然或者以爲，若放之則佪等或妄起事端，或阮惠肆行加害，則萬無理也。抑思阮惠再傳，已經一紀，天命已定，人心已安，景物頓殊，江山異狀；矧乎死則無讐矣，雖有尸可鞭，亦以伍相之才，方可圖强吴之有隙；韓成死則無望矣，即無人可輔，雖以留侯之智，亦必資炎漢之方興。如今度勢乘時，縱有智慧磁基，何能舉動？况下愚徒手，豈敢爲赴火之蛾乎！不惟佪等不敢妄爲，亦不能爲也。且阮惠得國以來，凡黎氏臣民，除戰陣之外，所戮者頑悖而已；即有中國放回，未嘗加害。兼之佪等隻影殘年，安其分命，非惟彼不忍殺，亦不屑殺，况心且敬畏天朝之命而不敢擅殺也。倘幸而阮惠不殺，則生爲黎氏遺民，可以遂鳥私而無憾；不幸而阮惠見害，則死於黎氏故土，亦得以畢狐願而無慚。阮惠之害與不害，乃佪等之幸與不幸，似不

闕天朝治體之重輕也。且以夷治夷，先王之成憲；大而無外，聖帝之用心。或自避難而内投，則憐而安之，固是至仁；或爲至情而求去，則憐而遣之，亦爲至德。化工陶鑄，隨物賦形，豈容心於其間哉？萬望情中求理，法外施恩，則侗等自今以往之年，皆大皇帝再生之德。伏惟大人恤及孤臣之誠款，比照孤子負罪而從赦宥之條，奏請許之歸養，則五教之弼在寬，四方之風益動，而侗等合家存没，均蒙洪慈於無既矣。愚蒙冒昧，不勝戰慄之至。」

十一月，侗等聞國母晏駕，寧厝趂期，乃寄佐領公黎惟袨，乃故主之從叔。與東西兩營列位書云：「黎侗、黎值、鄭憲、李秉道等，謹憑尺札，遥瀝寸心。當初不管淺深，本欲圖於托虎；洎後惟權輕重，致不効於從龍。每思臣節多虧，詎料化機莫測。西嶺幾時啣旭日，寸影難窺；東垣甚日落前星，半聲不達。嗟一望遠同於千里，覺重圍黑甚於九迷。一朝蒙格外鴻恩，禁防疏闊；幾載沓天邊鴈篆，音信纔聞。驚欲消圜土之魂，愁難禁冰天之淚。已矣鼎湖雲暗，攀莫逮於去遠之龍髯；倏然寶婺霜侵，望更阻於升遐之鶴駕。側耳聞哀有訃，傷心入臨無由。長空何處是雲駢，謾向鞠躬遥拜；重棘此中非店次，苟將披髮從宜。揆諸禮制有乖，意與孝忠併失。嗚呼！孤臣久繫，只欠一死之身；大義多慚，幾絶五倫之道。人而至此，天實爲之！兹因窀穸届期，翹瞻祖道；謹具蠟香微物，用表臣心。伏望垂情曲爲遞進。」侗等在獄中哭泣，人聞之皆爲之感。

庚申五年閏四月初四日，奉放出獄，移于京城之西十二里藍靛廠外火器營安插。頭髮服色，聽其自便；故主墳墓，準其展拜；兒子許其往來。即賦詩一首，呈刑部官及營官云。有句云：「擢髮難酬新雨露，回頭恐負舊山川。」

五月，總管火器營定親王名恩來面諭：「今奉皇上恩典，許爾們在此，交我善爲撫恤，其養贍錢恩，在漢軍鑲黄旗照發，爾們安遵無違。」十二月，再往北津莊灑掃園寢。但見纍纍數堆品塚，靠幾樹榆林；呱呱一行弱娃，灑三杯麥飯。目難禁冰天之淚雨，心遥騰珥水之愁雲。遂與佐領公謀負主骨歸葬。佐領公謂此係吾主之遺囑，丁寧在耳，忉怛于心，願與之同，曲爲之計，開春國母喪既除，亦係一機會也。於是與國人言之僉同，仍具禀文，其略曰：「黎氏散亡賤品，徒仰素餐，報答無階，不勝愧耻。況老親在堂，無人倚靠，若偷生在此，不孝之罪既大，而主僕之義尤有未安。現在故主他鄉，數堆孤塚，生不能返蒙塵之駕，死不能安旅况之魂。痛聞故主臨終，曾有帶骨回南之囑；況又慈宫告逝，更多正丘首北之思。小子呱呱，重泉難報！倘佪等懷私忘義，明非幽責，慚負殊深。從前每以歸骨哀祈，第安南已屬阮惠所管，未便放回，爲此具暴情形，仰祈睿鑑。原夫敝國封疆，共十六道，自黎氏中興以來，勳舊臣昭勳公阮淦，世長廣南等道，二百餘年矣。自阮惠篡據黎城，彼兄阮岳亦據廣南蟠蛇城，即今平定。與彼對峙。其黎氏勳舊之後，猶能保得廣南之同狔、即今南圻。富國山等處，以仰天朝久矣，地偏分小，未逢款誠。然自兩廣沿海以南，無不稔曉。如蒙大德垂憐，準許佪等負故主骸骨，前往廣東，交該地方管官辦理，或委員護送交與同狔處阮長，或許佪等二三人轉報同狔富國地方。即此地人民，猶是殘黎之舊，北有阮岳之隔阻，與阮光纘惠之子。全不相干，就此而營藏枯骨，故主之狐願果完；就此而廬墓養親，佪等之蟻忱俱遂。不惟佪等仰蒙大皇帝再造之德，而黎氏主仆存没均霑於無既矣！」

辛酉六年二月，佪等將禀文遞在定親王，經時不報。再將養贍錢糧固辭。九月，逢大人委參領高、王、朱、何四大老爺，就住所諭意：「其錢糧不準辭。」自是阮嚴、杜率、鄭德培及范白賡始得往來，而防

禁已解矣。

癸亥八年正月，聞安南國王阮光纘已於上年爲農耐即同狔地。國長阮主所滅，奉上諭中外咸得聞知。二月，始得實信，遂具稟懇祈回貫，叩求定親王轉奏。略曰：「竊惟侗等前來，只爲黎氏傾危，欲圖報復；奈興亡有命，不可挽回。仰蒙大皇帝恤及痴衷，隨其舊裝，投閒授食〔一〇〕；陽春浩蕩，感激無涯，螻蟻餘生，已逾望外。惟念毫無報答，孤負天恩，徒竊素餐，不勝愧耻。加以至情未泯，大義難忘。蓋侗等四人帶罷以來，故主既亡，狐丘望斷！而所遺一女，付托無人，且老親在堂，無人倚靠，或全無兄弟，或未有子息，若偷生在此，則主僕之義未安，而不孝之罪彌大。茲竊聞道路傳言，阮光纘不能保國，現在農耐長阮主爲先世復讐，遣使賫表進貢，奏聞天朝。伏思農耐即廣南之同狔，其長乃黎氏輔政照勳公阮淦之後，是侗舊主同仇，别無嫌間，則侗等有可回之機，有安生之地。倘奉天朝勒回原籍，是以外夷之人，安插外夷之地，既不凂衣冠文物之邦，而侗等亦得以養生送死，幸存人道之端，尤以見天恩撫恤之至意。萬望王爺施恩，曲爲仰干天聽，幸蒙大德垂憐，準依所乞，將侗等死生形魄，交農耐國長照領，則此故主之狐願果完，而侗等之烏私亦遂。信如是，十五年仰荷包容，既不奪於仇家之手，今而後過蒙矜恤，又不致忠孝之兩虧，而益顯恩義之兼至。終始成全，皆大皇帝覆幬之仁，不可名狀者矣。」

七月二十五日，聞道路傳言，安南今改爲越南，貢使日夜必到。侗與秉道等告假上往大路探使，接問家信，直至長新店，聞貢使已在涿州。侗又聞有兒子黎允倬充貢使部行人，來尋家父，侗即順大路走去至涿州。二十六日果見允倬在涿州南關，父子歡喜，驚動涿人。侗仰荷天心相佑，父子相逢，偶成一律，有句云：「初聞每謂人欺我，及見驚呼汝是誰？」二十七日，被知州聞知，乃命縻留解遞。八月初二日，到刑部審訊。半

月間，欽奉上諭：「黎侗徼外纍臣，放釋在外火器營安插。今往接見兒子，亦人情之常，豈宜見罪；況原有告假，非係私行，人具有知，當無不合。仍再交外火器營安插。其該營寶善乃總管之員，輕許告假，經軍機查訊，堅不肯招，及到部面質，抵賴不過，始盡招承，甚屬狡詐，着發烏魯木齊効力贖罪〔一二〕。」侗等以爲，似此天恩，殊深感佩，惶喜交集。九月初一日，鑲黄旗漢軍樊老爺來問：「只今願回本國與否？」日晡，總管火器營定親王到營再諭以：「前你們有稟求，負你故主骸骨回國，今軍機處奉傳現在越南國王已封勑文，你等是否願回，據實聲覆無遲。」侗等具稟：「爲情願回國事：竊念侗等徼外罪臣，已荷天恩，不加重譴。遐陬賤卉，咸蒙春雨之霑；寒水漂萍，倍覺陽和之煦。固已安守分之所遇，猶冀望夫意之所如。茲奉蒙旨傳問『是否願回本國』，此乃見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無涯感激。侗等四人但情願將奉故主骸骨遞回本國地分安葬，以安旅魂，庶昭天朝控撫之經，内外一恩威而兼濟。而侗等歸來之樂，存没皆感佩以無忘。」十月，遇故主忌辰，往拜園寢，感作詩一首。

甲子嘉隆三年，侗奉得全髮以歸，奉遞黎故君及太后、元子骸骨回葬于清化。侗歸，乃于本縣大同社寺居住。

甲子年十一月祭祠堂文

曰：「一點蟻明，十分蚊負。火砲金戈蹇蹇，於國何裨？水源木本悠悠，有家不顧！從龍終莫逮龍，托虎翻成踐虎。銅柱外甘投客地，千萬里雪霜；鐵城中若戴仇天，十七期雲霧。頭蓬鬆孤負君親，心忐忑「忐」音啖，「忑」音忒。羞慚今古。三百載宋綱掃地，鵑啼之恨不文；十九秋漢節凌霜，羝乳之期少

武。藉神威盡掃西氛，憑先蔭再來南土。一文錢不值，靦何顏相見父兄；三徑菊空荒，貧徹骨難酬儞祖。潦草陳蔵醴以饈，依稀想羹墻如覩。忐忑，虛驚也。」

附〔一二〕 故黎朝從臣墓碑

長派侯

侯姓黎，超類縣大卯社人。黎朝景興癸亥科進士，刑部左侍郎，岱岩侯之冢子，名侗。侯之堂弟黎值，乃黎朝景興戊辰科進士，諒山督鎮秀川侯之第五男也。侯以掌侍衛有功，累封長派侯；黎值奉執羈靮有功，賜爵超嶺侯。昭統元年十二月朔，西山將兵侵薄昇龍城，御駕北遜于諒江，侯率家丁翊駕，自北而東。二年戊申二月，侯奉銀尋太后與元子于高平府，爲西兵所迫，遂奉投内地之南寧府。事聞，大清皇帝特命侯從廣東路回探國情，既復，乃命兩廣總督孫士毅提師救援。十一月克復京城，乘輿返正。時用乏兵少，侯以平章事總督兵餉。超嶺侯北使迎太后與元子至自南寧。三年己酉正月，西山兵潛至，孫總督兵潰，退走北。御駕亦從北幸。比至燕京，悉令薙髮受封，無復有再援意。侯居國募兵裹糧，預先措置，日望援兵再來〔一三〕，涉夏徂冬，竟無聲息。及與弟黎值及同志鄭憲、李秉道等進關，謀圖恢復。既至，竟不許面君，迫之剃髮改裝。不受，拘禁于獄，凡十三年，威脅利誘，終不能奪。侯嘗有詩云：「身困十年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其見於文墨者非一。黎故君在日，命録其辭，顏曰《四公詩集》，北朝稱爲「黎家四義士」。逮嘉隆元年壬戌，西山賊既平，侯長子允倬奉從使部來探聲息。三年甲子，北朝咨交回國，乃得全髮以歸，再願奉遞黎故君玉棺及太后、元子骸骨，返葬于清化。禮畢，即于本縣大同社寺居住。其詩有云：「佛祖遺來初子弟，皇天許作舊閒人。」壯哉！十七年間，始終不變。黎從義臣有四，

而侯之兄弟居其二，誠古人所謂罕見也。夫讀聖賢之書，行聖賢之道，侯之謂乎！我朝皇上嘉其志節，屢奉恩頒，問養餘年，侯遂其願。乙丑九月十六日侯卒，超嶺侯遵其遺囑，上京拜謁，再乞回貫安養，日久與親舊娱樂者，嘗粘「謝天清福」四字以見志。十年辛未三月初八日，以壽終于家。噫！二侯故家令胄，勝國遺臣，進退之間，孝忠無慊，其操守爲何如？蓋有長派侯之爲兄，所以識超嶺侯之志；有超嶺侯之爲弟，益以白長派侯之忠。一門兄弟，忠義攸兼，有以光前史而揚後來，炳炳燐燐，視列先君子真無忝矣！爰記其事，以壽于石云。

皇朝嘉隆十二年癸酉復月穀日，黎朝昭統丁未科正進士阮堅甫撰

附 對聯

華夏春秋留姓字，泉臺面目見君親。

名節嗚千古，風標作士夫。

山河正氣文丞相，拘禁貞心蘇子卿。

詩

有誓維周鼎，寧甘屈宋轅。君親如可報，生死安足論。

名節俱千古，忠賢萃一門。貞祇留姓字，正氣浩然存。

【校勘記】

〔一〕「黎侗北行叢記」，此標題原無，據前例補。

〔二〕「棄之家先而不顧」，「棄」原訛作「乘」，據理校改。

〔三〕「辜拯溺救焚之望」，「辜」原訛作「孤」，據理校改。

〔四〕「厥罪惟均耳」，「均」原作「鈞」，據理校改。

〔五〕「正所謂公感詩」，其下二句「山河破碎水飄絮，世事浮沉風打萍」，源自文天祥《過零丁洋》詩，惟「水」原作「風」，「風」原作「雨」，此或獄中記誦誤耳。注謂「公（侗）感詩」誤。

〔六〕「身依稀投燭之蛾」，「燭」原作「濁」，據理校改。

〔七〕「惟思親念切」，原「親」上衍一「念」字，今删。

〔八〕「雖程嬰、袁術等輩」，「程嬰」原作「程應能」，據理校改。

〔九〕「刑部尚書漢軍鑲黄旗都統成大人委樊老爺帶允佺來」，「鑲」原作「驤」，據理校改。

〔一〇〕「投閉授食」，「投閉」原倒作「閉投」，據理校改。

〔一一〕「着發烏魯木齊効力贖罪」，「齊」字原脱，據理校補。

〔一二〕「附」，此字原無，據文意補。

〔一三〕「日望援兵再來」，「來」字原脱，據文意補。

黎末節義祠〔一〕

禮、工二部臣等謹奏：爲將遵奉酌議縁由，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本年八月日，欽奉明諭，内壹款：「朕聞自昔忠臣烈女，見危致命，舍生取義，非以邀名於後世，而朝廷必旌褒之，誠所以鼓勵風教而激勸將來也。年前禮部臣遵將黎末殉節諸臣，議請追録壹摺，經交廷臣查議，嗣據奏上。朕再三披閲，重念國家旌典，其於人心風俗，所關非細，予奪存削，千載之公論係焉，誠不可不詳慎也。爰命史臣重加稽核，再交廷臣覆閲，以昭公評。節據覆叙，朕各已詳覽，仍照廷臣原摺，請旌該貳拾五名氏，其間固有卓然可稱，亦有尋常無甚表見，又有疵纇可指，亦有遺漏未周，所應甄別權衡，用示大公至正。就中如黎侗、阮曰肇、陳名案、阮廷簡、阮廷院、陳光珠、阮文涓、陳名倶、陳珽、阮氏金、潘氏舜等，其精忠節烈，固爲可嘉。增檢之阮輝濯、阮國棟、黎昕、黄益曉、黎允值、阮廷錦、黎貴適、譚慎廠、阮雄忠、阮仲瑜〔二〕、黎松、黎式、黎仲瑺等，雖無異常，而始終從亡，確有實狀，亦屬可録。又如范如松，摺内以其去回未明，懸之册後，兹究出范如松現於嘉隆年間遣回，則該之始終完節，去回本自明白，準併與前次議旌貳拾肆人

一同列祀。就中阮氏金於嘉隆年間已奉恩給墓夫祀田，又命立碑於其鄉也，足慰潛爽，茲着毋須再議。潘氏舜已有原祠在翠靄社，茲着于這祠竪碑旌表。餘自黎侗以下，準于河内省城黎氏故都之地，立祠各祀。黎侗艱貞自靖，百折不回，其氣節較與同輩中尤爲出色，着賜專謚。餘阮曰肇、陳名案、阮廷簡、阮廷院、陳光珠、阮文涓、陳名偶、陳珽、阮輝濯、阮國棟、黎昕、黄益曉、黎允值、阮廷錦、黎貴適、譚慎廠、阮雄忠、阮仲瑜、黎松、黎式、黎仲璊、范如松，該貳拾貳人，着賜通謚，用示甄別。其廷錦着族列祀日，照從舊名，毋須改避。他如阮廷院之子阮玉璉、阮玉肇、阮玉振、壻韶尊洽，陳珽之弟陳琅、侄陳璒，與該兄之壻武仲逸，弟之養子陳寅、陳鶴，黎仲璊之子黎廷定等，均同時殉難，一門忠孝，亦屬可嘉。其阮玉璉等拾人，着準其附祀於祠，俾知朝廷表節旌忠，無微不録。向上應得賜謚祀典與立祠建碑等款，曾交禮、工二部臣，會同詳悉酌議，當如何垂之永久，具奏候旨裁定施行，稱朕意焉。餘準依議行。欽此欽遵」。節經請展，臣等謹奉會同商議，奉查之清康熙年間命官採揖明末殉節諸臣實録，賜專謚者八人，如左都御史劉尊周謚忠介，吏部尚書徐石麒謚忠懿之類。通謚者三百十人。如布政夏萬亨、副使王養正等，俱賜謚列愍。再恭照本朝中興功臣廟，正堂、前堂各七間，合爲壹座；左右從祀各七間，前面設儀門壹座，下層設前門三座。歲以春秋貳祭，正案禮用黄牛、羊、豕、粢盛各一；左右等禮用黄牛、粢盛各一，並豕分宰；左右從祀等案，黄牛、豕分宰。陳設並金銀香燭芙酒齊用。再查故黎宫人阮氏金，於嘉隆年間欽奉聖旨，命立石碑于其鄉，碑内刻「旨賜安貞殉節阮氏金之門」。各等因在案。

茲故黎殉節諸臣，自黎侗至范如松等貳拾叁人，並同時殉難之阮玉璉等拾人，應得賜謚，建祠列祀，祀器祀典，與夫潘氏舜建碑旌表各款，相應斟酌議辦，用垂永久，庶慰潛馨。至如營建祠宇及製辦祀器

祀典、建碑旌表所需工科，請由河内省支項照辦，事清據實題銷。所有臣等酌議各款，謹奉臚列于左，恭摺具奏，伏候聖旨。謹奏。計開：

一奉擬建祠規式。請由河内省于黎氏故都之地，擇塽塏處，奉建祠宇，正堂、前堂合爲壹座。正堂三間貳厦，樑心五尺八寸，振心中間六尺五寸五分，左一右一，各六尺四寸五分；二厦第一架各五尺四寸，第二架各三尺一寸，前後第二架各五尺四寸，後第三架各三尺二寸。前堂一座，五間二厦，樑心五尺四寸，前第二架五尺一寸，後承霤三尺六寸，振心中間六尺五寸五分，左一右一，各六尺四寸五分，左二右二，各五尺四寸，二厦架各三尺一寸。均以堅確色木爲之，蓋以瓦片。其正堂之左右後三面，前堂之左右，爲砌以磚墻，四圍繚以甎垣；前面設儀門一座，下層設月門三，再于繚墻之内，左邊構造瓦屋一所，四位三間，内二位用林木，兩端後面並用甎墻。如闢入公田，除免税例；如係私田，照據原價支官錢給還如數。再量扒附近壯民十名，充爲該祠夫守護，均除免兵徭身税諸事務。

一奉擬賜謚列祀一款。奉照黎倜事狀，較與同輩中最爲出色，請賜專謚「忠毅」，餘自阮曰肇、陳名案、阮廷簡、阮廷院、陳光珠、阮文涓、陳名偒、陳珽、阮輝濯、阮國楝、黎昕、黄益曉、黎允值、阮廷錦、黎貴適、譚慎廠、阮雄忠、阮仲瑜、黎松、黎式、黎仲瑺，該貳拾貳人，請賜通謚「忠愍」，向上預祀貳拾叁人，請爲製造牌位，明書何係，有職銜者，請冠着故黎節義某職銜、謚號、姓名；無職銜者，冠着故黎節義謚號、名姓。至如阮廷院之子阮玉璉、阮玉肇、阮玉振，壻韶尊洽，陳珽之弟陳琅，侄陳瑠，與該兄之壻武仲逸，弟之養子陳寅、陳鶴，黎仲瑺之子黎廷定等十人，請製碑匾二面，每面分爲五行，每行一人，明書姓名列祀。正中間壹案祀壹人：

故黎節義同平章事長派侯謚忠毅黎侗之位。

左壹間壹案列祀十一人：

故黎節義四城副提領謚忠愍阮曰肇之位。
故黎節義兵部尚書筆峯侯謚忠愍阮廷簡之位〔三〕。
故黎節義京北署鎮守琔武侯謚忠愍陳光珠之位。
故黎節義謚忠愍陳名偒之位。
故黎節義户部右侍郎謚忠愍阮輝濯之位。
故黎節義署京北鎮守謚忠愍黎昕之位。
故黎節義都督指揮使謚忠愍黎允值之位。
故黎節義掌四寶謚忠愍黎貴適之位。
故黎節義謚忠愍阮雄忠之位。
故黎節義謚忠愍黎松之位。
故黎節義京北鎮左參政使謚忠愍黎仲瑺之位。廷琔之父。

右一間壹案列祀十一人：

故黎節義封靖難功臣御史兼副都御史謚忠愍陳名案之位。
故黎節義宣光處清刑憲察司副使謚忠愍阮廷阮之位。
故黎節義侍内謚忠愍阮文涓之位。



故黎節義謚忠慜陳珽之位。

故黎節義都督同知謚忠慜阮國棟之位。

故黎節義迪郡公謚忠慜黄益曉之位。

故黎節義謚忠慜阮廷錦之位。由列祀日改題舊名。

故黎節義謚忠慜譚慎廠之位。

故黎節義武尉謚忠慜阮仲瑜之位。

故黎節義謚忠慜黎式之位。

故黎節義提領正四城軍務、管山西鎮守、遥領宣光興化等鎮協理、兵部户部參預朝政近光侯謚忠慜范如松之位。

東廈從祀五人：

故黎節義阮玉璉之位。　故黎節義阮玉肇之位。

故黎節義阮玉振之位。　故黎節義韶尊洽之位。

故黎節義黎廷琁之位。仲瑞之子。

西廈從祀五人：

故黎節義陳琅之位。　故黎節義陳寅之位。

故黎節義陳鶴之位。　故黎節義陳璒之位。

故黎節義武仲逸之位。

黎侗　北寧省順安府超類縣上卯總大卯社中村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　黎侗，故黎進士黎允僩之子。以儒生出身，管左右衛兵。丁未昭統元年，僞西兵至，黎出帝奔諒江，親率家屬衛從，封長派侯。又奉跟隨黎太后與黎元子投于高平道，爲僞兵所迫，遂奉黎太后與黎元子投清國南寧府，上表乞援。清帝命兩廣總督孫士毅赴援。戊申年改授同平章事，以病告。己酉士毅兵潰，黎帝出北行，即糾募兵義勇，以俟北兵再來。久無聲息，乃與堂弟黎允值及黎故臣鄭憲、李嘉猷，如清求援，至則聞從亡諸臣已爲清人薙髮改裝，隸名旗籍。清人復迫令去髮授以官職，侗不肯受〔四〕，拘禁于獄，凡十三年，威脅利誘，終不肯屈。有詩云：「身繫重犴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又云：「大義千金重，微軀一葉輕。」清嘉慶帝嗣位，嘉其忠義，乃放出獄，頭髮衣服，聽其自便。嘉隆三年，清許護遞黎出帝櫬及諸從者回國，存髮以歸。既奉黎帝與黎太后、元子歸葬清化，常於本縣大同社寺居住。終後，欽蒙恩恤錢糧，以資營葬。再奉查《黎史補編》：己酉年正月，黎出帝入清，留侗本國，招誘豪傑，以圖興復。是年四月，清閣臣福康安札召侗，面談國事，侗遂入廣西。既見康安，誘以薙髮易服。侗答曰：「承札面談國事，今無所談，獨令薙髮易服，是何道理？吾輩頭可斷，髮不可薙！」康安怒，即安置之。尋解送燕京，至山東，清帝東巡，召入見，諭以「汝主既願安居中土，汝等一意從君，可即薙髮易服，以俟迪簡。」侗辭曰：「萬里從亡，願得以土俗一見國王，然後奉旨薙髮未晚。」清帝嘉之曰「黎氏忠臣」。仍送入燕京，下愼刑司。餘查《黎季紀事》，略依。又查燕京遣回清册，齊有名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曰肇 乂安省英山府南塘縣嫩柳總青水舊泉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曰肇，故黎鄉貢阮曰廠之子。初中校生。黎末僞西兵至，曰肇招兵入衛，授四城副提領。戊申年牧山之敗，黎出帝播遷，具表請援。清命孫士毅提兵赴援，敗西賊于昌江，黎帝與孫士毅會抵昇龍城。及僞兵再來，曰肇相與拒戰，不克。士毅拔壘渡河走，黎出帝與士毅匹馬俱北，獨曰肇執靮以從。至南關，諸臣陸續繼至。既至燕京，與從亡諸臣十人歃血爲誓，具表請兵，清人不納；又被閣臣和紳詭計，分背别處，曰肇安置于熱河張家口。後聞黎出帝計，設位哭盡哀，昏倒移時，因發病卒。嘉隆三年，清許諸臣奉黎出帝櫬回國，曰肇得歸骨附葬于黎帝盤石陵側。再查《黎史補編》及《乂安風土記》，事狀略依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陳名案 北寧省順安府嘉平縣大茱總寶篆社

奉照原册叙、該省咨叙：名案，昭統二年丁未科進士。適僞西兵至，黎出帝播遷，追隨羈靮，未嘗離左右。戊申年，黎出帝命與黎維亶如清乞師，情辭懇切，詩章酬應，聳動北人。清帝命兩廣總督孫士毅提兵來援，以功封靖難功臣，陞御史兼副都御史。己酉年僞西兵逼，黎出帝北轅，名案病不及從，外竄村野。僞西多方招致，終不肯屈，一門老少，累爲縲繫，曾無懼意。卒爲僞所獲，又以高官厚爵誘之，鐵石一心，咏詩自誓。僞知其不可奪，義而釋之。潜回與陳光珠、楊廷俊謀圖起義，不克，再逃。後聞黎出帝訃音，北面仰天泣拜，轉成大病而卒。再查《黎季紀事》並《後黎節義録》，事狀略依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廷簡　清化省河中府弘化縣慈明總永治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廷簡，黎景興己丑科進士，仕至兵部尚書筆峯侯。及僞西兵來，潛寓于山西之立石縣，陰徒豪目集兵勦僞〔五〕，事覺，爲僞拿獲，檻送昇龍監禁。或逼以屈服，或勸以飲藥自盡，皆不肯從。嘗於獄中罵僞不已，咏詩自述。臨刑，無少驚懼，人皆悲嘆之。其述詩有「恨無王蠋忠臣劍，浪誦天祥《正氣歌》」之句。再查《後黎節義録》：廷簡爲人剛直，遇變，將兵勤王，保衛城池，授兵部尚書。及僞西再來，黎出帝北遷，廷簡從不及，亡匿山西之立石縣。有女爲僞主所獲，嬖之，其女使人賫僞書來覓，廷簡大罵曰：「不孝女辱我門户，罪不容誅！安敢以兒女之情，亂我君臣之分。誓不與此賊同日月！天不祚黎，有死而已。」賊知其不可屈，恐爲後患，密遣生置之。僞主以房闈之故，意有未忍。廷簡罵不絶口，誦詩如前句，終不食而死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廷院　乂安省英山府真元縣都安總美裕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廷院，故黎鄉貢，爲宣光處清刑憲察使司副使。黎末在莅，聞僞西兵至，具疏請歸，募鄉兵討賊。黎帝勅隨宜料理乂安事務。丙午年回至乂安鎮，分委諸子，招撫豪傑，召募鄉兵，分守險要諸道，與僞兵戰不敵，退回家貫，修理戰具兵糧。丁未年，僞圍其家，阮廷院率諸子壻並鄉兵拒戰，經三日夜，勢屈力窮，與其子鄉貢玉璉及玉肇、玉振，壻韶尊洽，俱死之。賊斷首級引去，鄉兵三百餘人並爲所殺。時玉肇之妻胡氏媛，年方二十一；玉璉之妻武氏錬，年方十七，均未有子，挺身出隨僞兵

懇乞首級，將回合葬。嗣而守節，各至七十餘歲病故。再查《黎史補編》：西山阮睿以僞岳舊將，孤處乂安，恐爲阮惠所害，陰結阮廷院，令潛通阮整，約以併力攻惠，既克之後，交還乂安。廷院具奏，黎帝嘉之，乃令廷院先回料理。廷院至乂安，陰募義士，整不應。及睿從哀牢歸西山，廷院據乂安，睿裨將阮令等復攻廷院。廷院勢孤無援，與其子壻俱戰死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陳光珠 北寧省順安府嘉平縣萬斯總浮灘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光珠，於昭統丁未年，僞西兵至，黎出帝播遷，倡率義兵，攻僞節制武文壬于天德江，斬獲甚衆，義聲大振。黎出帝聞其忠勇，召拜殿前都指揮使，委以興復。與僞抗拒，常以孤軍出没，多致克捷。戊申年，清人來援，黎出帝使將兵扈駕，拜爲先鋒大將軍，向引北兵進討克捷，命爲京北署鎮守斑武侯。己酉年，清人兵潰，黎帝北輳，追隨不及，潛回該縣，與陳名案、楊廷俊、黎仲瑞，三四年間，累與僞司寇名勇、僞都督名元等拒戰〔六〕，兄侄俱死于陣。至壬子年，爲僞所獲，不屈死。至嘉隆元年，奉聖旨準恩蔭壹子爲員子。再查《黎季紀事》，事狀略依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文涓 清化省紹化府東山縣布衛社净舍村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文涓，於故黎昭統年間應務侍内兵，及僞西兵至，追黎帝北往。後北國宰相與黎出帝遊，有謾意，該拽出拳毆，責以失禮。事聞，北國嘉其忠，後尋死。至嘉隆三年，北國許該骸骨回葬于黎帝墓下。再查《黎史補編》：黎帝至清，分背從臣於黑龍江〔七〕、吉林等處。一日，黎出帝太

早馳馬入黄旗都統金簡第,欲爲諸臣告訴。簡方侍清帝於圓明園,黎帝馳馬入園,與僮文涓執轡至園,伏地大呼。園者懼聲達御所,共奪其馬,掖帝上車,勒出慎刑司。文涓大呼曰:「吴子無禮,敢辱我國王!」取庭甓打園者,園者争毆,文涓幾死,并勒去慎刑司。文涓因得病死。後自清歸骨,附葬于黎帝磐石陵側。據此編所載,係是打園者,其省咨「拽毆清宰相」一款,頗屬訛謬等語。茲臣等詳查亦依。

陳名偈　乂安省河静道河清府石河縣黄中總玉田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名偈,乃故黎進士陳名倣之子。丙午年,僞西兵至,挈室于天禄縣之鵝溪,潛謀起義。僞將阮慎以金幣來招,稱病不起。慎使人强送乂安,過江自投水,得援不死。慎强使拜,不肯;與之饌,不食;屢以威脅,抗言不屈。因咏詩述懷云:「地覆天翻六載餘,故家公子又何如?衷腸暗積乾坤别,面目明慚日月居。剩得有身貞苦節,不嫌無米煮甘藷。分同蔚蘗長凋沮,莫向春風倖發舒。」僞知其志不可奪,慰而遣還。乃聚州民,誓與僞西不共載天。癸丑年六月,與僞交戰,衆寡弗敵,自頸而死。再查《乂安風土記》:名偈字芳禹,有才學,不應舉。西山之亂,造邑簿令人各帶牌爲信,芳禹獨不受。西山械送屯所,令拜,不肯,言語不少遜。令賦詩,秉筆立就,其詩云:「滄桑底事太紛披,苦節終逢此百罹(八)。河漢不曾淪弱骨,雲山漫自鎖愁眉。寰區荼苦三生在,鼎鑊飴甘一死歸。誼斷在前天在上,景純一命訂何期?」西山奇之,釋其縛,爲之設饌,拒不食。西山見其不屈,甚敬甚重焉,送之還家。復聚衆鵝溪,欲攻永城,至彬舍山下,衆潰散,遂自刎。有口占詩云「出門知究竟,臨事有號咷。護國無長策,隨身有短刀。抬頭對鴻嶺,九十九峯高」等語。茲臣等詳查亦依。

陳珽 海陽省南策府至靈縣滇池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陳珽，乃故黎進士翰林院檢討陳璡之子。丙午年，僞西兵至，自率弟侄十餘人，糾率手下士兵器械，扈侍黎出帝回至靈縣駐札。及清兵來援，各得擢用。嗣僞西復來，黎出帝往駐京北，殿後不得追隨，返回糾合豪目手下士兵，築壘與僞西拒戰，勢力弗敵。弟陳琅、侄陳瑠皆死，餘散入山林潛隱，經數年餘，僞西招誘不屈。庚戌年三月日，再與故黎進士黎維亶、原京北協鎮黃春秀等，舉義于拋山，斬獲僞衆。經十餘日，僞兵三面來，珽與兄陳琜之壻武仲逸、弟陳桂之養子陳寅、陳鵨俱死之。至嘉隆元年，欽奉聖旨，準其弟陳璜以端雄知府用。再查《黎季紀事》：黎帝播遷至超類縣，陳珽、黃春秀、陳光珠、武瑢、武致亨等，各以所部迎駕，駐于清河，爲賊攻破。黎帝幸至靈，丁錫壤謀欲劫駕，約賊黨海陽鎮守黃廷綏合兵圍之。月餘，陳珽等乘間掩擊，斬其將岑敬等。後賊兵日逼，黎帝避渭潢。時海陽送駕者舟百餘艘，皆遣歸，與陳珽相應，以圖海陽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氏金 北寧省順安府良才縣琵琶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阮氏金，爲黎昭統帝宫嬪。黎帝北轅，弗及從，乃潛隱于外家。嘉隆二年，黎帝棺柩北回，氏金往關上迎接，回至昇龍，仰藥而死。事聞，奉聖旨命立石于伊社分内，刻「旨賜安貞殉節阮氏金之門」。再查《黎史補編》，事狀略依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潘氏舜　乂安省河静道石河縣黄兑總爪牙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 潘氏舜，乃故黎都督兵使湫嶺侯吴景桓之妾。黎末僞西進迫，景桓與二子挺身赴賊，力戰于珥河翠靄津次，父子三人同日戰死。氏舜設壇于江上致奠，即于翠靄戰處赴水死。再查《黎史輯編》： 黎顯宗景興四十七年，贈吴景桓之妾潘氏舜爲節義夫人。初翠靄之役，吴景桓奉命討賊，戰不克，投于江。潘氏舜其妾也，卒哭後，亦投于江以殉節。至是褒封，令立祠祀之。註： 初，景桓石河爪牙人，將閫也。年七十二，翠靄之役，奉命勤王，族人有以公老止之，公曰：「吾族久受國恩，今乃退避，何以對祖考之靈！」乃率本部追至翠藹，戰不克，投于江。妾氏舜號冰女，未有子，於卒哭後，泣謂族人曰：「妾事公久矣。公死王事，妾願從之，以終婦道。且公之死也不獲葬，妾死後亦當付之江流可也。」乃往江岸設壇，爲公誦經一日夜，令人借一小舟來，穿色服，與侍女立於江頭，令舟子掉至半江，衆人聞之，觀者如堵。氏舜再向江岸族人四拜，自投于江而死。至是，贈封節義夫人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騷客有詩云：

從一而終義薄雲，古今貞烈許誰倫？ 珥河鏵鏑綱常淚，翠靄波濤節義身。
激濁一時江有色，揚清千古水無塵。 可憐三百餘年國，天理民彝一婦人。

後人改落句云：

昂昂正氣千秋在，羞殺沉浮不死人。

阮輝濯 北寧省安順府文江縣奉公總丹染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輝濯，故黎進士，仕至户部右侍郎。黎末，僞西迫令入拜，輝濯抗節不屈，仰藥自盡。再查《黎季紀事》：昭統二年，僞西兵至，黎帝出奔，僞惠使悉召故黎諸臣，合表勸進。輝濯被執至城，不肯入見，夜仰藥死。事亦寢。究之輝濯，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國棟 北寧省順安府良才縣琵琶總琵琶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國棟，故黎宫嬪阮氏金之兄，仕至都督同知。昭統三年，黎出帝如清，國棟從亡，後扶黎帝櫬回國。嘉隆八年，以節義可嘉，欽蒙恩賜糧米五十方，錢五拾貫，凖籍爲外銷差項。再查《黎季紀事》並《黎史補編》：國棟前與黎侗等奉黎太后及黎元子投南寧乞援，孫士毅使從間道賫檄先回，見黎帝于良才，議遣黎維亶、陳名案奉表以往，士毅乃將兵來援。後從黎帝奔清，與范如松等十人歃血爲誓，具表請兵。清人不納，送發吉林安置。又查燕京遣回清册有名。究之阮國棟，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黎昕 乂安省英山府南塘縣嫩柳（今改春柳）總嫩柳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黎昕，故黎縣丞。黎末之亂，僞西岳回至乂安留駐，昕捐貲募丁夫，往縣轄冰山遮路截擊，唱爲勤王之師。僞兵探獲口號，因爲所敗。再募勇士，與親兄清化鎮守黎常，屢立戰功，

得署京北鎮守。戊申年，黎帝出奔，遣阮輝宿、黎侗等如清求援，清命孫士毅提兵赴援，六戰皆捷。後爲僞西再來，昕與阮曰肇、黎文張、黎貴適等，會清師戰于平望。清師敗績，黎出帝與士毅俱北。庚戌年，至燕京，諸臣陸續繼至，昕與從亡諸臣范如松等十人，歃血爲誓，具表請兵，以圖後舉。清人牽遲不許，昕忠憤激烈，出不遜言，爲閣臣和紳所恨，乃使夸蘭大詐誘至印房，鎖發奉天安置。昕居奉天十六年，以醫道濟人，名聞上國。劉太守以女妻之。嘉隆三年，清許諸臣回國，昕至昇龍城，發病卒。因附葬于黎帝磐陵側。劉氏不復北歸，終身守節。再查《黎史補編》，其從亡事狀略依；又查盛京遣回清册有名。究之黎昕，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黄益曉 高平省重慶府上琅縣凌煙總登稔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益曉，前黎藩臣支派，授衛一校正首校。昭統二年，僞西兵至，黎出帝往駐北省，黎國母、元子逸跡于北省耕耨處。益曉募得義士五百名，就迎國母、元子，經由太原回高平。僞西追逼，俱投入清。追援兵得勝，黎帝勅授迪郡公。己酉年，黎兵失利，益曉與子益詩挈眷護黎國母、元子入清，後安插益曉父子于伊犁。至嘉隆三年，清許從亡諸臣回國，益曉自伊犁返回，乞回本貫養病。欽蒙準許全家錢米資活十年，益曉病故。於十一年蒙準許其子益詩管知河隍、古芳、景山、調琅四社。再查《黎史補編》，事狀略依；又再查伊犁遣回清册有名。究之黄益曉，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黎允值　北寧省順安府超類縣大卯總大卯社中村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允值，乃黎侗堂弟，仕至都督指揮使。己酉年，僞西兵至，黎出帝北轅，與黎侗如清求援。清人迫以薙髮授官，終不肯屈，俱被監禁。嘉隆三年，清許諸臣回國，值得存髮以歸，後終于家。再查《黎史補編》，事狀略依；又查燕京遣回清册有名。究之黎允值，確係節義等語。茲臣等詳查亦依。

阮廷錦　河内省懷德府慈廉縣香粳社（舊左從系右從帛）

奉究原册叙、《黎史補編》内載：阮廷錦，於己酉年從黎出帝如清，後黎帝揀諸臣范如松及廷錦等十人，歃血爲誓，具表請兵，却爲閣臣和珅所害，既止援兵，又發送三百里外安置。又查燕京遣回清册有名。經有咨查，嗣據覆叙該社村關有無詳識。且照阮廷錦此次從亡，事屬經久，致原貫無有詳知。第查史編並清回册，事狀屬確，阮廷錦究係節義等語。茲臣等詳查亦依。

黎貴適　清化省紹化府安定縣同滂社

奉究原册叙、《黎史補編》載：黎貴適仕黎，官至掌四寶。己酉年，從黎出帝如清後，黎帝揀諸臣范如松及貴適等十人，歃血爲誓，具表請兵，却爲閣臣和珅所害，既止援兵，又發送三百里外安置。又查燕京遣回清册有名。經奉咨查，嗣接覆叙社村關稱有無詳識。且照貴適此次從亡，事屬經久，致原貫無有

詳知。第查史編並清回册，事狀屬確，黎貴適究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譚慎廠　北寧省慈山府東岸縣義立總香墨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慎廠，故黎進士譚慎徽之後裔。黎末僞西竊據，黎出帝北奔，及清兵來援，自率義兵向道，抗僞于珥河津次，敗績。黎出帝北轅，從亡入清。嘉隆三年，與故黎諸臣奉黎帝櫬回國。十四年，欽蒙恩賞錢五拾貫、粟五拾斛，壽終于家。再查之燕京遺回清册有名。究之譚慎廠，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雄忠　南定省建昌府舒池縣平安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雄忠，無前事，黎所授官爵，日久不詳。及黎出帝北轅，雄忠扈從。嘉隆三年，與從亡諸臣奉黎出帝櫬回國。十四年，欽蒙恩賜錢米，以資養贍。再查之燕京遺回清册有名。究之阮雄忠，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阮仲瑜　南定省建昌府舒池縣厚載社

奉究原册叙、該省咨叙：仲瑜，故黎武尉。及黎出帝北轅，仲瑜扈從。嘉隆三年，與從亡諸臣奉黎出帝櫬回國。十四年，欽蒙恩賜錢米，以資養贍。再查燕京遺回清册有名。究之阮仲瑜，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黎松 河内省懷德府慈廉縣西就社

黎式 清化省河中府弘化縣答捄社

奉究原冊叙、《黎史補編》内載：黎松、黎式，己酉年，從黎出帝如清，後黎出帝揀諸臣范如松及黎松、黎式等十人，歃血爲誓，具表請兵，却爲閣臣和紳所害，既止援兵，及發送三百里外安置。經奉咨查，嗣據覆叙社村關稱有無詳識。再查在清遺回冊，亦無明叙其已死，只叙棺柩若干具〔九〕，並無明著姓名；或者前次已終于清，以致原貫無有詳知。兹據史編，所叙事狀屬確，黎松、黎式究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黎仲璫 河内省常信府上福縣河泗總平望社

奉究原冊叙、該省咨叙：仲璫，故黎進士，仕至京北鎮左參政使。丙午年，僞西兵至，招降不從。及僞兵襲破鎮營，乃潛與琔武侯陳光珠同謀起義，賊偵知，遣兵襲破〔一〇〕，與其子廷定俱被擒。賊復誘使降，終不肯屈，遂死，子廷定亦殉難。再查《後黎節義録》：丙午年間，僞西兵至，仲璫亡匿仙遊、懷抱間，潛與琔武侯陳光珠舉義，不克，死之。究之黎仲璫，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范如松 南定省建昌府舒池縣安老社

奉究原冊叙、該省咨叙：范如松，景興年間以府庠生入侍東宫，寵遇日隆，尋以老親乞回終養。昭

統元年，宣召抵京，賜爵近光侯。常從征伐，所至克捷，遷侍中職，尋授提領正四城軍務，管山西鎮守，遥領宣光、興化等鎮，協理兵部、户部，參預朝政。僞西兵至，奉命乞師于清。及清兵潰敗，扈從黎帝北奔。嘉隆三年，奉黎出帝櫬回國寧厝事清，乞歸教學。十四年，欽蒙恩賜糧米五拾方、銀九錠，以資養贍。明命五年，壽終于家等語。再查《黎史補編》：己酉年正月日，黎帝會清孫士毅于軍次，黄益曉、高平父道，迪郡公。黎昕、南塘嫩柳人，署鎮北。阮國棟、良才琵琶人，外戚。范如松、山南舒池人，提領四城。阮曰肇、南塘青泉人，副提領范陳善、山南瓊瑰人，協理兵部。黎文張、南塘義肻人，署公篆。黎貴適清化同芳人，掌四寶。等八人扈從。西山進逼，士毅拔壘北渡河走，黎帝匹馬與士毅皆北，獨曰肇執靮以從。益曉等馳歸殿扈黎太后抱黎元子接濟。黎帝至南關，諸臣陸續並至，清命閣臣福康安料理安南事。後康安受僞西重賂，表請清帝納西山使，旨召黎帝入朝。庚戌年五月日，黎帝至燕京，國人後入者亦續至。時清帝幸熱河宫避署，來早進發，黎帝命諸臣預草請兵表，因鑲黄旗都統金簡請見，邀駕伏拜，但見通言報云：「有旨褒賞。」迨歸營，則簡奉清帝旨授黎帝世襲佐領三品冠服。黎帝無可奈何，受之。十月日，黎帝以清人不可恃，遂定計與諸臣范如松、黄益曉、黎昕、阮國陳、黎文張、黎貴適、阮廷錦、慈廉香粳人。黎松、西就人。黎式清化答捄人。等十人，歃血爲誓，具表請兵；如不允，願得宣光、太原二州地，奉歸尊祀，或潛回廣河，謀圖興復，决不偷生北地。伏庭固請，事有不測，生死以之。乃先就金簡知會。簡不納，相與出門，伏地大呼。簡不得已，邀入款茶，云：「且歸館，待有商量。」十一月(二)，有夸闌大猶本國書記。三人來報云：「簡已奉旨，許王欽州地，來年春㬇花開，歸去未晚。」辛亥年三月，夸讕大復來邀黎帝及諸臣，就印房款茶菓訖，復歸，不料爲閣臣和紳所害，既止援兵，又欲分背國人，以息聲口。四月二十日，夸闌大復馳馬來曰，奉旨許王宣

光地居住，促從者幹辦等員冠服入謝。諸臣從夸蘭大至印房，清人加鐵鎖鎖住，發牛車送三百里外安置。二十一日，黃益曉送伊犂，黎昕送奉天，范如松送黑龍江，阮國棟送吉林，阮曰肇、黎文張送熱河張家口，餘范陳善、丁迓衡留侍黎帝于燕京。壬子五月二十日，黎元子以痧痘卒。黎帝由此不豫。癸丑九月，諸臣在編置者，各有表請安，黎帝各回旨慰勞之。時范如松已死，家童黎輝旺侍黎帝疾有功，黎帝義之，養爲義子，賜名維康，令奉香火。據此補編所載，則范如松已終于內地，較與省咨「如松乞歸教學」一款，頗屬差異。經再咨該省覆叙，范如松現於嘉隆三年自清返回，乞回教學，明命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壽終。現有墳墓在伊社地分，石碑刻云「故黎參督范公之墓」等字。仍查之燕京遺回清册，惟叙該家僮黎輝旺一名，而范如松姓名没見叙及。且照范如松或死于內地，或壽終于家，史載、省咨，雖屬不一，第究之從亡事狀，確鑿可據，范如松確係節義等語。兹臣等詳查亦依。

【校勘記】

〔一〕「黎末節義祠」，此五字原無，據文意依前例補。

〔二〕「阮廷瑜」，「瑜」原訛作「倫」，據文意及下文謚賜列祀之位所載改正，下文「阮仲瑜」同。

〔三〕此條阮廷簡原列第三，次于陳光珠之後。旁批「宜上」，陳光珠條旁批「宜下」。據前文諸臣列名次序，當是。今據以移正。

〔四〕「倘不肯受」，「肯」「受」間原衍「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十字，當系抄手抄寫時錯行衍入，今删去。

〔五〕「陰徒豪目集兵剿僞」，「徒」疑當作「圖」。

〔六〕「累與僞司寇名勇，僞都督名元等拒戰」，「與」原作「爲」，據文意改。

〔七〕「分背從臣於黑龍江」，「江」字原無，據理校補。

〔八〕「苦節終逢此百罹」，「逢」原作「完」，旁批作「逢」，當是，據改。

〔九〕「只叙棺柩若干具」，「若」字原無，據理校補。

〔一〇〕「遣兵襲破」，原作「遣兵襲破擊」，據理校删「擊」字。

〔一一〕「十一月」，「月」字原無，據文意補。



黎朝造士登科録〔一〕

起自裕宗保泰五年甲辰科，終顯宗景興肆拾陸年乙巳科，共拾玖科，前後凡陸拾貳年。登科總壹百玖拾玖員，内弁生合式中格五拾陸員。

裕宗保泰五年

賜甲辰科造士出身五名，同造士出身陸名，該拾壹名。

造士中項貳名

范公緒東山巨慶人。仕至該奇添差鎮守

世科兄弟同科　范有俊東岸安常人。有任之弟，有佐之兄，有偉之祖。



造士次中項叁名

世科兄弟同科　范有任安常人。有俊、有佐之兄，有偉之祖伯。

枚朱點淳禄連渠人。被緣事終。

三世連登　文廷胤香山樂浦人。貳拾貳中，仕至鎮守郡公。五拾壹終，追封福神。廷倞之父，廷倈之祖。

同造士次取項陸名

同造士，俗謂之造撮，蓋撮取三場之優項者，亦曰撮取造士。此是武藝精通而未能對策者也。

阮德論桂楊桂塢人。被緣事終。

阮辰湴東岸亭偉人。貳拾叁中，仕至該奇致仕。壽捌拾五，歷事四朝。

鄧廷傳彰德良舍人。

世科　黄義伯金洞黄雲人。貳拾玖中，仕至統領、郡公。肆拾柒終，追封福神。黄義賦之祖。

裴世爵安山石炭人。

鄭柚宗室。

裕宗保泰捌年

賜丁未科造士叁名，同造士貳名，該五名。亦屬禧祖。

造士中項壹名

鄧廷達彰德良舍人。

造士次中項貳名

世科兄弟同科　范有佐東岸安常人。有任、有俊之弟，有偉之祖叔。

阮惟耀安朗安胡人。

同造士次取項貳名

世科父子登科　阮福潤宋山嘉苗外莊人。仕至兼鎮，贈郡公。福漢之父。

武曲臨錦江王舍人。

統宗永慶叁年

賜辛亥科造士貳名，同造士捌名，該拾名。

造士中項壹名

世科叔侄同科　武佐德石河河黄人。貳拾壹中，弁生合式，仕至督鎮權府，贈郡公。佐琮之侄，佐碩之叔。



造士次中項壹名

世科叔侄同科　武佐琮河黄人。貳拾壹中，仕至該奇，陣亡，贈郡公。佐德之叔。

同造士優中項捌名

阮德汪桂楊桂塢人。仕至該奇統領，陣亡，贈郡公，褒封福神。

黎公輔嘉林鉢場人。

宋德海宋山裴舍人。

黄公俊瑞原中武人。

世科叔侄同科　黄義聰黄雲人。義膳之叔。

阮湅羅山下蓬人。仕至郡公。

世科叔侄同科　黄義膳黄雲人。義聰之侄。

黄公爪白鶴丹陽下人。仕至該奇。

純宗永慶五年

賜癸丑科造士肆名，同造士柒名，該拾壹名。亦屬口祖。



造士中項貳名

武佐忠河黄人。仕至添差、該奇，陣亡，贈。佐瑞之兄，佐儷之父。

范公浹上元朗田人。

造士次中項貳名

黎景瑞原藍山鄉人。

兄弟同科　黄廷坦嘉林黎舍人。廷煊之兄。

同造士優中項柒名

世科兄弟同科　阮迪琨青波婺球人。仕至該奇，督領京兆，兼教武學。迪增之弟，迪楨、迪瓊之祖。

三兄弟登科　阮廷石奇華香裔人。仕至權府闕營、郡公、國師兼國老，致仕起復。壽七十八，褒封福神。廷緒、廷權之兄。

鄧廷柱彰德良舍人。

兄弟同科　黄廷煊黎舍人。弁生合式。廷坦之弟。

世科三世連登　黄義臁金洞黄雲人。仕至該奇。義臙之父，義胄之祖。

范鳳岳東山巨慶人。



世科兄弟同科　阮迪增婺球人。貳拾壹中。迪琨之兄。

懿宗永祐貳年

賜丙戌辰科造士壹名，同造士貳名，該叁名。亦屬裕祖。

造士中項壹名

世科　武佐信石河河黄人。弁生合式。

同造士優中項貳名

兄弟叔侄登科　阮廷名良才鄧舍人。仕至該奇。廷魁之弟，廷玕之叔。

黄廷佐洽和桂棹人。

懿宗永祐五年

賜己未科造士貳名，同造士叁名，該五名。

造士中項貳名

世科父子登科　武佐瑞河黄人。弁生合式，貳拾五中。佐瑶之父。仕至該奇，参領乂安處。



世科父子及四兄弟登科　武佐基河黄人。弁生合式，貳拾五中，仕至該奇。佐堅、佐弼、佐辰之兄，佐舉之父。

同造士優中項叁名

三兄弟登科　阮廷褚奇華香裔人。

范廷璘東山下列人。

世科父子登科　阮福漢宋山嘉苗人。弁生合式，仕至該奇，管海道。福潤之子。

顯宗景興肆年

賜癸亥科造士叁名，同造士貳名，該五名。屬誼祖恩王以下。

造士中項壹名自癸亥至壬申凡九年，内間丙寅、己巳二科無設試科。

鄧廷援彰德良舍人。己中撮取，仕至添差。第叁場優中。

造士次中項壹名

父子登科　吴福宏石河爪牙人。弁生合式，仕至權府，歷山西海陽鎮守、郡公。壽玖拾柒，福植之父。

造士次取項壹名

兄弟父子登科　阮廷魁良才鄧舍人。仕至廣安鎮守。廷名之兄，廷玕之父。

同造士優中項貳名

三兄弟登科　阮廷權奇華香裔人。廷石之弟，廷褚之兄。

黎廷講雷陽安廣人。仕至該奇。

顯宗景興拾叁年

賜壬申科造士肆名，同造士叁名，該柒名。亦屬誼祖。

造士中項貳名

鄭椃宗室。弁生合式。

武國幹青威敦書人。弁生合式。

造士次中項壹名

父子登科　黎世烱青池仁睦舊人。弁生合式，仕至添差，管海道。世竩之父。

造士次取項壹名

枚允雅嘉定東平人。弁生合式，仕至添差，管海道。



同造士優中項叁名

杜世用慈廉山鄂人。止貫來格社。

父子登科　黄廷體見《忠義録》。淳禄河上人。仕至大司馬，歷乂安、興化鎮守，兼教武學，廣順道副將軍、郡公；死國事，封福神。廷德、廷睿、廷圭之父。

叔侄登科　范吴倬宋山椰棣人。貳拾玖中。吴石之叔。仕至添鎮守、督戰、督領。

顯宗景興拾五年

賜甲戌科造士貳名，同造士肆名，該陸名。亦屬誼祖。

造士中項壹名〔二〕

武佐堅河黄人。仕至廣順協謀該奇，死國事。佐基之弟，佐弼、佐辰之兄。

造士次取項壹名

武登科錦江金鬮人。貳拾捌中，第三場優中。

同造士優中項肆名

父子登科　鄭自梃金華扶魯人。仕至太保、海陽鎮守。自顯、自純、自識之父。

譚得枕青池湘竹人。仕至提領。

阮廷霑安勇鐵上人。仕至首號。

鄭　株宗室。

顯宗景興拾捌年

賜丁丑科造士捌名，同造士捌名，該拾陸名。

造士中項壹名

卞武睿南塘巡吕人。

造士次取中項肆名

世科　武佐碩石河河黄人。佐德之侄。

黎裴炤嘉林鄧舍人。弁生合式。

范如燧香山福陽人。仕至宣光鎮守。

□□盤〔三〕青波婺𣑁人。弁生合式，仕歷海陽、安廣、山西鎮守。迪彬之父。

造士次取項叁名〔四〕

叔侄同科　張潤嘉林如京人。貳拾貳中，仕至宣光鎮守。張銓之侄。



阮有演壽昌東作人。弁生合式，貫宋山嘉苗外莊。

黎杜錫文江憲範人。五拾中，弁生合式。

同造士優中項捌名

阮廷鏗奇華香裔人。仕至該奇。

鄭　棕宗室二親。

黄仕伯淳禄河上人。

丁奇珍上福鳳翼人。

黎仲海青池弘烈人。仕至管海道。

叔侄同科　張銓如京人。仕至該奇。張澗之叔。

阮有任羅山下蓬人。

陳名岳懿安添禄人。

顯宗景興貳拾壹年

賜庚辰科造士壹名，同造士柒名，該捌名〔五〕。

造士中項壹名〔六〕

世科父子叔侄登科　丁廷倞香山樂浦人。仕至該奇。廷胤之子，廷㑣之叔。



同造士優中項柒名

世科三世聯登　黄義膴黄雲人。義讓之子，義胄之父。

梁如幹先福縠梁人。貳拾壹中。

父子登科　裴維辰淳禄倚碧人。名蘭之父。

鄭　槺宗室二親，仕至首號。

四兄弟登科　鄭柊宗室，仕至首號。楈、枯之弟，栓之兄。

鄭真智上元慎爲人。

黎　緒瑞原藍山鄉人。仕至該奇。

顯宗景興貳拾肆年

賜癸未科造士五名，同造士陸名，該拾壹名。亦屬誼祖。

造士優中項壹名

世科叔侄登科　文廷傑香山樂浦人。仕至該奇，尚郡主。廷胤之孫，廷倞之侄〔七〕。

造士中項壹名

鄭　槢宗室，弁生合式。



造士次中項叁名

范廷璠武江金堆人。弁生合式，仕至太原處鎮守。兄范璡、弟廷璵並中進士。

世科四兄弟登科　武佐弼河黄人。仕至山南下鎮守。佐基、佐堅之弟，佐辰之兄。

黎世箸青池仁睦藍人。弁生合式，貳拾壹中一舉，仕至添差該奇。

同造士優中項陸名〔八〕

阮名炟先豐富華人。

杜世胤慈廉東鄂人。仕歷清化、山南、京北等處鎮守。

武必任唐安鄗墅人。貳拾玖中，仕至該奇。

世科父子登科　阮迪旺青波婺捄人。仕至管海。迪圭之父，迪連之堂弟。

四兄弟登科　鄭栓宗室，貳拾柒中，仕至該奇，死國事。柊、榍、枯之兄。

叔侄登科　阮仲邁桂陽桂塢人。貳拾捌中，仕至京北鎮守，教導武學。德洽、德忠之侄。

顯宗景興貳拾柒年

賜丙戌科造士叁名，同造士肆名，該柒名。亦屬誼祖。



造士優分項壹名

黄廷寶安勇奉公人。鄉試已中鄉貢，貳拾肆歲又中造士，尚郡主。仕至山南鎮守參從、郡公。第叁優中。壬寅年驕兵格殺。

造士中項壹名

范有偉東岸安常人。弁生合式，貳拾捌中，仕至該奇。有俊之孫，有任、有佐之從孫。第叁場優中。

造士次取項壹名

世科四兄弟登科　武佐辰石河河黄人。弁生合式，貳拾貳中一舉，仕至首號。佐基、佐堅、佐弼之弟，佐舉之叔。

同造士優中項肆名

黎時歡雷陽富豪人。弁生合式，貳拾壹中，仕至該奇。

兄弟登科　陳名超東城瀟汾人。弁生合式，貳拾肆中。名署之兄。

世科　阮迪連青波婺捄人。仕至首號，丙午年死國事。迪盤之堂弟，迪旺之堂兄。

三兄弟登科　鄭　櫧宗室二親，貳拾肆中，仕至首號。樫、梼之兄。

顯宗景興叁拾年

賜乙丑科造士叁名，同造士捌名，該拾壹名。

造士中項壹名

阮宗海嘉林安溪人。弁生合式，鄉試已中鄉貢。

造士次中項壹名

阮廷寬文江□池人〔九〕。弁生合式，鄉試已中鄉貢。

造士次取項壹名

兄弟叔侄登科　阮德忠桂塢人。德洽之弟，仲邁之叔。

同造士優中項捌名

兄弟三登科　阮廷洵東岸安常人。弁生合式，仕至首號。廷釧之弟，廷鉢之兄。

阮茂樸永賴河陽人。仕至該奇，死國事。

楊廷諧安勇奉公人。弁生合式。



阮廷槐維先駒子人。

范輝鎰神溪高姥人。弁生合式，仕至首號。

范有琰興元美裕人。

阮名泰先豐富華人。弁生合式。

阮嘉盤永賴河陽人。貳拾五中。

顯宗景興叁拾叁年

賜壬辰科造士肆名，同造士拾玖名，該貳拾叁名。

造士中項貳名

世科　黄義肽金洞黄雲人。弁生合式，仕至廣安鎮守。義伯之孫。第三場優中。

世科父子叔侄登科　武佐儷河黄人。佐忠之子，佐瑞之侄。

造士次取項貳名

世科父子登科　武佐瑶河黄人。貳拾柒中，仕至乂安鎮守。佐瑞之子。

楊武壆河黄人。弁生合式，貳拾五中，仕至該奇。佐基之子，佐堅、佐弼、佐辰之侄。爲人後改姓楊。第三場優中。



同造士優中項拾玖名

鄭　枯宗室。弁生合式，仕至首號。柊、栓、楕之弟。

鄭　楕宗室。弁生合式，仕至首號。柊、栓之弟，枯之兄。

阮有理峩山茂林人。弁生合式，仕至該奇。

鄭　潤宗室。弁生合式，貳拾五中。

吴有闊東岸安常人。貳拾五中。

陳名振未詳。

鄭　槏宗室。

兄弟登科　陳名署東城濫汾人。名超之弟。

潘廷㑣羅山南岸人。

黄廷德淳禄河上人。弁生合式，貳拾叁中。廷體之子，廷睿、廷圭之兄。死國事。

阮廷柱青池苓塘人。仕至該奇。

鄭　權宗室四親。

鄭　㭡宗室二親。𣚺櫪之弟。

黎仲潘羅山裴舍人，弁生合式。貳拾五中，仕至該奇。

阮吴鏗玉山文貞人。弁生合式，仕至首號。

兄弟叔侄登科　阮德洽桂塢人。德忠之兄，仲邁之叔。

兄弟登科鄭　樫宗室二親。樤之弟，樠之兄。

鄭　彬宗室。

兄弟登科　阮廷釧安常人。弁生合式，叁拾中，仕至首號。廷洵、廷鉢之兄。

顯宗景興叁拾柒年

賜丙申科造士陸名，同造士拾五名，該貳拾壹名。

造士中項貳名

阮嘉瑄青池芳烈人。仕至權府提領，兼太原鎮守。

裴世遂東城仙里人。尚郡主，仕至提領乂安鎮守。第二場優中。

造士次中項壹名

黎世璐青池仁睦藍人。弁生合式，仕至添差。

造士次取項叁名

父子登科　黎世琔青池仁睦藍人。貳拾五中。世烱之子。仕至添差。



阮輝炤青池仁睦門人。仕至該奇。

武廷鏗金洞仙球人。由庭閲挾書，論停造士，降攝取。

同造士優中項拾五名

吴仲定上福芳柱人。

阮世瑶四岐沂溪人。

兄弟叔侄登科　阮登攘弘化沛寧人。弁生合式。登讓之兄，登逮之叔。

兄弟登科　段伯昶上福同觀人。伯仲之兄。

阮國賁文江弄亭人。

世科兄弟登科　阮迪重婺捄人。弁生合式，貳拾玖中，仕至首號。迪珉之孫，迪瓊之兄。

阮名霑先豐富華人。仕至首號，甲辰爲驕兵所殺，死國事，臨敵時生□，封壯烈大王。事見《安南一統志》。

黎廷謹青池仁睦藍人。弁生合式，五拾壹中。

鄭　梃宗室。丙午年死國事。

世科父子登科　阮迪彬婺捄人。弁生合式，仕至提領，添差海陽。迪盤之子。壬子年潛謀不密，死國事。

兄弟登科　杜廷琰東安小蘭人。廷璉之兄。

父子登科　裴名蘭淳禄倚碧人。惟辰之子。

陳武定僊侣善片人。

謝登廉丹鳳大馮人。曾祖登望、祖登勳、父登肅，並中進士。

顯宗景興肆拾年

賜己亥盛科造士壹名，同造士肆名，該五名。

造士廣取項壹名

父子兄弟登科　鄭自顯金華扶魯人。自梃之子，自純、自識之兄。

同造士優中項肆名

世科三世連登　黄義胄黄雲人。弁生合式，一舉，仕至首號。義臚之子，義讓之孫。

鄭　柖宗室。

武佐哽唐安華堂人。弁生合式，仕至該奇。

阮廷謹奇華香裔人。死國事。

顯宗景興肆拾貳年

賜辛丑科造士貳名，同造士五名，該柒名。



造士次中項貳名

世科　武佐超河黄人。弁生合式，貳拾壹中一舉，仕至首號。

世科　武佐琰河黄人。

同造士中項五名

世科父子兄弟同科　黄廷睿淳禄河上人。廷體之子，廷德之弟，廷圭之兄。死國事。

兄弟同科　黄廷圭河上人。廷體之子，廷德、廷睿之弟。死國事。

曲登兼御天良溪人。仕至首號。

阮嘉煊永賴河陽人。弁生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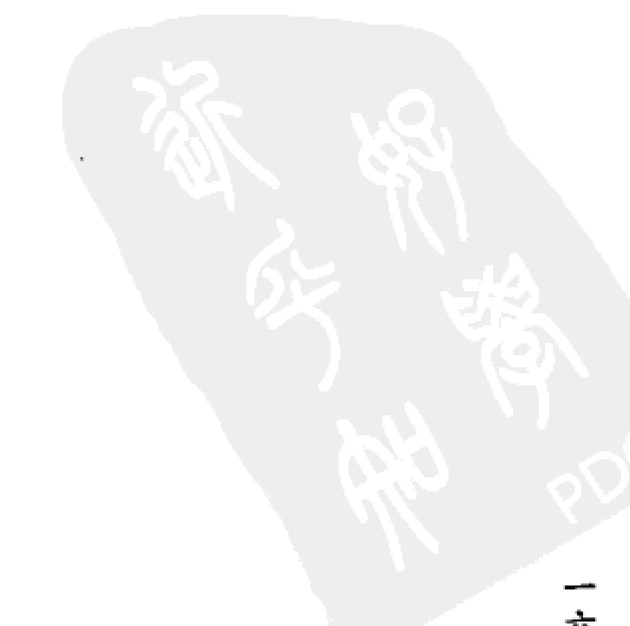
兄弟登科　段伯仲上福同觀人。弁生合式。伯昶之弟。

顯宗景興肆拾陸年

賜乙巳科造士壹名，同造士貳拾柒名，該貳拾捌名。

造士次取項壹名

吴福樹石河爪牙人。福宏之子。第三場優中。



同造士優中項貳拾柒名

黄馮嘉白鶴雲谷人。冼西山都督。

兄弟登科叔侄同科　阮登讓弘化沛寧人。登攘之弟，登逮之叔。

裴登勳美蓉段陶人。弁生合式。

鄭　椎宗室。

叔侄同科　阮登逮弘化沛寧人。登攘、登讓之侄。

二兄弟同科　楊　位石河隆福人。楊胤、楊韶之堂弟。

阮廷鉢安常人。弁生合式。廷釧、廷洵之弟。

吴仲壽唐安鄜墅人。

黎春倬東山楊舍人。

叔侄登科　范吴石宋山椰捄人。吴倬之侄。貳拾壹中。

阮仲忍安勇眉田人。

兄弟登科　杜廷璉東安小蘭人。弁生合式。廷琰之弟。

世科父子登科　阮迪圭婺捄人。迪旺之子。

世科父子叔侄登科　阮廷玕良才鄧舍人。廷魁之子，廷名之侄。

楊　胤隆福人。楊韶之弟，楊位之堂兄。



三兄弟同科　楊　韶隆福人。楊胤之兄，楊位之堂兄。

黎有儋廣昌安静人。仕至首號。

吴福賞石河爪牙人。

阮壽允東岸扶寧人。

范仲擢嘉禄安津人。

黄廷植青池苓塘人。貳拾壹中，仕至左捷。

父子登科兄弟同科　鄭自純金華扶魯人。自挺之子，自顯之弟，自識之兄。

鄭自識自挺之子，自顯、自純之弟。貳拾柒中一舉。

□有益〔一〇〕東安楊舍人。弁生合式。

阮德培宋山嘉苗外莊人。弁生合式。

世科兄弟登科　阮迪瓊青波婺抹人。貳拾壹中。迪琨之孫，迪重之弟。

張廷衡錦江王舍人。

【校勘記】

〔一〕「黎朝造士登科録」，此部分獨見於乙本，他本皆無，今徑標點排印。

〔二〕「造士中項壹名」，「造士中」三字原殘，據前後文意補。



〔三〕「□□盤」，「盤」前二字原殘，疑是「阮迪」二字。

〔四〕「造士次取項叁名」，「造士」二字原殘，據前後文意補。

〔五〕「該捌名」，「捌」原殘，據文意補。

〔六〕「造士中項壹名」，此行原殘損，「士」字據文意補。

〔七〕「廷胤之孫，廷倞之侄」，此科中造士者爲「文廷傣」，但前文「顯宗景興貳拾壹年」中造士者名「丁廷倞」，爲「廷胤之子，廷傣之叔」，兩人系同一家族，但姓氏不同，必有一誤。

〔八〕「同造士優中項陸名」，「名」字原無，據前例補。

〔九〕「文江□池人」，「池」前一字原空，據文意，當有一字。

〔一〇〕「□有益」，「有益」前一字原殘，疑爲「阮」字。



佚　名◇撰

人物志

康世昌、朱旭强◎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人物志》，不署撰人及年代。今知存抄本一種，藏於河内漢喃研究院，編號A.573，計135葉，頁面尺寸爲31×21公分，每半葉9行，行20字上下，抄録工整。

本書其五《陳司業朱文貞先生行狀》已附録紹治五年葉春暄所作之《樵隱先生録序》，則是書當編於紹治五年(1845)之後，可能成於19世紀末愛國志士之手。時越南國勢衰弱，淪爲法國殖民地，有志者借此以喚醒民心者乎？此書編録越南歷代人物26人，大都屬歷史人物，遇有傳説人物如李翁仲者。短則數十字，録其簡歷；長則數千言，記其行狀，兼録詩文及有關作品。採摭繁富，除史書外，又兼及家譜、文集、傳説等，甚有保存文獻之功。其中《太宰梅郡公傳》，附入馮克寬於光興二十年(1597)明歲貢並求封時，因逢萬曆二十五年萬壽節所作賀詩三十一首，又録入同時在北京朝鮮國史李晬光爲馮氏《梅南毅齋詩集》所作序。此爲兩國間文化交流之重要資料。

本書有註，於史料或作補充，或爲訂正，估計出自編者之手，甚有參考價值，而本書諸條體例並不一

致，或是未竟之稿本，且文學性不强。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越南學者黄文樓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本集成因此列入，據抄本迻録，加以標點排印。

在整理過程中，孫菊園教授審讀了校樣。



目録

李翁仲……一七七
姜丞相公輔……一七九
懷道王阮嫩……一八一
莫狀元……一八二
陳司業朱文貞先生行狀……一八六
陳登元……二〇三
黎俊茂……二〇五
吴煥……二〇六
阮泰拔……二〇七
黃佐明……二〇八



張孚説……二〇九
陳克終……二一〇
韓詮……二一一
鄧公瑱……二一二
陳文燽……二一三
崗國公傳……二一五
晉國公傳……二一八
阮景曤……二一九
阮景堅……二二二
太宰梅郡公録……二二四
兵部尚書海郡公譜……二三三
刑部尚書贈少保河郡公黎相公年譜……二五三
工部尚書黎相公年譜……二六四
仙遊懷抱探花阮登縞行狀……二八〇
慈廉天姥探花阮貴德……二八二
黄名勤……二八七

李翁仲

公慈廉瑞香人，有文武材略，高二丈，大十尺。生雄王末，知雄王不能守國，乃入秦客咸陽。擢秦孝廉科調校尉，出鎮臨洮，擊退胡虜，匈奴驚駭以爲神，不敢近塞。後以年老乞骸骨歸本國。胡復擾邊，始皇思之，遣人來召公，至則公已死矣。始皇乃鑄銅爲像，高十丈餘，手執《春秋傳》，鎮司馬門。北胡望之，以爲公猶生，不敢犯京。民追感功德，立祠祀焉。歷朝榮封上等福神，秩在祀典。公稔著靈應，元人犯我邊鄙，陳帝命將討之。夜夢公顯靈，護國討賊，元人果不戰而潰。後人有詩云：

> 文武全才世所尊，秦時奮力贊乾坤。龍樓鳳閣阿房助，虎旅熊威沙漠屯。
> 銅像金人遺遠塞，戎兒胡婦敢窺門？永康一夜談經夢，千載英雄儼若存。

唐太宗時，都護趙昌經略南州。舟過慈廉永康津，夜夢公憑竹杖，坐看《春秋左傳》，與昌談兵事。因問昌：「長城猶是秦否？」昌答曰：「秦已爲漢、漢已爲晉、晉已爲隋，歷六百年又爲唐。」夢覺，昌訪

民間，乃備禮致敬而去。

史有詩云：

文武全才大丈夫，咸陽遺像懾羣胡。神威一助元兵散，血食南天壯帝圖。

姜丞相字公輔

公愛州山偎社人。高才敏識，擢唐進士第異等，補校書郎，轉左拾遺，又爲翰林學士。每進見，敷奏詳允，德宗甚器之[一]。嘗勸上早誅朱泚，上不從，後泚反，駕幸奉天。留泚京師，而命張鎰代鎮鳳翔。俄而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當前叩馬曰：「泚嘗帥京師涇、原，得衆心，宜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上不聽。既行，欲駐鳳翔，公諫曰：「鎰雖信臣，文士也，所領皆泚部曲，泚若僭立，軍必有變，臣尚憂鎰且不免，況乘輿豈徑入虎口？」帝亦記桑茂道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

上在奉天，有言泚反，盧杞以百口保之。帝命諸道勤王，將趨奉天者，距城一舍而止。公言於上曰：「王者不嚴武衛，無以重威，今禁旅單少，而士馬在外，竊爲陛下危之，泚若竭誠奉迎，何憚兵多。如或不然，有備無患。」上善其言，悉納諸軍，泚兵果至如所料。於是擢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陸贄《草制》有云：「主文而諫，忠靡後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及唐安公主薨，詔令厚葬，公以軍興爲諫。帝怒其買直，贄再三護解不獲，遂貶爲左

庶子。贊《草制》有云：「居易勵修身之操，見危着從戎之勤，自陟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時公以忤旨見貶，而贊以謙退爲制文，其見愛護如此。後以母喪解職。

及贊爲相，請復公，上不悦。順宗即位，拜吉州刺史，未之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賜錢物歸葬。

黎景興年間，海郡公范廷重統領清、義等道，經過安定縣山俍社華捄村，見耆老指公生時故宅，即奏於朝，立祠祀之。又臨拜其墓，有祭文云：

南岳降神，北朝當揆；　正氣凜然，高山仰止。

尚書黎有喬敬撰對句云：

機先揆度，真寶鑑元龜，一時英傑竟何如？　即李鄴侯陸宣公，亦推上智；
分外行藏，總虛舟飄瓦，萬古英靈應不朽，視張九江韓京兆，罔間前修。

又云：

人才何地不生，惟上所用；　忠義自天是付，行我之安。

公弟公復，亦登進士，仕至禮部尚書。

【校勘記】

〔一〕「德宗甚器之」　「宗」原作「尊」，爲越南阮朝避諱字，今改正，下同不注。

懷道王阮嫩 姓阮名嫩

公僊遊扶明社人，幼有儁才，善屬文。年十七八，閑熟經史。年二十，領鄉解。頗知時務，不求聲名。居建初寺，聚徒講學，樂從之者衆。王素有大志，而人不識也。嘗謂門弟曰：「君子之學，以博古論今爲務，以安人利物爲心。」

及李昭皇時，盜賊蜂起，因而起兵，與陳抗衡，人多歸之，珥河之北，皆其號令，奄有我國十分之五。後陳太宗登極，志欲混一，然每動輒敗，久之不得已，乃許和親，中分南越，以長公主妻之，封爲懷道王。尋即帝位，自稱章武皇帝，改元太和。没後社人追思功德，立祠祀焉。歷朝封爲福神。

莫狀元

公姓莫，名挺之，字節夫，至靈瀧洞人。《史記》，作旁河社人。祖顯績，登李仁宗丙寅科舉太學生即今進士及第。第一名，仕至吏部尚書，賜金魚袋。所居邑環山，陵阜葺翳，猿猴多居之。其母嘗往刈薪，爲雄猴所脅，歸語其父。父遂服婦人衣，懷刀往焉。猴狃故態，父提刀擊殺而歸。晨往視之，見土蟲已將猴尸培成一墳。父異之，即卜藏於猴墳之上。母有娠，期年生公，名挺之，姿相卑陋，人皆以爲猴精之驗。

及長，聰穎絶倫，讀書十行俱下。時皇子昭國王益稷，開學場講習，公往受業，文詞擅名，同時莫不驚服。既冠，登英宗甲辰狀元，入謝，帝嫌其顔貌醜陋，莫挺之乃作《玉井蓮賦》以自況。詳見《皇越文選》。英宗覽而嘉之，遷太學火勇首，充内書家。

隆興年間，北使，元人鄙其卑小，一日，宰相召入府，令與諸司俱坐，有簿帳繡黄雀棲在竹枝上，挺之以爲生黄雀，趨捕之，元人大笑，即曳裂其帳，衆怪問之，即應曰：「古有梅雀畫，未聞有竹雀畫，今宰相帳裏，何乃刺竹雀耶。夫竹，君子也，雀，小人也，以小人加君子之上，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爲當朝

除之。」舉坐嘆服。及進朝，適外國進扇，有旨命我國使與高麗使贊之。挺之題詞曰：「蘊隆蟲蟲，伊尹周公。冬寒淒淒，伯夷叔齊。此疑是高麗使題。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一云：爾於夏日兮，伊周巨儒。爾於冬日兮，夷齊餓夫。噫，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既進覽，元帝嘉獎其才能，且欲試其學力。時元主少女早殤，襄事日會祭，令公讀祝文，至行禮時，只見板上有四「一」字，公遂朗聲讀之云：

天上一朵雲，爐中一點雪。閬苑一枝花，長安一片月。噫，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慘切兮慘切。

元人不覺驚異，事清還國。人皆讓其才。

公爲人廉介，居官清白，已貴而家嘗苦之。陳明宗使人將錢百緡，暮置諸其門而去，次日公入朝，即以問。帝曰：「錢無主，任卿取之。」憲宗朝，加入內行遣左司郎中，官至左僕射卒。挺之貴而貧，歷事三朝，皆以清操見稱。始在北，元人奇其材，而察其相貌無可貴者，以爲才全德不形。後自使北還，有北人隨往本國，爲察先墳風水，所至皆不許可，及至猴墳，始嘖嘖稱嘆，以爲發福地。

子侃，直官至員外郎。孫迪、邃、遠皆有材力。遭胡氏篡國，心以先世事陳，銳志報仇，會明帝遣張輔等討胡，軍次富浪江北岸，胡氏悉國中老幼，列柵固守，明人不敢渡江。邃自南萊降明，備言其故。明人始渡兵進攻，所向克捷，因以爲向道，獲漢倉及其子芮於高望山。張輔嘉其功，授兄弟以官，邃參政使、迪指揮使、遠鹽鐵使，皆貴顯。

及太祖黎興，邃子孫移居宜陽古齋，生莫登庸即挺之七世孫。莫既僭國，追封爲武感靈愛大王，夫人爲慈正公主，以瀧洞所居故址，爲崇德殿。父墳爲陵，江北岸爲築巨堆爲拜位焉。册曰：

瀧洞狀元，蓮生玉井。貌比晏嬰，才侔富鄭。咀嚼英華，馳芳北省。驅雀還梅，氈裘起敬。使乎

使乎，不辱君命。

附：《應制玉井蓮賦》

韓愈詩：「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一〕。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客有隱几高齋，夏日正午，臨碧水之清池，咏芙蓉之樂府。樂府有《芙蓉曲》。忽有人焉，野其服，黄其冠，道士黄尉。迥出塵之仙骨，凜辟穀之癯顏。問之何來，曰：「從華山。」乃授之几，乃使之坐，破東陵之瓜，東陵邵平種瓜長安城東，有五色美。薦瑶池之菓，瑶池王母所居，母以桃與武帝。載言之琅，載杖之瑳。既而客曰：「子非愛蓮之君子耶？周子《愛蓮説》：蓮，花之君子也。我有異種，藏之袖間。非桃李之粗俗，古詩：「桃李滿山總粗俗。」非梅竹之孤寒。非僧房之枸杞，劉禹錫《楚枸杞》詩：「僧房樂樹依寒井。」非洛士之牡丹。洛陽牡丹爲天下第一。非陶令東籬之菊，陶詩：「采菊東籬下。」非靈均九畹之蘭。屈原《離騷》：「既滋蘭之九畹。」乃泰華峯頭，玉井之蓮。」客曰：「異哉，豈所謂藕如船兮花十丈，冷比霜兮甘比蜜也耶。昔聞其名，今得其實。」道士欣然，乃袖中出。客一見之，中心鬱鬱，乃拂十樣之牋，韓浦詩：「十樣鸞牋出益州。」泚五色之筆，江淹夢人與五色筆，文章大進。以爲歌曰：「架水晶兮爲宫，鑿琉璃兮爲户。楊誠齋《玉井亭荷花詩》：「渠仙初出没，照日稱猶怯，館之水晶宫，環以琉璃璞。」碎玻璃兮爲泥，灑明珠兮爲露。香馥郁兮層霄，帝聞風兮汝慕。桂子冷兮無香，素娥紛兮汝妬。採瑶草兮芳洲，望美人兮湘浦。《楚辭》有《湘妃》、《湘夫人》。蹇助語辭何爲兮中流，盍將返兮故字。豈護音户落兮無容，《莊子》：「五石之瓠，落而爲瓢，則護落無所容。」護落猶言郭落。嘆嬋娟兮多誤。荀子柄之不阿，荷莖、張文瓚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緑

雲擁扇青揵柄。水宫仙子門紅妝，步步凌波踏明鏡。」果何傷乎風雨。恐芳紅兮摇落，美人來兮歲暮。」道士聞而嘆曰：「子何爲哀且怨也，獨不見鳳凰池上之紫薇，唐政中書省曰：紫薇省，省中植紫薇，取其久。唐詩：「紫薇花對紫薇郎。」白玉堂前之紅葉，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夐地位之清高，藹聲名之昭灼。彼皆見貴於聖明之朝，子獨何之乎騷人之國。國字疑未叶韻。」於是有感斯言，起敬起慕，哦誠齋亭上之詩，賡昌黎峯頭之句，叫閶闔以披心，敬獻玉井蓮之賦。此賦公争魁時作也，時帝以公姿貌淺陋，不欲與公狀元，故賦此以見志云。

【校勘記】

〔一〕花開十丈藕如船，「花開」，宋、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全唐詩》卷三三八，均作「開花」。

陳司業朱文貞先生行狀

先生姓朱諱安。陳時清潭縣名，今改青池，屬河内之常信府。光烈社名文村人。性剛介，清修苦節，不求利達。好讀書，學業精勤，夫要以明聖道、闢邪説爲務。所著有《四書説約》，其書不傳，而平生藴積，至今猶可罔象也。村與龔黄接壤，龔黄，社名。乃於潭上大阜，築書室，前臨潭水，有風浴泳歸之致。講學授徒，士有百里而至者，成就甚衆，往往登政府者，范師孟、黎伯适已爲行譴，即平章宰相之職。亦各執弟子禮，時拜問床下，得與片談甚喜。有不善，輒呵叱不納，其師道尊嚴如此。黎子、范子門人之最顯者，皆能斥佛氏、觸怪奇。以廣先生之教。黎伯适有《北江紹福寺記略》云：「佛氏之禍福動人，何其入人心之深且固也，不令而從，不盟而信，有人家處，必有佛寺，其興起甚易，而尊崇甚大也。余少讀書，志於古今，亦粗明聖人之道，以化斯民，而卒其未能見信於一鄉，嘗遊覽山川，足迹半天下，求所謂學宫文廟者，未嘗一見，此吾所以深有愧於佛氏之徒遠矣，吾輒以書。」范師孟《題佛迹山寺》，有「徐氏怪奇休説着」之句，蓋指徐道行禪師托胎幻化之事爲虚妄也。

明皇開泰年間，先生以道學模楷，徵拜國子司業，授太子經。迨裕皇大治中，逆豫怠政，權臣多不

法，先生諫不聽，乃上疏乞斬佞臣七人，皆權幸者，時號《七斬疏》疏入寢不報，遂挂冠歸回里，因東遊抵至靈縣名。愛傑社名。山水之勝，此山七十二峯盤蔚幽雅，左曰麒麟山，右曰鳳凰山，鳳山嶺有甘泉湧出成壑，挂山而下，山腰水匯處，名鱉池，佳美可酌，又回遶於山之麓〔一〕。乃於麟山、鳳山間，築室居之，自號樵隱。每徜徉鱉池、清涼江，吟咏自適，頗寓己意，有大朝會則赴闕。裕皇嘗欲委以政事，辭不拜。憲慈太皇太后曰：「清修之士，天子不得而臣，安得以政事委之耶。」帝乃遣内臣賫衣服賜之。拜謝訖，輒以與人，天下咸高其風。

裕皇崩，楊日禮僭位，陳統將絶，及聞藝皇復國，大喜，杖策上謁，不受封拜，復乞還山，帝厚禮以送。未幾，壽終於家。藝皇命官踰祭，賜謚文貞公，復賜號康節先生，以況邵子，詔從祀文廟右廡，列之先儒，自陳迄黎仍之，僞西時始罷。

皇朝明命十八年丁酉，禮部議定文廟祀典。再奉準定從祀左廡，位列元儒趙子復之次，陳、黎諸儒先莫得此焉。先生之裔，世守書業。曾孫廷寶登黎洪德十五年甲辰科、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奉北還，尋卒。嗣後未有聞者。其鳳凰居隱室，則黎季海陽憲察使北江進士黎惟亶以時宰裴存庵之意，訪求其處得之，立石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字，示傳後也。紹治辛丑愛州阮保承乏海陽按察使，因商謀募貨賃，即其故址，建祠奉之，寓景行也。而龔黄書室故處，則青池建祠奉之，黎以來不廢也。其屬義典社名於景興末，亦設鄉祀奉先生專祀，裴存庵爲撰碑文云：「謹狀時紹治元年辛丑重陽節，後學中順大夫海陽按察使九真靖山阮保定甫薰沐拜述於廳堂之東軒。」

附〔二〕：

樵隱先生録序

我越儒先從祀於文廟，自陳迄黎，至於今不廢者，惟先生一人而已，而史籍缺略，事狀僅存大概，其所著《四書説約》及《乞斬權倖疏》俱不傳。嗟夫！千百年文獻之邦，得一人如先生，而寥寥若是，深可慨也。況乎生爲越士，而不知先生爲何如人，當何朝代，豈不甚可鄙耶？遂謹集舊史遺記，附以近所見聞，别爲録，庶哉有所瞻仰，且以告其子弟，公諸同好，以無忘先儒之卓焉耳〔三〕。其於垂世，敢云乎哉。紹治五年後學戊戌科副榜吏部掌印給事中葉春暄謹書。

附録

光烈邑人。相傳先生授徒時，從遊者多，有一生每旦輒詣聽講。先生心嘉其勤，而不知其爲何許人，因令伺其歸〔四〕，則至龔黄潭輒没迹，乃知其爲水神也。會太旱，講罷，召諸生謂曰：「水旱爲災，天數誠不敢有知，惟目擊方民焦熬，能無動情。生當爲我救此數邑之命。」其人重違師命，乃磨濃墨於庭，和水灑之，須臾，果大雨，即辭去。明日有一巨鱉死浮潭上，先生哭之慟，爲之收葬，墓今存，蓋人皆以爲先生道德感神之驗云。嗟夫！怪隱之事，聖人所不道也，姑且存焉耳。

朱文貞先生行狀説

朱先生，越甸儒宗也。平生文行，其可傳述昭昭矣。保讀史至先生，未嘗不低徊戀仰，若有動於

中而又嘆史筆之略，徒使人有曾賢言論，而不獲多見之恨也。昔唐處士李渤，其於出處進退之際，固曰無疵，而未有凜然動人之節，唐史書之，其初隱於匡廬，三徵不起，中而遷東都，繼而仕，已而謝歸。前後提起不厭，遂使平生事狀，歷歷可考。此非君子善善，長與人爲善之意耶？況我朱先生處則成就後學，以衛翼正道，闢邪拒詖爲教；出則抗顔人師，虎闈增重，而其忠愛之誠，發於《七斬疏》，將以郭清當道，整頓皇綱，自非大過人，誰能及此。其正學純行、忠肝義膽之致，視李拾遺爲何如耶？夫人恨無可傳耳，苟有可傳，吾烏得而略之，安有如此第一流人，而記載之詳核，反不及唐史之什一也歟！

彼其就徵上疏，挂冠授徒，但於卒年總書大略，不曾特書大書，以見發揚德光之義。至於《七斬疏》文，不録隻字；《四書説約》，靡存片紙；生卒年月，並無可考；豈非因仍闕略之過歟！裴相公存庵於我國諸儒賢與其文字，每存述而推崇之，蓋有不忘先進之思。於先生詩，既謹而録之，迄今傳播。至其自爲文典祀記，則曰：「學者之希賢而入聖者，微先生其誰歸？」嗚呼！富哉言乎！其所以表顯前修，勉進來學，一何至耶。是故北江黎進士之海陽，即囑令訪求先生隱處，立石題志，若是其捲捲不舍者，意有在矣。夫豈以同地之故，而阿其所好乎！保幸逢時，來守此土，得親覩其所謂鳳山鱉池者，俯拾書帶，仰睇晴雲，平日樂聞而心慕者，一協所願矣。輒不自揣，既商謀募貨，就故址建祠奉之，非曰能尊先生也，夫亦推效白鹿故事，一以遂其疇昔向往之私，一以無忘裴故相之遺意焉耳。又竊以先生行狀，略見於史，誠曰不朽，然苟裁以史家義例，當爲先生立傳無疑矣，既不能是，則别爲先生行狀一編，斷斷乎無可闕於今日者，而安知非有當於裴先輩，所以俟我後人之一片深衷者耶？於是，以陳史爲正，旁

採諸家議論爲輔，輯成先生行狀爲第一册；次録先生詩爲第二册；又次録祠所工役圖本及祠祀條約爲第三册〔五〕。庶幾同方君子，披閲是編，可得先生文行之梗概，與後人追崇仰慕之誠，尚不以逾妄見罪，先生生卒年月，另俟博考。至如《七疏斬文》、《四書説約》，皆大義所在，及平日教人懿行格言，意其多可傳者，則所謂正如神物所在，自有鬼神呵護，保知其晦顯以時，必有得之故家筍壁，復播人間，與此山遺宇並傳窮壤，不終糜絶於沉烟斷棘中矣。至若所傳鱉神聽講之事，則有類於釋家龍聽法，石點頭之誕，畢竟因鱉池之名，附會爲是，削之，庶無偭於先生平昔論道教人之旨云。紹治元年辛丑重陽節。中順大夫海陽按察使九真靖山阮保定甫謹書。

朱文貞先生詩集

先生著書立言，與其章疏詩文，後世已無可考。至黎景興中，延河桂堂先生黎公貴惇，編輯越詩，始備載先生事狀，及所著古詩體一首，近體十首。近者盛烈存庵先生裴公輝璧復約之，編爲《越音詩選》，梓行於世。雖所存僅十一首，而讀其詩，亦可想見其人也。今謹按先生詩登録如左。惇字允厚，延河縣人，中榜眼。

《題朗公水花亭》古體一首，五言十韻。朗公未詳，姑俟考。

上人遠公裔，朗悟有高識。屢結白社盟，爲愛青蓮色。方塘貯碧猗，環以芙蓉植；上構水花亭，意與蓮比德。好風時一來，滿座聞香馥；隱遊觀衆妙，悠然心自得；不知清净身，已在荷花側。明月相友朋，閒雲同偃息。渴傾珠露飲，飢摘玉房食。回頭謝世紛，逍遥遊八極。

近體十首

七律五首〔六〕

《江亭作》以下諸詩，竊意皆挂冠以後所作。

江亭獨立數歸舟，風急灘前一笛秋。斜日吟殘紅淡淡，暮天望斷碧悠悠〔七〕。功名已落荒唐夢，湖海聊爲汗漫遊。自去自來渾不管，滄浪萬頃羨飛鷗。淮南子：「若上聳身立，身爲汗漫遊。」

《春日》

寂寞山家鎮日閒，竹扉斜隱辟輕寒。碧迷雲色天如醉，紅濕花梢露未乾。身與孤雲長戀岫〔八〕，心同古井不生瀾。栢薰半冷茶煙歇，棲鳥一聲春夢殘。

《初夏》

山宇寥寥晝夢回，微涼一線起庭槐。燕尋古壘相將去，蟬咽新聲斷續來。點水溪蓮無俗態，出籬野笋不凡材。棲梧靜極還成懶，案上殘書風自開。

《鱉池》在鳳凰山腰，陳諸帝嘗來遊覽。

月水橋邊弄夕暉，荷花荷葉靜相依。魚遠古沼龍何在，雲滿空山鶴不啼。老桂隨風香石徑，嫩苔著水没松扉。寸心殊未如灰土，聞説先皇淚暗揮。

《望泰陵》陳英宗陵也。先王居陳之季世，而思陳之盛世，蓋有思西方美人之意云。

松楸深鎖日將夕，烟草如芝迷亂石。黯淡千山風更愁，消沉萬古雲無迹。

溪花欲落雨絲絲，野鳥不鳴山寂寂。幾度躊躇行復行，平蕪無盡春生碧。

七言絶四首〔九〕

《恭和御製洞章》洞章未詳，姑俟考。

庭舞胎□禽雲開，露花宴罷覺寬閑。碧桃花下渾無事，時倩東風掃石壇。

《村南小憩》

閑身南北片雲輕，半枕清風世外情。佛界清幽塵界遠，庭前噴血一鶯鳴。

《靈山雜興》雲山，至靈山也； 鳳凰山亦是其一。

萬里青山簇畫屏，斜陽倒挂半溪明。翠羅徑裏無人到，山鶴啼咽只一聲。

《清涼江》清涼江，六須江之支流也。在莢山縣界接江，去鳳凰山里許。

山腰一抹夕陽横，兩兩漁舟畔岸行。獨立清涼江上望，寒風颯颯嫩潮生。

五言一首

《月夕步仙遊山松徑》東潮之瓊林，寺名仙遊山寺

緩緩步松堤，孤村淡靄迷。潮回江笛迥，天闊樹雲低。

宿鳥翻清露，寒魚躍碧溪。吹笙何處去？ 寂寞故山西。

附録詩讚以下〔一〇〕

《陳司徒章甫侯陳公元旦賀先生徵拜司業》

學海回瀾俗再淳，上庠山斗得斯人。窮經博史工夫大，敬老崇儒政化新。

布襪芒靴歸後日，青顏白髮浴沂春。華勛只是垂衣治，爭得巢、由作內臣。

《陳公元旦再贈》

黼冕桓圭心已灰，風霜安敢閉寒梅。白雲萬疊山扉掩，紫陌多岐我馬隤。

蕙帳勿猜孤鶴怨，蒲輪好爲下民回。熙朝社稷天方祚，肯使先生老碧隈。

《黎尚書鄧公鳴謙詠史讚》述先生

《七斬》章成便挂冠，至靈終老有餘閒。清風苦節高千古，士望儼儼若泰山。

《龔黄祠石香臺刻文》存庵裴相公謹撰

恭惟□夫子，醇乎理學，進以禮，退以義，出其門者，卓然明聖道，而闢邪説，遺風餘韻，雖百世，猶親炙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山麓碑恭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大字附題後。

我越醇儒，曰文貞朱先生，按《陳史》徵先生拜國子司業，授太子經。後上《七斬疏》不報，挂冠歸里，愛至靈山往居之，山所在不着。景興癸卯春，亶承乏海陽憲察使，晉謁行參從裴相公。公曰：「使君行部，於至靈之傑特社，訪文貞朱先生隱居處，刻石以志之。」甲辰春，得其故居於山之麓，左麒麟、右鳳凰，七十二峯，遠近盤蔚，溪流徑其下，甘美可酌，悠悠然慨想先生之風，乃使人之東潮縣名。討敬主山石爲碑，恭刻八大字，樹之處而述其概如此。行參裴相公諱璧(一二)，登二甲進士，號存庵，清池盛烈人，與先

生同縣云。

後學賜乙未科第三甲同進士出身，海陽按察使北江香羅黎惟亶謹志。

《龔黄社祠碑記》

公姓朱，字曰安，清潭人。仕陳朝，歷四世，時又隱居至靈山，死後贈文貞公，從祀文廟，此其别祠焉，俗傳昔公講壇之所。累朝榮加登秩，至今祀爲福神。舊有碑志公事跡，但海籌堆疊，石篆刻平。兹奉祀鄉村，再祈撰述，後生忝預同縣，不敢以淺拙辭，謹拜手而序之。

夫所貴乎士君子者，篤學尚志，去就以義，而不苟於流俗云耳。尚論我越諸儒，惟公無愧焉，當公之俟命也，無心名禄，其行何高；肆力《典墳》，其學何正。尤有可挹者，師道極其尊嚴，弟子多所成就，斯文之澤，垂之無窮，公之功也。

開泰紀號，司業就徵，左右儲宫，範模士類，譽望何儼儼也；紹豐即政，權倖用事，《七斬》一疏，衆佞寒心，忠義何凜凜也。言焉不悟，即日挂冠，於彼靈山，囂然自適；委之政事弗顧也；加之封拜不視也。蓋見幾既哲，又肯以三旌出《莊子》。易其介耶。嗚呼！聖賢世遠，非公自任，誰其學者泰山，廉耻風微，非公高尚，誰其士夫砥柱。謚曰文貞，非溢美也。千古從祀，夫孰間然，雖公之清風，清潭之水，其長湫也。

公之靈祠，至靈之山，其終峙也，百世之下，流芳不泯，初奚俟於竪石耶？然此數行烏篆，勒諸堅珉，則於道德事業聲名氣節，尤爲顯著。俾目之者可慕可師，是崇是仰，一以激夫砥礪廉隅之行，一以洗

夫黄澤梔蠟之風，若然斯石之立，其有開於世教甚大矣，遂記。

後學賜乙未科，第三甲，同進士出身，義安道監察御史金鏤社阮公審書撰。

《文典鄉祠碑記》

宇宙間惟賴吾孔子之教，而萬世人紀立，故其祠特盛於國朝與諸路，而鄉賢之祀，社則有之，鄉賢服先聖之教者也。先聖不敢瀆，而尊祀鄉賢，即所以溯於先聖也。吾縣文典社初甚少文學，而每歲春秋，隨便設先聖位敬祭焉。景興癸亥以後，數十年間，鄉試中三場者七，而貢於鄉掇仕籍者二，於是設祠於蘇瀝江之北，定以中正壇，敬祀文貞公朱先生。夫社不祭先聖，懼其褻固也，世之祀於社，其社之先儒耳，先生非文典社産也，顧以爲歸何哉？古者國若無先師，則祭鄰國之先師，況我朱先生爲越甸儒尊，而吾青池之先輩也。先生致道篤行，不求聞道達，以正直立朝，進以禮、退以義，聞其風，則足以起痺靡。

世稱先生有《四書説約》，今其書不傳，然猶可以想見其學之所自得，抑門弟之傑然者。斥寺塔，觝怪奇，以袪世惑，則其平生爲教，明聖道，闢異説，以作成一世之人才又可概見。學者之志於希賢而入聖者，微先生其誰歸？吾意文典事聖廟，其紳士嘗預周旋於籩豆之間〔一二〕，是宜有定識也。自斯道既南，國爲文獻之國，而有陳以前，除都城外，求所謂學宫文廟，未嘗一見，今不惟路府各有學，而一社民，亦知所從事如此。

明都之壤，其涵浸於聖化日深，不其盛歟！今冬社鄉會議立碑記其事，請序於予，予謂井温則陽生

可知矣；草木萌動，則春煦可知矣。社故未有學，近世乃尊尚之，賢祠之祭未之及，曩始創之，迄成於今，此其爲儒風振起之象也歟！吾固意想文典之人文，將蔚然慍發自今也，雖然向道慕德，不詭說於文貞公之梗概。以俟夫晚生小子之能自振拔者出焉，此在今一二長老所當自厚。余同縣有往來鄰近之義故久，輒語以此，蓋其區區一念，景行先哲之私，尚蘄相與共由於其途者矣。若曰舉以誨爾，則豈余之陋敢云乎哉。

同縣定功屋盛烈存庵居士裴璧希章甫拜撰。

《鳳凰山祠碑記》

前哲令德之人，爲民明質，必在祀典，古之道也。聖朝崇尚文廟，歷代諸儒之有德者，皆列左右。而有陳子朱子實與焉，煥乎韙哉。夫德之休明，不在顯晦，苟無偭於智仁勇之矩，民斯質矣。先生學粹而守約，砥節礪行，正議直辭。其爲道，用舍行藏，進退可度，懿乎其純，確乎其不可拔者也。初講學龔黃，開泰徵拜司業，陳相國章甫侯元旦喜曰：「上庠山斗，今有人矣。」

裕宗怠棄金鏡，珥貂用事，則奮然上《七斬疏》，竟不報，於是，知其言之不用也，道之不行也去小人之難也；陳則不競，終焉而已矣；相焉不可觀其危也；典焉不可視其毀也。遂引去。往盧鳳凰山，自號樵隱。淡然自適，以蜉蝣於塵埃之外，而心未嘗一日忘陳也；時有吟咏，微示己意，《泰陵》《鰲池》，慨然有《哀郢》之思；每大朝會則赴闕，與以政辭焉。

及藝宗復國，輒下山上謁，不受封拜而還。章甫侯贈之詩，冀其復出也。而明哲旁燭，好古篤志，倏

然飭巾待期而已。卒賜謚文貞公，從祀文廟。文，德之表也；貞，德之正固也；論德誄迹，不亦宜乎。其所著有《四書説約》亡矣。而門人黎子伯适、范子師孟皆能守師説，排釋氏則猶聞其緒言云。嗚呼！進揚國是，退立士則，跡存乎蓬殳之間，使當寧之上，默其言而不能顯其身，捨其道而不能不嘉其德；非天下之智仁勇孰能之？使當時義士希其光附其景。

陳中贊裴夢華輩，皆以氣節自奮，此非謂聞其風，頑夫廉懦夫立者耶？豈惟是哉，使我之人，步遺塵而躡光路；以遊乎博約之際；又非謂天民之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者耶？若然則登之有秩何替焉，抑我後生，讀其書如見其人，俯仰不忘於質，微先生而誰歟！

鳳山隱室没久矣，近日北江黎憲察以時宰裴存庵之命，堅石立志，於今存焉。松疏桂深，春煦秋陰，遥睇近臨，動魄竦心。於是海陽按察使愛州阮定甫官左式間，仰止無斁，謀之同僚及所屬，即其處，營建爲祠。閲六月成，祀器備悉，曰不敢後也，不敢陋也。將饗於是，無廢遺美，以對揚朝廷制祀表德之意。又以其格言懿行軼者多矣，乃購轄下所藏行狀書疏，及詩選之録，而莫之有也，則依《陳史》爲正，諸説爲附，述行狀一册，若所傳詩集與諸贈詩論記，及祠圖第爲之册，併行狀説藏於祠，曰以無忘三篋，既則報書。曲江吴世榮令之記，用播刊石。

夫先生令德也，是祠起也。榮也陋，其何能述，顧惟景慕之思，不能自已，謹拜手爲記。且繫銘曰：

莫高非山，峨峨鳳凰；莫浚非淵，浩浩清凉。於維淑人，望古遥集；學成道尊，居屈義立。爵有屏貴，德無孤鄰；明月共素，清風同貧。陳實靡基，後則是軌；休有烈光，報在典祀。言尋書帶，肇播椒堂；無忘令德，以道同行。翼翼山祀，風雲長護。建隆碣兮，載揚不朽。

附録史論

《陳史》吴仕連曰〔一三〕：「賢者用世，嘗患人君不行所學；人君任賢，常恐賢人不從所好。故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儒者見用於時，不爲不多，然而，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和光同塵者有之，持禄保身者有之，固未有志於道德，以致澤爲念者也。若蘇憲誠之於李，朱文貞之於陳，殆庶幾焉。然而憲誠遇君者也，所以正道見於世。若朱先生則異乎是，姑略言之：其事君也忠，其出處也正，造就人才，則公卿皆出其門，高風尚節，則天子不得而臣。況又儼儼氣象，而師道尊，稜稜聲氣，而佞人聳，千載之下，聞先生之風者，能不廉其頑而立其懦乎。謚曰文貞，非溢美也。苟不求其故，孰知斯謚之稱情也哉，宜乎爲我越大儒先，而從祀於文廟也。」

《陳史》吴時仕曰：「孔孟不生於文武成康，而生於春秋戰國；周、程、張、朱無一登相臣之位，而謹爲羣小之所排。天非無意於世也，不專爲一時之利澤，而實爲萬世之名教。其所植立者遠，朱文貞公道學之純粹，節行之高尚，直不顧身，忠不忘君，雍容朝會，銖視爵禄，去就辭受，取予之正，我國所稱大儒者，古後一人。雖不獲究所蘊，以濟時艱，而優遊田野，行止自適，時君敬信之，宰執尊重之，權奸雖含怒，亦惕息而不敢肆。蓋立懦廉頑，所關甚重，天之生賢，固欲以用世，而尤欲其持世之鉅且宏也。生乎先生之後，望至靈之山，挹龔黄之水，安得不高先生之風，而景仰慨慕也耶。謹按皇朝明命八年丁亥，禮部建議以爲本國文教，原自士王闡發，爲南邦文物之祖，且觀朱文公《七斬》之疏，義動乾坤，與夫成己成人，一出於正。其於本國名教，多有補益，歷朝皆崇祀之。兹士王奉列祀於歷代帝王廟，惟朱安未褒祀，查之黎祀典，經以該神位，從祀文廟，今請復祀朱安，列在元儒之次，趙子復於以

褒顯我國文獻垂示將來，庶士林有所勉勵。奏上，交廷臣覆議，是年，南郊列廟，猶未修備，廷臣請俟部臣詳議郊廟禮樂，與文廟禮樂併議，從之。至十八年丁酉廷臣覆議，並依禮部所議，帝可其奏，於是先生復預從祀文廟。」

《鳳凰山祠志略引》

鳳凰山乃陳朝司業朱文貞公隱居處也。山在海陽省南策府至靈縣傑特社在清涼江里許一帶，七十二峯盤蔚幽雅。左曰麒麟山，右曰鳳凰山。鳳山嶺有甘泉湧出成壑，挂山而下，山腰水匯處名鰲池，甘美可酌。又迴遶於山之麓，景致甚佳。陳以前賢達者遊玩亦多，嘗考之介軒先生阮忠彦遊傑特山有詩云：「暮烟一徑入山深，嘒嘒疏蟬抱樹吟。綠野舊堂苔鎖色，錦宫遺廟栢成陰。金縢事業光前古，麟閣功臣說到今。知是九原齎恨處，平生虛辨子房心。」其詩事狀，今已無所考證矣。此峴山所以有賢哲登此，煙滅無聞之慨也。

追陳末，先生青池人，清潔獨行，不求利達。講明理學，爲世大儒，聖道以之豁開矣。開泰年間，徵拜國子監司業，授太子經。大治末，裕皇逆豫怠政，權倖用事，先生諫不聽，乃上《七斬疏》，不報，先生即挂冠歸里，愛斯山，往居之。於是白鹿洞始爲明道之所矣。後屢徵召先生亦不起焉，及卒，贈謚文貞公，準從祀文廟，斯山隱居故址存焉。

黎朝景興甲辰，海陽按察使、北江進士、黎惟亶以時宰裴存庵公之志，訪得其處，竪石，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大字以志之，而祠則未也。

奉我皇朝明命二十一年庚子冬，保承乏海陽按察，紹治元年辛丑春，詳訪朱先生隱居處，恭閲石刻八大字，及其題碑祠記。意裴、黎諸前輩，若有所俟於後人者歟。乃議即其故址，建祠以祀之。祠成，復買置祀田，酌定祀儀，交所在社民奉祀。

竊惟先生行狀，前史所載，多有未詳，恐後人無以仰見其風範之懿，豈不深慨也哉。遂褒集遺事，恭述行狀，附以論説，與先生詩編，爲第一册； 歷代諸儒論、説、誌、記、諸讚、諸詠，編爲第二册； 祠所工役圖本，祠祀條約，爲第三册； 頭曰《鳳凰祠志略》。書成，投與沛陽進士吴世榮潤訂，以岩石爲碑，恭勒之，以壽其傳，謹蠲吉敬藏於祠邊，誠以先生潛德之幽光，所宜傳述，俾人知所敬慕，而社民監守祀事，非明定條約，亦不可以語久遠，是以忘其僭逾，率行編録，若曰著述，則豈保之陋敢云乎哉。

紹治元年辛丑重陽節，海陽按察使阮保謹書。

讚述朱文貞先生，恭和先生詩十一首（一四）：

《恭閲〈鳳凰山祠志略〉，慨然思朱先生風節感作》

鳳凰歸去碧烟深，遺韻清風直到今。一人應作先儒重，千載能令片石尋。
《七斬》無施存國論，孤雲非遠卻臣心。山水豈公真樂此，平生襟抱寄餘吟。

《恭和〈題朗公水花亭〉原韻》

先生逢季世，行止有卓識。去就原不苟，鳳凰必擧色。
昔人詘於遇，斯道賴以植。心雖切憂時，人幾見好德。

鳳山松徑榮，鰲池蓮風馥。挂冠歸去來，道從静處得。
權奸不可斬，世途任傾側。理學探淵微，天行悟消息。
曲肱堪作枕，一簞可以食。聖賢樂處尋，千古立人極。

《恭和〈江亭作〉》

築岩已具濟川舟，詎奈乾坤肅殺秋。道與身開非小小，心隨化悟聽悠悠。
域中胞與皆吾責，方外岩溪托此遊。古聖栫棲非獲已，一般心事付沙鷗。

附

《龔黄祠對帖》景興丁亥冬裴存庵撰

言行準諸四書，進退合乎中道。
行藏矩範師前輩；學問淵源式後生。
四辰崇祀從文廟，千古遺徽在講壇。
黌宫書圃熏蒿在，蘇瀝文源浸潤長。
賢業後先榮史册，善名今古壽鄉村。

月盎知刑官劉琨拜撰一聯

道學儼若泰山北斗，氣節凛乎烈日秋霜。

【校勘記】

〔一〕「又回繞於山之麓」「回」原作「迴」，據文意改。

〔二〕「附」，此字原無，按以下諸篇皆爲附録，故補。

〔三〕「以無忘先儒之卓焉耳」「先儒」原爲乙文，據文意改。

〔四〕「因令伺其歸」「伺」原作「詞」，據文意改。

〔五〕「及祠祀條約爲第三册」「三」原作「四」，據前文「次録先生詩爲第二册」以及下文附録《鳳凰山祠志略引》中「祠所工役圖本，祠祀條約，爲第三册」改。

〔六〕「近體十首七律五首」「七律五首」四字原無，據文意補。

〔七〕「暮天望斷碧悠悠」「望」原作「斷」，據文意改。

〔八〕「身與孤雲長戀岫」「岫」原作「袖」，據文意改。

〔九〕「七言絶四首」，此五字原在下文詩題注後，據前例移此。

〔一〇〕「附録詩讚以下」，此六字原在下文詩題後，據前例移此。

〔一一〕「行參裴相公諱璧」「璧」原作「壁」，按「裴璧」即裴輝璧，又作悲輝碧（1744—1818），據改，下同不注。

〔一二〕「其紳士嘗預周旋於籩豆之間」「籩」原作「邊」，據文意改。

〔一三〕「《陳史》吴士連曰」「連」原作「蓮」，按吴士連爲《大越史記全書》編撰者，據改。

〔一四〕「讚述朱文貞先生恭和先生，詩十一首」十五字原在「恭和題朗公水花亭原韻」後，據前例移此。又，以下以「恭和」爲題的詩作共三首，「十一首」指朱文安所存詩作總數，或有八首和作殘闕。

陳登元[一]

陳登元，至靈麋陽人。美豐姿，有才藝，三歲好學，七歲善屬文，詞賦記誦，皆揮毫立就，人以神童稱之。

及長，經傳淹贍，雖三教百家，無不通曉，尤長於碁畫。十二歲充太學生員，李英宗愛其年少，問曰：「先生姓甚名誰？家何在？」元跪奏曰：「小人係姓陳，原是至靈人，登元其賤號，敢不前奏聞。」帝見其矢口成詩，有敏辨才，因此對云：「東海神童。」即應曰：「南山聖壽。」帝大奇之，賜田一頃，以旌其能。元益勵志讀書，遊學京師，文名籍甚。

政龍定應三年，置太學生科，即進士科元名第一。入侍講筵，後奉命參軍，禦宋有功，升尚書公爵，仕至上柱國致仕。元性豪侈，居必高堂廣廈，姬妾不離左右，以絲竹自奉。卒，贈司空，謚忠獻。

子汝聽，幼有至性，忠獻卒時，年甫八歲，哀戚滿容，人以孝行稱之。及長，不與諸兄遊狎[二]，專事經籍。時同學阮觀光東岸三山人亦以文學爲同輩所推，聽學力又過之。陳太宗建中丙午年，大比取士四

十七名，觀光狀元，汝聽黄甲，臚唱後，聽慚恚謂人曰：「安有才學如此，反下觀光，何以仕爲？」遂辭歸，天下多士，從學者甚衆。及卒，門人私謚曰：文康先生。

【校勘記】

〔一〕「陳登元」，此標題原缺，據正文補。

〔二〕「不與諸兄遊狎」「狎」原作「挾」，據文意改。

黎俊茂

公安豐春雷人。少勤耕稼，年十八始入學，數月餘，學日以肆，才日以大，知者莫不驚服。二十四，中洪德進士第二甲，頗有詩名，預騷壇二十八學士。歷事五朝，官至侍御史，兼領四衛軍。

公居官清謹自持，剛毅不屈，動善而順，知無不言，嘗曰：「志定要堅貞，事行要簡便，方可以對人言矣。」迨莫登庸僭亂，光紹帝出城，公與翁墨今改香墨譚相公受密詔，率鄉兵拒戰，勢力弗敵，爲賊所虜，終不肯屈，遂死之。臨死時，手寫文天祥之贊，黏横帶中，續作《正氣歌》，有云：

正氣回山岳，名節在人間。仰無愧兮俯無怍，生也榮兮死也安。

中興，景治帝嘉其忠義，贈禮部尚書，封上等神，横匾題進封尚書美字節義黎大王立廟祀之。於門扁外題「節義祠」三大金字，給祀田，春秋命官致祭，有咏詩云：

虎榜烏臺不負名，始終許國一忠誠。帶中黏取天祥《贊》，生也榮兮死也榮。

吴焕

公青林上答人。少穎悟，有膽氣，洪德庚戌科榜眼，以文章顯，上命爲騷壇灑夫，名在二十八學士之四，累遷東閣校書。

景統中，以泄露朝事充軍，端慶間復用，仕至吏部尚書。及光紹帝播遷清華，公扈從，莫人追執之於源頭，公死焉，莫賊使人殺其二子。

先是公赴省試，至汪上河，時河流尚淺，可架橋，公咒河神，顯得大魁，架橋以報之，後中第二名，竟不果。莫賊既使人殺公子，尋悔，令馳驛赦之，至汪河，日暮不得渡，日至，則公之二子已死矣。

中興後，詔旌表節義，封上等神，立祠祀之，給祀田，門扁「節義祠」三大金字，歲時致祭，二子預焉。

阮泰拔

公錦江平浪人。年少有文名，光紹庚辰科正進士，升翰林校理，莫氏簒後歸鄉。登庸聞其名，使人徵之，不至。强至，召入，訪以政事，公亦勉强應之，登庸大悦與語久之，許芙蓾一匣。公盡吃之，待汁滿口，乃告退，徑至登庸前，唾其面，汁流如血紅，大駡曰：「我不能投汝，豈復爲汝用哉，我只一死。」登庸大怒，支解之。中興初，贈節義福神，祠在本邑。

黄佐明

公錦江黄舍人，洪順甲戌正進士。憤莫氏弑逆，潛歸民伍，謀與泰拔尋皇黎子孫立之，舉兵興復。及泰拔被徵死，公即糾集縣中義兵數百人，豎義旗拒莫。莫人將兵討之，公力戰，久之，莫援兵大至，公兵遂潰。公乃具朝服西向拜訖，投平浪江而死。

張孚說

公青沔金兜人，端慶己丑科進士。爲人剛直，統元末登庸逼帝禪位，說時爲吏部尚書，百官使作禪詔，說張目叱之曰：「祖宗百餘年天下，一揮筆以山河授人，此何義也？吾不能爲陶穀，爾輩貪圖富貴，任自爲之。」終不肯，乃改命阮文泰。莫既篡位，即日退歸田里，粗服弊履，與民村爲伍，竟以壽終。

陳克終

公英山縣人。舉陳朝太學生，英宗隆興初，加入内大行譴，升左僕射，奉命使占。先是英宗以公主嫁占主制旻，及旻卒，國人將以公主入火壇徇死。遣人告哀於帝，帝知之，其俗如此乃遣克終如占吊喪，且勸占人使公主招魂於海濱，因以輕舟奪之以歸。

韓詮

公青林三總人，原姓阮，文詞典雅精妙。陳仁宗紹寶間，有鱷魚至瀘江，帝命爲文以驅之，魚即遠竄，帝以事類韓愈，賜姓韓，仕至刑部尚書。詮長於國語，我國文字，多用國語，自詮始。



鄧公瓆

公仙遊扶董人。有才藝，能文章。由解元取狀元及第，奉差義安督視，以補盜功升工部右侍郎。時義安有强寇三百餘人，聚林莽間劫掠，多爲民梗，公單車直入，慰安撫諭，皆聽命來降，公即啓請移民於曠土，爲設社號，其民安居，户口日倍，變成醇風，立廟祀公，顔曰「鄧狀元生祠」。尋遷吏部左侍郎，入侍經筵，未幾，以父喪家居，會三府兵亂，殺鄧國魁，月盎狀元朝廷震動，命召公，公即赴難至京，軍士見之羅拜，令公答責其頭長，誅其首惡。事定，遂備禮致祭鄧國魁於月盎，祭文曰：「人於禽獸幾希，士以綱常爲貴，慨惟尊友，忠孝狀元，正直君子，國不亡幸存者道，寇萊公之秉道嫉邪，人所欲莫甚於生，文丞相之捨生取義，彼不我何，命而已矣。時稱爲真狀元之文。」遂兼領三鎮，太原、諒山、高平便宜行事，後奉北使還，遷兵部尚書，加參從，尋卒，社人追祀焉。

陳文熺

公青沔慈烏人。性英敏，行純至，六經精通，尤邃於《易》。始爲學時，深自刻勵，嘗有咏云：「欲求生富貴，須用死工夫。」遂以文章名世。

年二十七，中二甲進士，既成名，即以氣節自持，有詩云：「此身許國渾難似，百尺蒼松百鍊金。」遷山南督同，不避權倖，有借威勢擾民者，公收杖之。迨爲京北憲察，尤以彈壓有聲，貴戚莫敢干法。

六年改建政使，取士以公，斷訟以理，不受私謁，禮接士夫，在職六年，人咸服其正直。尤喜訓誘後進，每講經理，必再三反覆辨難，令人煥然意解，人士成就者多，顯達於朝者甚衆。

嘗爲人所讒，久淹外任，不得顯行，又因監試清化場被罰，及監軍鎮寧，以論冒功見貶，遂有咏嘆云：「矢直不辭三見黜； 駑材自分一宜休。」會有水匪煽動，人情恐懼，奉差山南道贊理，公招諭綏撫，人心以安，寇息，升山南承政。

未幾，召入御史臺，諫立幼主不聽，日與副都阮賞，嚴戢猾胥，申明訟理。賞戲作對句云：「芹泮五經師，坐學士於春風；面命耳提，殷勤若家庭父子。柏臺三尺法，立吏胥於冰雪；辭嚴色厲，凜烈如雷電鬼神。」視事僅四月而卒。

崗國公傳

阮熾

公義安真祿上舍人也，性剛而果，頗有機謀，勇力兼人，器宇無岸。其父會，生汴及公。汴微時，與父載鹽貿易，往清化藍山鄉，一遇黎公長者，是黎太祖。黎公見才力絶人，留汴與居。會再回上舍，於乙酉年三月，煮鹽在𤅶椿處，夜半虎倏至吠之，抱至同甎處，開穴安葬，揭木圍墳，黎明，家人尋至墓所，見此知是異祥，相與嘆息而返。時公方九歲，遂與家人同往，與兄汴寓藍山鄉黎公家，日日思慕不已。

是時黎公手下將佐，已有二四百餘，又多畜獵犬，因田獵以習武事。遂命公率獵犬三十，聽其調遣。係每日食犬，分爲三十分，期以聞馬鑼三聲，羣犬來跪，各認一分，不得鬧動；聞馬鈴一聲，一齊起吃。日常教犬，犬畏而戀之，指呼如法。黎公見而器之，曰：「物類尚能養教如此，況練習軍士何有乎！」大奇其才，愛之如子。

時胡末擾亂，明將張輔等引兵來寇，二胡避亂，走入義安，到天琴峯，明人拿獲北去。陳後復起兵，

稱興慶元年，尋爲明人所敗，國内嗷嗷，未知所屬。黎公素有安天下之志，戊戌年起義於藍山，公堅與追隨，晝夜不捨。累經履險蹈危，而鋭氣不挫，拔城陷陣，躬冒矢石，斬明將馮貴於耶闞柵，俘賊將朱傑於多矜城，與黎公潛伏清化，大破李亮、陳合，而明人退懾，黎公軍勢大振。明人繼遣柳昇、雀聚、黄福與沐晟等，分路而來，黎公委公領兵馬，潛伏於岐陵隘以待。柳昇率大兵先至，伏兵俱至，斬柳昇、李慶，又生擒崔聚、黄福〔一〕，及賊器械，不可勝算。沐晟亦解甲乞降，國内山河，於此盡復矣。一云太祖擒明一遊兵問之。兵曰：「此行兵馬甚盛。」又問：「何員將何軍。」兵曰：「崔聚、黄福將前軍，昇將中軍，晟將後軍。」將行，張樂鼓吹，而昇行前尤盛。太祖知之，令教熾伏兵，俟中軍至，悉起，直截昇面。熾依教，果見中軍女樂喧起，伏兵悉起，明兵亂走，遂斬昇慶。山溪險崎，前後兵首尾不相顧，争奪路走，俘虜將士甚多，器械無數。

戊申年，黎公即帝位於昇龍城，是爲太祖高皇帝，建號順天元年。定功行封，以公有大勳勞，封爲開國推忠揚武明義輔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入内檢校、領管鐵突中堅翊聖、鐵突左堅翊聖、上柱國，賜金魚袋金符，賜姓黎。兄汴初討賊陣亡，贈太傅嚴郡公。順天六年，受太祖顧命，歷相太宗文皇帝，日夜謀致太平。

迨仁宗延寧六年，時有范屯潘般之亂，帝室大變，公掃清内難，與諸賢將迎藩王思誠即位，是爲聖宗淳皇帝。帝軫念公勳茂開濟，進封開國推忠、揚武明義、輔國佐理、靖難中興功臣、太原鎮驃騎上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内檢校、左輔右相國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崗國公； 父會贈封太保亭郡公； 母郡夫人。妻妾均蒙褒蔭，子婿皆爲顯官，男尚公主，女嫁皇孫，各極其貴顯云。

及公寢疾，帝遣中使齎賜敕諭一道，錢一千貫，候問不已。乙酉□□□薨於正寢，帝以公勳着三朝，

不逾一節，厚加□賜，差官諭祭，又賜治喪儀錢一百緡，加贈太師，謚義武府君，敕命立廟奉事，累朝褒封爲上等福神。歷朝封爲：「顯威正誼、英烈忠貞、右應昭感、果毅真純、扶運揚威、迪果寬裕洪恩大王，祀典秩上等神。」

公有子十六人，師、回、祀、繼、柴尚公主，餘皆貴顯。至孫伯駰特進輔國上將軍岩郡公；伯駷封太尉安郡公。四代孫伯衛封殿前點檢文郡公。五代孫伯馭封總兵使，贈慎郡公。七代孫伯衛封駙馬行郡公〔二〕。本朝掌營贈少保阮廷得、左軍都統掌府事阮文孝皆其後也。

公一武人，而忠厚端正，綽有古大臣風。其佐太祖也，艱險靡辭，其在太宗也，治平謀慮。及小人煽變，王室構災，公周旋其間，謀思匡正。卒之靖翊隆，厥功不少矣。天監其忠，公得以壽考令終，慶延子姓，乃知瓜豆之理，豈誣也哉。

【校勘記】

〔一〕「又生擒崔聚、黃福」　「崔」原作「雀」，據下文注中「崔聚、黃福將前軍」改。

〔二〕「七代孫伯衛封駙馬行郡公」　「駙」原作「鮒」，據文意改。

晉國公傳 阮景輝

公晉國公阮景曤之父也。其先海陽東潮千里人。胡末，移居於義安南塘縣名。大同總農山社玉山村。

按公《家譜》云：公有智勇，黎統元間，莫氏僭位，盜賊並起，公報屬總曰：「方今四方擾亂，吾當糾率人衆防禦，以保方民。如漢伏公伏湛平原故事，豈不快哉。」衆遂推公爲長，會集丁壯，分設屯所，爲防禦之計。時美績、衙伯鶴、林伯高皆一方强寇也，公盡掃除之，地方稍平，人民復業。迨聞黎皇帝立於哀牢，公乃與衆子俱詣岑州行在拜謁，帝召見問，封爲平陽侯，嘗從征伐有功，及卒，贈福慶郡公。

阮景暉

公阮景暉之子也。公天性剛毅，有文武才，少事舉業，領鄉薦。皇黎中興之始，隨父謁帝於行在，勵志勤王，扶黎討莫，領一道兵，進破賊屯而出。嘗於農山、玉山、胡山、銅江樹立營栅，與莫將阮倦相拒，所向克捷，屢著功績，薦封協謀功臣兵部尚書太傅晉國公，鄭王又賜姓名曰鄭模。

按《史記》黎英宗峻皇帝正治十三年，公與榮郡公黄延愛、萊郡公潘公績等，指天爲誓，同謀協濟。鑿濠樹栅，設伏守險，以防莫兵。時莫敬典守河中，公領兵出左路，取安定，逾永福，收復宋山。十四年，加公少傅。莫敬典寇義安，公與潘公績往救，莫兵退回，義安復定。洪福元年，莫敬典侵清化，公與潘公績等，領兵救之，莫兵遁退，一境以安。

世宗毅皇帝嘉泰二年，莫阮倦復侵義安，公與潘公績領兵禦之，連戰，倦兵退還。三年，阮倦復來侵，公與潘公績戰不利，公績爲倦兵所擒。四年，莫敬典侵清化，使阮倦侵義安，與公相持數月餘，莫兵奔潰，境内案堵。丙子年，公奉召回清化議事，行至玉山縣，阮倦先已伏兵圍之，獲公以歸。

公《家譜》云：

時倦以書諭之曰：「昔我先公與瀛國公同爲國家名臣，爲讒言所間，不免挂冠納履，優遊京寨間。效馬伏波將軍故事，遨游二帝間。因與黎氏子孫馳驅，惟以恢復爲念，豈意後君宴駕，二子乘舟，鄭氏輕視黎家，別尊遠親，詭情不密，誰不疑之。古云亂邦不居，此倦之所以去也。本朝道法舜禹，比之趙宋，其亦無愧，晉公若能順命，去虞之秦，則吾當解李左車之縛，推轂當朝，而公得以收百里奚之功，流芳後世，何必區區爲楚囚對泣者，誰則知之。」

公復書曰：「正統黎朝太傅晉老致仕石郡：凡人生天地之中，當具天地之理；而理之所在，綱常爲重，大丈夫立身，舍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尚得與人語此流芳乎？黎朝順天應人，平吳開國，功德甚大，內外皆臣，綱常已定立矣。頃者莫氏毒肆莽蛇，闇干天位，汝遽以宋祖爲儕，殊不知宋祖爲六軍所迫，還汴之日，攬轡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侵犯。及受禪之日，不食其言。』今則西內之幽，統元母子，俱被其害，何慘如之？而卿猶云道法舜禹，得非曹家之舜禹乎？汝本儒家，不辨清濁，輕身冒試於篡亂之朝，屈事僞主，『亂邦不居』有如是耶？幸而天意有在，青木再生，黎皇勵少康之志，諸臣攄臣靡之忠，撥亂反正，值此時節，爾家父子，始則改心易慮，歸命本朝，固可嘉矣。逮中宗即世，先帝御極，是猶高宗南渡，孝宗受禪，國有長君，繼絶之大義也。其若布衛奉迎之禮，册立之文，凡在朝班，忠臣義士，孰不署名而鞠躬者。而汝妄自彈唇，謂爲族屬疏遠，以售其背叛之計。汝遭家變，一年遽改父之道，非惟不忠，抑亦不孝。今能改過自新，可效五關斬將，回見玄德，則本朝亦赦前過，不忍棄也。若復執迷不返，復爲衛律勸蘇武降匈奴，則晉老當膏身於草野，牧羊於北海，不願相見。吾志已定，汝勿

復言。」

倦得書曰：「篝上飢鷹，尚有奮擊之志，誰得憐之乎。」一日倦來省，戲之曰：「模者莫木也，不爲莫用，必成墓上之灰，卿獨自不省乎？」公曰：「吾平生嘗遊卿家，聞卿先公以卿性懶，故名之曰倦。且戒之曰：倦者卷人也，有於卷違，必受圄囚之辱。卷云：忠臣不事二君。卿何獨違乎？」倦知公志不可奪，即拂衣去，公遂遇害。

公被執時，寄語其子曰：「晉老以忠事君，本欲以剪除僭僞，恢復皇家爲念，豈意誤中賊計，事已至此，惟死而已。汝等勉各致力，輔我皇家，共成大業，以繼吾志，勿以晉老而失事君之道。」人嘗有詩云：

入中稟剛毅，心上篤忠貞。天地光正氣，日月照真情。凌凌志不屈，凜凜死如生。

又云：

世授韜鈴，壇登將帥。原從正氣生，自抱丹心死。顏唐文采聯前賢，烈日秋霜垂萬世。

後公爲福神，義安之民，多崇祀之，稔着靈應。公之弟忠郡公、强郡公、立郡公，皆有功績。公之子舒郡公景堅、豪郡公、勝郡公，累世貴顯。

阮景堅

公晉國公之子也。按公《家譜》云：公勇而有謀，嚴而多愛，從父征伐，屢立戰功。自晉公遇害，鋭志復讎，嘗自領一隊兵討賊。□□年莫兵入寇愛州，帝命公爲前鋒禦之。莫將賴世美望見公，遥謂曰：「汝父才智有餘，尚見就擒，況爾一豎子乎？」公大罵曰：「反賊叛君事讎，今來此得非欲授首乎。」即大呼陷陣，射世美墜馬死，莫兵大敗潰。忽聞左邊噉聲大起，公視之，乃阮倦也。即麾軍大進曰：「急急死戰，必要生擒老賊，以雪我讎。」諸軍踴躍前進，戰數十合，莫兵死者甚衆，阮倦僅得身免。捷聞，帝加封信郡公。

壬辰年，公大破莫兵於美良，又破莫兵於椰橋，屬永順縣。莫敬典渡河而走。再加封都督兼僉事舒郡公。十一月，公領水兵至渴江，與莫兵戰，大破之。節制鄭松乘勝收復東都城。帝以其有乃父風，璽書褒勸，再升加輔國上將軍。

後有明使來，帝命公與美溪侯阮澧前往迎接。北使問曰：「聞南國相臣，詐立黎氏，以收人望，有

無如何？」答曰：「黎氏有一支，隱居東山縣布衛社，人心向望，忠臣義士，迎而立之，臣民踴躍，將士歡呼，一舉而天下平矣。古人云：人心不可以術詐。人心豈響應如是耶？」北使語塞，又問曰：「倘莫氏奏大國以汝國擅殺貢臣之罪，舉天下之兵而臨之，何以禦之乎？」答曰：「昔少康以一旅而復夏，成湯以七十里而興商，今我國地方五千餘里，文臣武將一千餘員，勁兵鋭卒五十餘萬，黄福、柳昇之事，可以爲鑑。莫氏一篡逆臣，大國若聽其言而來，曲直自有在也，何必言。」北使嘆曰：「南國有人。」厚遇之。

按《史記》：「乙酉閏八月，遣少尉舒郡公阮景堅等，與刑部尚書兼東閣學士美徯侯、阮澧等迎接北使。」即此也。

其後累着勳勞，進秩太尉，再加升少保。及卒，加贈協謀揚武翊運贊治功臣少傅左司空，遣官諭祭。

太宰梅郡公録

公姓馮，諱克寬，山西石室馮舍社人。先考初任東關縣，後贈迪教伯。公生於戊子年正月日，啼聲長而大，有一鄉老來聞之，謂人曰：「此子不凡，他日必成令器。」公質穎悟，性真率，聞見甚敏，書籍酷好。會衆戲遊，亦有節止。九歲能議戒色挽，十六歲頗擅詩名，有《言志詩集》，深識時機，預知國運。時莫氏僭位，公知黎氏必復興。

庚戌年，公二十三歲，杖策從龍在内壘，未見帝，隨事鄭世祖明康大王，時鄭檢迎立黎帝，匡扶國祚，後乃追贈。運籌帷幄。辛亥年，公二十四歲，舉兵攻莫氏。壬子年，黎皇帝開鄉試科，公年二十五，試中三場。丁巳年，公三十歲，秋試中四場，再從征討。庚辰光興三年，公五十三歲，會試中第二甲進士出身，參軍國事，謀除逆莫。甲申年公五十七歲，生女子馮氏鳳。丁亥年六十歲，生男子馮克忠，在内壘凡四十二年。

至壬辰年，收復京城，公時已六十五歲。天下初平，奉給馮舍社爲寓禄，封竭節宣力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清化義安等處贊治承政使。乙未年，升工部左侍郎。丁酉年四月日，奉命北使，時公年七十。

適遇天朝萬壽慶節，諸國使臣各獻詩一，公獨獻詩三十一首。天朝吏部尚書兼管禮部張位以公詩上進，大皇帝御筆批云：「何地不生才，朕覽詩集，具見馮克寬忠悃，殊可嘉美。」即命印板頒行天下，因賜「南國狀元」等字以榮之，故俗號爲「狀馮公」。給之冠服。公又撰《使程詩集》。

戊戌年十二月，又往北使，此段疑傳誤。不受天朝以莫氏職封，始封黎皇爲安南國王。庚子年，公七十三歲，奉使還至中途，聞逆計逆美與莫乾統又稱兵作亂，御駕清化，即日夜倍道兼行。時官軍與賊對陣，至橋江市，勢屈力疲，被圍經十餘日。公即趁至，設計解圍，復迎御駕還京。辛丑年，奉增給石室燕山之鄧舍虬山二社爲寓禄，及内壘功臣田、及使臣田。授吏部左侍郎。壬寅年，升户部尚書，爵梅郡公，乃重修日仙、月仙橋，碑文在柴山寺。時有人誣告公營葬禁地，被謫於芒鶺處，在義安襄陽。因撰《林泉輓》。天朝占見天星相位有缺，特頒青錦一匹，内織「青翠」二字，遣使持送本國。朝廷會議，莫知其意，遣使就芒鶺處召公還。公奏書云：「臣在山林中，已耐鹿麋之熊，耽泉石之娱，不復知國家事體，不敢出朝。」帝又命官備將車馬强起之，公乃回斷，以爲内地將以十二月出卒。後竟如所言。

癸丑年公八十六歲，卒，贈太傅。丙辰年又加贈太宰。庚申年加贈封上等福神。今有傳神像在祠堂，馮舍社二村同奉事。

按黎世宗光興二十年，丁酉四月日，馮公克寬如明歲貢，并求封，明萬歷皇帝詔封帝爲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仍遣馮公齎勅回國。公上表曰：「臣主黎氏乃安國王之胄，莫氏弑逆而奪其國，又暗求都統之名職，臣國不協應也。今臣王無如莫氏之罪，而反受莫氏之封，此何義也？願大皇帝察之。」明帝諭以「汝主雖非莫氏之比，然一初復國，人心未定，方且受之，後以王爵加封，未晚也，其勿辭。」馮公乃拜受而回，是則馮公以光興丁酉四月過關，十二月辭回，至戊戌十二月十

五日，回至鎮南關。本傳載：公戊戌再奉使，明封帝爲國王。又載：「公使回，聞帝被圍，設計解之，復迎還京。」考之國史亦無其事，蓋本傳之誤云。姑附所見，以備參考。

附：賀萬壽詩三十一首

其一

秋昊平分節正中，萬邦悉集大明宮。堯眉舜目天姿異，湯敬文徽聖德同。
御座冕旒籠瑞日，貢庭玉帛引香風。鵷行舞蹈同歡祝，帝壽增高天比崇。

其二

幾年波帖渤溟東，上國欣觀有聖聰。黄道光開中正日，彤闈香裊太平風。
天涵地育鴻恩溥，海至山來雉貢通。敬祝萬年天子壽，綿綿國祚過周洪。

其三

九春九夏九秋冬，滋至天休日日重。簾捲扇開金翡翠，花明柳媚玉芙蓉。
籥韶九奏來儀鳳，圭冕千行拜衮龍。黄髮老臣陪盛宴，年年壽酒進黄封。

其四

度開越嶺達河江，賀節欣逢萬福降。氣見黄旗森帝座，雲開花蓋聳天杠。
潤蘇穀仰恩洋洽，省稼繁徵事駿龐。受賜小臣齊祝聖，萬春喜上壽眉登。

其五

其六

百世宗親百世交，以仁一脉福生基。舜無荒怠存中處，湯克寬仁臨下時。
周藻肆開魚鹿宴，羲桐迭奏鳳凰池。下臣忝奉南來使，願上南山萬壽詩。

其七

一朶神光照紫薇，歡聲喜氣溢堯畿。金鐘雅奏《韶》英樂，寶鼎香凝黼衮衣。
太極殿前長日燠，蓬萊宫裏壽星輝。願將敬德爲基本，天地神人永有依。

其八

九重閶闔曉開魚，鷄障龍樓宴賀初。綱紀一家雍袵席，範圍六合會庭除。
天冠地履臣欽若，谷日崖春民皥如。冀北山河堯舊蹟，萬年增壯帝王居。

其九

朝會曾聞古有虞，以今視昔兩相符。五樓鐘鼓仙班仗，萬國衣冠王會圖。
化日光天明帝德，祥雲甘雨滿皇都。之功之德乾坤大，千載增輝照典謨。

其十

聖賢大道樂修齊，學造光明敬日躋。化雨霑濡蘇九有，德風動盪鼓羣黎。
周黎禹甸山河潤，軒閣堯階日月低。何幸繁薇陪藻宴，願賡既醉咏鳧鷖。
貢瑞欣逢聖節佳，鬱葱瑞氣滿衢街。海隅日出瞻依共，極北宸居拱向皆。
被澤生民胥鼓舞，聞風侯國舉柔懷。小臣忝預僉香使，幸接清光覲舜階。

十一

火煉靈丹竈未灰，長生仙子捧將來。旖壇煙裊朝衣滿，禁苑雲低御座開。
以雅以南沾盛宴，若民若物囿春臺。金漿玉醴飛騰藥，願上丹霞五色杯。

十二

澄徹光明瑩一真，出寧天德極乎純。欽存恭見堯修已，簡御寬臨舜養民。
仁廣心聲和有夏，樂皆胞與囿同春。北南但願弘兼愛，薄海蒼生共帝臣。

十三

赤爵銜書兆應文，今朝旒慶聖明君。葱葱佳氣樓臺湧，盎盎和風草木欣。
天道光回新日月，帝垣快覩瑞星雲。皇明基緒今其永，卜曆年兼周夏殷。

十四

受命於天位德元，日逢慶誕福榮尊。御袍雲繞登龍衮，庭尹星趨五鳳門。
雲殿月階凝瑞氣，冰天桂海沐深恩。仰惟帝量同天地，天地長存帝福存。

十五

天行東北未霜寒，和氣氤氳滿際蟠。大典星明周禮樂，昕逢雲集漢衣冠。
如今如玉昭王度，於鼎於甌奠國盤。有道之長今亦古，億千萬世保常安。

十六

濬發其祥詩有刊，喜今聖上挺龍顏。精英秀異人羣表，正大光明方寸間。

皇極建時三極立，帝星照處衆星環。臣民懽慶同懽祝，聖壽南山國泰山。

十七

欣逢誕日兆開光，百辟齊趨聖節筵。天陛雲紅羅虎拜，御爐烟碧裊龍涎。
朝多賢佐爲珍寶，樂在年豐是管弦。此盛歷將前代擧，德羲軒壽亦羲軒。

十八

聖皇收拾世英豪，進入蓬萊宮殿高。日上丹墀鳴玉佩，煙飛寶鼎惹香袍。
趨陪幸接層雲邇，饗宴欣瞻惠雨膏。西母虔將仙物獻，堆盤碧藕間冰桃。

十九

聖節欣逢賦蓼蕭，澤加四海仰天朝。撫華便是深恩布，致遠尤宏令德昭。
合九州歸同一轍，卓千古冠百王超。遠臣喜近階三尺，願效封人壽祝堯。

二十

亨天子見有三爻，今慶緣諧上下交。廣扇仁風行薄海，普施恩雨灑炎郊。
天開帝宅瑶池宴，日進仙厨瓊蕊肴。卜世卜年周過曆，當初早已驗枚珓。

二十一

明良喜起載賡歌，共慶皇家福集多。相有夔龍擎宇宙，將如叔虎鎮山河。
一堂喜會諧孚契，千載真元見泰和。遭際太平知有幸，三呼三祝壽魁科。

二十二

天庭一自降黄麻，萬姓欣瞻聖澤加。河潤海涵天地德，水環山護帝王家。

中秋節節新天氣，上苑年年好物華。岳貢川珍皆踵至，紅雲高擁六龍車。

二十三

天子時丁長盛陽〔一〕，重輝重潤又重光。瞻依帝所雲霄近，拜賜君恩雨露香。

近悦飽仁陶在在，遠來飲化翕方方。國家長遠終攸賴，子子孫孫享世王。

二十四

斗指於庚德在庚，應期天啓聖人生。並三才立位成位，照四方行明繼明。

定志修身倫理厚，垂衣拱手治功成。斯民斯世何多幸，與太平風頌太平。

二十五

冀江水碧冀山青，拱抱堯畿地氣靈。長日昭回皇極殿，衆星環繞紫微庭。

南方茅貢供常職，西母桃盤獻壽齡。惟聖即天天即聖，願天永畀聖康寧。

二十六

天純祐聖底民蒸，受命增光曆數膺。位儼九重容穆穆，圖回庶政念兢兢。

仰規祖訓前無間，貽燕孫謀後有憑。萬國一心齊祝聖，世千世億永繩繩。

二十七

聖帝明王盛化尤，望今取法上爲優。敬天法祖學開講，閲武崇文賢廣求。

道既同符心既合，民常歸向命常留。小臣愧乏千秋鑑，祝聖長年萬萬秋。

二十八

龍樓鳳閣倚雲侵，寶扇初開御駕臨。德合兩儀皇昊德，心存百姓帝王心。
粹精王道純如玉，翕集侯邦底貢金。葉茂只緣根本固，祖宗遺澤入人深。

二十九

聖御中區澤普潭，騰騰瑞氣滿輿堪。帝星台月輝辰北，教雨仁風暨日南。
庭入九州歸轍一，殿呼萬歲祝嵩三。裁成天地人之道，所望皇王心與參。

三十

饗昌歆有虎形鹽，幸沐皇仁優渥沾。旅獻禮行同醉飽，韶成樂奏副觀瞻。
天高地厚恩圖報，主聖臣賢福享兼。千載靈椿千載鶴，登登白髮對蒼髯。

三十一

聖有臣賢一德咸，政行平易近民岩。正從繩木師殷后，和濟鹽梅效傅岩。
天上衢亨清閣道，海隅航至快檣杭。詩中祝頌含規諷，命永民親本敬誠。

題梅南毅齋詩集序

夫天地有精英清淑之氣，浩而爲山岳，融而爲川澤；或鍾於物，或鍾於人。故氣之所鍾，扶輿傍礴，必生懷奇秀異之才，不專於近，而在乎遠；不稟於物，而在於人焉。吾聞交州南極也，多珠璣金玉

琳瑯玳瑁犀象之奇貨，是故精英清淑之氣，特鍾於彼，而宜有異人出於其間，豈特奇貨哉！

今使臣馮公，皤然其髮，矍然其形，年七十而顔尚韶，譯重三而足不繭，觀禮明庭，利賓王國。其所著《萬壽慶賀詩》若干篇，揄揚鋪叙，詞意渾厚，足以唾珠璣而聲金玉，豈亦所謂異人者哉！噫！大明中天，聖人御極，德懷四溟，威恒九裔。巍巍蕩蕩，軼周文之盛，宜乎白雉呈祥，黄耇嚮德。今吾子之來，抑未知天之風果不烈，海果不波，如曩日成周之時否耶？若然，則吾子即古之黄耇，而賀詩之作，詳於獻雉遠矣。

古有太史，採風謡以弦歌之，又安知吾子之詞，不編於樂官，而彰中國之盛也歟？不穀生在東方，得接子之語，觀子之詞，恍然飆車雲馭，神遊火海之鄉，足步銅柱之境，幸亦大矣。其敢以不能文辭，遂爲序。時　萬曆龍輯丁酉下浣，朝鮮國使刑曹參判兼翰職李睟光芝峯道人序

【校勘記】

〔一〕「天子時丁長盛陽」　「時」原作「辰」，爲越南阮朝避諱字，今改正。

兵部尚書海郡公譜

公姓范，諱廷重，海陽荆門峡山輕徭人也。其先與金堆范族譜系同出，樹大支分，流長派別。粤自先祖福基公新築初基，積德累功，重仁襲義，及公蓋六世矣。顯考，府校生，贈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御史臺都御史太子少保燕翼侯。正室段氏，生四男，長子鄉試中四場，鄉貢今謂之舉人。肇封府知府。第三子校生。生徒。第四子鄉試中四場，仕至工部郎中。其二即相公也。

公生於甲午年三月二十二日丁卯時，皇黎永盛十年也。世傳五湖神降誕，公少時嘗吟云：「歪極𩂀坦極𩂀，厭湖戳廟艾命些〔一〕。」後公經略山南過憲司，獻甫北客拜謁，見公相貌如五湖神像，因問所生年月日時，乃大驚曰：「五湖七廟有志，是年月日時，五湖有變異。」意是降誕之兆也。蒙於嚴侍。十三學於令舅段校生。十四學於永賴蓬萊黎監生中式，鄉貢、會中也。縣考首選。十五學於安定河都鄭訓導。十八學於進士東閣校書御天汝水同先生。十九學於進士翰林院侍書錦江丹場阮先生。陳公後，以門弟謀不軌，盡奪其爵。公請於朝，願自降數級以復之。後又構祠堂，以奉祀，語曰：「水深則回，弟子達則思師。」信其然矣。

年二十六，黎朝永祐五年巳未科會試中進士。特覆考院阮仲适，預有朝廷得人之喜，初考官阮仲烱、潘如圭，覆考官陳廷賓、阮仲适，適慈廉安泰人，謂同列曰：「今科中格有一卷，真經綸事業之文，他日國家必賴矣，敢作大科得人賀。」及回名，場官視之，果見公豐度出常，甚雅重之。公初登第，入相府罵堂吏。公與同榜往謁相府，堂吏故意牽延，不爲稟白。公罵之曰：「朝例新進士謁相公，相公引拜皇上〔二〕，汝何得故意如此？我等豈從汝求好官耶？」各郡公凡俞之〔三〕。吏走入府堂，相公驚問，吏具以實對。乃延諸公入坐，慰問久之。初受禮科給事中，時王府有大祭事，内旨以丑刻行禮，百官各司其事。夜半齊集，及丑三四刻，公請行禮。有司曰：「廟祭則世子主鬯，世子未出，奈何！」移刻，公又促之。有司曰：「禮物整肅，公若敢代世子主祭，則執事者各事其事。」公曰：「願自當之。」遂行禮如儀。禮畢，公詣王府待罪，具陳所由，鄭王嘉之，令悉致膰俎與之。會世子適至謝過，乃贈銀二十兩。其所得賞賚，公蓋與執事同之。

景興元年庚申，升翰林院校討，署監察御史。八月公自京還，宿金城之黄舍，擒僞黨，郡公嘉朝。賞錢三百緡。公宿黄舍，見一人伏柴薪處，命捉之，問其狀，知是明祝之餘黨，送京。辛酉年行協同兼防禦使，擒僞遽僞選於卧雲山，檻送京師，升工部右侍郎。時四郊多壘，逆鯑名阮有求。尤爲桀黠，肆虐於東南，官軍累戰不利。公奉差爲參謀，兼視戰舟師，次東潮之屯山，俗號崑貓。不意鯑賊潛氽水下，跳入舟中，俗傳鯑乃海魚神所誕生，故善氽水。殺一卒。名張永。公遽閉檻扃，大呼曰：「我已斬獲鯑賊矣。」阮有求俗一號名鯑，一號名曉。衆驚覺，奮躍而前，賊即水遁伏於楫下，公命以稍叢刺之，賊遠遁。一日，舟次於東潮之漠川，俗號凌潮賊船猝至，犯之。公率手下力戰，賊退。乃命武霑奏聞，具道「官軍船一，鯑賊船三。」上嘉其以少制衆，謀勇出人，特賜率軍，封瑶嶺侯。

壬戌年召回，奉差會試場監試，事清，奉差參贊戎務，與遵郡公進討，召對於十字堂，問機略對策，第一加頒三級，賞錢三百。癸亥年程郡公，名郡紅。與賊戰不利，被圍於青河之婆女港，在安綱總，郡紅被擒，朝臣謀贖之，賊投於水而還者。公將水步夾擊，賊散，圍解。

甲子年，賊鯑竊據於荆門之塗山，黄屋左纛，自桀於海濱。自號岗排詩(四)，手下僞稱郡公十八人。三四年間，諸將曠日持久。公奉差爲統領平寇大將軍，調撥海陽、京北、山南、安廣諸道水步兵馬。時禮樂征伐，皆自鄭王府出，公慨然以討賊爲己任，既領印劍，趨出府外，駐節於南門之廣文亭。明日，入朝拜謁皇上於正殿，帝慰撫而遣之，御書「百姓皆兵，府庫皆財，許便宜行事，一以委卿。」賜之。公拜受辭行，進兵直抵塗山，争山奪險，以正戰，以奇勝，屢以舟師横截賊糧船於海門，日以大兵攻其前，而從山後名母山，最高。披荆棘成大道，輦巨礮於山顛，射其壁壘，據高攻下，兵若從天，數年之巢穴，一旦踏平。賊潛遁，竊據京北之昌江，築壽昌城。大江以北，皆爲所有。時嘩公黄五福。爲統領，此地頭乃其境内。奏於朝，請自將擊之，三日三戰不利，賊勢愈滋。

乙丑年，公奉差京北鎮守兼督領，傳檄各道，併力討賊。一日公調戎務在昌江之南岸，與客對飲，賊隔江射之，折一小卒，人人驚散。客言願相公稍卻，以避其鋒，公曰：「三軍之命，係乎一將，稍卻則賊飛渡矣。」時賊列戰船於江北，於江口列栅，横截中流，公又加益之。仍遣諸軍於江岸築壘爲持久之計，而從上流渡河轉戰，直抵多枚，安勇縣。水步夾攻，賊勢窘迫，欲裂栅而下，牢不可拔，乃舍舟步走，官軍追擊之。捷聞，上大悦，賞黄金十兩，銀牌數百，特書「文武全才」四字予之，升兵部左侍郎。

時逆伍竊據於玉佩者數年，虐焰滋蔓，圍潘派侯阮藩清化人於山西之香粳。時國舅某提十八奇效兵，

月餘圍未解，上以東南稍静，召公還，問方略。公委胤郡公金花扶魯人。管領東北戎務，公回京奉侍，特頒印劍謂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其所賜前將錦袍，令自往抉取之，限十日了事。」公自請曰：「兵難遥度，願往觀形便。」上奏表聞，辭行。立象於後山，知賊十五屯聯絡，因令諸軍，各具一束薪一火炬，夜半潛發，投薪於沃野，兵行如履平地，入無人之境。焚賊最中大營，中外奮擊，又燒諸屯營，賊大潰，圍解。公於象頭草表，遣使奏捷。又令一首校詣前帥幕取紅錦袍，引兵還至京，纔六日，經過國學門，適朔日監課，乃入與學官相見，公曰：「爾來從事戎軒，今欲聞諸傑作。」乃擇一二梗句讀之，未竟，而内差官督促者數四，乃入見。上大嘉褒賞，命坐賜之宴，與曄公同坐席。問以破賊陣勢如何？公一一指畫山川曲折之形，大軍出入之勢，不覺帽落，既而驚覺，降階下拜，上命曄公扶起，上座，曰：「小禮何妨，仍命坐對。」特賜金錠銀牌，上諭以「伍付雖猖狂，亦自守虜耳。鯑賊出没無常，尤當加意提防。卿宜亟返東南以觀其釁。」公拜謝，即日就道。

至永賴之貝市舊屯所，犒賞軍士，宣言令軍中五百縱飲酣歌，忽第三日夜分，遥聞鼓聲宣動，則公已率水軍追鯑賊於㳙山江之三岐，諸將乃引步兵邀擊之。及還，諸將皆賀，公曰：「我來自西，彼必探聽，初一日覸我之動静，謂我禁防疏闊；二日必潛師而來；三日將至，我邀而擊之，此兵法致人之謂也。」諸將皆服，公因分設屯守，如京北之安勇、順安，山南之瓊瑰、附翼，海陽之永賴、安老，及諸要害處仍令各社民開渠築壘，協力固守，賊至即馳報官軍來救。自是民有所依訴，而無所畏，賊勢日孤，兵少食盡。一日鯑使人持書來謁，有句云：「玉藏一點，入爲主、出爲王。」公即命復之云：「土截半横，順者上、逆者下。」鯑見之，且懼且愧，遂不敢交兵而卻。時鯑勢日促，密使其黨名宥，多以金銀賂權臣署府官，杜世

佳，慈廉東鄂社人。懇乞降，以爲緩兵之計。佳言於鄭王，王信之，許其降，封寧東侯。令將其部曲來朝，公慨然誓不與此賊俱生，獨自請討。時署府官與公有隙。公以署府官不由科目，而輕視縉紳，心甚惡之。一日見署府官穿帽，公曰：「此帽何從，其美若是。」署府官答之曰：「此乃名所栢所製。」公即使人取其帽，署府入王府訴泣，自是遂成嫌隙。密請召公回京，解其部曲。

公以鰍賊詐降，必不可信，乃次於永賴、貝市，召募清河、四岐、上洪、永賴，及諸道强壯爲義兵，別號「青岐」、「洪水」二奇，以手下二將領之。署府譖言公爲玄德，青岐爲關羽，洪永爲張飛，今握兵在外，私署部曲，恐有他志。上知公孤忠自許，置而不問，特賜慰勞詩，以導其意。詩云：經幾年間歷啓行，周還一節仗忠誠。昌江計破軍聲振，東土機乘賊黨清。允武允文兼偉略，重朝重郡擅威名。勉攄經濟行戡撥，敏奏睿公贊治平。

已而鰍果不來，煽虐於東南，勢復大振。朝廷特命昆郡公邯江人。領兵馬討之，渡弭河、刁鷄驛，爲賊所欺。諸軍大潰，京城震動。昆郡公渡河未畢，數騎賊兵猝至，鰍使人以龍駒句象樓擒之，許贖銀三百兩。上令諭公提兵討賊，公奉命即日就道，調撥諸道兵馬並義兵，且戰且行，耀兵於嘉林，略地於良材，東追於嘉福，奮擊於廣川，四岐。又奔之安寧從化，青沔。大敗之於堜鱇不撓。四岐。賊黨遠遁，公駐節於青林、桐溪亭，使衛汪、衛和分設屯守，及諸鎮要處，各設守禦。自是民稍蘇息矣。先是東洋有天險曰「潭洪」，屬萬寧州，觀瀾匪渠，觀瀾，社名，故號觀瀾賊。嘯聚其徒，倚爲巢穴。劫掠南北商船累年，海路爲之梗。廣東總督不能擒制，屢移書於安廣鎮守，期以并力會剿，連年不克。公東巡洋回，遣屬將榮壽侯，前往習戰檻於萬寧州，聲言進剿，使北人知會。公密遣舟師由題詩山，俗號排詩山。出白龍尾，直抵潭洪，襲擊擒其渠帥，與賊黨夥七人，檻送上都。因乘海馬與龍門官相見，有北客見而異之，曰：「公大才生小邦，正人事閏位。」

嘆息久之，北闉帥以事轉達天朝，天子嘉其靜邊寧海，南國有人，命人齎賜冠帶，并錦繡百朋，金銀十兩。加封尚書爵秩。故後號「兩國尚書」。

公奉命旋師，升兵部尚書，爵海郡公時公年三十六。賜金牌銀牌數十，錦袍兜鍪各一，宴於澤闊亭。適聞南下鎮守信忠侯，防禦使湖忠伯，連章具陳狶賊侵掠神溪、青蘭諸縣，事勢緊急。公奉上諭，以山南財賦之地，宜速進兵，以圖攻守之計。公即日兼行，直抵御天縣，時方與曄公籌畫戎務，賊兵猝至圍之。曄公憂形於色，一夜頭髮盡白，公即命諸軍布陣，叢稍向敵，隨立土壘，於陣中爲檄，號召將佐來會，賊忽射倒捧硯小卒，公令他卒代之，指畫自如，賊不敢近，圍遂解。乃調撥諸道兵馬，大破賊於淠溪河，附翼縣。追至瓊瑰之安衛，即巴趨市。圍之數重，賊設庭燎，聲言向夜放火而出。會日暮，賊忽摧倒庭燎，縱馬而出，無敢當其鋒者。獨公一支兵，賊不敢犯，公提兵追至希門，屬瓊瑰縣。大破之。賊潛遁，忽見上路按鎮官黃忠侯、協鎮守延壽侯連報逆密僞太保甲郡，僞統制潘郡，剽掠青廉、平陸、維先，烽火通於望瀛今改豐盈。天本。公奉命夜渡潢江，經南昌直抵平陸，破之於陰山，逼之於陽市，奔之於馬腦，敗之於香兒。旬日之間，累戰累勝，皇王聞之，嘉賞。

時狶賊知官軍有事於南上，遂乘虛劫掠永賴、先明、安老、宜陽諸縣，東路騷然。上特召命公進討，乃自平陸抵泊河，直下留江，夜截破於珧翼津太平府，復破之於金海口，進攝於安廣之鶴洞，華封縣。乘勢長驅，大獲全勝。狶賊宵遁。己巳年，舟師東歸，由六頭江下，過炭山之珂場鄭舍江次，記憶從前此地有本府文廟在焉。曰：「昔有今無，胡爲其然也。」召耆宿問之，皆言「文廟自陳太師營創，後經兵火，有匪渠者，因其頹而取之。」公即遣兵拿獲斬於鄂東市，匪以銀三百兩賄於允迪，求贈不得。乃出錢千餘貫崇修之，

以其兄允迪董其役。庚午春起工，辛未秋工竣。時鯑賊潛往義安與逆筵合夥，出没驩愛間，勢甚猖獗。公奉命進剿，一戰而香攬焚巢，屬南塘縣。再戰而白塘失險，夜襲於移埋，大破於泡江屬東城縣。公率屬將珍郡爲前鋒，珍、神溪赤壁人。炎郡領後軍，炎、真定博澤人。追鯑賊至瓊瑠，經過黄梅，公知賊黨途窮，必潛伏此山中。乃傳令前爲後，後爲前，四面盤繞山麓下。鯑勢迫無走去處，乃向軍前降，鯑與珍郡有舊，不意前軍乃炎郡也，檻送京師，公振旅而還。奉升三次，加少保，封揚武宣力功臣，加惠禄民十二社，世業田一百五十畝。

景興十二年辛未，奉差鎮守義安兼布政州，督率鎮寧軍營。三月赴鎮，林門桂户諸税悉予之。是年八月，上特遣使齋御題問以平治之規，當革當行之事，公陳二十條，上大嘉奬諭。壬申年，公視師南陲，布政州山安社控訴先陵社强争田界事。公於象頭斷訟，見《皇越文選》。二百餘年之曲直是非，一言而決。

癸酉年府中無事，公制大鼓二，一銘曰：「昭陽作噩年制在義安處，腰闊三尺餘，聲聞千里許，壬申年季秋制在義安處，香山缺林木，空心而全體。」一日，公視事於府堂，忽有大蛇自外而入，軍士將擊之，公曰：「且勿擊，徐觀何如？」蛇乃盤繞座端，循公衣領而上，公拱手不動，頃之復下。遣一卒尾之，則入半月湖去矣。公揪然，默會其有夾迎之意。乃遍往地轄慰撫居民，教以安業。所至民歡喜不自勝，惟恐公之去也。一日，公卧帳中，夜半忽大呼一聲曰：「唯」聲聞於外，人驚問故。公徐答曰：「帝命召我矣。」衆愕然，明年甲戌正月朔，公與督視尚書陳相公，富家人。具朝服於正堂前北面，望拜，禮訖，公就寢。飄然而逝，時年四十一，景興十五年也。官屬將佐，以及軍民，莫不悲慟。訃聞，皇上驚，哭之慟，特頒錦羅各色百數，錢五千貫，舟師護送，歸葬於本鄉。欽差尚書汝廷瓚、穫澤人。尚書阮儼，仙田人。往卜佳城，以寧厝之。欽差尚書陳

璟滇池人。諭祭。鄭王特差尚書阮公審舍縷人。慰祭。上特書「撫民剿寇，固本安邊，愛國忠君，完名高節。」十六字。于縑幅贈之。加贈太保，賜謚雄偉，褒封上等福神。

公長子朝列大夫，二十六壬午科中鄉貢。年三十二改授武職，管左寧奇提，領四城都督左都督。四十六壬寅年安廣處鎮守。五十一丁未年海陽處鎮守，封東岸侯，是年卒於官。紹統二年，贈封東郡公。次子弘信大夫，崇文館儒生，特頒中尉管善小隊侯爵。

補遺

按《人物編略》云：

公安山輕猺人。素有大志，同輩中咸重其大才。未第時，嘗作《北門鎖鑰賦》，有云：「何故不在中書，調鼎任商衡之重；卻乃遠臨沙塞，折衝當漢闖之勞。」後公仕途履歷，如合符券。登乙未科進士。

永祐

景興初，討逆蘧功，升工部右侍郎。蘧餘黨阮求勢復猖獗，官軍屢爲所敗。詔加嘩郡公黃五福督水步諸營東伐，廷重爲行軍參謀，公率水師從海道襲擊逆求，大破之。加副都御史。賊退保塗山，嘩郡督大兵追之，公相機決戰，求走昌江，諒江府路爲之騷動。詔加廷重贊理軍務，督大兵渡江進剿，既至昌江分擊，求復東走，擒其黨以歸，御書文武全才賜之，加東北山南等道統領。公乘勝語諸將曰：「逐寇如追逃，今其時也。」統大兵追擊之，賊兵大敗，升户部左侍郎。未幾，遇賊於廣川，戰失利，降兵部左侍郎。時逆求屢挫，憚公將才，潛使人掘公父墳投之江，公深恨之，進討益力，求勢窮促，使人乞降。朝廷

厭兵，許之。會安廣盜起，劫殺龍門水師糧官，兩廣總督盤詰萬寧州守，責拿犯人。朝廷方慮內訌，不欲開邊事，因命公兼廣安留守，隨宜料理。公至，獲其黨與盜贓，解送內地。御書賜之云：「燕京譽望，壯予南國有人。」尋復遣使獎勞之曰：「一隊官兵，能兼制海安，令行禁止，盜息民安，允是牧民禦衆之才。升吏部左侍郎，統領如故。」時所在盜梗，阮芳據玉佩，陷宣太諸州縣。鄭主自將親征，維稔窺知京城守衛單虛，自天關路，進侵青廉、平陸破真寧官庫，烽火通於望瀛、天本，南方大擾。公得信，即督所部兵，渡潢江，經南昌，抵平陸，出其不意，大破之。上馳書諭云：「憂民爲國之誠，趨事赴功之敏，無以踰卿。」稔兵退，公即抽兵東下，求內悼公不相容，復稱兵作亂，連陷建昌諸縣。當求效順，朝廷使行人阮茂類齎諭旨，令出兵合討黃公讚。行人至公軍，公語之曰：「汝第往，數四日中有可出兵機會，吾亦汝惜也，慎之。」穎至賊營，具告。無何，公果率兵進圍，賊放之歸朝，反志始決。

先是，公惡東南民，易於驅煽，所至縣邑，縱部曲抄掠，不問脅從。民轉相語曰：「寧遇賊兵，不寧遇官軍。」至是蜂擁從賊，勢復大振。公將兵討之，求敗走，公追之，求走義安，後生擒以歸。

又云：公爲人剛直慷慨，在政府時，郡公阮世佳居中用事，在朝無所忌憚，獨畏重公。會試場，公爲監試官，即今主考。世佳赴試，黎朝官雖極而未中進士者，猶許入試。直入官蘆索卷觀之，把門吏不敢抗，公正色極罵之，世佳大慚沮。自後不復入試。公子廷儀以鄉中蒙蔭，累升副提領務，遷海陽鎮守，封東岸侯。居事頗事聲妓，得謗，左遷管左寧，屬鎮驩州。册曰：「特地英豪，崁山輕徭。四海風塵，投筆提刀。忠孝兩全，公枕乃高。遺恨一腔，烏哩哀牢〔五〕。」尋卒於官。

附〔六〕：賀本縣輕搖范貴侯登進士第，家門榮盛敍：

進士一科，從古所貴。有比之攀月桂，有謂之登瀛州，有名之爲將相科，有號之爲龍虎榜。世之業爲士儒者，富貴榮華，此其途也。東郡范貴侯登進士第，今其富貴榮華矣。談者爭道：「富貴皆由命，榮華各有時。侯之所以有今日，命也時也。」誠哉是言也。然非祖宗德澤之深，福履之厚，何能生得些好命，逢得些好節，而有此富貴，有此榮華者哉！古詩曰：「祖父一心修令德，子孫累世到公卿。」於今驗矣。

侯六世祖福基公，開拓於壽昌之復古，而經營福址，培築仁基，預種將來之慶；祖妣慈惠，其中饋也儉，勤勞孝敬，而流美孔長。五世祖正心公，光大於崁山之輕徭，而經始神祠，丹青佛寺，長留必世之仁。祖妣陶氏其內助也，静一端莊，而垂芳愈遠。高祖考純樸公潛心學業，秋闈捷報於長安〔七〕，而科目開先，詩書之澤，於是乎疏矣，與之斟和酌讓者。祖妣鄭氏忠厚傳家，而福貽子姓。曾祖考福醬公致意田功，春作力勤於農圃，而鎡基示後，倉箱之積，於是乎厚矣，與之耕仁耨義者。祖妣范氏，寬和植德，而慶衍雲仍。顯祖考質諒公質任自然，的是人中佛，牽絲於杜氏，乃本鄉國子監生杜貴公之愛女也。閨門肅穆，而積德彌深，規瓦木以修本土之祠，發貲財以度鄉人之急，此陰德之積累處也。故其材邑追思，歲時祇薦，陰德而陽報，其斯之謂歟！外祖父段宗公，神清泰若，真爲世上仙，結緒於阮氏，乃本鄉本府府生阮貴公之令愛也，家室諧和，而行仁彌篤，給妙劑以療參汾之祟，施私田以營祠宇之基，即善端之發見處也。故其星婺交輝，芝蘭並茂，爲善者獲福，不其然乎？顯考本府府生輝暎公，地步寬洪，天資俊爽，

謝一犂之春雨，馳馬儒林，撤三日之秋闈，登名學館。素業重恢於先緒，陰功增賁於前人。匍匐救民喪，喜捨不倦；藝能皆已有，好善無窮。賓朋稱助麥堯夫，鄉黨仰宓芻僧子，熊虺協言，蘭桂騰芳，經史是良田，詩禮即趨庭之寶訓，義方爲家教，文章斯足食之生涯。公於此時，已有「兒郎必做，後嗣其興」之望矣。親母段氏，坤貞恪度，巽順攸恒，言行工容，四全婦德，中和純實，一謹母儀，友善親賢，相夫迪鷄鳴之訓；助勤作息，教子和熊膽之風範。馬帳箴規，片言九鼎，螢窗儆策，一語千金，綽然有畫蘆斷杼之高風焉。源深者流長，本固者葉茂，古云：「仁者有後」，經云：「積善餘慶」，乃必然之理也。

貴侯天上玉麟麒，人中金鸑鷟。丰姿則錦峯繡嶺，潮屹千層；器宇則玉海珠淵，汪洋萬派。爲兒戲日，蒿弓竹馬，淡意遊觀，班管玉蟾，注情玩弄，儼然一奇童英物也。年八歲，啓蒙於嚴侍，正魚辨豕，訂頑砭愚，口授心傳，而貫通詩律，頭角已嶄然露矣。識者知其不凡，或指之曰：「此兒瑰瑋奇特，定當撞破煙樓。」十一歲，受業於親舅段校生，刮垢磨光，咀華嚼實，心領神會，而馳驟詞坦，骨格已卓然異矣。見者知其必貴，或奇之曰：「此子穎悟非常，必能做成宰相。」十三歲，見推於亞等，將收韋肇之功，第三場猶讓於老成，竟勵許昇之志。十四歲，學於國子監監生永賴蓬萊黎先生，闡秘發微，溯流窮委，而深探理藪之正傳。十五歲，學於儒學訓導安定河都鄭先生，薰香摘艷，戛玉敲金，而默契詞林之精蘊，才思日進，聲價日高。十八歲，鼓篋於當朝，甲辰科進士東閣校書御天汝水同尊師席坐上之春風，而筆下珠璣，舌端河漢。十九歲，攝衣於當朝甲辰科進士翰林院侍書錦江丹場阮尊師，霑教中之時雨，而筆翻秋露，藻掞春花，山林氣味，冰判雪消。館閣墨繩，日精月熟，瑰琦萬狀，機杼一家。詞藻雄渾，傾河倒峽，文章贍麗，繡虎雕龍。其所蓄積若是，則其發爲道德、爲科舉、爲事業之文，特分內事耳。

歲壬子小比科，鳳詔觀文，鵬程奮翼，一舉連登四榜，馳譽鄉闈，六堂屬籍監生，斐名國學，處囊之錐，必然脱穎；斷鯨之刃，先已發硎，不負此鋒鋭矣。二十一歲，復立雪於當朝癸丑科進士慈廉雲耕陳宗師諱賢。之門，道受真銓，文傳正印。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足其所未足，圓其所未圓。瑚弓得檠而益調，寶劍獲龍而愈利。筆辨小人君子，韓范風棱；聲聞節屋神京，歐蘇聞望。一門學者，翹楚見推，而文陣雄師，夫子亦以臺閣文章許之矣。時有特進金紫榮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調海子，乃唐豪陽調社名。第一流人。館於其家，俾之肄業，布赤反以供不律陶泓之用，發紫標以爲玄香側理之資。玉爨金炊，待之甚欵也。牙籤玉軸，予之不吝也。恩情之至，不啻如常何之客馬周，居正之禮范鎮。貴侯於此日，惟知其功名指日，香火有緣，無負名賢知顧，以答累年資養之功。雖丙辰少憩驥途，而太乙重燃藜火，貫繩舊習，遊刃新知，以《五典》爲琴箏，以《三墳》爲金玉，以《六經》爲鼓吹，以百家爲笙簧，納石渠、天禄於胸中，驅灩澦、瞿塘於硯底，倒翻滄海，弄明月之驪珠，橫絶銀河，織天孫之雲錦；斐然如蛟龍躍，蔚然如鸞鳳翔，愈出愈奇；百發百中，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焉。人聚首皆曰：「取青紫奪錦標，追其今矣。」

今聖天子躬握乾符，道隆泰運，恢張政治，作養人才，己未春開周比以興賢，設宋科而求俊。侯年二十六也，輕如錦囊，潛披腹稿，青錢文應選，擲地有聲；赤虹氣凌雲，冲天無架；便合朱衣之一點，聯題墨榜之羣仙；乘風而帆勢益張，得路而馬蹄愈迅。丹墀揮兔，牘奏萬言；金殿傳臚，名題三甲。絢五色彩雲之瑞，來九庖儀鳳之休。一時稱科目得人，九重喜英雄入彀。紫泥報捷，紅餤承恩，幞冠銀花，藍袍香帶，章身者美也。瓊林玉液，丹陛管韶，賞心者樂也。斯時兮釋褐而錦衣，離蔬而粱肉，大丈夫當

如是矣。

既而楓庭拜謝，梓里榮還，亭亭之花蓋檠天，旆旆之旌旗耀日；參拜之客，遠近高低，迎接之夫，前後左右。花衢柳陌，飄馥郁之奇香；甲第高門，盎氤氳之瑞氣。鄉閭生色，門户增光。杯泛瓊酥，黍稷薦奉先之禮；盤登珍膳，櫻桃供燒尾之歡。滿座森勝友高朋，一團樂内親外姓。蘭香而菊茂，夫貴而妻榮。内子劉氏，乃本社青波縣丞劉宗台之第四女也，玉質冰姿，仁簪義珥。梁妻舉案，閨門之禮弗違；樂婦斷機，燈火之功多助。

曩者既符於占鳳，今焉更喜於乘龍。其所生令郎也，天麟挺異，月魄初生，雖尚穉年，已卜充閭之慶，非所謂蘭之芽、竹之筍、龍之駒、鳳之雛者耶？妻子同榮，兄弟交喜。監生允迪其金昆也，喜季方之先達，而有韓桐並秀之奇。生徒允治、允濟其玉友也，喜大宋之先登，而有竇桂聯芳之望。親姊嫁於鄭氏，覩儀伏之儼然者，曰：「吾弟也，且喜其贈衣餽餉，初年之辛苦獲償。」親妹嬪於黎家，目丰度之飄然者，曰：「吾兄也，且喜其裹飯縫裳，平昔之勤勞不負。」叔父從父，向曾爲之訓誨者，今曰：「吾家有龍文也。」次舅叔舅，向曾與之麗澤者，今曰：「吾家有麒驥也。」其歡忻宣暢，雖宫商相宣，律吕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古云：「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又云：「一人作福千人蔭，獨樹開花萬樹香。」誠非虚語也。

遡觀貴侯之科名若此，榮盛又如此，蓋隱然有方興未艾之象。四海九州之人，望餘光者，仰風表者，尚有携手彈冠之慶，而況於鄉情乎？本縣文會等私相語曰：「我縣從來由進士而獵取卿相者，恒不乏人。自左侍郎松嶺侯之後，無聞者已百餘年矣。我朝光禄寺卿陳貴侯以辛丑登進士成名，固在於青林

發迹，實由於黎舍，蓋亦地氣之所生，而斯文振作，此其萌芽也。今貴侯以高第雄文，少年登榜，踵先賢之事業，爲後學之表儀。科甲勳名，光前耀後，吾輩於此，而不伸賀，豈松茂栢悦之謂耶？」乃共於余，徵文以賀，且袖手出譜系捧呈，余啓視之，范家功德肇培，知貴侯撥科甲，良不偶也。因喜而成之，且語諸公曰：「余於貴侯，儀契金蘭，情深膠漆。向者秋闈並舉，既孚握手之歡；今而春榜繼登，重敍對樓之約。行且升庭接武，廊廟比肩，而二龍並躍，兩鳳齊飛，已必然於當日。其欣幸之情，視諸公啻蓰矣。寧敢以對班弄斧、向廚言香爲辭，而不爲之褒揚贊美，以寓規儆期望之意乎。夫科名事業，乃君子進身之梯階；而中正廉平，尤君子行己之大節。今日吾侯席祖宗福蔭，加學問工夫，令聞夙騰，危科早擢，此乃理之當然，奚俟言哉！惟願正以持身，忠而事上，運經綸之手段，豁平治之規模。爲布帛菽粟，以濟民生；爲參朮芪苓，以壽國脉；爲驊騮騄駬，以任重道遠；爲麒麟鳳凰，以瑞世儀朝；爲梓楠梗橘，而棟樑之材壯；爲璠璠瑚璉，而廟堂之器尊。使君爲堯舜之君，世挽唐虞之世，泰山磐石，國勢奠安，偉績豐功，斗南輝曜。庶不負所學，不愧科名，不孤降任，而臣人之事畢矣。將見鍾鼎勒元勳，軒裳榮故里，桓圭赤舄，顯及祖宗；鐵券丹書，慶流苗裔，科名爵禄，奕世而無窮矣，顧不韙歟。」諸名公咸以爲然，遂書於縑緗之軸，以賀云。

永祐五年夏月穀日青林仁里尚書阮世楷撰。

重修荆門府文廟碑銘并序

大哉聖人，道德配乾坤，文章輝河漢，繼往開來，師表萬世。上自帝王，下至士庶，稽首肅容，瞻奉致

敬。覃及海外，高麗、琉球〔八〕、日本之地，亦皆清庭穆廟，薦潔告虔。

我南國地接中華，古稱文獻，前代李、陳二朝，立國學，設像祀，將事惟謹，顧廟宇盛於京師，而州路未立。本朝順天紹平間，始命營鎮路崇建廟殿，樽俎之儀，歲以春秋二丁，府縣校官備禮拜謁。自是庠序滿天下，而士自一命以上，皆得肅冠紳，捧俎豆，以瞻仰粹穆之容。道京而東，其府曰荊門，奉事廟宇，舊在炭山之河場，從來學校雲蒸，爲東路一大文會。庚申辛酉年，寇孽阻江，廟燼於火，惟基址存焉，湫溢塵囂，數更寒暑，歲已己，太保海郡公范相公視師東道，經過地方，一望肅然，不覺動燕麥兔葵之感。數間茅屋，不蔽風霜，問之，知其爲家兄知府允迪之所草創，凡百禮儀，力猶未辨，喟然曰：「教基將墜，無以達聖神，昭人文，能興其廢，是責在吾。」乃議重加修飭，屬其役於兄允迪及門下知縣楊桂、出身衛尉義嶺伯阮廷煥、出身衛尉阮仲演等，造作祀廟二連，連五間。蓋以碧瓦，繚以周墻，宫庭宏敞，門觀尊嚴。神座静深，祭器偉麗，樽俎之藏，几席之設，無一不備。起工於庚午三月春，告成于今年辛未秋，爲錢蓋一千貫，不資於人，不取於民，不煩諸有司。而事以時就，制度森嚴，比前日不知幾倍。時公鎮義安，允迪以事成馳報，公喜即遣人以書走回京師，謀某記之，某得書三復肅然，起而嘆曰：「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不存。世雖有興衰，而道不與之通塞。歷觀夫子廟庭，子厚建于柳州，歐公建于襄州，劉公建于鹽城縣，皆因衰亂之後，葺舊興新。蓋天未喪斯文，必生一代之英，以主張乎斯道。

曩者賊徒煽亂，諸路庠序，半爲灰殘。范公以蓋世之才，兼將相之任，樽俎折衝，威伸萬里。東擒僞遽，西捉賊伍，北驅逆質，南俘有求，顧指之間，邊塵清蕩，材望彰于遠邇，穀價振于華夷。逆賊甫平，又以一念恭誠，對越闕里，肇禋周禮，模範魯堂，首建聖祠爲諸路唱，使十年久廢之墳典，一旦更新，歲時舍

菜，紳襟瞻謁。泰山梁木，儼然在前，起莊肅之心，成進修之德。上以稱聖上追崇之意，下有以爲人才觀感之天，斯萬年立教之基〔九〕，垂之有永。然則天生范公，非特爲國家靖難，而且爲萬世闡文明也。《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以縉紳之才，寇孽未平，則以身爲天下安危；寇孽既平，則以身爲斯文權衡。信矣乎能文能武，爲斯民之所法則，乃其者武之績，既已勒彝鼎而紀旂常，則其闡文之功，獨不可樹貞珉而銘琬琰也耶？

公輕傜人也，以文登進士，不周紀而尚書，上將當非常之任，建不世之功，要非章句之儒所能及者。斯廟也，去公閭不遠，千載之下，登斯廟，目斯碑，當就公閭一式。某故先敍其事記之，且敬銘以詔後之學者。銘曰：

大哉夫子，萬世宗師。普天之下，煙祀維寅。緊我南國，追尊聖像清廟峨峨，以將以享。惟海之陽，厥有崇宫；既燼于火，亦頽其墉。卓彼范公，將相之器，征言徂東，顧瞻舊址。喟然曰噫，是可恝諸，弗宫弗室，於義何居。乃出俸金，乃鳩徒役，萃此良材，增其式廓。經之營之，再歲而成，翼翼重簷，穆穆清庭。祇奉聖容，左右列配，曰春曰秋，虔恭瞻拜。聖神在天，幾時來臨，我不敢知，祇誠一心。百爾君子，於我其力，喬泰在斯，爾儀爾式。猗歟我公，克壯其猷，説禮敦詩，君子之儒。瑚簋甲兵，真才實學，兩以兼之，一何卓卓。樹此貞珉，吾道之光，告於百代，不愆不忘。

景興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竪於廟前之左。

賜辛丑科第二甲進士應制合格，特進金紫榮禄大夫户部左侍郎午亭侯阮舒軒敬撰。

賜辛亥科第三甲同進士，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兵部右侍郎岫嶺侯陳謙齋謹潤。

附象頭斷訟記

辛未年公奉命北鎮，嘗於近民亭問民疾苦。一日見一老人，年八十餘，口著草，手檠單，傴僂亭堵之下。問之，言老的布政州安山社民，控單原被傍近先陵社强争田界事因，且泣且訴，辭情悲帑〔一〇〕，聞者感慨。余亦不能爲情，即差張三李二拘被鳴社就查，追彼陳由，則又援引證據，某溪爲昆市，某嶺爲崗庵，某處爲注沉，某田爲乖鑊。且云：「前此舊任州官，曾經分解，縱横四右，遺迹宛然。」既而拘集于庭，聽其辭則虞芮相争，是非莫辨，繼又差人踏勘，按其圖則山溪曲徑，描寫難真。余亦心疑，秋以徂冬，未決。

壬申春，余視師南陲，料理邊事，偶經其地，記其事，即唤象奴，使象陟彼高岡。左顧㠙涇，儼儼矗矗；右瞻水域，鬱鬱蒼蒼。南盼箏之水，水藍青；東望沙之山，山雪白。凝眸四顧，收盡布政江山，即景生情，朗吟詩曰：「横山天一握，南海水千重。」云云吟畢，因俯察先陵、安山二社地形，身親見之，豁然如有所得。

時兩造數十人，羅拜象頭之左，余一一指問，此非是崗庵寺之山乎？此非是昆市溪之水乎？此又非爾等所争之處者乎？衆曰：「唯。」獨先陵社數刁争辨不已，諄諄然以「寺」與「石」爲言，余曉之曰：「汝可謂敝民矣，寺可廢也，山其可移乎？石可轉也，溪其可變乎？你觀沿山一帶，從西北來，經攏僕抵崗公，接崗高連至崗庵而止，山止而溪，溪之東一頃間田，不是注沉處耶？溪盡而河，河之北一條大路，不是乖鑊處耶？再者須知古簿，安山田畔西至庵寺，南界中溪，昭昭然山嶺别東西，溪心分上下。

之西之上，爲先陵地分，之東之上，即是安山。二百年前，憲司官已經斷論，陳迹依然，爾乃偏起邪心，以强陵弱，故違論迹，妄啓争端，即侵鄰之罪彌彰，而徙石之姦頑可惡，是何理也，汝知罪乎？」先陵社人面面相覷如土，如癡如啞，真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即治其刁者數人，餘皆此退。尋命安山社投石於江，且戒以嗣後爾等，毋得相争鄰畔，自有山溪爲界。衆皆悦服，因録其事，以示將來。

時景興十三年歲在壬申春三之日，賜乙未科三甲同進士，特進金紫榮禄大夫，揚武宣力功臣，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鎮守義安兼布政督率寧鎮軍營上柱國海郡公范公斷記。

皇帝諭祭文 滇池進士尚書陳公璟撰

曰國家於勳舊之臣，生則爵禄之，死則慰吊之。所以存厚道而彰恤典也。追惟公文雅起家，忠勤體國，甲胄總詩書之器，事業備邊陲，茀苻皆道德之謀，功名垂帶礪，南服方資於翰屏，天津忽騎於尾翼。乍爾訃音，殊深哀悼，特命官諭祭，公其享之。

鄭王憫祭文 金縷進士尚書阮公宲撰

曰橫山可以磨刀，羅河可以洗甲，山河長在，而公今何在乎？此昔人所以聞鼓鼙之聲，則思邊將之臣，而于予心之所深慨也。追惟公一身義氣，萬甲胸中，十餘年冒雪衝霜，耿耿丹心，靡辭矢石。經百戰摧山破浪，彰彰紅烈，可紀縑緗，千鍾之優渥未酬，萬里之馳驅彌篤。每謂長城重寄，方期聲壯於唐臣；胡然五大遥屯，忽報燈殘於漢將。細柳之軒門猶昨，前茅之軍令茫然。予方懷《采芑》之思，公忍負及瓜

之約，想公之雄風凛烈，賊氣猶寒；慨公之忠義激昂，天心永鑒。特命官慰祭，嗚呼！君臣大義，萬古長存。

陳公祭文

陳公名秝，嘉平寶篆人進士。時相公爲義安督率，陳公爲義安督視。相公死，陳公悲感，撰文以祭之。

嗚呼相公，何以死爲？國家倚之爲柱石，朝着視之爲羽儀；蒼生仰之爲霖雨；方鎮視之爲藩籬。一身攸係，乃唐裴度而宋韓琦。蓋公之德度，足以鎮服羣心，而爲出羣之鳳鶴；公之才智，足以折衝萬里，而爲料敵之蓍龜。其器宇則如萬丈金山，莫能緣陟；其胸次則如千尋玉海，難得測窺。雲程發軔，從事牙旗；妙攄神算，俘賊以歸。既而殄水掍摧草寇，平南徼靜東維，活擒首惡，到處平夷，此皆武功一試，未足以盡公操蘊之奇。故未四十而尚書，在人爲早，在公則爲遲；以儒冠而督率，在人爲異，在公則爲宜。

即今名望顯著，朝野咸推。驩演之民，恐其早於朝也，詣佛以期祈；東南之民，恐其久於邊也，跂足而思。逋寇未除，人望公以撲剿；時政有缺，人望公以整釐。淹滯者思得公以振起；彫殘者思得公以豐肥。雖其平定勳名，既已紀旂常而銘鼎彝；乃於經綸事業，猶未勒金石而播聲詩。此臣責未盡塞，相公非可死之時。奈之何黃粱一夢，病不及醫，朝廷無遺表，僚友無遺托，妻子無遺囑，飄然遠逝，忽不知其何之。豈其桓圭衮裳，榮不足慕；高牙大纛，貴不足縻。厭世混濁，不復事於驅馳，將民之無禄，而天莫肯遺，九重聞之而哀悼，百姓聞之而驚疑，至如服公之威，荷公之德，與受公之器使者，莫不環聚對泣，涕泗漣洏。顧余魯鈍，濫贊戎機，三年同幹，有若飲醉醇醪，而契針鎡。方望京而同拜，忽分袂

以長辭，悠悠情緒，有誰與知。嗚呼！橫山雲暗，盎海風吹，相公此去，草木同悲。途中一奠，上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嗚呼痛哉。

按：此文多倣蘇東坡《祭韓魏公文》。

【校勘記】

〔一〕「丕極粍坦極粍，厰湖氍廟艾命些」喃文，大意爲：天荒地老任其然，五湖七廟余獨尊。

〔二〕「相公引拜皇上」「上」下原衍「□上」二字，前一字不清，今據文意删。

〔三〕「各郡公凡俞之」「凡俞」爲喃文，意爲「追擊」。

〔四〕「自號岦排詩」「岦排詩」爲喃文，意爲「朝廷」。

〔五〕「烏里哀牢」「牢」爲喃文，意爲「懊惱」。

〔六〕「附」，此字原無，據前例補。

〔七〕「秋闈捷報於長安」「闈」原作「圍」，據文意改，下同。

〔八〕「高麗琉球日本之地」「球」原作「璃」，據文意改。

〔九〕「斯萬年立教之基」「斯萬年」原乙作「萬斯年」，據文意改。

〔一〇〕「辭情悲帑」「帑」爲喃字，義同「悲」。

刑部尚書贈少保河郡公黎相公年譜

公諱原，名富庶，號竹庵，後改仲庶。其先京北東岸人也，姓李，避亂徙居山南青蘭今改青關縣。之渭陽。黎光興年間，祖福善公年六歲，隨曾祖來延河，黎直性公養以爲子，後乃從養父姓，因家焉。父福履公少通達，中生徒，蔭贈兵部右侍郎。福善蔭贈東閣大學士，母贈正夫人。范氏延福社人，生二男，公其次也。以黎朝正和十七年甲戌正月十三日壬辰時生。公穎悟夙成，讀書經目成誦，有神童名，家貧而勤於學，日夜獨孳孳焉。十八歲中生徒。十九歲丁父憂，以至孝聞。師事探花武先生，諱晠。博通羣書，文藝該洽，甚爲先生所重。嘗對諸生稱述，遂以文章名天下。游國學及課習各場，每見發策題，即暗記而歸，後始精寫，行文累預優項。二十七歲中鄉舉，補國子監監生。保泰五年甲辰，公年三十一，會試中第四名，庭試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授刑科給事中。七年充海陽處鄉試場覆考。八年丁未升翰林院校討，入侍講，剖析疑義，進退詳雅，上嘉之。

時參從朔郡公阮公沆東岸扶軫人。執政，升黜羣材，人争造之，公不肯趨媚。永慶二年，升海陽道按察

御史，公居言職，多所陳説，朔郡公曰：「陳言可以語下，不可以語上。」公上《疏》以爲「此乃沮忠諫之言，實非開敢諫之路，乞令諸臣，自今君德修廢，人臣邪正，時事得失，生民休戚，並得極言無隱，以開言路，不使執政親預其事，則政事修治。」《疏》入，朔郡公大怒。三年辛亥上疏六條，極言時政得失，多忤執政意，罷歸田里。以讀書訓子自娱，而剛直之聲振天下。居屋數間，僅庇風雨，而論道講學怡如也，遠近從學者甚衆。

永祐五年己未，羣小竊弄威福，大臣斥遣無虚日，天下囂然，盜賊蜂起。庚申景興初元正月，賊犯廷河，公率鄉人家童擊却之，奉召詣京，復以爲監察御史，尋升翰林院待制。是年公年四十七。時四方多警，官軍進討，調度煩費，上疏乞糴粟以供軍餉，力農以充軍糧，禁屯兵苛擾以通商賈。皆從之，命添差府僚。時國家多事，公與參從鏡郡公阮貴憼、朗郡公武公宰直宿府中，日夕商確政事，内侍帷幄，外籌軍國。旬日之間，衆務就緒。其秋，奉差訪察山南處，月餘還朝，言銀嘉賊没南真、膠水、上元、大安各縣，而副督領款忠侯堅守招納，未嘗一出攻剿。恐坐費日月，師老財屈，天下將視此爲高下。蕞爾之地，猶不能平，況東方之梗賊乎？乞召款忠侯回，命官併力夾攻，以平賊黨。十月鄭王出師，命公參從。鏡郡公阮貴憼居守巡徼回城，東賊阮蘧、阮選乘間，使其黨陳焱將兵直迫珥河，勢甚猖獗。時京城無兵，人情震駭，公獨枕卧。或問曰：「事勢如此，何恃不憂？」公曰：「聖上神武，將臣協和，非常之事，僕敢保其必無。」公與貴憼遣諸將按西門，盡出坊廂民丁，列河津爲守警，賊遂引去，京城晏帖。十二月奉差訪察山西處慰撫方民，疏陳用兵機宜。

二年辛酉正月命隨參從行機密事。是月，三府兵以求恩格不得，相率破鏡郡公家。事出倉卒，諸臣

多疑懼，無敢入者。公聞報，即馳詣于鄭王曰：「今外有勁敵，而士卒如此，殊可寒心。以臣之愚，須立早開諭，俾知法度，無緩來日，使彼更生他變。」鄭王曰：「善。」問誰可使者，曰：「臣請當之！」鄭王曰：「彼方不法，卿無懼乎？」曰：「臣退居田里，八九年餘，不求榮利，三軍諒亦知之，實無所懼。」鄭王乃命召參從耀堂侯陳璟草旨諭，內有「鏡郡公不知權微」之句，公言：「人臣爲國守法，而有事動輒歸咎如此，則日後誰敢以天下爲己任者乎，願加再思。」鄭王即命去此六字，欲差親兵衛從。公曰：「兵不可多，多則彼生疑矣，請單車往。」乃命與咏郡公鄧廷謐齎旨宣諭。諸軍見公，乃各散去，中外晏然。因諭內外管官，嚴飭士卒，并查訊其爲首者戮之以徇，兵士大戢。

二月初置諫官命兼右正言，諭之曰：「昔在侍從，忠直着聞。今爲諫官，不負所寄。」公思才淺，不足以稱旨，退而上疏，略言先朝內閣議事：「先臣同存澤、阮貴德陪侍座側，商榷政事，左右近習，不得預聞，中間堂陛敻隔，陪侍曾無面諭。施行出自內傅，頗未得同德協心之義，請遵先朝舊規，以通上意達下情。」又「舊制只置兵、户、水三番，其中事權並在文臣。中間始置六番，兵民之政，專歸內臣，頗未合正大公平之體，請依先朝舊例，以杜私情、開公道。」上深褒賞，飛白答之曰：「覽卿各條，予心亦念及此，但爲冗事所縻，未遑宣布，今聞讜論，允契予懷。」有內臣倚太妃之門，爲人請托，公劾之，參從肇郡公阮輝潤以讒解職。公言「朝有老臣，所當倚重，請準如五老官例。」公性廉平，深練治體，吏有犯法，政有不便於民，及於名教有不足者，隨事糾正，多見信從。命入侍陪從，與參從朗郡公鏡郡公及喬郡公阮公寀輔政，夙夜劬勞，上亦推心委用。時以海陽未定，分爲上洪、下洪、東潮、安老四道，道置巡守叶同，綏撫居民，命侍從諸臣，各舉所知。公對曰：「范廷重昨與臣言，其人慷慨欲立功，且家居海陽，悉賊情形，

請舉爲東潮叶同。」從之。未幾，范公擒逆蘧於卧雲山，諸臣入賀。上嘉其知人，追論功照賞格，當升三品。時臣以廷重初登策，未三年以校討而驟升三品，頗難之。公曰：「信者國之寶，且人有功，如何可抑。」遂升廷重爲工部右侍郎。故尚書鄭穗以逆給連累，始奉赦出，授從四品祭酒間注。公言其無以責來效，乞準許奉侍。故相朔郡公得罪於宣光，不得歸葬，公屢以爲言，後四年得復承政使，許歸葬。六月知户番行僉都御史，陪從右正言，並如故。時上嘗命貴迎内臣入侍釣魚，公以爲言，不聽，又進諫以爲「臨政之初，憂勤庶務，而無侈靡之娱，無遊觀之好，南征北伐，不憚煩勞。今羣盜略平，而遽肆欲樂，與初心有異。恐巧於取中者，因爲逢迎之説，以媒富貴，一售其言，則勤勵之心，愈不如前矣。願于萬幾之暇，旁觀古史，洞察興衰，日召大臣論論治道，則善無得而稱之矣。」十月鄭王命迎佛像入于府中之文園堂，設齋誦經。公言「天下始經兵火之餘，四鎮之民，貧餒已甚者，一千五百餘社，未甚者一千九百餘社。府庫所入，太減於昔時，國用兵餉，所費不貲。加以齋壇常設，能無妄費乎？伏願謹存養於寸心，鑒是非於前代。今請迎置佛像于報天寺，每朔望量頒官錢，只使焚香供養而已。如是，則不惟省費，而又以斷天下之疑，解後人之惑。」

尋奉差招撫舒池、真定、武仙等縣，招回流散，分兵屯田。又奉差兼建昌府勸課，使時飢荒之後，百姓流移，斗米數百錢，現存遺民，每社多者六七人，少者四五人，生計蕭條。公巡行勞來，極救貧乏，召募佃人，開懇荒田，給以資本，自是流民稍稍回復。

三年壬戌，命置銅甕，聽天下士民，有密陳官司廉污者，投其中，五日一以聞。公疏諫以爲「後世人心不古，毁譽好惡，未必盡公。今以一德，臨照百官，羣臣邪正，必昭然於洞燭之下。如欲博詢旁訪，分

別賢否，所當敷言試事，考實驗公功，不宜開告密之門，滋訐比之僻。」從之。召入對，公乃言人君當防未萌之欲，因獻《防微》、《納誨》二箴，又陳時政機宜。上嘉其有諫臣風采，賜銀二十兩，絹二十疋，升東閣校書，賜爵延澤伯，奉差往督理維先堤路。是縣堤役吏緣爲姦，民被其害，公擇富户之可用者，勸使出錢，雇人築作，民力得紓，而工役堅緻，爲諸縣最。奉差覆勘山南處下道下田搜括隱漏，勝舊數二千餘畝，賞官田十畝。四月，公疏陳四鎮凋殘之狀，又陳兵民財事宜。未幾，奉差海陽水道監軍兼參謀，叶與統領耀郡公陳璟討鯑賊，時寧舍賊雖平，盜賊在在蜂起，而鯑賊尤劇。公既至軍，申嚴約束，激勵士卒，分差官兵討賊，多獲全勝。十月召還，行吏科都給事中，本道將校乞留，許之。十二月，丁母憂，命起爲建昌道巡撫使，懇乞終制，再命撫集建興、先興、義興等府，公宣揚德意，撫集其民，流散咸歸，田野盡闢。

四年癸亥正月，復入侍陪從右正言知户番，二月執政請復差監海陽道軍，上疏乞辭，以爲「夙夜匪懈，臣職當然，不敢擇事以爲忠也。竊念朝廷政令之所出，今方外有警，事務殷繁，臣預居諫職，如蒙不棄，仍使隨與宰相入閣議事。臣今補外，雖知事未盡善，然命已出，豈敢一一自陳，請許留奉侍，庶少攄一得之愚，冀無負諍臣之責。」從之。既而忌者，譖其避難，貶一次，解機務。七月充京北鄉試場監考。

五年甲子奉差招諭維先縣，取衛兵置爲奇隊，設立屯所，練習陣法，以防山寇。又命增練維先三丁取一隸，與衛兵練習，以待徵發。八月鯑賊自塗山竊據昌江屬京北處。城。奉差海陽水道監軍，與督領謙忠侯武佐璉討賊于平良河，俘獲三十餘人，船十二艘。復差與統領勤郡公丁文佳攻剿。

六年乙丑奉差海陽、京北等道監軍兼參謀，與統領曄郡公黄五福討賊，時鯑賊阮有求據壽昌江，沿江兩岸，戰船數百艘，勢甚猖獗。官兵攻之不克，公與曄郡公督勵將士攻之，求遠遁，追擊俘獲甚衆。

七年丙寅春，充會試場同考。五月復命添差府僚。六月疏陳「抑僥倖，核名實，精簡閱，寬征税，廣營田，擇將才」凡六條。八月，知禮番，時有瑞英之包含社人，縱火焚其家，殺人以嫁禍於其鄉，前後官莫能決，公覆其狀，問死者口中如何？吏曰：「口中無有血痕。」公謂吏曰：「無多言，吾得之矣。」乃命取二豬，殺其一，並投之火，則所殺之猪口有血痕，而生猪無。以此詰問，訟者始服其辜。其發姦擿伏如此。十一月，上疏言「理財以養民爲先，今民既受田税，復補加租，又并鹽灶征之。一田三税，民何以堪。加之給養兵夫，最爲勞費。雖蒙寬赦，兵卒未見送除，請議行以寬民急。」上納之。

八年丁卯羣寇暴掠尤甚。公疏陳用兵機宜，以爲今之計。惟有董兵速戰，乃爲經國安民之勝算。上深納之。

九年戊辰春，以寇盜未平，兵財不足，請行屯田之法。乞命統領官照諸接近賊境處，行區法，隨其近便，或四五社、六七社爲一區，以地方員爲屯田官，使出資本，召募流民，開墾荒田，官軍隨宜保護，使賊不得侵掠。開墾已成，量收輕税，又請因衛兵已成之法，照壬寅年例，選一兵充伍，補優兵之缺，使新舊雜居，時加教習。嚴示賞罰，以爲永制。

十年己巳，奉差山南、海陽等道監軍，時逆求降而復叛，與草寇合攻掠山南，兵勢頗盛，諸軍進討不能克。朝命曄郡公爲兼統領，海郡公范廷重協之，公監其軍，兼參謀軍事，提兵進剿。求奔義安，十二月還，論功升東閣學士。

十一年庚午三月奉差招集天施縣流民。

十二年辛未，公在政府，守正不阿，後與參從耀郡公陳璟論訟不合，璟劾之，貶二次，解添差伯爵。

十三年壬申復升東閣校書。

十四年癸酉出爲京北道按察使，撫綏勞來，日夕不怠。教民必告以孝悌忠信，抑制豪强，伸理冤屈。郡有訟經十年不決，公一訊即知其情，人皆稱其明。有訟告者，喚他俱來，分解曲直，或至感泣乞休。間餘講學授徒，辨明義理，三年風化大行，百姓愛之。

十五年甲戌以教子登科，登東閣學士。

十七年丙子召還，公具陳本處吏治民情，因疏言弭盜六條以進，時命升一次尚寶寺卿。時奉侍諸臣，惟公一家父子俱得賜入侍坐，朝廷榮之。

十八年丁丑升東閣大學士。

十九年戊寅，以年六十五，援例乞致仕，不許。秋旱米貴，朝廷深以爲憂，公乞推實惠，以蘇民瘼。嚴禁州縣泛受單辭，量赦積年贖罰；又乞起復阮公寀，召用進士范進等，並見嘉納。十一月奉差訪察京北官吏軍民。二十年已卯奉差訪察海陽官吏，又命巡視義安屯鎮，及布政州，勘視邊防，選閲將士。四月還朝，具陳兵民情弊，上嘆獎久之。命行副都御史，時案牘堆積，公既視事，閲月以清。閏六月，授太原承政使。九月陳情乞謝事，章三上乃允，升户部右侍郎，賜爵延方伯。將還，御書「質直敢言」四大字以賜之。

二十一年庚辰，復召赴京，命仍行副都御史，執政言老臣不宜煩以劇務，乃止。命入侍陪從，參從忠派侯汝廷瓚言：宰執臺諫各有攸司，如置在政府，臣等或有過失，依誰規正。乃命入侍左正言。

二十二年辛已，秋大旱饑，公令家人每旦爲粥於營門，以賑飢民。十一月命兼右執政，公每進見，必

以「節用愛人」爲言，詞甚懇切，上爲之傾聽。

二十三年壬午冬，充京北使鄉試場提調。即今正主考。

二十四年癸未春充會試場監試官。即今副主考。

二十五年甲申請除積年逋欠，録用功臣子孫，以收人心。

二十六年乙酉，時署府事鍊郡公杜世佳執政，上所見信，言無不從。一日侍講筵，上曰：「臨政以來，孜孜圖治，善政亦次第舉行寛赦有條，招集有命。而天災屢形，邊塵未帖，厥咎何由？」公進曰：「今勵精爲政，而其間一二大臣，不思國事，只爲身謀，上逆天意，下拂民心，災異之生，殆由於此。」曄郡公叱之曰：「此言何所指。」聲色甚厲，公因言「鍊郡公所行，如禁誹謗、收加租、建右宮廟，皆非善政」。又言「升降不出公議，榮辱只由愛憎，在朝之臣，莫不趨附。不到門者，惟一家臣父子，及鏡郡公六七人而已。今不早裁抑，後將無所不至」。鍊郡公時亦侍坐，流汗失色，諸臣皆爲公危之，公談笑自若。數月復疏陳「進君德，開言路，推誠御下，愛民，養兵。」五條，辭甚切至。

二十七年丙戌春，充會試場監試官。時數年以來，地震山崩，雷變雨雹，災異甚多。諸大臣皆以天心仁愛，不足致意，公言「以臣觀之，今能以天下自任者，恃其才能，專決胸臆，器局褊小，規模促狹，引親黨列要途。勳舊老臣，一不訪問，所稱者卑媚阿附之徒，所薦者貪冗姦欺之輩。掠美市恩，專權怙勢，內外官僚，靡然承順，雨雹地震，天下共知，方民不敢啓，憲司不以聞，畏懼蒙蔽，一至於此，此老臣之所以長太息也。伏願改弦易轍，特召勳望之臣，與文臣曾任參陪，素有才名者，申命以事，冀可以悦天意、回人心，迓續太和，消弭災異。」鄭王省表嘆息，卒不能用。

二十八年丁亥，升吏部右侍郎，改爵演派伯。秋大旱，乞立壇祈禱，且勸修德行政，恤民撫士，振淹滯，慎獄訟。

三十年己丑升副都御史。

三十一年升禮部左侍郎。

三十二年壬辰冬庭試充知貢舉官。

三十四年癸巳三月，乞再致仕，升刑部尚書，侯爵，賜惠養田二十畝，白金五十兩，御製詩一章以餞之，百官祖餞于都門外。蓋自我越有國以來，再致仕惟公與大司馬應郡公鄧廷相而已。公既歸，修治園田，優游自適，而其子貴惇以大臣祿養，一門貴盛，人艷其榮。雖家居每見朝政民情，必爲子言之，方民有以事來正者，平心訓戒，隨事曉告。上知公年老，而精神不衰，其子每入朝，必問安否，一日其子謁告省還，上問安好，對曰：「仰賴洪福，臣父今年八十五康健。」上曰：「天道至公，善人天相，聞新生小子。」對曰：「臣小妹今年三歲。」上笑。

三十九年戊戌大飢，延河、御天、舒池、南昌四縣，扶老携幼，踵門乞食。日至千餘，公以私錢賑給，日人十文，如是者二月。

四十二年辛丑二月赴京，賀延壽聖節，用白香山、文潞國故事，集同朝公卿大夫十六人，公以入侍左正言刑部尚書，再致仕演派侯，年八十八。工部左侍郎蘭堂侯汪士端與公同庚，殿前都校點論忠侯杜廷論年八十四，入侍陪從户部尚書醴澤侯阮伯璘八十二，都督盤忠侯阮時湴八十一，工部尚書太子少保澤郡公阮嘉璐八十，宣力功臣國老太寧曹郡公阮廷石七十九，順廣道督領副將軍太宰潘郡公阮璠七十八，

工部右侍郎晴川侯阮廷琦七十五，翰林院承旨阮輝胤七十四，御史臺副都御史阮茂述七十三，効順宣力功臣國老大司空滾郡公張涯七十一，太保旦忠侯段登旦七十一，工部左侍郎垣嶺伯陶春蘭七十一，翰林院承旨張廷瑄六十九，宣力功臣大司馬蘭郡公蔡肇基六十五，賦詩唱酬，置酒相樂，爲鳳城十六老會，一時傳爲衣冠勝事。六月，以水旱不時，疏言此非小變也，條上修政安民凡六事，命下施行。秋八月，得疾，上使中使慰問，賜銀二十兩。

四十三年壬寅正月二十六日，卒于本鄉，享年八十有九。訃聞，贈少保河郡公賜謚忠獻，慰錢三百緡，命署副都御史張登揆諭祭。以五月二十八日葬于唐安下邳之原。初，公平生嘗言生前是富川木凡社可唯村之神，可唯亦知之，歲時嘗來拜謁。及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夜，守祠人黄千歲見祠内嘈雜，有稱人聲，恍忽入里報村人往看，則光輝遍照，香氣竟夜，三更聞有人傳呼開門，守祠驚起，窺望則祠内赤光，映徹如初，數日後始知其公歸神之日也。自此村民暴故者二十餘人，牛畜自斃者數百餘口。次年癸卯春，可唯村民詣京，送牌位還鄉奉事，今爲伊村神，有事祈之必應。夫人張氏，維先阮舍人，正和庚辰進士工部左侍郎宏源侯張明亮之第三女，蔭封郡夫人。子八男十女，長榜眼公，次廷泰勾稽工番，贈廣安參政，次貴恒進朝東閣學士，次仲瑄海陽憲察副使，次仲進指揮同知伯爵，次貴序、次貴鵬並中尉，次貴鴞茂林郎，女適人亦有顯達者，諸孫男女八十餘人。

公資稟剛正，多大節，自少爲學，以聖賢爲師，進退語默，動遵禮度，危坐終日，未嘗偏倚。事親孝養純至，居喪哀慕不衰，歲時祭祀，稱家有無，而極盡誠敬。居處儉素，不事華文，持心謙退，雖身仕清顯，而行無侍衛，見者或不知其爲公侯貴人。性又勤篤，公暇手寫書籍，躬視播種，姬妾各令勤職業。居官

清介，常俸之外，一不受人饋遺，嘗有送錢覆以米，公初不知，但却之。唤曰：「吾誓心不爲此也。」篤念故舊，俸禄所餘，咸以周給，雖朋友之妻子，莫不盡情愛撫。治家有法，教子孫以禮義，閨門雍穆而嚴。其爲政也，尚寬厚，持大體，嚴而有愛，敏而不苛，簡易而精詳，廣大而周密，視公如家，愛民如子。但天性鯁直，屢爲權倖所疾，經以疏斥，而節操愈勵。蓋公不以得位爲喜，失位爲憂，忠愛之心，不以用舍而有異也。性頗聰敏，書籍一覽，無所遺忘，凡古今制度之沿革，經史字義之異同，及天人地理算數之學，莫不究其淵源，得其精要。爲文豐贍簡暢，條陳世務，皆溯源竟委，剴切周至，有賈、董、韓、陸之風。尤喜觀《易》，善於占候。永佑之季，阮蘧、阮選及於海陽，人多惑之。公謂人曰：「賊必死於酉、絶於亥。」其後果如所言，其他占驗，多見奇中，人有稱其得邵子之傳。平生勤於教育，講磨大義，終日不倦，雖居官任職，亦不暫輟，授徒幾四十年，弟子蓋千餘人。其登進士者阮伯烱而下數十人。所著有《竹庵文集》、《黎公啓事》、《景録》等書。

工部尚書黎相公年譜

其先東岸人，原姓李。

公諱某名貴惇，字允厚，號桂堂，忠獻公之長子也。保泰七年丙午，柒月初五日，丁亥時生。初，忠獻公郡夫人禱於金榜光承寺，夢有賜麒麟之兆，分娩時，又夢一官人騶從甚盛，轎前挂一羽扇，來造宅前，已而生公。公生而穎異。二歲識「有」、「無」二字，百試不差。四歲就學唐書，且族祖叔寫字頗道勁，即手筆寫之而成字，忠獻公心異之。五歲學《詩經》，不旁觀，不戲弄，疑字一教不再問，家有書架，日日登坐其上，看《左傳》、《國語》、《國策》、《文選》。六歲能詩文，忠獻公曾以其文示同年朱元琳，朱公批云：「豫章拱把，長聳千尋；大鵬生雛，直摶九萬。其進不可量也。」七歲學史。八歲能作賦策。十歲能作行歌論辨書檄。十一歲學《宋》、《元》史，一日，誦得八九十張。學《易經》，一日誦遍《綱》領《圖説》。忠獻公嘗試使一日作賦十篇，皆斐然成文，而意義周切。十四歲，遍讀五經四書，史籍傳記，旁及諸子百家之書，無不熟讀，人以宿儒稱之。爲文伸紙疾書，萬言立就，不構思，不起草，而學問議論，汪洋大肆。十五歲時景興初元庚申年，隨父忠獻公居京師，學業大進。

十七歲，考於縣，二期並優等。十八歲，進於鄉，一舉解元，著書百篇，士子從學者多。十三年壬申，會試，經義四六並第二，詩賦第七，策期優中第一名，廷試賜第一甲進士及第第二名，榜眼。時年二十七。十四年癸酉，授翰林院侍書，是年冬，充山西鄉試場提調。即今主考。

十五年甲戌春，命纂修國史。時史局久闕，典籍多散逸，其存者亦皆錯雜不可稽考。公乃旁搜博采，參以平日見聞，撰自熙宗正和至景興初元，成續編十二卷。其年冬，克博舉場監試。

十六年乙亥元旦，皇上謁南郊還，至朝元殿停輦，問諸臣以「正旦大禮如何？今當即視朝將還御萬壽殿而後出？」公奏言：「臣竊照舊典，郊祀禮成，駕還御正殿受朝賀，此禮爲宜。若還御便殿方出視朝，恐更添一節次。」上從之，六月，入侍講，上虛心咨訪，公亦慨然剖析疑義，敷陳治道，上益重其才。十二月，鄭王將建都古碑，欲法《前志》，並建兩京。詢諸言地理者，一時羣議競按舊稿，言其真形正脈。公上疏陳其可疑之説八，不便之説五，事遂止。

十七年丙子，奉差采訪山南道，不避權要，糾免貴臣貪贓者六七人。五月，添差府僚知兵番。八月，奉差叶同山西、宣光、興化等道，率左鋭奇討逆質有功，既還朝，條陳兵番職掌，凡十九條。鄭王稱其諳練國典，賞銀三十兩，命付岳番遵行永爲例。

十八年丁丑，升翰林院侍講，參預政事，剖決疑獄，多得免冤。

十九年戊寅冬，充歲貢部副使，未行。

二十年己卯，復入侍添差知兵番如故。

上嘗稱之曰：「卿父子皆忠愛，可謂忠孝傳家矣。我不欲卿遠行，欲替差別人，使卿留左右，常見

談論。」公曰：「臣年尚少，願且往上國，歷覽山川，詢訪治體，以廣見聞。」上壯而許之。二十一年庚辰春，奉往北使，將行，賜爵潁城伯。時公年踰三十，好遊玩，跋涉，感古訪今，到處題咏，爲詩多口占而成。見官廳對聯題扁，嘗默記，歸而寫之。過梧州日，有協鎮李姓者，問我國王何名。公曰：「從來位列上司，未有對人使而問其君之名者，大人不當問，使臣不當對。」協鎮慚謝。自廣西以至北京，到省達官，多以難對之事爲問，公應答裕如，衆皆歆羨。

二十二年辛巳正月，入覲元會節，上國兵部尚書梁詩正、工部尚書歸宜光等，及翰林院都察院官，聞公名爭來接問，公隨事應答，詞意清辨，衆皆嘖嘖稱嘆曰：「貴國有人矣。」嘗演禮於鴻臚之寺，與朝鮮國洪啓禧、趙榮見、李薇中相見，因投詩贈之，東使驚嘆。公又以公所撰《羣書考辨》(二)、《聖謨賢範録》二書，及沿途酬唱《瀟湘百咏集》示之，啓禧爲之作序。公語同价鄭公鄭春澍。曰：「承乏皇華，觀光上國，今成均在望，可以一往祇謁宮墻，訪問禮樂。」於是謁太學，謁先聖，循歷階廡，出戟門，觀周時石鼓，與助教張元觀、博士張鳳書相見，蓋從前本國使臣，未有躬謁胄監，至是始見，一時傳爲觀光勝事。及還，有伴送秦朝釪者博雅士也，見公《史辨》，甚擊節，因與往復辨論，逐拜之下，頗加評品。因問通事曰：「安南人才，如貴使者幾人。」通事曰：「本國有文章德望，居館閣者數十人。」朝釪曰：「上國號多人才，至如貴使之比，亦不過數人，貴國安得許多？」提督學朱佩蓮督學粵西，公送所著書一編，佩蓮深加稱奬曰：「《史辨》一書，根經據傳，自標卓識。《聖謨賢範録》大儒明體之學也，《史辨》大儒致用之學也，天朝顧炎武《日知録》庶幾近之。」並爲之作序文，佩蓮嘗質問輿地圖，公一一剖析，援引古今沿革，歷歷可考。又嘗辨本國奉事解縉及越裳指南車事，佩蓮大奇其才，相與言論，往復八九日，臨別曰：「僕

欲與使君商略古今，恨相聚不能久耳。」且嘗稱「公文詞婉麗，有唐宋之風。」從前使君所過列省府州贄見，並稱「彝官彝目」，公還到桂林，投書於撫院，乞行下左江道，又所屬府州，改正舊儀，布政使葉存仁謂曰：「説得活理，意思亦高，已蒙府臺准允，當行公文移報左江道。」自後贄見，但稱安南貢使，公言「嗣凡一切儀注文書，送到本國，勿可著此『彝』字。」撫院亦聽之。

二十三年壬午，回朝，升翰林院承旨，仍伯爵。上欲以公入侍陪從，有言其始奉使回，又值家變，不宜縻以政事，乃止。命仍入侍添差。十月，充海陽鄉試場提調，時朝議以官書散逸，欲命官掌其事，將置秘書閣，擇差文臣爲學士，政府進擬數人名不允，特命公與醴澤侯阮伯璘並充學士。

二十四年癸未，公嘗從鄭王遊宋山之鵶洞，見有石碑刻一佛字，字大數尺，甚遒媚，不記朝代，召問諸臣，皆莫能識。公對言：「臣按國史，此乃李聖宗朝神武三年御書，前置仙遊寺，後移于此。」鄭王嘉其博識。公自奉使日，詢訪上國治體，至是請立法度，定經制，《疏》略言：「善爲國家者，必長慮却顧，遠算深圖，以建千百年久安之勢。謀治於旦夕，計功於尺寸，非所謂遠算也。從來爲人國之客者，不過有四，强臣姦民，敵國蠻夷，四者之中，姦民爲甚。我越自丁氏立國，更歷數代，以至于今，丁李危於强臣，陳困於蠻夷，胡亡於敵國，前朝壞於姦民，此皆鑿鑿可鑑。仰惟今日，總攬權綱，分任將相，大小內外，無不奉法，則强臣非所慮。柔懷屬國，占、牢諸部，以時朝貢，則蠻夷非所憂。以小事大，一於恭恪，世申欵約，則敵國又不足關心也。所當挂慮者，竊以爲在於姦民而已。國朝自中興以來，涵養生聚，百五十年，德澤可謂深厚。乃永佑之季，揭竿斬木，羣起如沸，貢士舉人，鄉目村長，親爲戎首，稱戈犯順，不逞之徒，從而和之，延蔓福鎮，震動四方，國家何負於民，而民心如此。《傳》曰：『交趾之俗好亂』即此可見，

當時幸賴先朝貽謀具存，南陲有常屯之兵，湯沐有累年之積，故緩急得以爲資，紹恢興造，不然豈不爲之寒心哉。臣聞，爲國者不可恃其無緩急，而恃其有以待緩急。古之基廣難傾，原深難拔者，皆有以待緩急也。然今之所謂待緩急者，將收天下之兵，聚之京師乎？括天下之財，積之倉廩乎？失其民心，非所以爲弭亂之道，而弭亂之計，亦非可以因仍一向空談也。人生氣稟不齊，有良善，有凶梗，有安於本業，有游食無賴，且施濟堯舜猶病，安能使之必皆得所。而天運不常，水旱飢荒，往往有之，此姦民嘯扇之端也。故英君必先定法制，以把持天下，而道德齊禮之意，常行乎其間，然後可以正一世之人心，成百世之風俗。爲之民者，亦必先知畏法守令，各有定志，然後尊親之念，油然而興，雖外變或致搶攘，而境内終無離叛也。法制者亦惟設官布職，經文緯武，謹律審令，勸學立教，使内而朝廷，外而方鎮，體統相維，脉絡相貫，形勢較然其不可窺，威令凜然其不可犯，分義秩然其可遵，禮文燦然其可慕，于以消戢其凌戾乖争之氣，而興起其歸附親比之心，如是而已。臣往在廣西登諸名山，南望本國，北望中原，而思其所所以隨俗施政之異。及到湖廣山東，環視江山，縱觀天下之勢，深嘆人心無定，世變無窮，治亦難矣。所賴以來人心而御世變者，法制焉耳。不然則草澤之姦雄，幾何而不拊掌抵隙乎？即觀古今異宜，南北異俗，而所以爲法制者，同歸于善，初無異也。成、康之整理民衆，奮張其氣，而不使惰偷；摧壓其姦，而不使扞格。豈非所以杜陵夷之漸，而保治於無窮耶？又豈今日上國能之，而本國不能耶？自北國還，每念及此，或中夜起坐，或撫己三嘆，不勝區區之情。伏願鑒古驗今，懲前毖後，與二三大臣，講求久遠之計，初謀必審熟而不輕發，既行則果決而不輕廢。把持有要，制御有道，實其表壯其裏，裕其源防其流，以正人心，以維風俗。姦雄之變永戢，禮讓之化胥興，千萬年太平不拔之基，其將必在乎。」此又陳時

政十餘條，上皆嘉納。尋又請三年大比，間歲復開恩科，及請遣使賀天朝皇太后壽慶。

二十五年甲申春，奉差相地清化處，又奉差相地西湖。時公日受眷遇，忌者百計毁之。五月以公行京北督同，北處舊多豪貴，凌抑細民，訟牒委積。公既視事，宣揚德意，不通餽遺，問疾苦，撫凋瘵，禁刁猾，伸寃屈，民信愛之。

二十六年乙酉乞歸田里。公自北使還，屢有建白，多爲大臣所沮及，是又出爲海陽參政，亦固辭。公退居二年，杜門著書，覃思經術，講學授徒，遠方從學者甚衆。尤留意堪輿之學，以書籍山水自娱。

二十八年丁亥起復侍書，命仍纂修國史，兼國子監司業，復添差知兵番，固辭。又命徵撫溢仁府今改里仁府。

二十九年戊子進《全越詩録》，前代詩集多散逸，公訪尋人家舊編，收拾自李朝至國朝統元，釐爲十五卷，書成進覽。上嘉悦，賞銀二十兩。其冬，充所舉場監試。

三十年己丑，時將有討鎮寧之役，清、義二處兵，逃欠者至五千八百餘人，公言責之員目，自擇丁項引替，以省拘摧之弊。塡替只取足率，不泥舊籍姓名，以革僞名苟應之弊，從之，自是國伍浸充。八月維密將黎廷本攔下清華寇掠，命潘派侯爲正督，領公贊理軍務，召擇對擇，閣堂瞱郡公言：「山戰谷戰，如兩鼠鬥於穴中，何能施展？宜引賊至平地與戰，方能取勝。」鄭王命公以此意喻阮潘公，言：「近來軍政不肅，將令不行，請得以軍法從事。」許之。公既出師，乃命復承旨職，伯爵。九月公及廷本戰於銅鼓山，大破之。公馳赴清華安場，聞潘已入萬賴册，方作魯橋，欲進取良政，即疾入，語以宜急退兵安場。引賊至平地而乘之，方爲全策。前所差三將屯汴下册，亦抽回同駐，厚集士馬。賊兵聞之，以爲怯，遂下

丹泥，兵勢甚盛，官軍三面夾擊，賊兵敗走。捷聞，帝遣官賚銀三百兩，即軍中頒賜之，又賞銀牌一面，官軍乘勝攻賊，諸屯皆拔之。壽春、琅政、錦水、關榔諸縣悉平，乃集土兵，修戰具，與潘派侯決策深入。

三十一年庚寅春，將京土全師九千餘，與義安道兵會追，逼呈光，賊將黎廷本降，維密窮蹙自焚死。大軍遂入呈光，收獲象馬軍器甚多，分兵追捕餘黨，俘四百餘人，並釋之。四月，振旅入京師獻捷。閏五月，升署副都御史，諭曰：「卿耆宿差行稱事，是以不次超遷，勉殫心力，以稱所委。」時臺按堆積，公考屬吏，飭該道與諸司，申詳訟例，審斷舊牘，揭公堂前，却駁泛越諸訟諜，積弊爲清。六月，升工部右侍郎。七月，公上疏，以爲「從來贍軍裕國，莫過屯田。茲山寇既平，上流底定，村里凋殘之餘，未能完復，安定之上縣，錦水之下縣，與廣平今改廣化。農貢各肯册，土沃水良，可耕不下萬畝，却皆荒廢。而清華屬鎮各奇隊，口分欠少，情願別屯開墾，茲竊以爲屯田之項甚多，兵皆土著，既有生業可資，無自逃欠，一也。在在屯種，隊伍連絡，保衛重地，永永無虞，二也。計四鎮二匡五雄十一隊，與鎮内一奇兵，堪田作者，共一千四百三十人，人受田三畝，畝收粟六十鉢，一年得粟二十五萬餘鉢，歸貯官庫，行之積久，倉庫充盈，三也。軍屯既成，村里漸漸回復相依，不煩招集，户口滋多，四也。湯沐原本，可變疲弊爲富强，五也。一事行而五便興，足食足兵之策，無過於此。」因條上措置節目，一差官，二勘實，三分屯，四授田，五給本錢，六發農器，七定税例。朝命添差李陳坦往勘。坦還，言其勢未可行，事遂寢。録平鎮寧功，升户部右侍郎，賞世業民禄二社，世業田四十畝。九月，奉差巡撫清華處閱定兵額，並招集各社民，公至事之周當，由是民免偏重偏輕之病，而隊伍以充矣。十月，車駕西巡，公入賀，疏言：「上有德政，以得民心，則可以凝天命，而迓祖德。茲巡幸湯邑，瞻謁宗廟，展拜園陵，觀覽山川，詢訪耆老，感列聖之功德，思大業

之艱難，輦路所經，曲加存撫，真是太平美事。臣聞，古者巡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非不遊也，而惠及人者，舉行令典，亶惟其時。」因條上乞加封本處三等神美字，查三司府縣政績，奬廉平，退苛冗，蠲逋欠，招流民。免清華鹽稅，定驛法，以均勞佚。擇土官、管官，禁官員苛擾士兵，免山南沿途驛遞各社調錢，凡十事，命下議行。十二月，升吏部右侍郎。

三十二年辛卯六月升工部左侍郎，累辭不許，乃受命。

三十三年壬辰，奉差采訪諒山處。五月，疏言時務，清仕途，正職事，凡四條。皆見納。七月，行都御史，兼國子監祭酒。其冬，會試天下舉人，充知貢舉官，時策題已命諸臣擬題十數，皆不用。又召公自試場回，改擬別題，所問惟經傳大旨及兵民之政，故是科得人爲多。

三十四年癸巳，義安大歉，公疏乞取永營庫錢、漕山水宮官粟，分賑飢民。並勸富民入粟拜爵，以備給發。四月大旱，疏請開言路，赦加租，出繫囚，罷工作。四事上，即命施行，令下而雨。尋入侍陪從侯爵，累召入對，商確政事，講論治道，上飛白答之曰：「所言深合事宜，足見體國之意。」又御書「天植剛正」四大字以賜之。與參從春郡公阮儼掌督民改修户籍，公以養民之政，在於周知民數，均節賦役。請令社民具類丁口，納申簿于政堂，然後酌量民力，平補科徭，俾人知恩出於上。正供既足，後赦加稅巡渡諸稅，及非時諸調斂，仁政良法，可次第行。十二月，命徵撫快州府，是年公父忠獻公以刑部尚書再仕，一門眷寵赫奕，當世榮之。

三十五年甲午，奉往勘度山南沿海各縣社沙田，山南下路，土沃民稠，南真、膠水、真定、青蘭各縣，皆傍海岸而居，從來沙洲頮孕不常，至是始孕沙田甚衆。山南鎮司以聞，命公與鎮守韶郡公往勘度。□

舊多豪强，慣行賄賂，僥倖求免減，遺餽動以千數，公至一切拒絕，得實田九千一百餘畝，每年納粟七十一萬官鉢，歸貯渭潰官庫，於是邊儲粗備。五月，命掌府事，曄郡公將兵二萬，經略順化，鄭王欲自將南征，命公删給諸軍口分，又命釐正皀隸，諳曉諸税額例。時大軍南征，調度甚繁，日貴不貲，鄭王深以爲憂，故命公删給，兵食始充。九月，鄭王出征，命公留守京師，便宜行事，率在京各奇隊兵，防守京城。公請參贊戎務，往順化督戰，不許。時鄭王慮兵少，命徵發衛兵。公曰：「師期既迫，行下各鎮，淹引時月，恐更擾民，不若傳諭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先除管員，使之自行招集，私辨器械，可不旬日而辨。」從之，悉以兵事委公。凡進征節次，分設四軍，命官爲四將，申定軍令，調度糧食，及檄諭文書，皆出公之手。公精力過人，見事立決，調撥適宜。公留守京，分設屯防，申飭條教，巡邏嚴密，畿甸肅清。京北、太原盜起，差兵剿捕，不日撲剪，日接南書至，調運糧食，召補士卒，日不暇給，而庶事妥辨。十二月，大軍克順化。

三十六年乙未二月，凱還，公以夙夜勤勞，升户部左侍郎，兼國史總裁。

三十七年丙申春，設鎮撫司於富春，時以順化初平，得須重臣鎮其地，乃命嚴郡公以督率兼鎮撫，公爲協鎮撫，參贊戎機，賜公贐銀一百兩。升辭之日，上疏，以爲「自用兵以來，征行勞苦，饋運紛繁，所宜減兵節餉，以蘇天下。但雲關爲廣南咽喉，洞海爲義安門户，傍山沿海，孔道多岐，兵又不可不分防，餉又不可不接濟。臣今奉命行邊，謹當收羅才識，禁戢冗弊，招回流散，申畫疆理，使之先有規模，然後以一處正供財賦，養一處京土官兵。則漕運無多，可少抒司農之籌畫，而經營預備，或可助司馬之韜鈐。竊以兵形象水，一時解息，實須調劑。臣日夜思惟，顧兵顧餉，量回量留，以休養爲依附之本原，以防守爲撻伐之樞紐。送官吏，治軍民，以資無窮之勝算；蒐軍實，講武備，以振有用之精神。是乃從來孜孜

謀慮，期致太平之至願也。」既抵富春，時鎮司新設，百事草創，兵民雜居，裨效倚勢攘竊，到屯專行勾勘。鉛錢不行，粟米湧貴，鹽鹵廢業，舊官與土官民，相争田土，更生告訐，悍者嚣，弱者鬱。公始定訟例，署題吏縣勘鎮勘各有恒式，通飭將校，禁戢兵士。令軍人往上流採薪芻，禁擅入民家，使民家行用鉛錢，三當一。通甘露江源之粟，免巡渡市税之苛細者，一百八十四所，其餘有社民情願坐收者，給付招舊鹽村坊，給憑開煑，申定執田贖田律限，杜其争訟，革服制，俾衣冠一遵朝廷制度。又念錢輕物貴，許以改制銅錢，令縣官屯官，送下各縣總長，開納丁簿，丁祭親謁學宫，瞻禮，諸生就學數十人，時與講學論文。在鎮凡六月，軍民懷服，守備大修。九月回朝，命仍入内視事，辭不拜。乃命行都御史與刑部官，覆讞在京及四鎮囚徒，寬宥甚多。

三十八年丁酉春，疏言順化已平，于今三年，宜有法度，以控束一方。並上兵民財賦事宜，請平補順化丁田，閲定兵額。夏旱民大歉，公乞赦加租蠲逋負，凡五條。七月，順化、康禄、麗水、明靈賊起，殺屯將，攻逼洞海。道路斷絶，富春信息不通，報至，命公就政府議事，對曰：「此民爲賊爾，前上將已收器械，民間無寸鐵，烏合羣起，夫何能爲？但闈屯將所收租税太重，民人嗟怨，所以致然。今命馳援，一鼓可擒。」從之，遣兵入剿，一月而平。上喜謂公曰：「卿料事何其審也。」十二月，命行户番機密事務，兼掌財賦。

三十九年戊戌，歲比飢荒，人心愁苦，有言「順化饋運疲弊，請棄富春與阮氏或降臣，使守之，退守安宅爲鎮所。」公曰：「大不可，今天下無變，豈宜自生變，示弱於人。」乃止。三月，命行參從，固辭乞改授武班，乃授右校點權府事，改爵義派侯。時阮淳取嘉定，勢頗猖狂，遺書督率，請官軍退還，以順化予之，

召諸臣規議措置事宜，皆云許統將自擇在朝文武，以備差行。公言順化道文武除授，當自朝廷擇之。是年秋，海匪煽動，掠安廣，寇山南，官軍敗績，人情震駭。召公入，急議規畫。公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日兵所以敗，在於不用武將，而以内官典兵，請起用廢將如潘派侯、碩武侯等，可當一面。」已而海匪悉平，時有黄文桐者，世爲聚龍土酋，專財專地，畏公正其罪，私賂公銀百鎰，公即遞進，上大嘉獎，復以賜公。至是桐因海匪煽動，舉兵反於宣光，忌者遂指其事爲激變，乞罷公以悦桐。遂貶職十次，解機務，仍行户番機密。

四十二年辛丑，復中國史總裁之命，改修國史，自中興元和至嘉宗德元凡十卷〔二〕，頒行。十月，奉差勘視山南處堤路。

四十三年壬寅，時災異屢見，公疏請赦逋欠，免追刷，禁苛暴。從之。

四十四年癸卯春，命爲義安處協鎮守，義安久無事，人多向學。乃廣開學舍，學者數百人。十二月，復回文班，授都御史。

四十五年甲辰春，回朝，疏請措置南陲邊備，又條上弭盜寧民之策。三月，升工部尚書。四月十四日，卒于維先之阮舍，享年五十九。訃聞，上輟朝三日，贈少保賜謚文忠，給祀事民二社，賜慰錢三百十緡，遣官諭祭。六月十九日，葬于本村後舍處之原。夫人黎氏，唐豪遼舍人，永盛戊戌進士、參從户部尚書、贈太子太傅遼郡公鄧有喬之第七女，蔭贈正夫人。子四，長子有文學，早卒，次淳、次佐、次儀。女二人，長適丙戌進士、工部右侍郎項川伯阮惟宏，早死。次暎，未適人。

公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自少不嬉戲，言動皆有矩度，處己接物，一以至誠忠信。孝友出於天性，

事父母，先意承志。教養諸弟，慰切周公，所得俸禄，分與親戚，撫育族姓，爲之嫁娶者十八人。篤意故舊，故人妻子貧者，有來賙給錢帛，而自奉尤約，弊衣疏食，怡如也。家人有言，則曰：「我寧不知此，當念積福耳。」公性好讀書，未嘗釋卷，雖貴爲卿相，讀書每至夜分。爵位愈隆，心思愈抑，接對官吏，未嘗以等威自異，歷任内外，以清慎自持，不受餽遺。兵民大政，多有規畫，小人讒謗百計，而主眷不衰，屢求去位，雅愛山水，常作草堂扁「艮齋」以見志。公平生誨人不倦，以詩書禮義爲教，學者多出其門爲名臣者。公學得於天，而尤邃於古，蓋其所知，上極天道性命之奥，下至事物之微，以及律曆醫卜戰陣方略，山川險易，邊鄙防戍，海内風俗，外國情狀，莫不洞究其極，而一以貫之。維王事劬勞，殆無暇日，而且留心著述，探訪古蹟，收拾遺文，有得則記之，所著有《易經膚説》、《書經衍義》、《春秋略論》、《詩説》、《禮説》、《連山歸藏二易説》、《羣書考辨》、《聖謨賢範録》、《金鏡録注》、《存心録》、《增補政要大本集》、《大越通史》、《國史續編》、《皇朝治鑑綱目》、《皇越文海》、《全越詩集》、《芸臺類語》[三]、《見聞小録》、《續應答邦交集》、《北使通録》、《聯珠全集》、《征西全集》、《撫邊雜録》、《師律纂要》、《武備心略》、《地理選要》、《他學精言》、《太乙簡易録》、《太乙卦運》、《六壬會通》、《六壬選粹》、《活人心書》、《陰騭文注》、《道德經演説》、《弘教録》、《金剛經注解》等書行於世。

竊嘗聞之，道學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然而天意常若有待者也，幸而得此奇偉醇正之人，始能闡揚道義以淑諸人，而斯文有在，天意亦樂有付托矣。我越素稱文獻道學之興行久矣。陳朝朱文貞公，學行精純，名聞遠邇，倡明性理之學，一以濂、洛、關、閩爲指歸，有《四書説約》行於世。本國文風，由之振起，人才賴以成就，外國亦以禮文稱之者。本朝闖創之始，文教顯行，天下之士，多知所務正學。中興以

後，詞章習盛，道學迂晦〔四〕。志青紫者，只誦帖括之舊文，以應時用。其詞或有卓立之志，亦不免舍其所務，以徒世俗之所好，故雖名公鉅儒，未嘗不接迹於世。文章議論，非不粲然可見，而求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道者，概乎其未聞也。先生生千載之後，讀聖賢之書，而有得於心，慨然以身任斯道之責。其於五經四子之書，研窮義趣，剖析幽微，發千古所未發，而辭達理順，不詭於濂、洛諸君子之格言。至於前世之是非，羣書之同異，靡不毫分縷析，如指諸掌。下逮本國之史，歷代之文，亦皆正其訛謬，補其缺略，然後聖人之道大明，而中國之事迹文章，不至支雜錯亂而不可考。今其書具存，後學會其全體，固可沿此以求洙、泗之淵源，而得其一二，亦足爲博物洽聞之君子所以繼往開來，公之功多矣。豈非斯文顯晦，有關於世道，而道學必待其人而後傳者耶。

附錄　嘉定寶篆黄甲陳先生訓子名至情篇嘉定今改爲嘉平。

乃祖五十一歲，而後有乃父，不及見乃父之成。乃父以學致高第，以身徇國家，而未嘗一日享人臣之福，風塵半世，桑梓一天，吃著依人，憂病併日，宗廟不得其享，老母不得其養，妻子不得其依，其得報於詩書者薄矣。念爾父生平無大過惡，或冀蒼蒼者，有厚乎毛髮之遺。今惟爾一人在耳，三世衣冠禮樂之傳，一生精神心術之用，所望無墜者誰耶？爾之年紀不少矣，涉世不爲淺矣，爾父辛酸之況，爾一一共嘗之矣。有人心者，將悲感刻勵之不暇，思自拔以慰吾親也，何忍墜其心志，惰其肢體，酣眠飽食，頽然無所用心哉。

夫人能養其口體，畜其妻子，不至於飢寒凍餒者有道焉；讀書登科，安享天禄者，上也；自耕自

食，勤於職業者，次也； 爲醫爲巫，爲工爲賈，勤於一藝，以求養於人者，又其次也。 若其不然，必其人有遺下之産，現成之業，不耕而自食，不織而自衣，亦未至於暴替也。 若其不然，必其人有卑汙之行，窺窬之智，爲唆刁，爲猾吏，爲攘爲盜，未至於殍斃也。 汝試思之，自爲農以至於爲盜，能擇一藝而爲之否乎？ 吾未見其無才學可立，無資蔭可憑，四體不勤，一藝不通，上不能爲君子，下不能爲小人，團團一塊，如嬰兒之無知，而能養其身與其家者也。 我今在此，爾猶不免飢寒，然猶未甚也，我身之後，爾更何所恃，而我亦何所望乎？ 目前之所謂業者，不過荒園一區，草池半畝，茅屋數間而已，售之人以濟命者，能支幾個月耶？ 此幾個月中，而祖宗無所依，妻子無所歸，亦安用度偷一時計爲也，依故舊以乞憐，不可得也； 躬賤役以求沽，不能爲也； 歲之豐凶，不可必也； 時之離聚，不可常也； 到此則惟餓死而已。 然餓死事極小，無聞於國，無望於人，生與物同羣，死與物俱化，雖飽且壽，亦安用此頑冥七尺爲哉。

況乎今之世，善人少，不善多，言陷于機，動觸于咎，禍不得而避，福不得而趨，無智何能自全乎？ 夫所謂不肖者，不能世其家之謂也。 兒孫而有此榜樣，何必陷罪戾喪身家，乃謂之辱先耶？ 祖宗而有此兒孫，何必喪無主祭無尸，乃謂之無後乎？ 其德不可尊，其儀不可取，上而官府得以威法繩之，近而宗族得以愛惡施之，州閭族黨之武夫，得以强弱相上下。 人見而指之曰：「此某公之孫也，某公之子也，某家世詩書之澤，其斯没乎？ 何一替而至此也。」其爲辱先爲無後孰甚焉，余每念及此，中夜撫心，思前人締造之難艱，悲後人繼承之零替，爾何不知自省乎？ 余才高而性蕩，然當用心時，蓋嘗貪坐失尿，臨餐忘飲者矣。《詩》、《書》、《語》、《孟》之文，探索無遺，纂略殆遍，以至内典諸經，卜醫衆技，莫不下苦工夫。 今雖是衰病顛連，手不釋卷，皇皇然惟恐年數之不足也。 然而德業猶未有加諸人者，其病在進

鋭而退速也。況爾視我才地，僅十分之三，而志業無百分之一，尚何望有所成就乎？

昔先祖九歲喪怙，千里從師，惸獨一身，辛酸萬狀，而能顯親揚名，蔭及後世。是誰爲之提醒，誰爲之勉勵耶？汝父生長於富貴之門，紛華波蕩，交乎其前；先祖年高，命促于後，而能做文章於模樣，求義理於渺茫，勉强成立，不至墜祖宗詩書之澤者，亦豈能以才氣運動哉，立志高而用工苦耳。爾今處困衡拂逆之中，無嗜欲以奪其心志，無聲色以移其耳目，貧賤憂戚，用玉汝于成，正君子發憤忘憂時也。

《周易》演於羑里，漢《史》成於蠶室(五)，自古聖賢大文章，大事業，曷嘗不自憂患中來哉。有成法可因，有遺書可讀，我今衰病，猶能與爾琢磨於文籍之間。視爾祖父其所居之地易，而用功亦甚易省也，爾何不自勉乎。爾之心非倖倖，然不入教也。亦非果於自棄也，其病在乎怠惰而已。今日奔馳，來日纏冗，今日未暇致力，來日且討安閑，欲下工夫，改日亦未爲晚，至于改日，猶爲是言。嗟乎，一生病痛，而至今未克治，爾且思之，自爾作此言者，幾多年矣，事變無常，光陰似箭。日之改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謂下工夫者，何在乎？人生六七十年間，其中得致力於學者，自十五六至二十五六而止耳，大聖惜陰，古賢繼晷，汲汲然惟恐其老之將至，而況下人乎？朱考亭曰：「勿謂今日而有來日，勿謂今年而有來年。」陳繼儒者：「後一息之我，非前日一息之我。」誠學者之金針也。

爾今二十一，去三十纔瞬耳。身心之存養，學問之造詣，其自信何如？先祖與父，不可望也。世之所謂才俊，亦不可望也。回視同輩中之未有聞，能當幾人耶？他人聞此言，未嘗不慨然而思，瞿然而作，汗淚交並，自警自慚，悲往者之不可追，恐來者之不吾待也。爾蓋自反乎，夫悔之猶可及也。蓋壯而未至於老也，窮而未至於餓也，學誠曠矣，倍吾力以追之；資誠下矣，劬吾力以進之；吾氣弱，作精神

以强之； 吾命蹇矣，充志氣以亨之。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定其志氣，嚴其程限，如商君法，有死而無犯； 如孫子令，有進而無退。 時有否泰，而學無作輟也； 身有安危，而心無勤怠也。 動静言行，造次顛沛，一息無間，終日不違。 勤而進之，三年亦可觀矣，若過此以往，吾不得而知之矣。 天之寒燠不常，家之隆替靡定，鄉黨宗族之事牽其足，室家妻子之累攖其情，貧賤休戚，疾苦饑寒，撓亂其心志，年日以長，業日以窮，將撐持支吾之不給，而何暇治學問哉？ 即至此而始覺悔勉，回顧亦旋得旋失而已矣，何益乎？ 我處逋中，念爾飄零，望爾長進，抽出一條心血以示之，雖不必爾之從，然爲父之道當然耳。 天啓爾衷，聞而覺悟，惜浮生之邁度，念至情之深期，如死而生，如夢而覺，則啻於我而豐於爾者，亦未可知也。 若夫言切而聽疏，事過而意追，則莫非天也，我生平文字之業報也，於爾何尤乎！

【校勘記】

〔一〕「公又以公所撰《羣書考辨》」，「考」原作「攻」，據下文《羣書考辨》改。

〔二〕「自中興元和至嘉宗德元凡十卷」，「元和」原作「光和」，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三〕「芸臺類語」，「臺」原作「楚」，今據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A. 141等《芸臺類語》書名改。

〔四〕「道學迂晦」，「道」下原衍一「道」字，據文意删。

〔五〕「漢《史》成於蠶室」，「史」下原衍一「史」字，據文意删。

仙遊懷抱探花阮登縞行狀

公少有異才，而跅落不羈，好行怪異。鄰里有妖，嘗現嬌艷美色以惑人〔一〕，公見逼與之通，因問以前程事業，妖謂之曰：「公天神謫降，當中第一甲三名，然僕與公有緣相遇〔二〕，不覺過許情洩，天機秘密，僕頃間率略言之，恐干重譴，願公憫之。」言訖而變，妖廟尋爲雷火所焚。厥後公果中探花，貴顯之日，常於飲食，祝這妖女，其好異大率如此。

時清人入帝中國，發使賫詔往我國，令國人皆薙髮。上以爲憂，命公往關上迎接，公乃作《解諸侯辨論》以諭之，乃止。關上有清人使，寫大字書一石刻本。清人奇之，因出對曰：「老犬落毛，猶向庭中吠月。」公即對曰：「小蛙短頸，慢居井底窺天。」北人稱嘆不已。其歷任事迹，不能盡述。又公有異鑑，狀元登道，公之次子也，幼時公甚愛，未嘗一日離側，每抱置膝下，拊其背謂賓客曰：「廷臣惡我，不許我狀元，若此子，不許不得。」公往候使命，欲携與俱，母甚憐之，而不敢逆其意，以五歲小兒，冒千里山嵐，而卒保無患，可謂異矣。

公不徇流俗，人多惡之，故雖抱其才，而不大用。公之弟登明，祭酒致仕，天資甚粹，慈善樂易，口無惡言，事其兄甚恭，惟公是聽，不敢違異。迨子狀元公登第，公與之遜讓，未嘗以父道自居。狀元每下拜，輒遜避之。詣其家，使閽者先達而後入，或問其故，公曰：「此公魁第天使，托於吾門，敢不敬歟。」每行敝履惡衣，行必步，見者不知爲朝官。有誤犯之，未嘗與較。一日朝回，過南門肉肆，一屠人見公容貌，酷類積年負債社長，出而執之，公與辯，不聽，因縛至門前。時副都汝廷賢，以父執甚見敬禮〔三〕，是日朝回，肩輿上觀見之，愴惶下扶起，公語以故，汝公遂執屠人，奉公與歸，抵其家，請公少座，入内室更衣。公乃親就解屠縛〔四〕：「汝即尋別路行，吾亦從此去矣。」汝公出見公與屠皆不在，使人追之不及，嘆息而止，其德度如此。官至祭酒致仕，二子俱登第，狀元其次也，仕至參從禮部尚書，七十壽終。福祉方隆，簪纓繼世，實公陰德之所致也。

【校勘記】

〔一〕「嘗現嬌艷美色以惑人」「惑」原作「感」，據文意改。

〔二〕「然僕與公有緣相遇」「公」下原衍一「公」字，據文意删。

〔三〕「以父執甚見敬禮」「父執」二字原爲乙文，據文意改。

〔四〕「公乃親就解屠縛」「公乃」二字原爲乙文，據文意改。

慈廉天姥探花阮貴德

慈廉天姥探花阮貴德，少時遊學，一日講罷，公飢求還，有出對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志。」公應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社稷臣。」人皆驚異，後公登進士甲榜，入政府，定策有大功，受顧命輔幼主，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真可謂社稷臣矣。

公雅好文學，當國日，命一縣令市屋材，其人報詞有云：「期至秋成之候，將來東鄂之津。」公大喜，以五緡錢賞之。後知國子監，一日坐明倫堂，命百官肆習，多士見堂柱蠹穿一隙，因坐中口占云：「開通孔竅賢人智，長育昆蟲造化仁。」探花武公曰：「夫以公才德，鎮服天下，爲名宰相。」而武公受徒數千，爲時宗師。氣象略見於此。

公文章德業，無愧古人，尤善勸誘後進。知國子監，每月考習二期，又閑時召諸士入，出小題，遣席上作，文理優者賞之。且其課習文體，務取渾淳，盡斥浮薄。嘗用光武徵嚴光詔題，名士阮懋賞有句云：「裘輕輕、車簇簇，魏闕希共敞之朋；雲蒼蒼、水泱泱，桐江少交遊之客。」初覆官得之，大加稱賞，

以爲必置優分，榜未出，學者已傳誦之。至評日，公批云：「此乃吊文，非王者詔，常將此態，難於上榜。」仍黜不取，乃撰一體，其略曰：「彼一時、此一時，無徒慕巢、由之避世；出是道、處是道，盍當師伊、呂以輔王。」「休將蠱上誇高，遽忍屯初見下。」既成出示多士，以爲矜式，其後懋賞屢舉不第，人皆服其識鑑。

公在成均十年間，一夜夢見先聖來臨，語公曰：「安南文獻之邦，我亦時嘗往來，且命子由、冉有守之，卿其勿苟略。」公詭應諾，既覺驚異，清晨入大成殿前謝過，且祈保護事完而後沒。乃上請大興工役，殿宇廻廊，門牆道路，制度宏敞，經二年告竣，費殆巨萬，奉役錢只一千，餘皆公家貲。胄監成，公致政家居，以朔望日赴肆習，涵養作成，不遺餘力，故其當時學者雲集，文治蝟興，中興以來，莫盛於此，繼之又皆不及焉。

又公與彰德鄧國老往勘河堤，乘興作詩，公詩落句云：「斜陽未已滄浪興，更濮新沙縱步看。」鄧公詩落句云：「夜深更寂留春訣，水自無波月自團。」較與公所作，其氣象雍容閑雅，殆爲勝之。未幾，公以首相致仕壽終，而鄧公致仕十餘年，官歷大司空，再致仕，壽八十六，福禄壽考，殆過於公，其兆於詩矣。

世傳阮公天資樸實，見諸公咸在，以所得祭肉市酒，相邀一飲，諸公皆不飲，公獨挈酒一杯，並肉味嘗之，人皆服其德度。後以首相致仕壽終，國祠宇，此後正集具文，而荒漠遐趣，非聖人陟降之所，其奉事頗疏。

附：〔一〕**《公升侍郎參從高平鎮恭頌德政序》**先豐古都進士阮伯璘自鎮回朝，高平北客賀敍。

地不論中原，人不論華夏，苟其德有可頌，皆有可紀。有可紀，皆有可傳。凡以心同則理同，公好公

惡之心，良無中外一也。

侍郎阮公前之來鎮高平也，方其時，寇盗四起，飢饉薦臻，公獨不煩一兵，不折一矢，招撫而周邺之，民各案堵如故，復念兵燹之餘，流言坐廢，薄税減征，俾復其舊，由是，困者甦懸者解，而商賈之客斯土者，亦賴以安全焉。故一時頌公者，無間遠邇，公之德顧不題歟。

昔龔遂之治渤海也，赤子弄兵，二千石不能制，乃單車詣郡，悉罷捕盗吏，郡公翕然，即時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鈎鉏，盗遂以平。乃開倉廩，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遂以治行爲漢第一。今公之鎮高平也，其所以爲善後之策，務農敦本，尚樸革奢，以視渤海。吾不知其何如，然弭盗戢民，惠商恤衆，其相去固不遠耳。孔子之作《春秋》也，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安南去中國不遠，所讀聖賢書，加以聖天子。化洽海隅，無遠弗屆，百年涵煦，而公獨起其間，則公之沐於詩書而發爲治道，良非偶然，公亦人傑矣哉。

公行矣，羣欲攀轅而不獲所請，惟願入贊王家，益懋其德而大其施，使人頌賢君，功推賢輔。異日聖天子遣使存問，録其政俗，登之史館，以備外國記事之書，則可紀可傳，固應以公爲最，又豈僅遠近北商民之歌咏思慕於無窮已歟。是爲序。北圍舉人朱伯全草。

《朝堂官恭賀帳叙》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入侍陪從御史臺副都御史行、兵部左侍郎、國子監司業、秘書閣學士醴澤侯阮台公舍（古都進士）升工部尚書

夫以年格致事尚矣，而餞送之盛，倡酬之美，始迭見於漢唐，迄今循而用之。仕籍侈爲隆儀，朝廷

優爲盛典，良以趨蹌咸事，相知積契於周行，推讓交情，申敍彌殷於晚景，實所以尊齒德，崇禮遜勸敦睦也，豈徒爲美觀哉。睠惟台公，江北文宗，斗南人望。趨庭詩禮，成杼軸於一家；嗚世文章，卓樸於多士。三十二歲，峻擢會魁，歷番僚以清慎知名，陪法從以公平標譽，外允時望，内契隆知。旋遇經綸時節，以瑚璉之器，當甲兵之事，留守興化，則綏蠻獠獷戾，八擒賊將佐，百戰闢封疆，方在軍而徹謡韓，具見章縫之略。督鎮高平，則俘僞渠，撫邊氓，兩番破賊巢，同仁視漢土，已歸朝而交章借寇，茂昭裘帶之容，衮繡所經，旄倪仰德。既乃三期報政，萬里回朝，一疏抗忠，洞看天旨，超貳法臺，重陪撰席弼諧之地。又將十年，酬應紛紜，而休休乎静淡；持守堅確，而亹亹乎謙恭。同列諒其襟期，後進儀其風采，忠直敢言之懿，獎見綸音，德行文學之褒，榮於華翰，而譽望赫然，日益隆重。即其入文出武，三十四年之間，戰功在行陣，遺愛在邊陬。賢勞勳能在當途，政術文章在臺閣，人耳目，史汗青，自可流芳，不須殫述。詢可敬仰而稱道者，仕途正大，心地光明，喜愠三無，險夷一致。仗忠信，安義命，則郭汾陽王之儔；開誠心，布公道，則諸葛武侯之匹；斯抱負、斯操履，方且紓宸顧而重朝端。乃括囊含章，急流勇退，今年六十五，始及格，去年冬，早已援例懇閑。仰奉九重，不以老視，四更時序，始賜俞音。再欽奉獎諭，其當官廉勤，秩之尚書，禄之采邑，優遇殷渥，前者所希。于是供帳東門，均注神仙之望；綵旗西路，茂揚德業之車。晝錦歸來，創貴縣自古未有奇英之勝會。而仙仙乎傘嶺、沱江之境界，清平郊野，於焉逍遥，春風秋月，任我平章，知水仁山，惟吾樂壽。爲天下之大老，爲世上之真仙，其欣幸爲何如哉。今玩留柬朝堂詩云云，咏味再三，得知命樂天之表，溢於言表，爰即旋車之日，次韻酬應，用以續師師濟濟之休風，仍相率勝餞，以表同朝之義云。即有訂和諸

篇，具録於左。

【校勘記】

〔一〕「附」，此字原無，據前例補。

黄名勤

黄名勤，廣安省先安州海浪社人，年少勇絶人。及長有機略，能容人。陳朝有白齒黄嘴賊北元虜。來侵〔一〕，州人多爲擾害，大兵臨之，數年不克。公惡元人狎我弱小，慨然願與賊戰，朝廷壯其志，許之。乃率其手下勇士百餘人，與賊交戰，皆勝之。一日進剿于豐裕，社名。手持長竹一株，折爲兩段，驅賊前鋒，賊兵潰走，公追至無礙，社名。倒竪竹杖，而竹杖再生，賊兵驚散，呼爲神。自此不敢復來犯境，州民賴以安全。陳帝嘉其有護國庇民之功，勅封節義郡公，恩賜榮歸，賞給優數。會州人爲之起坊，公至錦普江，忽無病而終，朝廷震悼，備禮以葬，勅封福神。村立廟祀之，香火至今不絶，頗有靈應。凡公所竪之竹杖處者，至今竹之枝節皆倒生也，人甚神之，後人過故址，多有題咏者。

【校勘記】

〔一〕「陳朝有白齒黄嘴賊來侵」　「賊」原作「賦」，據下文改。


PDG

潘輝温◇撰

科榜標奇

鄭阿財　宋莉華◎校點



提要

陳慶浩　宋莉華　撰

《科榜標奇》八卷，潘輝温撰。今知見抄本一種，藏於河内漢喃研究院，編號A.539。共136葉，頁面尺寸31.5×22公分。按本書殘缺錯簡情況甚嚴重，估計抄本所據原底本已如此。如卷一後半實應爲卷三文字，原抄本卷三内文佚去，今回移，然已缺去前半，卷三不全，且錯亂特甚卷八後缺二條，亦不全抄本可能據未完稿本抄録者。因是未完稿，體例仍不統一。如卷三目録所列名人，即不按其中狀元年代前後排列，只是隨便編入者。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卷之四十五《文籍誌·傳記類》云：「《科榜標奇》四卷，進士潘輝温撰，標列科甲奇事或早登三元册科諸考，記載詳備。」現存八卷本與潘《誌》所録有别，不知是後人補續增添，抑就原書另加細分，俟考。

潘輝温原名潘輝注，字仲洋，號雅軒；中進士後改今名，改字和甫，號止庵，天禄收獲人。生於景興十六年乙亥(1755)，卒於景興四十七年丙午(1786)。輝温於景興四十一年中中進士(1779)，曾任西山及太原督同，翰林待制，封美川伯。其傳參《歷朝登科録》卷三及《潘家世祀録》(A.2691)。輝温著有《登科備考》，補阮侃等《登科録》之作，《科榜標奇》可視爲《備考》外編，此外有《天南歷朝登科備考》、《乂

靖雜記》、《山南登科備考》等作。其父潘輝慬（1722—1789）登甲戌科進士（1754）；其兄潘輝益（1782—1822）登乙未科進士（1775）。父子兄弟同朝，當時傳爲美談，其作《標奇》，亦非無因。

《科榜標奇》記載越南黎朝、陳朝、莫朝科舉考試中高中三元者的事迹。其中卷一統計歷代登科的總人數，並對越南舉行科舉考試的歷史進行了大致回顧。卷二至卷五分别記録了黎朝、陳朝、莫朝的狀元遺聞軼事，卷六、卷七「翰墨傳香考」記述歷代進士中富於傳奇色彩的人物，卷八「昆玉疊登考」記録了父子或兄弟同中進士的奇觀。

書中所録人物，大多注重實録，叙述登科者的身世經歷，缺乏小説意味。但也有不少篇章，叙述了人物富於傳奇色彩的傳聞、軼事。或極盡誇張之能事，表現其少有才名；或虚構異夢，描述其文才得之於天賦；或描寫其曲折、神奇的登科經歷。如卷二「高香梁公」條，寫狀元梁世榮，少有神童名，於書無所不讀，23歲即高中狀元。神奇的是，他與光淑皇后早年的夢境相合。皇后曾夢見前往上帝之所，上帝賜以仙童爲嗣，又許一位仙子輔佐。後懷孕生子即爲聖宗，而梁世榮的容貌，則宛然如夢中所見童子。又如「外郎杜公」條，寫狀元杜履謙的出生頗有傳奇色彩：傳説他母親傍晚時分去汲水，見雙星墜落水瓶中，認爲是吉兆，於是把水喝了，結果生了兩個男孩。杜公聰慧過人，博通經史，庭試賜狀元。凡此種種，頗有可觀之處。可以見出作者以「標奇」爲題，不爲無因，實際上是有選擇地描寫科榜人物的傳奇經歷，進行曲折描摹，具有較强的故事性，也有助於我們瞭解越南歷代科舉考試的狀況。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鄭阿財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本集成因此列入。在整理過程中，潘建國教授審讀了校樣。

目録

卷之一　登科員數考

卷之二　國朝狀元考上

貝溪阮公……三〇二
扶良阮堯咨……三〇三
高香梁公……三〇四
安越武公……三〇四
日昭武公……三〇五
海潮范公……三〇五



平吴阮公……三〇六
桐溪陳公……三〇六
程舍武公……三〇七
蔓汭武公……三〇八
蓬萊嚴公……三〇八
外朗杜公……三〇八
青朗黎公……三〇九
老辣黎公……三一〇
翁墨阮簡清……三一〇
良舍黄公……三一一
耕穫阮德亮……三一二
三山吴勉紹……三一二
春雷黄文贊……三一三
月盎陳必聞……三一三

卷之三　國朝狀元考下

唐安汝公……三一六

扶董鄧公……三一七
芳烈劉公……三一七
懷抱阮公……三一八
槊山鄭公穗……三一八

卷之四　陳朝狀元

三山阮公……三二一
陽阿阮公……三二一
汪下陳公、横山張公……三二二
青沔陳公、東城白公……三二二
甫里陶公……三二三
隴洞莫公……三二三
灘溪陶公……三二三

卷之五　莫朝狀元

賴屋杜綜……三二六
耕穫阮倩……三二七

中庵阮秉謙……三二七
郢計甲澂……三二九
平民阮琦……三二九
樂道楊福溪……三三〇
古渚陳文寶……三三一
嘉定阮亮采……三三一
藍橋范鎮……三三二
雄溪范維玦……三三二
梁舍武玠……三三三

卷之六　翰墨傳香考上

耕穫阮伯驥……三三五
金堆阮仁浹……三三五
安寧申仁忠……三三六
安排杜璿……三三七
扶衛吴文房……三三八
良舍陳克明……三三八

望月吴鈺……三三八
三山吴忱……三三九
蔓汭范光贊……三三九
永和阮文獻……三四〇
安朗理海阮維祥……三四〇
咏橋阮文徽……三四〇
大拜阮弘演……三四一

卷之七　翰墨傳香考下

理齋吴致知……三四四
芳杜申珪……三四五
慕澤武拔萃……三四五
三山吴策試……三四六
穫澤汝進用……三四七
遼舍黎有名……三四七
滇池陳壽……三四八
大馮謝登望……三四八

富市阮光潤……三四九
佛迹阮德�……三五〇

卷之八　昆玉疊登考

香橘阮善、才、慎……三五二
金堆阮仁被、仁浹、冲懿、仁餘、仁驛……三五二
東山阮祚、禎、滋福……三五三
扶魯阮揚憲、靖、慎禮……三五四
瑁蒲鄧從矩、嗚謙、讚……三五四
咏橋阮達善、仲烱、顯績……三五五

卷之一　登科員數考

後學雅軒潘輝温和甫輯

謹按：《歷朝登科録》卷三頁六十七行六公天禄，收獲人，省元，二十五中。輝益之子，輝益之弟，父子兄弟同朝。

按：李陳及潤胡未定科限，又所取名數未詳，或有存其數，而姓名無傳者，世遠迹湮，無從稽考，姑闕之。

國初天慶丙午冬，太祖幸東都，親試諸生，取甲第陶公僎仙侶人等二十六名，乙第阮宗偉缺住址等六名，共三十二名。

順天己酉試明經，取趙泰立石人等；　辛亥試宏詞，取阮天錫仙遊人等；　癸丑親策，取朱車安富人等。紹平乙卯，太宗御試雲集堂，取阮日宣缺貫址等，總計取士之科凡五，然皆出自特置，科限未定，員數未詳，非某之所能知也，謹斷自壬戌科爲始。

大寶壬戌，始置進士科〔一〕。

統元丙戌該二十六科，內惟戊寅一科無廷試。賜進士共九百八十九名，內狀元二十員，內有再舉六員，實存九百八十三員。中興自順平申寅始置制科，迄正治乙丑、嘉泰丁丑三科，二三科只有分第，無廷試。登科凡二十八名，一甲十二，二甲十六。

光興庚辰，始復置進士科，歷至辛丑科，凡六十七科，惟永祚癸亥一科無廷試。取進士共七百二十五名，內有安朗人阮璘曳白、東城人吳興教病，未及廷試。內有狀元六名。

通計自壬戌開科至辛丑，凡九十六科，無廷試二科、制科三科。取進士共一千七百四十二員名，除兩中六進士，只一千七百三十六員。

附：莫自登庸明德己丑設科，至洪寧甲辰，共二十二科，進士共四百八十四名。內有附翼阮維垣被告，永昌阮維寧欠點，及青林人阮嘉佐、安豐陳爲仁丁憂，並不預廷試。內有狀元十一名。其安陽阮澧以從弘王不預廷試，仁睦門阮中、青池阮沅被告，不在此數〔二〕。

【校勘記】

〔一〕「始置進士科」，「科」原作「科閲」，删去。原稿接下一大段，原屬卷三，錯抄於此者，現移回。

〔二〕由「統元丙戌該二十六科」至「不在此數」一大段，原稿置於卷一之前，按其內容次序，應回移至此。

卷之二　國朝狀元考　上

目録

阮貝溪　河内應和青威
梁高香　南定義興天本
武日昭
阮平吴　北寧順安嘉定
武程舍　山西臨洮山圍
嚴蓬萊　北寧慈山桂陽
黎青朗　海陽荆門水棠
阮翁墨　北寧慈山東岸
阮耕穫　河内應和青威
黄春雷　北寧慈山武江

阮扶良　北寧慈山武江
武安越　北寧順安超類
范海潮　南定先興御天
陳桐溪　海陽南策青林
武蔓汭　海陽南策青林
杜外朗　南定建昌舒池
黎老辣　清華河中淳禄
黄良舍　河内應和彰德
吴三山　北寧慈山東岸
陳月盎　海陽荆門安老



國朝狀元考　上

自大寶至統元凡二十員

後學雅軒潘輝温和甫輯

貝溪阮公

公姓阮，諱直，字公挺，青威貝溪人。父時中，素有學術，明人聞其名，徵爲國子監教授。尋稱疾，乞致仕。工於詩，號貝溪子，有詩集行於世。尤善風水，是安山義鄉吉地，因即其地而家焉。娶本鄉女，生公。公生而穎悟夙成，博習群書。太宗大寶三年壬戌，開進士科，公應舉預禮闈選〔一〕，廷試賜狀元及第。

按：是科以提調左僕射黎文靈監試〔二〕，侍御史趙泰、翌日承旨阮廌、博士李子晉等，奉進讀卷，賜黄榜三十三名，公狀元，青池會元阮如堵榜眼，嘉福人梁如鵠探花，不拔人陳文徽等七人進士出身，彰德吴士連等二十三人同進士出身。後光順間，追立進士題名碑記，以是科爲始。

時公年纔二十歲。太和己巳，由南策安撫陞侍講，奉往北使。

按：世傳公往使，再中明朝首選，世稱兩國狀元。今其《謝北人表》尚存，有「四場魁□，幸居多士之魁」句，但未知的否。武公《捷記》載公與鄭鐵長奉使，事迹甚詳，但查國史，未曾見公與鄭公同使命者，此疑有誤，兹不録。

光順初，中書監守中書會知三館事大僚班，特授承旨兼國子監祭酒，有《樗蔭詩集》行於世。

按：公晚年多病，嘗乞歸，故形於詩有云：「病承天詔許留京，歸計如今一未成。何日西山山上路，簑衣小笠看春耕。」丙戌《偶成》詩云：「大庭曾對三千策，浮世虚生五十年。不是無心來禁省，只緣多病憶田園。」其他題咏諸律，具見《越音集》。舊録載公有妹侍延寧朝，典封皇后，查國子監藏板無言，又於史無所見，故不録。

扶良阮堯咨

阮公，武寧今武江扶良人。仁宗太和戊辰科，會試合格，是科天施人鄧宣會元。庭試賜狀元。

按：是科賜黄榜二十七人，公狀元，安定人鄭鐵長榜眼，四岐人朱添威探花，瑞英人阮茂等十二人黄甲，青威人段仁公等十二人同進士。鐵長與同進士阮厚祺前科既中，恨不魁，辭歸，至是科復中。

初授直學士，尋授以新興安撫，己卯往北使，仕至掌六部尚書。

高香梁公

公姓梁，諱世榮，天本高香人。少有神童名，於書無所不讀。聖宗光順癸未，會試合格，庭試賜狀元。

按：是科賜黄榜四十四名，公狀元，青林人阮德貞榜眼，青閫人郭廷寶探花，唐安人范魯等十五人黄甲，桂陽人阮廷魁等二十六人同進士。是科帝命置三魁彩，旋書三公姓名，令天下共知。

時公年纔二十有三，應制第一。

初，光淑皇太后夢至上帝所，上帝賜以一位仙童爲嗣，又許一位仙童子爲輔。及覺，遂有娠，生聖宗。至是科得公，太后驗其形貌，宛然夢中所見童子，心異之，以告天子。天子奇其事，且愛公文章，遂令密陪詞幄。

洪德中，天子稱騷壇元帥，及選朝臣能詩者，充二十八宿。公預騷壇酒夫〔三〕，奉賡答御詩，具見《明良錦鏽》及《瓊花九歌集》。奉往北使，應對敏捷，聲聞兩國，交邦辭命，多所擬撰，明人常以國中有人稱之。官歷翰林侍講、入侍經筵，掌翰林院事，知崇文館，號睡軒先生。嘗定大成算法，學問甚博，性好詼諧，喜撰異端科教人，以是責備云。外孫楊鎮中莫大正乙未進士，官主侍郎伯爵。

安越武公

公姓武，諱傑，超類人。洪德壬辰，會試合格，文江人黎俊彦會元。庭試賜狀元。

是科賜黄榜二十七名，公狀元，唐安人阮金安榜眼，東岸人王克述探花，唐安人武德康等七人

黄甲，東岸人褚豐等十七人同進士。

時年纔二十，官至左侍郎，兼東閣校書。

遠孫阮登龍移屋廣德工部坊。年三十三，登永治丙辰進士第，再中東閣。官至參政男爵致仕，壽八十歲，世推三榮，具見《三榮考》。

日昭武公

公姓武，諱璿昭，廣德日昭人，屋南真古椰。洪德乙未，會試合格，庭試賜狀元。

是科賜黄榜四十三名，公狀元，慈廉人翁義達榜眼，東城人一舉會元，高烔探花，唐安人范燦等十三人黄甲，嘉福人杜榮等二十七人同進士。

時公年五十歲，官至吏部左侍郎。

海潮范公

公姓范，諱敦禮，字虞卿，御天海潮人，屋金華清閒。母感蛇精而孕，遂生公。舉鄉試解元，洪德辛丑會元，庭試領狀元及第。

是科進士四十名，公狀元，永福人劉興孝榜眼，青威人劉允迪探花，安勇人吴文景等八人黄甲，東岸人阮明通等二十九人同進士。傳臚前一日，帝夢見一女人却衣裙裸體，舞於殿前，果得公名，與夢中所見叶云。

天子特加恩典，賜以良馬送歸第，時公年纔二十七，世稱三元及第，官至左侍郎。
兄子元振，年十八，登景統己未進士，官至僉都御史。俗人俚言云：「敦禮底畚。」

平吴阮公

公姓阮，諱光弼，嘉定平吴人。洪德甲辰，會試合格，良才人范智謙會元。庭試賜狀元。
是科黄榜四十四名，公狀元，青威人阮珏榜眼，峨山人枚維精探花，唐豪人吴文房等十六人黄甲，青池人朱廷寶等二十五人三甲同進士。是科帝夢見唐臣光弼、子儀入朝，廷元果得公及唐豪人范子儀，亦預同進士。

時公年纔二十有一。公天性忠義，結宸知。景統末，官都御史。憲廟大漸，與禮部尚書覃文禮同受遺詔，與文武大臣共立肅宗。及威穆帝即位，深啣前日不立己之恨，以姜種汝爲謀貶二公。行廣南承宣使，至真福大江，使人道追，逼令自盡。公以忠義得禍，聞者哀悼。廷臣憫其無罪，以爲言，帝歸罪於汝爲，殺之以滅口。迨洪順起義，追封吊祭，以旌其忠。

桐溪陳公

公姓陳，諱崇顥，青林桐溪人，屋蔓汭社。舉鄉試解元，洪德丁未，會試中格，庭試賜狀元。
是科進士六十名，公狀元，至靈人阮德訓榜眼，安勇人申景雲探花，水棠人武耿等三十人黄甲，會元青池人范珍等二十七名同進士。陳、阮二公，文體同項，帝命明察其身言書判，見公才敏優於

阮，特賜狀元。

時公年纔三十三，應制合格，官至户部尚書，得罪被收，後爲福神。

弟能，屋關山社。年四十九，登洪德癸丑黄甲，官至吏部左侍郎，節義贈禮部尚書。能孫寶，改名珷玞，屋青威耕穫。舉鄉試解元。年三十，中莫廣和辛丑進士，再中東閣，官至參政伯爵。寶孫春榜，由講論，年四十三，登永壽辛丑會元，廷試黄甲〔四〕，官至參政，善相地。

程舍武公

公姓武，諱義之，奉改睿，山圍程舍人，時號神童。自鄉試一舉，洪德庚戌會試合格，扶軫阮敲四場並第一。庭試賜狀元。

是科進士五十四名，公狀元，青林人吴焕榜眼，永賴人劉舒彦探花，安豐人黎俊懋等十九名黄甲，梁舍人黎廷适等二十二名同進士。

時公年二十有三。公爲人慷慨，有大節。聖宗嘗曰：「他日國有事，此人足以當之。」景統初，任海陽參政。光紹中，累遷貞懿秉文功臣、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侍經筵、少保程溪侯。時值板蕩，公盡心徇國，規諷之旨，具見於詩。見國史。及登庸擅政，公從光紹帝至藍山，拜陵廟，退而自刎，國朝論節義推第一。景治丙午，追封上等神，録用其裔，蠲其子孫征役。

蔓汭武公

公姓武，諱暘，青林蔓汭萬年村人。舉鄉試解元，洪德癸丑會試，預會元，庭試賜狀元及第。

按：是科黄榜四十八名，公狀元，東岸人吴忱榜眼，青林人黎熊探花，至靈人賴德輶等二十三人黄甲，東岸人阮廣懋等二十二人同進士。

時公年二十有二，世稱三元。應制合格，預騷壇二十八宿，善步御詩韻。洪德乙卯，奉往北使，官至工部尚書。

蓬萊嚴公

公姓嚴，諱緩，改瑗，桂揭蓬萊錦幢村人。洪德二十七年丙辰，會試中格，庭試賜狀元。

是科會試，取四十三名。及庭試，帝引見，閲其容貌，取三十名，公狀元，會元，武江人阮勛榜眼，青林人丁流金探花，青河人丁勳等八人黄甲，武江人阮道演等十九人同進士。時公與阮公，文體同項。帝夢見虎食人頭，仍賜公狀元。

既登第，天子以公主嫁之，榮歸抵家，爲舊妻所酖。

外朗杜公

公姓杜，諱履謙，舒池外朗人。世傳其母日暮汲水，見雙星墜水瓶中，心知其吉兆，竟飲之，果生二

男：長子公，次子萏。公生而聰慧，博通經史。憲宗景統己未，會試合格，庭試賜狀元。

按：是科賜黄榜五十五名，公狀元，弘化人會元梁得明榜眼，安豐人阮克儉探花，羅山人黄徽等二十四人黄甲，宜春人陳伯良等二十八人同進士。

憲宗親製詩賜之，有曰：

「大比三年薦禮闈，執經多士會京師。九重天子求賢日，十載書生獻策時。金榜已先題拱壽，慶雲隨見唱韓琦。致身既得文章顯，堯舜君臣我所期。」

其寵異如此。改名益，官至副都御史。洪順庚午，奉北使，至憑祥州病没，贈都御史。弟萏，端慶戊戌會元進士，官至尚書，被賊擒，死。

青朗黎公

公姓黎，諱益沐，水棠青朗人。景統壬戌，會試合格，羅山人阮翼四場並第一。庭試賜狀元。

按：是科黄榜六十一名，公狀元，青池人黎棧榜眼，永賴人阮文泰探花，先明阮景演等二十四名黄甲，桂陽人范謙柄三十四人同進士。

公時年四十四歲。是科廷策，取佛經爲問，公前曾爲道士，涉獵梵典，條對一一明白，獲魁多士。官至左侍郎，致仕。

老辣黎公

公姓黎，諱鼒，貫唐安慕澤，原貫淳禄老辣人。祖景詢，始就母貫慕澤居焉。胡末，上伯耆萬言書，尋與長子太顛，俱爲明人所執，送死於燕京。次子叔顯、少穎，從太祖起義，國初並躋顯宦。一門父子兄弟，並以義烈文學名於時。少穎孫鼒，威穆帝端慶乙丑，會試四場並第一，庭試賜狀元，時二十七。

是科賜黄榜五十五名，公狀元，壽昌人裴元榜眼，彰德人陳棐探花，超類人阮肖象等十六名黄甲，青林人阮敦礎等三十六人同進士。

登第後，歷典成均，官至左侍郎，贈道溪伯。按公善飯，嘗戲爲讚以自述。受業於同邑武先生瓊，瓊愛其才學，以女歸之，今公《祭瓊文》尚存。

弟鼎，洪順辛未黄甲，仕至都給事，兄弟同朝。子光賁，三十三中統元丙戌黄甲，仕莫。北使，留十九年始回，陞尚書蘇郡公，以其事皆蘇武也。光賁曾孫公朝，三十五登永壽乙亥進士，官至承使。

翁墨阮簡清

公姓阮，諱簡清，東岸翁墨人。父簡廉，以文章充知縣，年二十三，登洪德戊戌進士，官至都科。後以子蔭贈太尉。簡清之學得之家庭，端慶戊辰，會試合格，會元杜瑩。庭試領狀元。

是科進士五十四名，公狀元，安豐人許三省榜眼，東岸人阮有嚴探花，水棠人陳倧等十五人黄甲，維先人阮義壽等三十六人同進士。

公時年二十八。官歷翰林侍書、兼東閣大學士。從莫奉使，仕至禮部尚書忠輔伯，贈侯爵，有《咏史》及《滄崑珠玉集》行於世。

良舍黄公

公姓黄，諱義富。其先彰德良舍人，原姓陳，避諱改程，後移居青威中之玄侯村〔五〕。程公清中順天己酉宏詞科，官至内院正掌，天和癸亥，奉往北使，號竹溪先生，有詩集行於世，其子孫遂世屋玄侯，後别爲丹侯社，今即多佑社。世守學殖。族人允明，年三十三，登洪德甲辰同進士，官至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侯爵致仕，壽七十四。義富其長子也，生而聰慧，博學強記。襄翼洪順辛未，會試合格，青林人阮泰花會元。庭試賜狀元。

是科黄榜四十七名，公狀元，宜春人陳保信榜眼，山明人武維周探花，富川人陳允協等九人黄甲，青池人陳允明等二十五名同進士。允明與安朗人阮維祥、良才阮拔萃，於戊辰科，年皆二十四，同登進士。恨不魁，辭歸。是科三人並中。

官至參知政事，兼都御史。

義富字清美，年二十七，登莫大正戊戌科同進士，官至承使兼祭酒伯爵。父子祖孫，三世繼登科，事迹詳見《傳香考》。同族璁，由少十八，一舉統元丙戌進士，官至監察。璁弟瑜，莫大正壬辰黄甲，官至侍郎，皆清之裔孫也。

耕獲阮德亮

德亮，青威耕獲人，原姓覃，始改阮。父伯驥，登光順癸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德亮初名騤，御改德亮。洪順甲戌，會試合格，盛光人阮秉德會元。庭試賜狀元。

是科進士四十三名，德亮狀元，安豐人阮昭訓榜眼，錦江人阮仕明探花，天姥人阮瑀等二十人黄甲，四岐人阮秉彝等二十人同進士。

奉使，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尚書。

子匡禮，大正乙未同進士，奉使，官至侍郎。從兄阮述端慶乙丑同進士，官至提刑。甥阮倩，亦中莫狀元。舅甥並狀元，世所希云。

三山吳勉紹

勉紹，東岸三山人。父忱，洪德癸丑榜眼，官至侍書，預騷壇二十八宿。忱兄綸，洪德乙未進士，再中東閣，官至尚書。勉紹淵博之學得之家庭。昭宗光紹戊寅，會試中格，庭試賜狀元。

是科進士十七名，勉紹狀元，山圍人兩元阮敏篤榜眼，唐安人劉啓敞探花，錦江人賴金榜等六人黄甲，唐安人阮廣等八人同進士。

時年二十，從莫，官至吏部尚書、兼都臺伯爵致仕。子寅，由顯恭大夫，一舉莫景歷庚戌同進士，再中東閣，官至户部左侍郎，贈尚書伯爵。績弟繹，亦中莫光寶丙辰進士，官至參政。父子祖孫，三世五登，與

阮耕穫、黄良舍同其盛云。

春雷黄文贊

文贊，武江春雷人。統元癸未，會試合格，東安人解元阮貫道會元，庭試對，擢狀元。

是科黄榜三十六名，文贊狀元，桂陽人阮銓榜眼，阮貫道探花，良才人段廷章等八人黄甲，壽昌人阮畜等二十五名同進士。

與阮文泰附登庸，作禪詔，遂仕莫，官至禮部左侍郎，世譏其爲科名之累云。

月盎陳必聞

必聞，安老月盎人。統元丙戌，會試合格，良才人范廷光會元。庭試領狀元。

是科進士二十名，必聞狀元，良才人阮文獻榜眼，超類人劉忠允探花，黎光賁等四人黄甲，范廷光等十三人同進士。

從莫，往使，官至尚書伯爵。

子藻，由顯恭大夫，一舉莫淳福乙丑同進士，官至承使。

【校勘記】

〔一〕「公應舉預禮闈」，「闈」字原作「圍」，據文意改。

〔二〕「是科以提調左僕射黎文靈監試」，「提」原訛作「題」，據文意改。

〔三〕「公預騷壇酒夫」，「酒」字原作「洒」，據文意改。

〔四〕「廷試黄甲」，「試」字原無，據文意加。

〔五〕「後移居青威中之玄偞村」，「青威中」之後衍「青威」兩字，今删去。



卷之三　國朝狀元考　下

目録

阮扶軫　北寧慈山東岸
鄧扶董　山西廣威不拔
阮懷抱　北寧慈山仙遊
阮月盎　河内常信青池
劉芳烈　河内常信青池
鄭槼山　清華紹天永福，舊華紹靖嘉廣昌



國朝狀元考 下〔一〕

闕題〔二〕

永祐丙辰會試中格，唐安人汝公瓚會元。廷試擢狀元。

是科黄榜十五名，公狀元，維先人阮國倣探花，天禄人黎阮滂黄甲，其兄黎阮霑等十二人同進士。

闕題〔三〕

是科廷試，王府擇閣，公以宗室中人，擢居首選，雖其學力做到，人不能無竊議焉。永祐中，累蒙顯擢，不數歲，位參從刑部尚書侯爵。毅祖攝政，以公進不純正，且致位政府，不能力支世變，却與群小交通，非大臣風節，因黜。授祭酒，歷授山南贊治承政使、司署承政使。未幾卒，贈右侍郎。公性恬淡，尤喜佛釋。

扶董鄧公[四]

懿宗祐之子孫各變易姓名，徙居四方。一派居彰德良舍，爲鄧外戚之族，後有廷相中進士，官至大司馬；一派居山明洞費，爲鄧用周之後族；一派居慈廉雲耕，爲陳樌、陳樌之族；有遷於慈廉上安決居焉，後出鄧公瓚，年二十七，登光紹庚辰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行承使。公瓚之子孫，復遷於仙遊扶董，遂爲扶董人。公則公瓚之曾孫也。公篤學多聞，尤工於詞藻。神宗永壽辛丑，會試合格，廷試擢狀元及第。

是科進士十三名，公狀元，永賴人陶公正榜眼，彰德人阮珪探花，會元青林人陳春榜、先豐人黎致平黄甲，農貢黎仁傑等八人同進士。

時年四十，應制預合格奉第一，奉使。乙卯，官吏部左侍郎，累遷參從、兵部尚書子爵、尚書伯爵。

孫公演舉秋試解元，歷受知縣。保泰丁未，會試領會元，廷試同進士。

芳烈劉公

公姓劉，諱名公，青池芳烈人。少有神童名，弱冠登泮，預中士望。二十七，值玄宗景治庚戌大比，是科九月鄉試，十月會試。會試合格，先豐陳世榮會元。廷試擢狀元。

是科進士三十一名，公狀元，東山人韶仕林探花，唐豪黎有名、唐安武廷臨黄甲，雷陽人黎雄稱二十七名同進士。

公對策遺舛至十二字，然條對洋洋，文辭純雅，終得不黜。應制合格第一，官至翰林侍讀，年三十二卒。

初公與會元世榮於丁未科，考官已寘在中格，及奉讀被黜，至是皆領魁元。

懷抱阮公

公姓阮，諱登道，改登璉，仙遊懷抱人。其人先世守學殖，伯父登鎬公、父登明公，以文章馳名，真宗福泰丙戌，兄弟同舉進士。登鎬會元，廷元探花，文宜黄甲，御批探花。時年纔二十八，登明年二十四，兄弟同科，鎬再中東閣第一。詳見《兄弟同科考》。登明公後官至祭酒男爵，致仕，壽七十四。娶於天禄芙蕾塲廷元功臣尚掌贈司徒阮公文階之女，生二子，長登遵，次公。登道年二十五，舉嘉宗陽德癸丑同進士。公之學得之家庭，少與兄遵並以文學知名，而蘊蓄過之。既遊泮，中士望科，累調員外郎。熙宗正和癸亥會試合格，由壬戌年陽王賓天展試〔五〕，至是冬始開科會試，甲子年春二月二十二日始廷試。廷對擢狀元。是科進士十八名，公狀元，慈廉人會元范光宅榜眼，東岸人郭佳探花，仙遊人阮當湖黄甲，嘉林人陳善述等十四人同進士。時年三十三，應制第一，父子兄弟同朝，奉往北使，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學士伯爵，贈吏部尚書，郡公。孫茂述，中允副知番，奉准寺鄉知户番，進朝應務，官至會都致仕，陞右侍郎，年七十餘以壽終。

樑山鄭公穗

公諱穗，永福樑山，宗室太王弟厚郡公之後，屋廣昌不群。舉秋試，累補郎中。公刻心舉業，文學

醞藉〔六〕。

【校勘記】

〔一〕原書卷四只存目録，内文全缺，部分錯簡抄入卷一中，今回移。回移各段次序與目録下同，今依目録次序排列。

〔二〕此則全缺。

〔三〕此則首殘，視今存文字，不能確定是《阮扶軫》或《阮月盎》故標題暫闕。

〔四〕此則首亦有殘，然視其今存文字，知此則乃敘鄧扶董事，依卷二例擬作本題。

〔五〕「由壬戌年陽王賓天展試」，「壬」字原脱，據下句補。

〔六〕「文學蘊藉」，「藉」，原作「籍」，據文意改。又以下殘缺。

卷之四　陳朝狀元

目録

阮三山　北寧慈山東岸
陳汪下　海陽南策青林
張橫蒲
陶甫里
陶灘溪

阮陽阿　南定天長上元
陳范壓
白阮舍
莫隴洞

附録　陳朝狀元

陳初取士，僅有三甲之分，未賜狀元，賜狀元自阮公始，九員。

後學雅軒潘輝温和甫輯

三山阮公

公姓阮，諱觀光，東岸三山人。陳太宗應天政平丙午大比，預賜狀元。

是科大比取士，始定進士科以七年爲準，公狀元，錦江人范文俊榜眼，丹鳳人王有馮探花，太學生四十四人出身有差。

時年二十有六，官至僕射，贈大司空。

陽阿阮公

公姓阮，諱賢，上賢陽阿人。公生而聰顈夙成，政平丁未大比，預狀元。

是科大比，取四十名，始置三魁，公狀元，東山人黎文休榜眼，彰德人鄧摩羅探花〔一〕，黄甲出身

三十七名。

時年纔十有三，以年幼應對，未識尊辭，令回家學禮，待三年後用。公既歸，因終養不仕。時有北使至，出十六字云：「兩日雙頭，四山顛倒，四口同心，兩王争鬥。」舉朝寂然莫辨，帝命召公至。公答是田字，北使褒稱國中有人。使回，復辭歸。有所著《鴨子辭鷄母赴池賦》傳於世。

雜傳載公與同年黎、鄧二公應答聯咏，疑出後人附會，故不録。

汪下陳公、横山張公

陳公諱國初，青林汪下人；張公諱燦，横山横蒲人。元豐丙辰大比，是科始有京寨狀元之别。

大比取四十三名，陳公京狀元，張公寨狀元，細江人朱馨榜眼，陳淵探花，黄甲出身二十九名。

國初京狀元，燦寨狀元。國初尚主公，没後爲福神，燦歷仕未詳。

青沔陳公、東城白公

陳公諱固，青沔范壓人，屋東岸扶禄；白公諱遼，東城阮舍人，屋青林義閭，明敏强記，讀書能十行俱下。

聖宗紹隆丙寅大比，取四十七名，公狀元，弘化人阮絃榜眼，夏儀探花，黄甲以下三十七名。

陳公賜京狀元，白公寨狀元。陳官至天章閣大學士，或云至尚書。白不樂仕進。時上相光啓管義安，公爲門客，竟不仕，今祀爲福神。

甫里陶公

陶公諱椒，東山甫里人。寶符乙亥預賜狀元。

是科大比，取士二十四名，榜眼缺名，郭忍探花，黄甲以下二十二名。公今爲福神。

隴洞莫公

公諱挺之，至靈隴洞人，世傳李朝尚書顯迹之後，英宗興隆甲辰預狀元。

中格四十四名，公狀元，青威人裴慕榜眼，清化人裴放探花，上黄人阮忠彦以下四十一名，黄甲出身。

公文學優長，常作《玉井蓮賦》以見志。見《群賢賦集》。興隆間，奉往北使，北人稱羨。

使莫日，有《裂雀銘扇》，見國史，兹不復贅。世傳有公所撰對聯祭文，疑出北作，非真出公手，故削不載。

居官有廉名，在明宗時，有奉行事，具見國史。官至大僚斑左僕射，號節夫先生。七世孫登庸僭號。

灘溪陶公

公姓陶，諱師錫，安勇灘溪人，屋安朗理海。睿宗隆慶甲寅賜狀元。

是科，上皇藝宗居天長重華宫，庭試進士，公狀元，黎獻甫榜眼，東潮人阮廷琛探花，淳禄人羅條、錦江人范焕、上福人吴渾以下四十四名，黄甲出身。

自鄉舉至庭試皆第一，仕至行譴，與胡季犛不合，降中書侍郎，同知審刑院事。

【校勘記】

〔一〕「彰德人鄧摩羅探花」，「探花」原無，據上下文補。



卷之五　附録僞莫朝狀元

目録

杜賴屋
阮中庵
阮平民
陳古渚
范藍橋
武梁舍
阮耕穫
甲郢計
楊樂道
阮平旲
范雄溪

後學雅軒潘輝温和甫輯

附録僞莫朝狀元凡十一員

賴屋杜綜

杜綜，文江賴屋人。父絪，年二十，登洪德癸丑黄甲，後改名岳。奉使，官至户部尚書、兼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入侍經筵。以直諒與登庸忤，遂爲所殺。朝廷軫其寃，贈少保，謚文節，號義山先生，有《咏史集》行於世。絪生二子，長綜，次緡。綜年二十六，登庸明德己丑，領狀元及第。

按：是科二十七名，綜狀元，上福人阮沅榜眼，東岸人阮文徽探花，東岸人阮文光等八人黄甲，先福人阮有焕等十六人同進士。

官至刑部左侍郎。弟緡，年二十二，舉登瀛大正乙未同進士，官至尚書茶郡公，陣亡。

耕穫阮倩

阮倩，其先青威樂陽人，屋於耕穫。祖允廸，登洪德辛丑探花，仕至右侍郎。父娶於本社狀元德亮之妹，而生倩。倩生而聰頴篤學，酷似其舅。莫登瀛大正壬辰，領狀元及第。

是科進士二十七名，倩狀元，青池人裴咏榜眼，東岸人吳山快探花，超類人阮廸康等六人黄甲，安豐人阮良弼等十八人同進士。

時年三十八歲，舅甥並狀元。倩仕莫，歷尚書舒郡公。倩雖失身僞朝，然常一心向順。順平辛亥，與其子倦等歸命，朝廷嘉之，仍其舊官。天祐丁巳，倩卒，倦復歸莫。倦膂力勇健，且沉重多智，常爲莫謀，侵噬邊境，屢拒官兵(二)，莫人賴之，累官常國公。後倦俘而莫亡，世傳仙田黄甲大司徒阮公儼，即其裔也。

中庵阮秉謙

秉謙，永賴中庵人。母汝氏，安子汝尚書之女也。公生而頴異。既長，受業於榜眼梁得朋，授《太乙神經》，遂造玄理，能預知未來之事。少時，預知數十年後，皇朝必有中微之厄，不久便當再興。因退居教授，常托詩以見志。且以母老，樵爨不供，親屬迫之使仕，公不得已，乃應舉莫大正乙未，會試四場，並第一，庭試賜狀元。

是科進士三十二名，公狀元，慈廉人裴克篤榜眼，超類人阮承休探花，安老阮寅亮等七人黄甲，

嘉定人阮重光等二十二人同進士。

時公年已四十五，在朝八年，多所匡正。廣和壬寅，官吏部左侍郎，托眼疾乞歸，時年纔五十二。公既歸鄉里，起白雲庵，自號居士；起中津館，作碑以記其實。遍遊安子、塗山諸名勝，欣然自適。公雖在家，莫事以師禮，國有大事，輒遣使就訪，或時召至京詢問。累遷至吏部尚書、太傅程國公。公心雖知本朝當復興，然於莫亦有一飯之誼，常黽勉爲之計畫。初阮倦歸順，數爲莫患，莫人苦之，因索倦於公。公與倦父倩有舊，知倦爲人義俠，可以計誘之。時倦奉命往屯江間，公因泛輕舫，與倦話舊，因邀與同舟對酒。倦見公，不覺流涕，及收淚，則舟已江北矣。倦不得已，遂復降莫，莫所以能維持數十年者，公之力也。莫延成乙酉，公寢疾，茂洽使人問國事，公但曰：「高平雖小，可延數世福。」後莫亡，其子孫退據高平，歷三世而後滅，其先見類如此。石室人馮克寬，以公有高見，往師事之。公微示以意，克寬遂決計往清華。後朝廷有大事，克寬常密就詢問，克寬卒爲中興名臣。端國公阮潢，自以重戚居要地，心懷岌岌。其母范氏，因使人就公問自安之計，公不答。適見庭前假山，群蟻攀緣，因指之曰：「橫山一帶，可以萬代容身。」使者悟其意，歸以告潢。潢遂決計，潛往據廣、順，奄有二州，傳八世，至今始滅。其他神異，不可殫述。北人稱安南理學有程泉，其見重如此。乙酉年十一月十八日卒，年九十五，學者追尊爲雪江夫子。所著有《中津館碑銘》及《白雲詩集》，行於世。

本朝武温亭公撰，公諳記敘事甚詳，惟所舉公統元間感作詩，以爲知未來之事之證。以温考之，此詩或是指當時事。室驅當是指莫登庸，連看上一章，其意可見。温亭公指此爲隱語，恐或未是，故不敢録。又所寄阮果川牀頭詩，當是未歸順以前事，温亭公指爲阮歸順後，公寄贈詩，頗未深

考，並闕之。

郢計甲澂

甲澂，鳳眼郢計人。其母文江公論人，年四十餘，寡居，有還北人遺金事，伊因報以吉地。母尋與鉢場人交而生澂。四歲爲甲姓者所獲，遂從姓甲。大正戊戌，會元是西蘭人丁僎。庭對擢狀元。

是科進士三十五人，澂狀元，扶寧人陳璲榜眼，洽和人黄岑探花，宜春人潘驕等八人黄甲，宜春人黄銓等二十四人同進士。

澂以文學取重於世，莫人最加寵幸，累遷歷六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太保策國公，致仕。公久秉國大政，莫人拱己以聽，凡有交邦柬疏，於其君名下，必署頭目甲某名，其貴重有如此云。所著有《邦交文集》及諸銘文行於世。

子澧，年二十六，由朝列大夫，一舉莫茂洽崇康戊辰同進士，官歷翰林兼司訓，年三十餘而終。世傳公提調山南日，曾枉殺二人，因得惡報。後公修勉善果，惡報漸滅，故享貴壽完福云。

平民阮琦

阮琦，東安平民人，或云陽澤人。原名明亮，因宿僧寺，夢見天門出榜，阮琦中狀元，遂改名琦。年二十四，值莫福海廣和辛丑科，會元仙遊人白鴻儒。果領狀元及第。

是科進士三十名，琦狀元，青林范公森榜眼，仙遊阮世禄探花，桂陽吴玩等黄甲，唐安范願等二

十三人同進士。

官至左侍郎。一云官至翰林院侍書。

樂道楊福溪

公姓楊，嘉林樂道人，世爲江北巨族。

相傳平吳國初，有同姓人隨北人去，遂爲北人。後四世，生楊漣，中進士，官副都，爲明末直臣，贈忠烈公，今子孫尚存。及莫初，楊氏子孫多避難亂散徙，或居義安天祿之拔擢社，爲楊姓功臣尚書致用、致澤之族；或居瓊瑠完厚，亦世出文學。

公於莫福源永定丁未，會試合格，會元是青威人阮爍。庭試日，對策詳明，莫人稱怪，批云：「真儒出世，世道方亨。」擢狀元及第。

是科進士三十名，公狀元，安朗人樂范瑜榜眼，彰德人阮濟探花，錦江阮敬止等八人黃甲，金洞武灝等十九人同進士。

年四十三歲，時世宗進兵屯於嘉定究山，公就營出首，仕至參政。及莫氏復定，還家不肯用。

孫楊淳，年四十，登永祚戊辰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贈刑部尚書太保。庶孫楊演，年四十，由講諭舉陽和丁丑同進士，有南和戰功，官至工部左侍郎侯爵，贈尚書。淳子楊澔，年二十六，中陽和庚辰同進士。公父子同朝，奉往北使，官至都臺延祿伯，奉護駕南征，病没，贈工部尚書侯爵。其支次子孫，皆業於學，至六世孫楊瀰，由士望知縣。二十六，灌登永盛戊戌同進士，官監察御史。六世孫公澍與瀰、灌同輩，由士望知縣。三十二，中永慶辛亥同進士，奉左司講，官歷吏部右侍郎，贈

左侍郎侯爵，加贈尚書郡公，封福神。裔孫楊史、弟仲謙，同登景輿甲戌同進士。史字直筆，時年三十九，官至寺卿，署山西參政，贈東閣大學士。仲謙時年二十八，今官校理署僉都御史，署兵部右侍郎。

古渚陳文寶

陳文寶，改名文宜〔一〕，膠水古渚人。年二十七，一舉領福源景曆庚戌狀元及第。

按：是科進士二十六名，寶狀元，芙蓉人陳閏榜眼，嘉定人阮明揚探花，東關人黎嶔等四人黄甲，安豐人阮承休等十九人同進士出身。是科南真人阮弼亮會元。

公時奉往北使，仕至吏部尚書、入侍經筵義山伯，贈郡公。

子廷瑄，年二十六，中端泰丙戌同進士，官至給事中，出首。

嘉定阮亮采

亮采，嘉定平吳人，屋湛露社。年二十九，領景曆癸丑狀元及第。

按：是科進士二十一名，亮采狀元，天施人黄珣榜眼，青林人會元陳永綏探花，安勇人阮義立五人黄甲，安陽人阮公族等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官至東閣大學士，贈侍郎伯爵。

叔重光，年二十，登大正乙未同進士，官至翰林。重光孫曰舉，十五中鄉試，文祖養之。年三十

一，真宗福泰丙戌，會試合格。庭對日，文不合格，奉旨寘黄甲，官至東閣學士男爵。

藍橋范鎮

范鎮，嘉福藍橋人。母夢宋臣范鎮托生，因名。光寶丙辰，會試合格。庭試日，有天使韓琦、東方朔附耳，文思汪洋，仍得擢狀元，時年二十四。

按：是科進士二十四名，鎮狀元，段林杜汪榜眼，安豐吴堯佐探花，青威范日茂等四人黄甲，慈廉人阮仁安等十七人同進士。

再中東閣第一，仕莫，至承政使，中興初，隱居不仕。

雄溪范維玦

范維玦，至靈雄溪人。公文章名世，茂洽淳福壬戌領狀元。

是科試於東岸翁墨，會元超類阮克敬。及庭試，取十八名，玦狀元，青沔張魯榜眼，唐豪吴謙探花，青沔武文善等五人黄甲，丹鳳阮永綿等十人同進士出身。

時年四十有二。玦平時與壓溪同沅，皆以文章齊名，時人爲之謡曰：「至靈榜狀，非沅則玦。」後沅只領黄甲，玦果擢大魁，謡言果驗云。後再中東閣，仕至吏部左侍郎、参録軍事雄溪侯，贈尚書。

梁舍武玠

玠，良才梁舍人。父瓛，年二十六，廣和甲辰會元，或作省元。庭試黄甲庭元，官歷禮部左侍郎、兼掌翰林院伯爵。娶於萊舍尚書阮秋之女而生玠。

瓛弟瑾，年二十，中光寶丙辰同進士。往北使，有《使軺詩集》行於世，仕至户部尚書侯爵。背茂洽效順，位仍都臺。

玠年三十七，一舉預榮康丁丑狀元及第。

是科會元青沔阮世拔，庭試進士十八人，玠狀元，仙遊阮仁霑榜眼，大安范家門探花，嘉林黎日倘等五人黄甲，至靈阮明善等十人同進士。

與叔瑾同時登用，官至户部左侍郎，父子並庭元。

【校勘記】

〔一〕「屢拒官兵」，「屢」原作「旅」，據文意改。

〔二〕「改名文宜」，「名」原無，據文意補。

卷之六　翰墨傳香考　上

目録

阮耕獲　河内省應和府青威縣。
申安寧　北寧省諒江府安勇縣。
吴扶衛　海陽省平江府唐豪縣。
吴望月　北寧省慈山府安豐縣。
范曼汭　海陽省南策府青林縣。
阮理海　山西省永祥府安朗縣。
阮大拜
阮金堆　北寧省慈山府武江縣，墓發迹在五圓山。
杜安排　南定省太平府附翼縣。
陳良舍　河内省應和府彰德縣。
吴三山　北寧省慈山府東岸縣。
阮永世　北寧省順安府超類縣。
阮詠橋　北寧省慈山府東岸縣。

翰墨傳香考　上

國初三世繼登，以上凡十一姓，附莫時二姓。

後學雅軒潘輝温和甫輯

耕穫阮伯驥　子德亮　孫匡禮

伯驥，青威耕穫人，原姓覃，始改阮。伯驥長於舉業，舉聖宗光順癸未同進士，官歷兵部尚書。子德亮，生而聰敏，學問淵博，襄翼洪順甲戌，庭對領狀元。初名蹊，始奉御筆改今名。奉往北使，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尚書。德亮子匡禮，益修家學，時大正乙未舉同進士第。往北使，官至右侍郎伯爵。

驥兄子述，登進士，外孫倩狀元，具見《狀元考》。

金堆阮仁浹　子勛、敬　孫亮

阮氏之先世積陰德，有還北人遺金者，北客半予之，牢辭不受，其人因爲擇吉地報之，遂世出名儒。至仁浹，聰謦好學，與伯兄仁被、冲懿，弟仁餘、仁驛，同師事本縣市橋陳先生。

按：　先生諱伯齡，太宗大寶壬辰科黄甲，奉使，官至審刑院，知東道軍民簿籍。

年十五歲，與兄仁被，同舉聖宗光順丙戌同進士。

按：　仁被時年十九，恨不魁，辭歸，至辛丑科再中。冲懿、仁餘、仁驛，亦中進士。

再中宏詞，歷官東閣學士、兼國子監祭酒。憲宗親製詩以賜之，有曰：

一代文章楊大年，名高内相玉堂仙。丹心每與宸衷衆，合被多携粉署眠。

荷橐恩深榮宋帶，鳳池賦料駕唐錢。爲吾涵養成元氣，佇看英才泰彙連。

累遷官至吏部尚書。仁浹生子勛、敬。勛文學藴藉，早歲舉秋元；　敬尤有才敏。

洪德丙辰會試，勛會元，敬同合格。庭試日，勛文宜狀元，帝以夢擢嚴瑗，却賜勛榜眼，敬預同進士。

勛時二十一，敬年纔十八。

是科進士三十名，武江居其六，金堆阮姓諸公居四，二公與其從兄演、拱順是也。

勛後官至尚書，贈太保。敬兩奉使，官至尚書。敬子亮，登莫福源光寶丙辰科同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按阮氏三十年中，一姓九進士，古今稀罕，而仁浹父子祖孫，並擢危科，躋顯要，一門四尚書，福慶之盛，尤近來所罕有也。

冲懿子道演，與從弟拱順，及拱順孫能讓、遠孫國光，並繼登進士，其迹詳見《昆玉疊登考》。

安寧申仁忠　子仁信、仁武　孫景雲

仁忠，安勇安寧人，博學洽聞，精於學業，於詞藻尤工。光順己丑大比，預會元，庭試擢三甲一之三，

時五十餘。公以文章蒙知顧，洪德中，天子遊意騷藝，博選能詩諸公，入侍詞幄。天子自稱騷壇都元帥，公與杜公潤，同入侍學，號騷壇副元帥，潤，金華人，光順丙戌進士，後官至尚書。餘皆充二十八宿。凡御詩及詞臣賡和諸作，悉屬批評，詳見《明良錦鏽》及《瓊苑九歌》等集。時推申、杜。洪德中，官大學士，建白頗多。又奉纂修《天南餘暇集》。官至吏部尚書，入侍内輔政，掌翰林院事，公常榮歸拜掃。時憲宗尚在青宫，以詩送之，有曰：

幾年遂地久承恩，暫假榮歸拜社枌。清案面辭東閣月，故閭情望北江雲。
鄉心無限數盃酒，親念難勝數尺墳。須信顯揚真是孝，好推此意答明君。

年八十餘，以壽終。子仁信、仁武，仁信尤工於詞藻〔一〕，年既高，猶劬於學，尤專課其子書。洪德庚戌舉同進士，時年已五十二。歷仕未詳。登第後，嘗和御詩，善押韻，天子褒之。仁武年三十八，登洪德辛丑同進士。歷仕未詳。仁信子景雲，頴悟夙成，年二十五，領洪德丁未探花及第。景雲登龍，却先其父一著，古來所罕有云。雲官至翰林侍制、兼司訓。按申氏二十年間，三世繼登，父子祖孫、叔侄兄弟同朝，古今所罕有。淳皇帝御製詩曾有「一申父子佩恩榮」之句，以褒旌之。

安排杜璿 子璲　孫璟

杜璿，附翼安排人，富於學術。年四十二，登洪德乙未黄甲，官歷參政。璿子璲，洪德丙辰預同進士。奉往北使，累遷侍郎。璲子璟，舉洪順甲戌黄甲，官歷侍郎。

扶衛吴文房 子茂惇　孫茂愉

文房，唐豪扶衛人，經史淵博。洪德甲辰，庭試預黄甲，官歷侍郎。子茂惇，年二十八，登統元癸未同進士。從莫，官至尚書侯爵致仕。惇子茂愉，舉莫茂洽淳福乙丑同進士，父子同朝，官歷承使。一云官至監察御史。茂愉孫文政，年四十一，舉神宗陽和丁丑同進士，官至府尹。

良舍陳克明 子義富　孫濟美

克明，原貫彰德莫舍人，即今良舍社。相傳竹溪先生程清之後。清中順天宏詞。自清移居青威之玄俟村，後遂世屋丹傒。即今多仕社。元姓陳，清避母后諱改姓程，克明始復陳姓。克明學問優贍，舉洪德甲辰科進士，時年三十一。官至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仁良侯，致仕，壽七十四。子義富，再改姓黄。襄翼洪順辛未狀元及第，官歷參政事、兼都御史。義富子濟美，年二十七，舉莫大正戊戌科同進士，官至承使、兼祭酒壢溪伯。同族璁、瑜，並中進士。詳見《狀元考》。

望月吴鈺 子海　孫澄　曾澈　玄濬

吴氏之先世業於學，至鈺好學多聞。年三十三，登洪德丁未黄甲，官至禮科都給事中。鈺子海，尤力學，登威穆端慶戊辰黄甲。歷任未詳。海子澄，年四十一，莫茂洽延成庚辰會元，庭試賜黄甲，官至寺卿。出首，再從莫。徵子仁澈，敬宗弘定丁未領會元，庭試賜同進士，父子並會元。奉北使，官至寺卿，被

黜憲使。澈子仁濬，年四十五，神宗陽和庚辰同進士。吴氏自鈺至濬，一家五代，相繼登科，古今所希云。濬官歷至工部尚書，陞户部尚書伯爵致仕。公於申辰奉覆試丁酉、庚子、癸卯三科生徒，黜落太半，人議其以道害道，吴氏自此遂不復顯，或以是咎公云。

三山吴忱 子勉紹　孫繽、繹

吴忱，東岸三山人。吴綸，文章俊峭，自成一家，登洪德乙未同進士，再中東閣，官歷尚書，預騷壇二十八宿、兼東閣大學士。忱學問該博，洪德癸丑擢榜眼，預騷壇二十八宿，官歷翰林侍書。子勉紹，尤長於經史，年二十，舉光紹戊寅狀元。從莫，官至吏部尚書、兼都御史、入侍經筵理溪伯，致仕。勉紹子繽、繹。繽由顯恭大夫，一舉莫景歷庚戌同進士，再中東閣，官至户部左侍郎，贈尚書伯爵。繹舉光寶丙辰同進士，官至參政。

蔓衲范光贊 子伊璿　孫福慶

范光贊，青林蔓衲人。其兄世守學業。光贊聰頴夙成，景統己未庭試預黄甲，時年二十六，後官至參政。子伊璿，博通經史，爲一時巨手，但性喜矜伐，每以學凌人，先達者多惡之。茂洽興治己丑，會試合格。庭對日，文宜及第，爲考官所抑，寘之三甲首，時年二十七。官至翰林。出首，爲監察御史。伊璿子福慶，年四十五，永祚癸亥進士合格。是科阮秩借人行文，事覺，不賜黄榜。官至太僕寺卿、子爵。

永和阮文獻 子炳奎 孫挺

阮文獻，超類永和人。御改永世。年二十七，一舉登景統壬戌黄甲，改名秉和。洪順庚午，由侍讀奉使，官歷禮部尚書，致仕。

子炳奎，年二十四，登統元丙戌黄甲，仕至校理。炳奎子一作侄挺，年四十二，舉莫延成癸未同進士，官至府尹，及康祐被俘。

安朗理海阮維祥 子宏綽 孫世守

阮公維祥，篤學博聞，少曾以魁元自許。年二十四，舉威穆端慶戊辰同進士，不如志，辭歸。年二十七，再登襄翼洪順辛未黄甲，官至參政。時遭多故，公守節仗義，爲賊所害，贈左侍郎。景治中，追封上等神。

子宏綽，舉莫大正戊戌進士，時年二十七，官至提刑。宏綽子世守，以文學名，累中場，歷受知縣。年五十四，登莫茂洽端泰丙戌同進士，官至參政。出首，再從莫。世守玄孫光綸，有神童名，舉正和癸未黄甲，庭元，時年纔二十一。改名公綸，官至工科給事中。

咏橋阮文徽 附録莫時。子仲烱 孫教方

阮文徽，東岸詠橋人。其先世積陰德，至文徽劬於學。年四十四，值莫明德己丑科，應舉，會試合

格，庭對擢探花。官至禮部尚書，致仕。生仲炯、達善、顯績，達善、顯績登科，詳見《疊登考》。仲炯年二十二，一舉莫永定丁未同進士，後往明使，官至禮部尚書。仲炯子教方，莫端泰丙戌，舉會元，庭試擢探花，庭元，年二十有八。祖孫並探花。官至都給事中，出首，再從莫。

仲炯庶曾孫德望，年三十，領嘉宗陽德癸丑會元進士，應制合格，改名公望。再中東閣，奉使，仕至都御史、知國子監、入侍經筵子爵，贈户部尚書伯爵。公望堂孫名儒，年二十四，登玄宗景治庚戌同進士，官至給事中。國益、公垣、德敦，皆其後也，詳見《疊登考》。

大拜阮弘演 子彦浤 孫奇逢

阮弘演，嘉定大拜人，登莫廣和辛丑黄甲，官至東閣校書老泉伯。子彦浤，屋良才廣布，年二十六，登莫景歷庚戌黄甲。一云年三十三。官至刑部尚書、入侍經筵陽伯。彦浤子奇逢，年二十五，一舉登莫延成庚辰黄甲，官至翰林院校討，三世並黄甲。

奇逢侄公造，年五十五，登陽和庚辰同進士，應制合格第一，官至翰林院校討。謹按國子監《登科録》印本於洪德丙辰黄甲阮清，名下註云：「阮轟之子，明揚之父。」上款標云：「三世登科。」仍查阮轟及明揚事迹，轟中辛丑同進士，其名下只書：「仕至都御史。」不見註與阮清何親；明揚中莫景歷庚戌探花，名下註云：『清之孫。』更不見註與阮轟何親。按明揚登科距阮清五十五年，世次頗遠，此云孫或當是，前註疑有誤，姑備録於此，以俟博覽者正之。

【校勘記】

〔一〕「仁信尤工於詞藻」，「於」字下衍「於」字，今刪。



卷之七　翰墨傳香考　下

目録

吴理齋　義安省演州府東城縣。
武慕澤　海陽省平江府唐安縣。
汝穫澤　海陽省平江府唐安縣。
陳滇池　海陽省南策府至靈縣。
阮富市　北寧省順安府嘉林縣。
申芳杜　北寧省諒江府安勇縣。
吴三山　北寧省慈山府東岸縣。
黎遼舍　海陽省平江府唐豪縣。
謝大馮　山西省國威府丹鳳縣。
阮佛迹　北寧省慈山府仙遊縣。



後學雅軒潘輝温和甫輯

翰墨傳香考 下

中興以來凡十姓。

理齋吴致知 子致和 孫世榮

致知，東城理齋人。壯始刻志爲學，子致和既長，因與之同攻書業。光興壬辰，公年五十二，和年二十八，父子並應舉，賜黄榜三名，安定人鄭景瑞庭元。公父子居其二，致和二甲之一，公三甲之三，父子同登，爲有科目以來曠見。公仕至監察，後累蔭贈太保。致和公歷仕成祖、文祖朝，累蒙知遇。光興丙甲，自山西憲使，陞吏科都給事中，陪從府堂，尋命清華鎮記録。弘定中召還，陞吏部左侍郎富禄伯。丙午奉北使，還陞户部尚書，尋命兼國子監祭酒，榮封叶謀佐理贊治翊運功臣。累有建白，王上嘉納之，官至少保侯爵。永祚乙丑卒，贈春郡公。致和子世榮，年五十六，登福泰丙戌同進士。公以勳臣子登朝，文祖深倚信之，累加敦厚贊治功臣、鴻臚寺卿伯爵。從寧國公討賊，後寧國公敗，公以故罷職，尋卒。朝廷軫其無過，追贈左侍郎侯爵。

世榮孫公擢，正和甲戌會元，庭試賜三甲庭元，應制合格，時年三十三，預奉編國史，官至憲使。公擢弟興教，屋桃花社，年四十五，永盛庚寅，會試合格，廷試病不能對策，尋卒。

芳杜申珪 子璿 孫珩

申珪，安勇芳杜人，學問該博，登永祚戊辰同進士，時年三十有六，官至參政。陽和丁丑，奉往北使，死國事，贈工部右侍郎侯爵。子璿，屋梅溪社，年三十二，登慶德壬辰同進士，改名申全。奉往北使，累從南征有功。陽德中，官累遷至都御史參從、禮部尚書子爵，贈吏部尚書少保。娶於文江華棣阮姓女，生子珩。珩爲外祖所養，遂歸阮姓。珩之學得之家庭，尤長於詞藻，舉鄉試，中士望科，累遷至參議。年三十三，登正和戊辰進士，癸酉年奉考詞命，預中第四，預續編國史，官吏部左侍郎子爵，贈工部尚書。

按：莫端泰丙戌進士阮恒之子，年三十，登陽和庚辰同進士，官至右禮郡公，贈左侍郎。

慕澤武拔萃 子惟斷 孫惟匡

武拔萃，唐安之慕澤人。相傳唐時武渾來守我土，其子孫遂爲我國人，慕澤姓武，皆其後也。迹詳《世譜》。陳明宗時，武堯佐與弟農同登第。國初以來，姓武相繼登科者三十餘公，至今世出科宦。拔萃年三十三，擢德隆甲戌黃甲廷元，應制合格，官至吏科給事中，贈寺卿伯爵。

按：公母有五色雲入懷之夢，生五子。公兄自快，功臣郡公。弟惟志，由吏道位尚書，參從首

相。弟求誨，永壽己亥登進士。詳見別集。方丈尚書郡公。兄弟五人並貴顯，夢果驗云。拔萃子惟斷，少極鈍，年十七，夢神人爲之剖心去濁，自是文藝大進。尋舉海陽解元，入侍昭廟，密蒙眷顧。南河之役，謀畫居多，王深器之，中宏詞優分。

玄宗景治甲辰，預會元廷試，賜同進士，時年四十四。登第日，王賜之彩衣，不次擢用，奉使，官至工部尚書伯爵。尋以直言忤旨被罷，迹見《捷記》。然名以此益重。年六十四卒，追贈户部左侍郎。公號「唐川子」，有《使詩》及《國音》等作，行於世。惟斷子惟匡，景治庚戌舉同進士，時年二十七。父子同朝，知水師，仕至陪從禮科都給事中，奉差候命卒。時惟斷公既以直取忤，王上尋軫其忠，欲拔用惟匡。及匡卒，王深悼之，贈參政男爵。族姓登科詳見《叔侄同科考》。

三山吴策試 子策論、策詢 孫策訴

吴氏，其先姓阮，東岸義立人，世守學業。有常於莫景曆庚戌，應會闈〔一〕，詩賦並第一，廷試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兄子嘉謀，登光寶己未同進士，官至參政。嘉謀與三山吴狀元之後世爲婚。至孫策試爲母氏所養，因籍母貫，改姓吴，遂爲三山人。策試學問淵源，合二家而一之。年三十八，舉永壽己亥進士，仕至經歷，爲仇人所殺。子策論、策詢，益以文章名世。策論年二十四，舉京北秋元一舉。登玄宗景治甲辰同進士，時年二十五。官至府尹，入鄉試場，用情取舍，被徙〔二〕。

弟策詢，熙宗永治丙辰預會元，廷試同進士，時年二十九。官歷吏部右侍郎，被黜户部給事中。丙子年，奉差清華場，姦宄被絞。蓋詢與時相黎僖有隙，故爲其所陷云。詢子策訴，年三十二，登裕宗保泰

辛丑探花，廷元。官歷東閣校書，權任義安參政，受賂被黜。

穫澤汝進用 子進賢　孫廷瓚　曾公瑱

汝公進用，唐安穫澤人。公年既長，始刻勵爲學。年四十，景治甲辰同進士，官禮科給事中。公精於於天文，每奉詢問，多奇中。晚年，子進賢登仕，公遂不復受職。

進賢少而穎悟，年二十二，登熙宗永治庚申同進士，應制第一。奉往北使，歷任内外，當時以政事稱。改名廷賢，官至刑部尚書子爵，贈禮部尚書郡爵。按：公是亭祖社莫時黄甲武登之外孫，因就母貫卜宅，今子孫多從亭祖居焉。廷賢子廷瓚，少而英俊。年十八，以文章得咎，遂以此知名天下。年二十七，始得就試，中鄉試第二，蔭受寺丞。年三十三，登懿宗永祐丙辰會元，廷試同進士。景興初，以寺卿行參從。時國家多故，公以新進，與二三故老同莅庶務。毅祖最加寵遇，御改名公瓚。累陞兵部尚書，參從侯爵。因欲遠權勢，遂乞改剝武職，授校點權府事。後累遷至左都督，致仕。年七十卒，加封國老。

廷賢侄仲台，由教授。年三十八，純宗龍德癸丑，會試合格，庭試榜眼廷元，官歷憲使。

公瓚第四子公瑱，年十八，領秋解，蔭受寺丞。年二十二，登景興壬辰會試第四，廷試賜黄甲、少雋。今官翰林院侍制，入侍添差，知工番，兼國子監司業，署禮部右侍郎、兼内閣修撰。

遼舍黎有名 子有喜、有謀、有喬　孫仲信、仲容

黎仁恕公有名，號椿庵，唐豪遼舍人。年十九，領鄉解，累中士望宏詞，擢侍内文職。年二十九，登

景治庚戌黄甲。一之三。官至山西憲使，卒於任所，年五十。公以文學不獲大用，常以義方勉其子，後以子蔭贈户部左侍郎文淵伯。次子有喜，年二十七，一舉登正和庚辰進士，官歷監察御史，奉差山西督同，追贈承使蕃亭伯。第九子謀，己丑省試，與季弟喬同領鄉解。年二十六，一舉登永盛庚寅進士、少雋。季弟喬十八，領鄉解。年二十八，登永盛戊戌三甲進士，兄弟同朝。

有謀後歷至陪從入侍經筵、工部右侍郎，贈惠亭伯，加贈都臺。喬參從官，歷兵部尚書，行禮部遼亭侯。奉使致仕，升禮部尚書，起復贈少傅郡公。後以子蔭，加贈太傅。有謀第六子仲信，年二十七，舉景興戊辰會試第二，廷試同進士，叔侄同朝，今官學士。有喬第六子有容，年三十一，登景興乙未進士，今官校討。詳見《昆玉疊登考》。

滇池陳璹 子璟 孫璡

陳璹，至靈之滇池人，登景治庚戌進士，奉北使，官至副都御史，被黜寺卿男爵。卒，贈工部右侍郎。娶於青林會元黄甲陳參政公春榜之女，生璟。璟年三十五，登裕宗永盛戊戌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參從郡爵，致仕。璟子璡，登景興戊辰同進士，父子同朝，官歷翰林侍讀，行副都御史，贈工部右侍郎。

大馮謝登望 子登勷 孫登瓌

謝公登望，丹鳳大馮人。年四十，登正和癸亥進士，官歷監察御史。子登勷，少而英敏，舉山西解

元。年二十九，登正和庚辰，會試合格，廷試擢黄甲。官至禮部右侍郎，贈左侍郎。勳子璸，年二十二，舉山西解元，中沙，覆試再中第一，預入侍文職。丁丑預選舉，補知府。景興庚辰，登同進士第，時年三十二，官至禮科給事中。璸子廉，預中造撮。

富市阮光潤 子輝胤 孫輝漌

阮公光潤，嘉林之富市人。年二十六，一舉，登正和癸未進士，改輝潤。奉北使。永佑間，位參從户部尚書，時與同邑段伯容庚寅進士、高揚擢乙未進士、鄭伯相辛丑進士同列尚書，當世榮美。累差諒山總撫、清華留守，後再居揆席，致仕。起復官歷經筵大司空肇郡公、奉侍五老。年八十一卒，贈大司馬，賜謚端肅。堂弟輝滿、輝漸，並中進士。

滿由解元，年三十四，保泰二年辛丑進士，官歷寺卿。漸由典簿，年四十四，龍德二年癸丑進士，官至承旨，致仕，壽八十三。

輝潤子輝胤，尤精於學業。年二十一，鄉舉解元優分，由郎中。中景興戊辰進士，應制第一，時年四十一。父子同朝，官歷大學士伯爵致仕，壽七十三。按《家譜》公寺卿致仕贈承旨。輝胤子輝漌，少以文章名世，學問淵博。年二十一，鄉試、覆試並預高第，累中選舉宏詞，除諒江知府。年三十二，舉景興二十一年庚辰會元，廷試日，條對詳悉，文宜及第，以失格卷中留白，寘末第。辭歸，遂以經史自適，獨居一室，少與物接。每静坐讀書，忽起而巡簷吟嘯，若有所得。學士公錦旋後，問視之暇，父子相與講談唱和，家庭中有自然樂趣，世以爲高。

瑾公號方庵，光中三年庚戌卒，年六十二。

佛迹阮德暎 子曎 孫昀

阮德暎，仙遊佛迹人，歷授知縣。年四十一，登永盛裕宗號乙未同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侯爵。子德暐，少領鄉元。年二十八，登保泰裕宗號丁未同進士。永裕間，屢蒙顯擢入仕。十年，與父同列三品，後改名曎。爲人清慎，涖烏臺十八年，家無餘積，人服其廉，上心亦深簡焉。甲申陞尚書，致仕侯爵，加少保，御製唐律賜錢，曾有「十分清廉」之語。尋奉起復，典銓部，累加官至太子太傅。乙未，年七十五卒，贈太傅。長子昀，少遊泮，累中御題四仲，歷授參政議職。戊戌會試，預第四，廷試賜三甲首。今官校討山南督同。昀徒弟晌，年三十，登丙戌同進士，今官侍制。

【校勘記】

〔一〕「應會闈」，「闈」原作「圍」，據文意改。

〔二〕「被徙」，「徙」原作「徒」，據文意改。

卷之八　昆玉疊登考

目録

阮香橋　海陽寧江四岐。
阮東山　山西永祥立石。
鄧琩蒲　山西臨洮山圍。
黎遼舍　海陽平江唐豪。
阮金堆　北寧慈山武江。
阮扶魯　北寧天福金華。
阮咏橋　北寧慈山東岸。
阮詠橋



後學雅軒潘輝温和甫輯

昆玉疊登考

兄弟三人聯登者入此録，凡八姓。

香橘阮善、才、慎

四岐香橘阮姓，下洪州族望也。自陳以來，以文學世其業，至善、才、慎兄弟三人，並以文章名於時。善於仁宗大和戊辰，登同進士。慎於大和癸酉，繼登進士，廷試賜黄甲。才於聖宗光順癸未，亦領黄甲。兄弟相繼登朝。善在光順初，官僉都御史，以直言受賞，遷清華宣撫。弟慎並官至尚書，才以與丁叔通奏事誣妄，被譴，故不致大用，官憲使。

金堆阮仁被、仁浹、冲懿、仁餘、仁驛

武江金堆阮姓，其先鳳山樂土人，世積陰德，有還北人遺金者，獲報以吉地，遂世出文儒。至仁被與弟仁浹、冲懿、仁餘、仁驛諸公，同受業於市橋陳先生，名震京北。仁被與弟浹，同舉光順丙戌會闈，廷試

日，並賜同進士。仁被年十九，浹時年十五。仁被少負重名，常以魁元自許，不得如願，遂上章乞辭回再學，朝廷嘉其志，遂許之。越五科，至洪德辛丑，仍再登同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矣，遂不復辭。弟沖懿，初名仁逢，御改仲懿，再改今名。年十九，登光順己丑同進士。仁餘十七歲，登洪德壬辰同進士。驛十八，登洪德乙未同進士。仁被公再登，時諸弟已致仕顯要矣。兄弟五人，並以年未冠登第，天下稱異，天子亦獎重之。被與沖懿，並預騷壇二十八宿。後奉往北使，官至兵部尚書。仁浹再中宏詞，亦官至吏部尚書。仁餘官至憲察。驛官至校討。懿官至禮部左侍郎、兼掌翰林院，被貶祭酒。沖懿子道演年二十有九歲，與仁浹子勛年二十一、敬年十八，及其從弟拱順年二十五，並於洪德丙辰登第，一門四同榜，當世榮之。同時又有阮宏，年二十，登洪德庚戌同進士。《登科録》註云：「勛之兄。」但別本多不載，未審然否。按阮氏當洪德光順間，三十年中，兄弟昆季、父子伯侄，相繼登朝者，殆十八。聖宗謂侍臣，嘗有「金堆家朱紫滿朝」之語，蓋深嘆美之也。道演官至憲察，拱順官至左侍郎，勛、敬並尚書。敬子亮，莫光寶丙辰進士，官至尚書。拱順孫能讓，莫光寶壬戌黃甲，時年二十七，奉使，仕至尚書。遠裔國光，年二十五，登正和庚辰進士，仕至寺卿署參政，改名國暎。福慶之盛，古今罕比云。

東山阮祚、禎、滋福

立石東山阮祚，與諸弟皆以文章名，相繼登泮選。祚舉洪德壬辰黃甲，禎、滋福，同登洪德乙未同進士第，憲宗賜之詩，有曰：

臨軒策士際昌時，共繼難兄作顯身。萱草翠連椿樹結，棣華香並桂枝春。

一門堪美科名盛，千載方觀事業新。自信德根培植廣，衍綿福慶在吾人。

祚後官至憲察使。禎有勇力，兼都力士，官歷吏科給事中。或云官吏部尚書。滋福官至參政。

扶魯阮揚憲、靖、慎禮

金華扶魯阮揚憲等，以文學顯名於時，兄弟迭相師友。揚憲與弟靖，同登洪德乙未同進士，季弟慎禮登洪德丁未同進士。靖官都給事中，揚憲、慎禮，歷仕未詳。揚憲孫敦睦，一舉登莫永定丁未黄甲，官至參政。

瑁蒲鄧從矩、鳴謙、讚

山圍瑁蒲鄧姓，其先天禄人鄧悉之後。悉當陳末知化州，心懷忠義，屢托之詩，有「致主有懷扶地軸，洗兵無地挽天河。」之句。及胡明洵與阮景真等，立陳簡定帝，以圖興復，公以義聲感人心。尤長於料敵，逋姑之勝，皆其謀也。歷官平章國公，大功垂成，爲姦臣所陷，遂被難。子容，欲成父志，擁立重光。後重光被俘，容亦赴水死。一門忠義，爲世所推。

時遭大亂，悉之子孫散徙，或仍居本縣之左天禄。容之遠孫敦復，登光興庚辰黄甲，官至憲使。一徙立石之山東。慎洪德甲辰同進士，弟恬庚戌同進士，皆悉之四世孫也。

一居山圍之瑁蒲者，其後爲鄧䀨。䀨，悉四世孫，山東慎、恬再從兄弟也。䀨登仁宗大和癸酉黄甲，官歷參政。生從矩、鳴謙、讚。從矩與山東從叔慎，同登洪德甲辰同進士。鳴謙、讚，並舉洪德丁未進士，

謙黄甲，讚同進士，兄弟同時登用。從矩官至大學士，參掌翰林院事。嗚謙慷慨有大節，景統辛酉，由侍書奉使，己巳再北使，還吏部左侍郎，再陞禮部尚書、兼史官副總裁，知昭文局光給中，奉修《大越史記》。時值多事，正色立朝，有毅然不可奪之節。自號晚軒先生，有《詠史集》行於世，史稱其無愧科名。讚官至吏部左侍郎，泰貞甲子，奉北使，居官亦恪恭守職，論者以爲悉容有後云。

詠橋阮達善、仲炯、顯績

東岸詠橋，阮氏之先世，積陰德。有還北人遺金，因以繼世登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１８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３５５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２
ＳＳ号＝１２７７４２０３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８１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８１＆d＝００７ＤＤ７７８５８５２１３ＢＣ９６ＤＡ６ＡＥ１１ＣＥ９７３３Ｂ＆fenlei＝０９０４＆sw＝％Ｄ４％ＢＤ％Ｃ４％ＣＦ％ＢＡ％ＢＡ％ＣＥ％Ｃ４％Ｄ０％Ａ１％ＣＢ％Ｂ５％ＢＣ％ＡＦ％Ｂ３％Ｃ９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